



一力
文库

042

THE TWELVE CAESARS

罗马十二帝王传

当尤利乌斯·恺撒将恺撒之名定义为一个帝王之称时，国家、元老、人民就在其带领之下走向了新的辉煌。

The Twelve Caesars is considered very significant in antiquity and remains a main source on Roman history.

〔古罗马〕苏维托尼乌斯 著 田丽娟 邹恺莉 译

Suetonius



上海三联书店

罗马是一个伟大的帝国，它创造了一段难以泯灭的光辉历史。在它的承接之下，被蛮族践踏的欧洲文化得以残存那一丝丝理性和文明。它造就了相对文明的欧洲，而不是一个四分五裂的、以刀剑相向来争权夺位的野蛮欧洲。而在造就这段文明的漫漫征程中，帝王无疑成为了重要的领路人。

ISBN 978-7-5426-3159-6



9 787542 631596 >

定价：38.00元

K835.467
S857.2

一力文库 042

THE TWELVE CAESARS

罗马十二帝王传

〔古罗马〕苏维托尼乌斯 著

田丽娟 邹恺莉 译

K835.467

S857.2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罗马十二帝王传：英汉对照 / 〔古罗马〕苏维托尼乌斯著；田丽娟，邹恺莉译.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0.1

ISBN 978-7-5426-3159-6

I. ①罗... II. ①苏... ②田... ③邹... III. ①帝王—列传—古罗马
IV. ①K835.46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194217号

罗马十二帝王传

著 者/〔古罗马〕苏维托尼乌斯

译 者/田丽娟 邹恺莉

责任编辑/戴俊 叶庆

特约编辑/秦超慧

装帧设计/  灵动视线

监 制/研 发

出版发行/上海三联书店

(200031) 中国上海市乌鲁木齐南路396弄10号

<http://www.sanlianc.com>

E-mail: shsanlian@yahoo.com.cn

印 刷/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

版 次/2010年1月第1版

印 次/2010年1月第1次印刷

开 本/640×965 1/16

字 数/255千字

印 张/20.5

ISBN 978-7-5426-3159-6/K · 137

定 价：38.00元

目 录

第 一 章	尤利乌斯·恺撒（后来被奉为神）	1
第 二 章	奥古斯都（后来被奉为神）	43
第 三 章	提比略	109
第 四 章	盖乌斯（卡利古拉）	149
第 五 章	克劳迪亚（后来被奉为神）	185
第 六 章	尼禄	213
第 七 章	盖尔巴	251
第 八 章	奥托	265
第 九 章	维特里乌斯	273
第 十 章	韦斯帕西恩（后来被奉为神）	285
第十一章	提图斯（后来被奉为神）	301
第十二章	图密善	307

第一章 尤利乌斯·恺撒

(后来被奉为神)

(在所有手稿中介绍恺撒家族起源的开篇诸段落已经遗失)

1. 盖乌斯·尤利乌斯·恺撒十五岁丧父。在被提名为主神朱庇特的祭司之后的下一执政官任期期间，他解除了儿时与科苏提亚订下的婚约，因为对方尽管富有却只属于骑士等级。他娶的是曾 4 次担任执政官的秦纳的女儿科涅莉亚，此后她为他生了一个女儿，取名为朱莉娅。独裁官苏拉想要迫使恺撒与科涅莉亚离婚，遭到拒绝后，苏拉就剥夺了恺撒的祭司职位，没收了他妻子的嫁妆，剥夺了他的遗产，还把他当成反对派的一员。恺撒从公众视野中消失，虽然得了严重的三日热症，却不得不每天晚上都去寻找新的藏身之处，还要随时贿赂房东，保证不被苏拉的秘密警察发现。后来，在维斯太贞女、他的近亲马麦卡斯·伊密利阿斯和奥里利乌斯·科塔的斡旋之下，恺撒被苏拉赦免。众所周知，苏拉最忠实和杰出的朋友们为恺撒辩护，并一直坚持，最终致使苏拉让步。苏拉是否受到了神的启示还是具有超人的远见我们不得而知，但下面是他的原话：“好吧！你们成功了！你们保住他了。但请你们记住，你们请求我宽恕的人总有一天会使我们长久以来保护的事业毁灭。恺撒一个人顶很多个马略。”

2. 恺撒最初在亚细亚服兵役，担任行省总督马尔库斯·德谟斯的侍从武官。德谟斯派恺撒前往比希尼亚招募一支舰队，但恺撒却在国王尼科美的王宫里耽搁了太多时间，以至于有人怀疑他们有同性恋关系。而恺撒在返回指挥部后不久，又再次前往比希尼亚，表面上似乎是去收取他的一个获释奴欠他的钱。在这

之后，人们的怀疑就演变成了流言飞语。然而，后来在服役期间，恺撒的声望得以提升——在米题勒那的战斗中，他因为拯救了一名士兵的性命而受到德谟斯的嘉奖，获得了一顶公民橡叶冠。

3. 恺撒也曾在塞维利阿·爱舍利卡所辖的西里西亚地区服役，但时间不长。因为苏拉在罗马城中去世，而当时城中由马尔库斯·雷必达发动的叛乱似乎能够给恺撒带来一次快速壮大的机会，于是他匆匆赶回了罗马。然而，雷必达给他开出了优厚的条件，恺撒却予以回绝，因为他不相信雷必达的能力，而且还发现当时的政治氛围远不如别人一直以来使他相信的那样充满成功的希望。

4. 这次叛乱被镇压以后，恺撒对曾经赢得过凯旋式的前执政官科涅利乌斯·多拉贝拉提起控诉，控告他犯有敲诈罪，但最终没能给他定罪。于是恺撒决定前往罗得斯岛，直到随之而来的烦闷情绪消除为止，同时跟阿波罗尼厄斯·毛罗学习雄辩术——此人是当时最杰出的艺术代表。当恺撒启程前往罗得斯岛的时候，冬天已经来临。在法玛库萨岛外围，他被海盗俘虏，囚禁了将近40天，这让他尤为恼怒。而当时他身边仅剩一个医师和两个仆人，其他随行人员都已被他派去筹借赎金了。当规定的50个塔兰特（相当于12,000枚金币）被送到时，海盗也守诺将恺撒释放回岸。随后，恺撒立刻纠集了一支舰队去追赶海盗。之前被囚禁期间，他就当着海盗们的面含笑发誓，说他很快就会抓住他们，并把他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事实上他的确做到了。之后，他继续向罗得斯岛航行。此时，国王米特拉达梯的人在小亚细亚的海岸附近横行破坏，恺撒担心人们会谴责他在罗马盟友处于危难之时袖手旁观，便组织了一支非正规军，把米特拉达梯的代理人赶出了行省——这一举动坚定了本来胆小怕事、犹豫不决的亚细亚地区人民效忠的决心。

5. 恺撒回到罗马后，公众集会选举他为军团长官，他通过恢复平民护民官拥有的古老权利，积极帮助公民集会的领导废除

苏拉的法规。恺撒的妻兄卢修斯·秦纳，在雷必达死后和其他策划者逃到了西班牙并投奔了萨特斯。后来，一名普罗西阿斯人提议召回流亡中的卢修斯·秦纳。恺撒支持这一议案，并使该议案最终获得通过。

6. 恺撒在担任财务官一职期间，依照惯例为他的姑母朱莉娅和亡妻科涅莉亚在船首讲坛做了葬礼演说，他颂扬了朱莉娅父母双方的高贵血统，也就是对恺撒家族进行了赞颂。他说道：“朱莉娅的母亲是皇族玛尔西乌斯·勒克斯的后代，这一家族是由罗马皇帝安库斯·玛尔斯乌斯建立的。而她的父亲是神的后代，因为尤利乌斯家族——我们恺撒家族属于其中一支，追根溯源是女神维纳斯的后代。因此，朱莉娅的血统有着君王的尊严和神的圣洁，君王在普通众生中拥有无上的权力，而神甚至掌管着君王。”

之后，恺撒娶昆塔斯·庞培乌斯的女儿庞培亚为妻，她也是苏拉的外孙女。但恺撒后来因怀疑她与巴布利阿斯·克罗狄有奸情而与之离婚。一直以来关于克罗狄有这样一个谣言：据说在美好女神节的庆典期间，克罗狄曾经装扮成女人来诱惑庞培亚，因为男人们是不能参加这个盛宴的。因此，元老院专门就传言中玷污这神圣仪典的行为进行了法律质询。

7. 恺撒作为财务官被派往远西班牙，在那里，总督委派他去各地巡查。在盖得的赫拉克勒斯神庙里，他看到了一尊亚历山大大帝的大雕像，有人听到他急躁地叹息，似乎很焦虑。他说亚历山大在自己这个年纪的时候早已经征服了整个世界，而他连一件意义深远的事情都没做。第二天夜里，他竟然梦到自己玷污了自己的母亲，这让他感到十分沮丧。占卜者对此做了解释并极大地鼓励了他，说这个梦暗示着他注定会征服这片大地，即我们的万物之母。

8. 不管怎样，恺撒很快放弃了财务官的职位，致力于抓住最早的机会创出一番伟业。他越过波河到达拉丁殖民地，那里的人民迫切需要得到和意大利城镇居民同等的公民身份。当时，那

里的执政官们意识到了危险，并派新近招募起来将要参加西里西亚战役的罗马军团驻守；如果当时他们没有那么做的话，那里的人民很可能已经在恺撒的煽动下造反了。

9. 恺撒并没有因此灰心丧气，很快又在罗马尝试了一次更大胆的革命。在他被选为营造官几天之前，恺撒就被怀疑和前执政官马尔库斯·克拉苏，以及巴布利阿斯·苏拉和卢修斯·奥特罗尼阿斯密谋勾结。后两个人曾经一起当选为执政官，但是却被裁定有行贿受贿和腐败罪。这4个人计划在新年到来之际攻打元老院议事厅，杀死尽可能多的元老，然后克拉苏会宣布自己成为独裁官，让恺撒担任他的骑兵统帅，国家政权也会按照他们的意愿重组，而苏拉和奥特罗尼阿斯也会被任命为执政官。

檀纽斯乌斯·杰米努斯在他的《历史》一书也中提到过他们这次阴谋。马尔库斯·布拉斯的《法令》和老盖乌斯·库里奥的演说词中则提及更多内容。西塞罗在写给阿克西乌斯的信中也曾提及这一事件。他在信中说，恺撒还是营造官时就已经计划建立他自己的君主政体，而在成为执政官之后，他终于实现了这一计划。檀纽斯乌斯补充说不知是因为犹豫不决还是紧张，克拉苏最终没有在约定好的时间出现，因此恺撒也没有发出事先约定好的信号。据库里奥说，原来他们商定的信号就是恺撒让他的托加袍滑落，露出他的肩膀。

库里奥和马尔库斯·艾可特瑞乌斯·那索都提到，恺撒也曾和一名年轻的贵族格涅乌斯·派索策划过阴谋。格涅乌斯·派索曾被怀疑在罗马城中进行过一次阴谋叛乱，并因此在没有提出申请也没有资格的情况下被派到西班牙担任总督。显然，如果派索在西班牙起义，恺撒就会在罗马城中起事。当然，安布罗人和波河以外的人们也会同时响应。但是派索之死使得整个计划落空。

10. 在担任营造官期间，恺撒在民众会场、中心广场、邻近的大会堂和主神殿里填满了打算用于自己举办公众表演的各种物品，进行展示，并为此建造了临时的柱廊。他举办野兽狩猎活动

和舞台剧的演出，有时他自己出资承担全部费用，有时和他的同僚马尔库斯·布拉斯共同负担。但是恺撒把所有的功劳都归到自己头上，因此布拉斯曾公开说：“中心广场上的神圣孪生兄弟神庙总是被称做‘卡斯特神庙’；而每当我和恺撒一起筹办公众娱乐表演时，我总被看做是波吕丢刻斯，而他永远是卡斯特。”

恺撒也举办了一次角斗表演。之前他招募的角斗士队伍人数相当庞大，这使得他的政敌感到恐慌，并匆匆在元老院通过一项法令，限制在罗马城里个人拥有的角斗士人数。因此这次表演中角斗士的人数比一直以来宣传的少了很多。

11. 在博得罗马公众和平民护民官们的好感之后，恺撒又试图通过大众投票得到控制埃及的权力。恺撒为得到这一不同寻常的任命所找到的借口是，罗马人民正强烈谴责埃及人民，因为虽然罗马元老院把埃及国王托勒密十二世看做是罗马的同盟和朋友，但埃及人民却将之废黜。但当时的罗马贵族们都反对恺撒的这一提议，因此，为了报复，作为当时营造官的恺撒便修复了苏拉很多年前毁坏的公众纪念碑。这些纪念碑是为了纪念马略对朱古达、辛布里人和条顿族的胜利而树立的。另外，作为谋杀质询法庭的法官，恺撒甚至起诉那些因上交在放逐期间逃跑的罗马市民的人头而获得奖励金的人，尽管这些人的上述行为是受到科涅利法明确认可的。

12. 恺撒还曾收买了一个人指控盖乌斯·拉毕里乌斯犯了最高叛国罪。盖乌斯·拉毕里乌斯几年前曾经因为制止了平民护民官萨图尼努斯的叛乱活动而受到元老院的赏识。通过抽签，恺撒被选中去审问拉毕里乌斯，并如愿以偿对他进行宣判。因此当拉毕里乌斯向人们申诉时，他最有力的理由之一就是法官对他存有明显的偏见。

13. 恺撒被迫放弃控制埃及之后，就开始参加竞选最高祭司，并通过最恶名昭著的贿赂形式成功当选。据说，恺撒在清晨与母亲告别，去参加最高祭司的选举之前，想到了他已经欠下的庞大

债务，于是对她说，如果他不能当选最高祭司，就永远也不会回来了。然而，尽管另外两名出色的对手比他年长而且又出身高贵，他依旧击败了他们而当选。恺撒仅从这两名对手家族中得到的选票就已经超过了他们所得全部选票之和。

14. 喀提林阴谋败露后，除了当选为大法官的恺撒，整个元老院都要求处死喀提林及其同党。而恺撒只是建议把他们分别关入不同城市的监牢里，财产没收充公。此外，他还恫吓元老院中态度比较强硬的元老们，暗示如果他们坚持处死喀提林及其同党，就会在平民中埋下积怨。但是，作为执政官的德基摩斯·希拉努斯不能轻易更改他的决议，便对其做了一些尽可能温和的解释，恳求恺撒不要认为他的提议过于严厉。随后，很多元老（包括执政官西塞罗的兄弟）都被恺撒争取过来。要不是马尔库斯·加图说服犹豫不决的元老们达成一致，恺撒很可能已经达到了他的目的。恺撒继续阻挠议事进程，直到一队保护元老院议事厅的罗马骑士赶来，并威胁恺撒说如果不停止这种粗暴的干涉行为，就要杀死他。据说，当时这群骑士甚至拔出剑刺向恺撒，他的大多数同伴都落荒而逃，剩下的全都围成一团，用他们的胳膊和袍子保护他。恺撒对此心有余悸，不但离开了元老院，还在这一年的其余时间里远离了元老院的议事活动。

15. 恺撒第一天担任大法官时，就要求昆塔斯·卡塔路斯当着公众集会的面解释为什么修复主神殿的进度那么缓慢，并要求剥夺卡塔路斯的职权，重新任命别人。然而护送新当选的执政官前往主神殿进行就任祭祀的贵族元老们听说此事后，集结起来返回了元老院，坚决反对恺撒的要求。恺撒最后被迫收回成命。

16. 西西利阿斯·梅特拉斯作为当时的平民护民官，提出了一些非常具有煽动性的议案，以支持同僚们行使否决权。而且，恺撒在元老院里也表示坚决支持梅特拉斯，最后元老院宣布暂时剥夺他们两人的职务。但是恺撒仍然坚持留任并主持法庭，直到被警告会受到武力威胁，他才被迫遣散扈从，脱下了大法官的官

袍，很快回到家里。恺撒决定赋闲在家，因为他别无选择。

但第二天，民众自发来到了恺撒的门前，强烈要求他恢复职务，但是他劝阻了人民的热心举动。急匆匆聚到一起商量对策的元老们对恺撒令人意想不到的、得体的处理态度感到十分意外，就派遣由高级官员组成的代表团去向恺撒公开致谢，并把他重新召回了元老院议事厅。在那里，元老们对恺撒大加赞赏。他们撤回了之前颁布的法令，并承认了恺撒的大法官职务。

17. 随后，恺撒的另一个危机出现了。包括他名字在内的一张参与喀提林阴谋的名单被一个名叫卢修斯·魏地斯的告密者交到了当时特使官员挪威修·尼日尔的手中。另外一张名单则被昆塔斯·枯芮送到了元老院。昆塔斯·枯芮正是第一个因为透露这次阴谋计划而被选举获得公众奖励金的人。枯芮宣称这一信息直接来自于喀提林，魏地斯还进一步指出他还能提供一封恺撒写给喀提林的亲笔信。

恺撒当然不会被这种攻击打倒。他请西塞罗本人承认，是恺撒主动前来提醒自己警惕那次阴谋的，因此枯芮没有得到奖励金的权利。至于魏地斯，他在告密时被责成交付一笔保证金，此后该保证金和他的物品都被没收，后来蜂拥至船首讲坛的民众甚至差点把他撕成了碎片。随后，魏地斯被恺撒送进了监狱，而特使官员挪威修·尼日尔也因审判职位高于自己的官员而被监禁。

18. 随后，恺撒被派往远西班牙行省。他的债权人本来一直想让他留在罗马，直到他还清债务为止。恺撒提出会为他们永久居住权提供担保，从而减轻了债权人对他施加的压力。随后，他违反法律，匆匆离开罗马，前往西班牙。这种做法是史无前例的，因为那时元老院还没有对他进行正式委任并提供他前往西班牙的必要费用。人们猜测，他仓促离去可能是担心自己作为一介平民会被起诉，又或者他迫切需要尽可能快地回应我们西班牙盟友要求抵抗侵略的呼声。不管怎样，恺撒到达西班牙后，很快就使那里的秩序恢复了正常。在接下来的那个夏天，为了要求举行

凯旋式和参选执政官，恺撒在总督任职期满前又同样匆匆地赶回了罗马。但是，选举执政官的日期已经公布了，除非他以一名平民的身份进入罗马城，否则他的候选人资格就不能得到承认；而当恺撒想用诡计免于受到法律约束时，反对的呼声也普遍高涨起来，他只能二者选一：要么放弃凯旋式，要么放弃执政官职位。

19. 当时另外两名执政官候选人是卢修斯·鲁克乌斯和马尔库斯·布拉斯。恺撒拉拢鲁克乌斯，提议他们强强联合，因为，鲁克乌斯拥有雄厚的资金，而恺撒则更具影响力；两人达成一致，由鲁克乌斯为他们共同的候选人资格出资，贿赂投票者。贵族们得到风声后，授意马尔库斯·布拉斯也投入同样多的资金贿赂投票者，因为他们担心，假如恺撒当选执政官，而身旁的又是一名顺从的同僚，他就会更加肆无忌惮，为所欲为了。很多贵族都为布拉斯赞助了竞选资金，加图自己也承认，在此过程中，即使是贿赂，也可以被解释为是一种保护共和政体的合法手段。

恺撒和布拉斯都被选为执政官，但是贵族们仍然试图继续约束恺撒，削弱他的影响力。他们要求两人任期期满的时候，都应该去管理最不重要的行省，即被称为“树林和高山牧场”的行省。因为受到这种轻视，恺撒被激怒了。他开始对庞培施加个人的影响力。庞培曾经与元老们发生过争吵，因为元老院未能及时支持他击败本都的国王米特拉达梯的举措。恺撒还成功地说和了庞培和马尔库斯·克拉苏——他们两人在同时担任执政官期间因政见不和而有过争执。现在，庞培、恺撒和克拉苏结成了三人联盟，共同发誓，所有立法条令的颁布都必须同时获得他们三人的同意，有任何一人反对法令都不能通过。

20. 恺撒担任执政官后，第一项举措就是规定元老院和人民法庭每天的议事活动都要进行记录并予以公开。他还恢复了以前的习俗，规定在他的同僚掌握权杖的日子里，需要由一名传令兵走在他前面开道，其他扈从要跟随在他后面。接下来，他提议颁布耕地法。布拉斯为了阻碍这一法令在元老院通过，宣称有不祥

的征兆。但是他被恺撒用武力赶出了中心广场。第二天，布拉斯在元老院议事厅提出了抗议，但是没有一个人敢于提出进行一次谴责性的投票或对这一丢脸的事件做出任何调查——尽管之前常有用以谴责破坏和平的一些小事的法令颁布——因此，布拉斯感到非常沮丧，在这一任期余下的日子里一直待在家中，继续声称有不祥的征兆，以发泄自己的怨恨之情。

恺撒从此大权独揽，任意而为。之后，人们会签署和密封一些伪造文书，上面写着“于尤利乌斯和恺撒任执政官期间生效”，而不是“于布拉斯和恺撒任执政官期间生效”，这成了一个笑话。下面这首讽刺诗到处流传：

“我记得，那件事情发生时，是恺撒统治着罗马——
是恺撒在统治，而不是整天在家任职的马尔库斯·布
拉斯。”

被称为斯特拉斯的平原在很早以前就已经被划出留以公用，坎佩尼亚地区也已经被划分出来用做官方耕地。恺撒没有依惯例进行抽签，就把这两个地区的土地分给了有3个或者更多孩子的父亲们。罗马包税人要求减轻负担，恺撒也减免了他们三分之一的赋税，并且直白地告诫他们在收税时不要收得过高。他随意应允其他人的一些请求，无论这些请求是关于什么内容的，他遇不到什么反对意见，要么对敢于干预的人进行威胁。马尔库斯·加图曾经试图就某项议题展开辩论而拖延议事进程，于是恺撒命令一名扈从把他强行赶走，并把他投到了监牢里。一次，卢修斯·鲁库路斯在反对恺撒的政策上面言语过激，因此恺撒威胁要检举他，迫使鲁库路斯跪地求饶。还有一次，西塞罗在法庭上针对恺撒任职时期的种种恶劣行径发表了沉痛演说，于是恺撒立刻批准了西塞罗的敌人巴布利阿斯·科罗狄长期以来的请求，将西塞罗从贵族派转为平民派，并在议事厅匆匆通过该项决议，时间为3点，

刚好赶在休会之前。最后，恺撒把贵族对手作为一个整体进行攻击。他收买了一名告密者前去船首讲坛，声称有些贵族曾经试图让自己刺杀庞培。按照事先安排好的，这名告密者提到了一些人的名字。但是在此过程中，恺撒开始强烈怀疑此人的忠诚。据说，他意识到自己的行动过于草率，后来便毒死了这名告密者。

21. 随后，恺撒与继任执政官的卢修斯·派索的女儿卡尔柏尼亚结了婚。同时，将自己的女儿朱莉娅许配给了庞培，但这违背了她之前与塞维利阿·卡皮欧订下的婚约——之前，卡皮欧在恺撒与布拉斯的对抗中给了恺撒很大的帮助。此外，恺撒还总是让庞培在元老院议事厅首先演讲，而之前一直由克拉苏享有这种荣誉。根据传统，新年伊始确定的演讲者的先后顺序在一年中应保持不变，而恺撒这样做分明是违背了传统。

22. 笼络了他的岳父派索和女婿庞培以后，恺撒考查了很多可供他选择的行省，最后选中了高卢作为他最有可能获得凯旋式和财富的地区。确实，按照瓦提尼乌斯的提议，恺撒首先只是被任命为阿尔卑斯山南高卢和伊利里亚地区的总督，随后元老院又把山北高卢划入他的权限范围。因为他们担心如果不这样做，平民们也会坚持让恺撒得到这一权力。

恺撒当选后得意扬扬，几天之后就忍不住对挤满了人的元老院吹嘘说，现在他最渴望实现的愿望已经实现，让他的对手感到恼怒和伤心的是他会接着“踩在他们的头上”。有人讽刺嘲笑他说，对“女人”来说，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恺撒平静地回答说：“为什么不呢？塞密拉密斯女王在叙利亚是至高无上的，而且亚马孙女战士也曾经统治了亚细亚的大片地区。”

23. 在恺撒执政官任期期满的时候，大法官盖乌斯·麦米乌斯和卢修斯·多密提乌斯·阿西诺巴布斯要对恺撒过去一年的表现进行调查质询。恺撒向元老院提及此事，但元老们却不愿意就此进行讨论。于是，经过了3天毫无意义的反诉后，恺撒离开罗马，前往高卢地区。随即，他的财务官因各种违规事件而受到指控，

这也是向弹劾恺撒迈出的第一步。随后，平民护民官卢修斯·安提斯提阿斯也对恺撒进行了指控，然而，恺撒求助于其他平民护民官，以当时没有参与国内重要事务为由而逃脱了审讯。

恺撒非常注意避免类似的事情再次出现，对每年新任的主要行政长官，他都要施加一定的恩惠，他还拒绝支持或批准候选人当选，除非他们许诺在他离开罗马期间维护他的利益。而且，他会毫不迟疑地让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对此立下誓言，甚至签订契约。

24. 但是，卢修斯·多密提乌斯·阿西诺巴布斯作为执政官候选人就公开宣称，如果他能当选，他就会剥夺恺撒的军事指挥权，这是他在担任大法官时期所没能做到的。为此，恺撒邀请了庞培和克拉苏前往他所在省的路卡城会面，成功地说服他们把他在高卢的任期延长五年，并反对多密提乌斯成为执政官候选人。

这次成功使恺撒受到了很大鼓舞，他自费把常规军团进行扩充。其中一支在山北高卢人中招募，名为 Alauda（高卢语，为“有顶饰的云雀”之意）。他按照罗马的训练方式对军队进行操练并提供装备。后来，他让“云雀”军团的每一名士兵都获得了罗马公民的身份。

此后，恺撒总是抓住一切机会联合同盟向那些充满敌意的部族寻衅，并发动战争，不管借口有多么不公正或者危险。元老院首先设立专门调查委员会，对高卢各行省的情况进行调查，有的元老甚至建议把恺撒交给敌方。但是随着战役胜利次数的增多，人们为恺撒进行的感恩祈祷也越来越多，随之而来的节日庆祝也比他之前或之后的任何一任将军的时间都要长。

25. 概括来说，恺撒在担任总督的9年期间里，取得了以下的成果：他把被比利牛斯山脉、阿尔卑斯山脉、赛文山脉、莱茵河和隆河环绕的整个高卢地区归并为一个行省，面积达640,000平方英里，这其中不包括那些给予他很多帮助的盟国疆域。同时，他还对这一地区征收每年400,000枚金币的贡税。

恺撒是第一个在莱茵河上搭建桥梁用以军事用途的罗马人，

并使在遥远的河对岸的日耳曼人遭受了重大损失。他还入侵了不列颠，一个当时不为人知的地方。他征服了那里的人们，虏夺了一大笔钱财和人质，以备日后他用。除此之外，恺撒只遭受过三次严重的挫折：一次在不列颠，他的舰队因为狂风几乎全部被毁；一次在高卢，他的一支军团在奥弗涅山脉中的格戈维亚被击溃；还有一次在日耳曼边境上，他的将军提特瑞图斯和奥润科尤利斯遭到伏击而阵亡。

26. 这9年时间里，恺撒先失去了他的母亲，接着是他的女儿，后来他的外孙也死了。与此同时，因为巴布利阿斯·科罗狄被暗杀引起了全国的骚动，元老院决定只选举一名执政官，并提名由庞培担任。平民护民官们要求恺撒担任庞培的同僚，恺撒劝他们劝说民众允许他不用亲自前往罗马而能担当此任。他写道，虽然他在高卢的任期即满，但他宁愿完成在那里的征战之后再离开。

由于护民官应允了恺撒的请求，这使他的野心更加膨胀，他要不遗余力地去赢得声望，不管是作为一名公民还是作为第二任执政官候选人。他变卖了从高卢缴获的战利品，用以建造一个新的广场，其中仅仅买那块地就花掉了100多万枚金币。接着，他又宣布为了纪念他死去的女儿朱莉娅，要举行角斗演出和公众宴会，这是一次史无前例的盛事。为了尽可能使公众兴致高昂，他让家人负责宴会的部分招待工作，而另一部分由市场承包人负责。他还发布命令，规定在竞技场內，任何一名著名的角斗士，如果没有得到观众许可，都要强行将之救出，确保其安全。新的角斗士不是在一般的职业角斗士培训学校受训，而是在家中由罗马骑士甚至是那些恰巧是卫兵士官的元老们训练。他的一些信件被保存了下来，在信中，他恳求训练者对这些初学者在格斗技巧上进行单独指导。他还把士兵每天的薪饷增加了一倍，并将这一做法永远保留下来。而且，每当粮食丰收的时候，他就会慷慨地向士兵分发粮食，从来不限定数量，有时他还会赐给每个士兵一名高卢奴隶。

27. 此外，为了保持与庞培的友谊，并且恢复与庞培家族由于朱莉娅的死而断开的联系，恺撒把姐姐维亚许的孙女屋大配给了庞培，尽管她已经嫁给了盖乌斯，相应地，他又请求娶庞培的女儿，虽然她已经与福斯都·苏拉立有婚约。恺撒还以极低的利息或者不计利息借钱给所有庞培的朋友以及大部分元老，并因此赢得了他们的支持。同时，他还赏赐贵重的礼物，亲近地位比他低的人，不管他们是否要求过这些赏赐。受到这些恩惠的人包括受宠的奴隶和一些有声望的人的获释奴。

因此，恺撒就成为了所有遇到法律纠纷、欠债或者经济困难的人寻求帮助的可靠对象。但他拒绝帮助那些曾经犯有严重罪行、极端贫困和曾经奢华无度的人，因为他没有能力帮助他们。他坦白地告诉这些人说：“你们需要的是一场内战。”

28. 恺撒也同样花费心思，通过赠送囚徒而赢得各国国王和各行省权威人士的尊重，而且一次就提供上千人。有时，只要他们提出要求，在没有征得元老或者人民的正式许可前，他就把军队借给他们。恺撒为亚细亚和希腊的主要城市，以及意大利、高卢和西班牙的城市修建宏伟的公共工程。人们都对这种慷慨的行为感到困惑不解，并且好奇最后的结果会如何。

最后，执政官马尔库斯·克劳迪亚·马塞卢斯在元老院议事厅公开宣布，说要提出一个事关公众利益的重大问题；接着他提议说，既然在高卢的战争已经结束，一切又恢复了和平，恺撒应该在总督任职期满之前交出指挥权，并且由元老院任命接任者，同时在高卢的军队应该裁减。马塞卢斯还进一步提议，说恺撒没有亲自回到罗马就能候选执政官一职是不符合法律程序的，应取消其参选权，因为，在《法令全书》里仍然存在禁止这种不依制度办事的法令。

马塞卢斯这里的说法的确拥有坚实的法律依据。此前，庞培在提议颁布一条管制国家官员特权的法令时，在剥夺缺席者候选人资格的条款中忘记了把恺撒列为特例，而在法令被通过、刻到

青铜板上并在公共金库登记入册前，他也忘记了纠正这一疏漏。马塞卢斯不仅仅想要剥夺恺撒的指挥权和取消属于他的特权，即缺席（in absentia）候选的权利，那些被恺撒按照瓦提尼乌斯法案安置到诺乌姆－科姆的移民也被他要求取消公民权。他说，恺撒当时授予他们公民权是出于自己的政治野心，同时这样做也缺乏法律依据。

29. 马塞卢斯的这些举动激怒了恺撒。他总是公开宣称：“现在我已经是一个春风得意的罗马领头人物了，想要挫杀我的势头，比降低我的官衔还要难。”他极力反对马塞卢斯的提议，并劝说平民护民官们否决马塞卢斯的议案，同时他还争取马塞卢斯同僚塞尔维乌斯·苏尔皮奇乌斯的支持和帮助。第二年，马塞卢斯的堂兄弟盖乌斯继任，并采取了与马塞卢斯相同的政策来对抗恺撒。恺撒用重金贿赂了另一名执政官伊密利阿斯·帕拉斯和最活跃的平民护民官盖乌斯·库里奥。

然而，恺撒已经意识到，反对他的一方立场十分坚决，而且两名新当选的执政官对他也不友好，因此就向元老院提交了书面申请，请求保留人民赋予他的特权，同时申请当他交出指挥权时，不要强迫其他总督放弃指挥权。关于这一点，人们认为是他估计调动旧部会比庞培招募新兵快得多。恺撒还请求保留两支军团并控制山南高卢，或者至少能管理伊利里亚地区和保留一支军团，直到他当选为执政官。在此基础上，他愿意放弃对另外八支军团的指挥权和山北高卢。

30. 由于元老院拒绝帮他介入调解，而他的对手们在国家大事上又拒不妥协，恺撒被迫深入到他控制的山南高卢。在那里，他进行了巡回审判，并停留在拉文纳。当时，元老院已经颁布法令，要求他在限期内裁减他的军队。恺撒决定，如果代表他利益的平民护民官们对此进行否决时受到武力威胁，他会侵入意大利。实际上，平民护民官们的确遭到了武力袭击，并逃到了山南高卢，这就成为了恺撒发动内战的一个借口。然而，人们怀疑他还有其

他动机。正如庞培所评论的那样，恺撒的资金已经不足以支持他宏大的计划，同时也不能用来兑现他之前让人们相信的种种承诺，因此他选择营造一种政治混乱的气氛。

另外一种观点认为，恺撒是害怕对第一次担任执政官期间不依法办事的行为进行解释，那时他不但无视占卜，还漠视否决权。而且当时马尔库斯·加图曾多次发誓，一旦恺撒被解除了军事指挥权，他就要控告恺撒。此外，那时人们都非常公开地说，如果恺撒作为一介平民从高卢返回罗马，他一定会在守卫森严的法庭上接受审讯，就像之前依照庞培的法令，提图斯·安尼乌斯·米洛所受到的待遇一样。这听起来似乎很有道理，因为阿西尼乌斯·波里奥后来也在他的《历史》一书中提及此事：恺撒在法萨卢斯战役中看到他的敌人不得不逃走或者被屠杀时说了下面的话，确切的措辞是：“是他们引来了这场战争。要不是我向我的军队求援，不管我取得了多少辉煌的胜利，现在他们都会审判我——尤利乌斯·恺撒。”同时，人们也这样认为，随着恺撒行使权力越来越频繁，他对权力的欲望也随之膨胀，在权衡了他和敌方的实力之后，恺撒把握住机会，试图建立君主政体，实现年轻时候的梦想。西塞罗在他的《论职责》的第三卷中对此也有相似的结论：他在该书中记录道，恺撒曾几次引用欧里庇得斯的《腓尼基的女人们》中的几句话：

“罪行能与高贵和谐统一吗？

帝王集权正是最高贵的罪行——

其他事情则应遵循神的法律。”

31. 因此，当听说平民护民官的否决被驳回，他们已经逃离罗马时，恺撒立刻偷偷先行派出了几支步兵大队。为了消除别人对他的怀疑，他本人则照常去观看戏剧表演，并审核他准备成立的角斗士训练学校的计划方案。他还像往常一样和一群客人一起

用餐。但是，到了黄昏时分，恺撒从指挥部旁边的面包房借了两匹骡子，套上双轮马车，和几名侍从悄悄地离去。火把熄灭后，他们迷了路，一行人毫无方向地胡乱走了几个小时，终于在黎明时分找到一名向导带他们抄小道步行，并最终找到了正确的道路。恺撒在卢比肯河一带追上了他的先头部队——卢比肯河形成了高卢和意大利的前线地带。恺撒清楚地意识到他必须做出艰难的抉择。他回身对待从说道：“我们仍然可以撤退，但是一旦穿过那座小桥，我们就只能战斗到底。”

32. 正当恺撒站在那里犹豫不决的时候，他的眼前出现了幻象，他隐约看到一位高大俊秀的神灵正坐在河岸上吹芦笛，一群牧羊人聚在周围聆听，恺撒的士兵还有一些号兵也越过了河堤聚到他身边去聆听。这时，神灵的幻象突然从一名士兵手中攫取了号角，冲进河里，把号角吹得惊天动地，随后又向河对岸扑去。恺撒大呼道：“让我们把这一征兆看做是神的启示吧。让我们按照神的召唤，对我们背信弃义的敌人进行报复吧！骰子已经掷出去了。”

33. 就这样，恺撒带领军队到达河对岸，并接应了从罗马逃出来的平民护民官们。然后，他含泪演说，并撕开外衣，暴露出胸膛，请求士兵们效忠于他。人们认为，他许诺让每个人都升为骑士阶层，这其实只是一个误会。进行演说时，恺撒指向自己的左手，就好像宣布他将很乐意用自己拇指上饰有印章的这枚指环奖励那些为维护他的荣誉而战的人。但是站在前排的一些士兵清楚地看到了他的动作而没听清他的话，于是误解了这个手势的意思，把它理解为恺撒许诺让每个人都能戴上骑士的金指环，并得到4,000枚金币以维护骑士地位。

34. 以下是恺撒随后一系列活动的简要叙述。他占领了皮塞努斯、翁布里亚和埃特鲁斯坎，俘虏了卢修斯·多密提乌斯·阿西诺巴布斯，但后来又放了他。此人已被非法指定为恺撒在高卢的接班人，并且帮助元老院掌控了科尔菲涅乌姆。随后，恺撒沿

着亚得里亚海岸行军至布鲁迪辛乌姆，而庞培和执政官也已经从罗马逃到此地，并打算前往伊庇鲁斯。恺撒试图阻止他们穿越海峡，但最终失败，因此便率军进驻罗马。他召集元老院讨论政治形势，随后很快出发前往西班牙。庞培最强大的军事力量就驻扎在那里，并由他的朋友马尔库斯·彼得涅斯、卢修斯·阿佛拉尼乌斯和马尔库斯·瓦罗指挥。出征前，恺撒告诉家人说：“我要去消灭一支没有指挥官的军队，回来后我将遇到一个没有军队的指挥官。”期间恺撒曾因围攻紧闭城门的马赛利亚和食物供给缺乏而延误了行程，但他还是迅速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35. 恺撒从西班牙回到罗马后，接着穿越亚得里亚海追击庞培。他在坚固的防御工事的掩护下围困庞培长达近4个月，最后在塞萨利的法萨卢斯一举将其击溃。庞培随后逃往亚历山大城，并被托勒密十三世阴谋杀死。恺撒在后面紧紧追赶，当他得知托勒密十三世的下一个目标就是自己时，他就对托勒密十三世宣战了。这次战争对恺撒来说是最为艰巨的一次，因为时间和地点都不利于他。时值寒冷的冬季，他不得不率领军队与城中装配精良、善于作战的敌人进行战斗。尽管时间仓促，而且各种军事供给都十分匮乏，恺撒仍然取得了胜利。随后他把埃及的统治权交给了克利奥帕特拉和她的弟弟，因为他担心万一把埃及列为罗马的行省，将来可能某个独断专行的同胞会当上总督，那会对他不利。然后，恺撒从亚历山大城行军至叙利亚，接着前往本都。因为有消息传来，说著名的国王米特拉达梯的儿子法内西斯已经趁着混乱的局势取得了很多战役的胜利。到达本都仅5天，在见到法内西斯的4个小时之内，恺撒就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他还不屑地评价说，庞培仅仅通过打败像法内西斯这样的蠢货就建立了威名，完全是运气好。此后，庞培的余党在北阿非利加重新集结起来，恺撒在那里又击败了西庇阿和朱巴王。在西班牙，恺撒还打败了庞培的两个儿子。

36. 整个内战期间，恺撒从未战败过，但是他的将军盖乌斯·库

里奥在北阿非利加的战斗中被杀，盖乌斯·安东尼乌斯在伊利里亚外围被擒获，巴布利阿斯·多拉贝拉在这里丢掉了另一支舰队，而格涅乌斯·多密提乌斯·卡尔维努斯则于本都全军覆没。虽然恺撒总是打胜仗，但他也曾两次面临险境。一次是在提累基阿姆，庞培攻破了他的封锁，并迫使他后退，但没有乘胜追击，所以恺撒说“庞培不懂得怎么去赢得战争”。第二次遇险是在西班牙，那是他的最后的一次战役，当时恺撒感觉大势已去，甚至考虑过自杀。

37. 打败了西庇阿以后，恺撒一个月内举行了4次凯旋式，每次之间仅有几天的间隔。在打败了庞培的儿子们之后，他进行了第5次凯旋式。其中，第一次也是最盛大的凯旋式是庆祝高卢之战的胜利，紧接着的是庆祝对亚历山大城、本都、阿非利加，以及最后对西班牙的胜利。每次凯旋式的内容都完全不同。

在高卢凯旋式当天，当恺撒乘车穿过维拉布鲁姆时，他的凯旋战车的车轴断了，差点把他摔下来。后来，40头大象排成两列作为火把基台，护卫恺撒登上了主神殿。在本都凯旋式上，装饰华丽的战车上装有表现战争场景的舞台布景，而其中一辆战车上只有一块碑铭，上面写了简单的三句话：“我来了，我看了，我胜了。”这不像其他碑文一样是对战事的描述，而是强调了取得战争胜利的迅速。

38. 战争胜利后，恺撒老兵军团的每个步兵除了在战争爆发时得到了20枚金币和一座农庄之外，现在每人又得到了240枚金币的战争赏金。那些农庄零散地散布在各地，为的是不用驱逐原来的主人。恺撒许诺给每个平民3枚金币，后来又增加了一枚作为拖延分发的利息。此外他还分给每个人10配克谷物和10磅油作为奖励。他还广设宴会并向人们分发肉食。此外，他也举行了宴会庆祝西班牙凯旋式，但觉得不够盛大，于是5天后又举办了一次更丰盛的宴会。

39. 恺撒举办的公众表演形式不一、内容多样，包括角斗比

赛、用几种语言为每个罗马分区进行表演的舞台剧、竞技场里的战车竞赛、体育竞技和模拟海战等。在中心广场上的角斗比赛中，一个名叫富里乌斯·莱彼纳斯的禁卫军成员与法律顾问（也是前元老）昆塔斯·凯珀厄尼斯进行了殊死搏斗。亚细亚和比利希亚领导人的儿子们跳起了出征舞。

罗马骑士德基摩斯·拉贝里乌斯编写和参演了一出戏剧。演出结束后他获得了 5,000 枚金币，并再次得到镶有骑士徽章的金指环，恢复了曾被剥夺的骑士身份。他还得到许可，从舞台直接走到头等席，在为骑士等级预留的前 14 排席位中就座。为了举行战车竞赛，以前围绕竞技场挖的宽阔的壕沟现在被延伸到竞技场的两端。参赛者是年轻的贵族青年，他们要么驾驶 4 匹马或者两匹马拉的战车，要么骑着一对马，不时从一匹马背上跳到另一匹马背上。所谓的特洛伊的游戏据说是一种由特洛伊勇士们传入的模拟战斗，由两队少年组成，一队年级稍长。

狩猎竞赛持续了 5 天，最后的娱乐表演是两军对阵交战。双方各用 500 名步兵，20 头大象和 30 名骑兵。为了提供双方扎营和对阵的场地，恺撒移除了竞技场上中央战车绕跑的屏障。在马尔斯原野临时搭建的体育场内，体育竞技比赛持续了 3 天。

在科戴塔原野上挖出的人工湖里还举行了海战。参战的有提尔人和埃及人的两层桨座、三层桨座或四层桨座战船，上面装满了士兵。前来观看各种表演的人数众多，以至于很多外地人不得不在街道和大道边或者房顶上搭建帐篷以供睡眠和休息。因为人流拥挤，许多人被挤死，其中还包括两名元老。

40. 恺撒接下来把重心转到了改革、整治国务上。首先，他重新制定了之前混乱的日历——之前，祭司团胡乱添加了一些自认为合适的日子或月份，使得粮食收割和葡萄采摘都不能在相宜的时节进行。恺撒打算按照太阳的运行，把一年的时间延长为 365 天，废除额外的最短的那一个月，并每 4 年增加完整的一天。但是为了使新的日历自来年 1 月 1 日起开始实施，并与季节相符，

他在当年的 11 月和 12 月间增加了两个月，这样，加上在旧历 2 月后多出的最短的那个月，当年就一共有 15 个月了。

41. 恺撒把很多新贵族纳入元老院，增加了大法官、营造官、财务官和低级官员的配额，同时也恢复了曾被监察官降级或者因腐败受到司法审讯的官员的职位。恺撒也与平民达成一致，规定除了执政官外，一半的地方官员应由民众选出，另外一半由他任命。他还允许被流放者的儿子参加选举，甚至向投票人简单传达他的意图，例如“独裁官恺撒对某某部族的投票人授意：我推荐某某为你部官员。”他还把法庭评判的权力限定给骑士和元老阶层，财政护民官则被取消了这一资格。

恺撒改变了以前对投票者进行登记的方式，他让房主挨街挨户收集投票者名单，把免费享受粮食供应的住户从 320,000 名减少到了 150,000 名。为了免去召集所有人进行定期人口登记的麻烦，他让大法官及时更新登记内容，即已经去世的人的空缺由还没登记入册的人替代。

42. 此外，由于 80,000 名罗马人被迁移到海外的殖民地，罗马的人口大大减少。因此，恺撒规定年龄介于 20 至 40 岁的未服役的公民不得一次性离开意大利超过三年。而且，任何元老的儿子也不允许出国，除非他们是行政长官的家属或者随员。恺撒还规定放牧者雇用的牧人至少三分之一以上为自由人出身。他还把罗马公民权授予居住在城中的从医人员和文学艺术者，从而使他们安心工作，并吸引更多的人加入进来。

恺撒使那些多次撺掇他取消各种债务的人感到失望，但他最终还是通过法令，要求每个债务人对自己的财产根据战前的价值进行评估，然后扣除利息或者由银钱兑换商担保，偿还债权人相应数目的债务，这样就为债务人保留了四分之一的财产。恺撒解散了几乎所有的工人行会，只保留了一些古老的行会。他还加强了对犯罪的惩罚，通常富有的人对犯重罪很少有悔恨之心，因为对于他们来说，最严重的惩罚也不过是被放逐，因此对于杀害罗

马公民的人（按照西塞罗的记录），恺撒会没收其全部或者是一半财产。

43. 恺撒严格尽责地司法。那些曾经进行过敲诈勒索的元老都被恺撒降级。一次，一名前任大法官和一名女子在她离婚的当天结婚，尽管人们并没有发现二人之间有通奸罪，恺撒还是解除了他们的婚姻。

恺撒向海外进口的产品征收关税。他规定，除了特殊的场合外，地位和年龄低于一定等级的人禁止使用肩舆，也不允许穿猩红色长袍或佩戴珠宝。为了贯彻执行反奢侈的法律，恺撒在市场的不同地方安排了巡视员进行监督，随时没收违反规定而出售的精美食品。如果有的食物逃过了监督，他甚至派自己的扈从和侍卫直接去餐厅把已经摆上桌的违禁菜肴拿走。

44. 恺撒一直致力于美化罗马城，保护和扩建罗马帝国一系列伟大的工程。他的第一个工程就是修建战神神庙，并试图把它建成为世界最大的神庙。为了实施这一工程，恺撒把以前用于表演模拟海战的湖填平，并在上面铺设道路。在卡比托奈山上，他还沿着泰皮恩卡巨石的斜坡修建了一座巨大的剧院。

恺撒亲力而为的另一项工作是把民法范围缩小，以便管理。他从大量不实用的法令条例中挑选了最重要的一部分，分为几卷颁布。他从事的另一项工程是委任马尔库斯·瓦罗收集、分类希腊和拉丁书籍，以便提供尽可能好的公共图书馆。他还排干了滂布提那沼泽和富基努斯湖的水；修建了从亚得里亚穿过亚平宁山脉到达台伯河的大路；开凿了一条穿越科林斯地峡的运河。在军事领域方面，恺撒有两个计划，一是把大夏人从他们刚占领的黑海和色雷斯地区驱逐出去；二是之后经由小亚美尼亚进攻帕提亚，但后来恺撒认为，在他未熟悉帕提亚人的战术之前，应避免与之进行激战。

恺撒所有这些宏图大志都因他被刺杀而成为泡影。不过在我讲述恺撒被刺杀的经过之前，我最好对他的外貌、个人习惯、衣着、

性格以及他在平时和战时的行为进行简要叙述。

45. 据说恺撒身形挺拔高大、肤色白皙、脸形宽阔，有着一双敏锐的黑褐色眼睛。他的健康状况一直不错，除了偶尔会突然昏迷，以及在他生命的最后那段时间里遭受噩梦的不断侵扰；在战争中，他曾经两次癫痫症发作。恺撒非常在意服饰打扮，并且对头发精心修饰和梳理。有人曾指责他，说他曾让人用镊子拔去身体各处的毛发。他的敌人总是讥讽他的秃顶这一缺陷，这让恺撒非常恼怒，他常常把细细的几缕发丝从头顶梳到前面来。在所有由元老院和人民授予的荣誉中，没有哪一个比在任何场合下都能头戴月桂花冠这一特权更让他高兴的了——他总是很好地利用月桂花冠来遮丑。

他的服饰看起来与众不同：在镶紫边的元老袍外面，他给长至手腕的袖子增加了装饰花边，他戴的腰带也总是松松的。苏拉还因此警告元老院说：“你们要小心那个衣服穿得松松垮垮的男孩。”

46. 起初，恺撒住在苏布拉地区的一所普通房子里。担任最高祭司后，他就搬到了位于神圣之路的官方住宅里。近代的文学作品里经常提到恺撒非常喜好奢侈的生活。他曾经在圣所(Nemus)修建乡间住宅，但是打好地基并且盖完一层以后，恺撒因为不喜欢某些地方的设计而把整座房子推倒了——尽管他当时并不宽裕，而且债台高筑。另据记载，恺撒在战争中也会携带用彩石镶嵌成华丽图案的铺路板。

47. 恺撒似乎是因为想得到珍珠而入侵不列颠的。他有时会把珍珠放在手里掂掂重量，从而估计它们的价值。恺撒也热衷于收集宝石、雕刻品、雕塑和早期绘画大师的作品，他还付高价购买容貌姣好和有才艺的奴隶，但却不允许把这笔开销登记入账，因为连他本人都对自己的奢华行为感到羞愧。

48. 我还发现，在外驻扎的时候，恺撒总是在两间独立的餐厅用餐：一个厅里坐的是他的同僚和希腊的朋友，另一个用来招

待罗马公民和行省的重要人物。恺撒治家，事无大小，一概从严。一次，恺撒的面包师呈给其他客人的面包不同于恺撒本人的，因此被恺撒戴上镣铐。还有一次，恺撒非常喜爱的一名获释奴和一名骑士的妻子通奸，尽管骑士本人没有提出任何惩罚请求，恺撒还是把这名获释奴处死了。

49. 恺撒因一种不正常的行为而受到指责，那就是他曾经与国王尼科美传出丑闻，这是他个人名誉上一个永远的污点，经常被他的敌人提到。李锡尼乌斯·卡尔乌斯曾经发表过众所周知的诗句：

**“比希尼亚王的财富
都被躺在他卧榻上的恺撒挥霍了。”**

多拉贝拉则称恺撒为“王后的情敌和皇帝床上的伙伴”，而库里奥则称他为“尼科美的比希尼亚老鸨”。

而恺撒担任执政官时期的同僚布拉斯则在一个法令中把他描述成“比希尼亚的王后……他过去想与国王同床共枕，而现在他想成为一名国王。”大约在同一时期，马库斯·布鲁图还记录道，有一个名叫屋大维乌斯的人言语轻率，说话从不经过大脑，一次他在众人聚集的会议上信口开河，称呼庞培为“国王”，称恺撒为“王后”。此外，盖乌斯·麦米乌斯也直接指责恺撒，说他曾经在宴会上与尼科美的一群放浪形骸的年轻朋友混在一起，负责斟酒，麦米乌斯还说出了一些出席宴会的罗马商人的名字。西塞罗也在自己的很多书信中写道：

“恺撒由尼科美的仆人带到国王的卧室，身穿紫色的宽松内衣，躺在金色的床上……维纳斯的这个后人在比希尼亚失去了他的童贞……”

不仅如此，当恺撒在元老院为尼科美的女儿尼萨辩护，并表明他受到了很多尼科美的恩惠时，西塞罗打断了他的话，喊道：“够了！对不起！我们都知道他给了你什么，而你又回报给了他什么。”此外，在高卢凯旋式中，恺撒的士兵像从前那样，凭借特权跟在他的战车后面行进，他们唱起了粗鄙的玩笑歌谣，以下是其中一部分：

“恺撒让高卢人蒙羞，尼科美王却让恺撒蒙羞。

恺撒来了，头戴胜利的花环，庆祝在高卢的胜利！

尼科美没有胜利花环，但他才是胜利者的征服者。”

50. 除此之外，恺撒与女人之间无数的风流韵事更是让人津津乐道，多得数不胜数。据说他引诱过许多出身高贵的女性，包括塞尔维乌斯·苏尔皮奇乌斯的妻子波斯杜米娅、奥拉斯·巴比尼奥斯的妻子罗利娅、马尔库斯·克拉苏的妻子特尔图拉，甚至还有庞培的妻子穆西亚。不管怎样，事实上，老库里奥和小库里奥都确实谴责过庞培，说他不该听信恺撒的怂恿，为了娶恺撒的女儿而与为他生下三个孩子的妻子穆西亚离婚。尽管庞培之前经常失望地称恺撒为“埃癸斯托斯”。

但是恺撒最爱的女人还是马尔库斯·布鲁图的母亲塞维利亚。在第一次任执政官期间，恺撒曾送给她一颗价值 60,000 枚金币的珍珠。在内战期间，他不但送给她很多礼物，还通过拍卖的方式以极低的价格把价值不菲的地产转让给了她。人们对这么低的价格表示了惊讶，西塞罗简洁地评说道：“其实，它比你们想象的要划算，因为还有第三（第三与特西娅谐音）笔买卖折算其中了。”他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当时人们都怀疑塞维利亚已经把女儿特西娅献给恺撒了。

51. 恺撒在各个行省也有风流韵事，在高卢凯旋式上的另外一首粗鄙的小曲正反映了此事：

“我们迎接秃头的嫖客回家，
罗马人啊，把你们的妻子藏好！
你们借给他一袋袋的金子，
但都被他挥霍在高卢妓女的身上。”

52. 恺撒的情妇中还有几个王后，包括摩尔人包古达的妻子尤诺娅。据马尔库斯·艾可特瑞乌斯·纳索称，恺撒送给她很多礼物，包古达也同样得到了好处。恺撒的情人中最著名的就是埃及的王后克利奥帕特拉了。他经常和她进行通宵欢宴；要不是他的士兵拒绝护送，他可能和她一起乘坐华丽的海船，航行至埃塞俄比亚附近了。恺撒还邀请克利奥帕特拉前往罗马，要赐予她无上的头衔和大量的礼物，否则便不放她回到亚历山大城。恺撒甚至容许她用他的名字来称呼他们的儿子。据一些希腊历史学家称，这个男孩子举止相貌与恺撒都极为相像。马克·安东尼还向元老院报告说，恺撒已经承认这个孩子是自己的儿子，而且恺撒的一些朋友，包括盖乌斯·马提乌斯和盖乌斯·欧比乌斯也都知道这件事。然而，欧比乌斯似乎认为自己有必要维护恺撒的声誉，就专门写了一本书，称克利奥帕特拉虽然让她的孩子认恺撒为父，但这孩子并非恺撒亲生。

平民护民官赫尔维阿斯·秦纳对许多人说过，他已经按照恺撒的指示草拟了一份法案，并被要求在恺撒本人离开罗马期间在平民中间通过该法案。依据该法，恺撒可以娶他喜欢的任何女人，不限数目，目的只是“为了生儿育女”。无论是与同性还是异性，恺撒的荒淫无度都为他带来了恶名，要强调这一点，我就要提及老库里奥曾经在一次发言时称恺撒为“所有女人的男人，和所有男人的女人”。

53. 但是恺撒饮酒却很节制，这一点连他的敌人也不能否认。一句马尔库斯·加图的警句也流传在世，“恺撒是唯一一个清醒的试图颠覆共和制度的人。”盖乌斯·欧比乌斯也说到恺撒对美

食并不特别讲究，有一次他出席晚宴，主人由于疏忽，给客人们上的油不新鲜，所有的客人都拒绝食用，但恺撒却比平时吃得还多，以表明他并不责怪主人的粗心失礼。

54. 但是，不管是担任行省总督还是在罗马当政期间，恺撒在金钱上表现得都并不磊落。很多文集中都有记载，说恺撒在西班牙任总督期间不但恳求他的同盟出钱为他还债，还肆意掠夺几个路西塔尼亚人的城镇，尽管那里的人们已经接受了他的条款，并且打开了城门欢迎他。

在高卢，恺撒洗劫了供奉祭品的大小神庙。他还经常洗劫某些城镇，仅仅因为那里的居民非常富有，而不是他们对他有所冒犯。因此，恺撒聚敛了大量的金子，花也花不完。于是，他在意大利和其他行省把金子兑换成银子，一磅金子兑换 3,000 塞斯特尔提乌斯，这约合官方对兑换的三分之二。

在他首次担任执政官期间，恺撒从主神殿偷了 3,000 磅金子，并换成了同等重量的镀金青铜，随后向同盟和其他国王出售以换取现款。从埃及的托勒密十二世那里，他和庞培得到了约 1,500,000 枚金币。后来他又通过公开敲诈勒索和窃取圣物收敛财富，用以维持内战时军队的开支，还用于举行庆祝胜利的凯旋式和各种娱乐活动。

55. 恺撒具有卓越的演说和军事才能，即使不能超越那些最杰出的前人，至少也能与之媲美。对多拉贝拉的指控使他当之无愧地成为了一流的辩护人。西塞罗在他的《布鲁图》中也承认他没见过比恺撒更有口才的人，并认为恺撒的演说“通俗易懂、简洁有力、庄重威严，甚至可以称得上雄伟壮丽”。此外，西塞罗也曾在给科涅利乌斯·内波斯的信中写道：

“那好，既然这样，你知道哪怕是哪个专门研究演说的人比恺撒更有口才吗？或者是什么人能够说出这么多充满智慧的语言？又或者谁的用词能如此优美华丽而又准确恰当呢？”

然而无论如何，恺撒在初学演说术的时候，似乎曾模仿过恺撒·斯特拉博，他曾逐字逐句借用斯特拉博的《为撒丁尼亚人辩护》中的语句，用于法庭陈述。那时他正与其他的辩护者竞争，以期获得一个案件的辩护权。据说，恺撒在辩论过程中声调高昂，充满了饱满的激情，让听众倍感愉悦。

确切无疑地属于恺撒的一些演说词流传了下来，还有一些其他的演说词名义上是他的，但实际上有可能是也有可能不是他本人的。奥古斯都认为，《为昆塔斯·梅特拉斯辩护》的演说词不太可能是恺撒自己发表的，它更可能是由于恺撒说得太快，速记员跟不上而快速记录下来的版本。奥古斯都很可能是正确的，因为我在查阅了许多手抄稿后发现甚至题目都不是《为梅特拉斯辩护》而是《为梅特拉斯而做的演说》——尽管恺撒声称，发表这一演说的目的是反击针对他和梅特拉斯二人所进行的联合指控。

奥古斯都还怀疑《致在西班牙的士兵》的演说词的可靠性。该演说词由两部分组成，根据推测，一部分是在第一次战斗前发表的演说，另一部分是在第二次战斗前发表的。但按照阿西尼乌斯·波里奥的说法，至少有一点是确定的，即当时敌人突然进攻，恺撒并没有时间向他的部队发表第二部分演说。

56. 恺撒留下了关于高卢之战以及与庞培内战的战记。但是没人知道是谁记录了在亚历山大城、阿非利加以及西班牙的战役，有些人认为作者是欧比乌斯，还有一些人认为是赫喜阿斯；后者补全了恺撒未完成的《高卢战记》，增加了最后的一册。关于恺撒的战记，西塞罗在他的《布鲁图》中也评论说：“恺撒的战记让人钦佩，文字简洁明了，行文优雅，没有任何华丽的修辞。他写作的唯一目的就是为历史学家提供事实材料，但结果一些愚蠢的人却兴冲冲地对原文进行矫饰以自夸其才，而所有明智的作家都会给原文留出生存的空间。”

赫喜阿斯坦率地表示：“恺撒的战记受到了所有公允的评论家的高度评价，以至于虽然他最初是打算为历史学家提供将之改进

或完善的机会，但事实上他们却因此丧失了这些机会。作为他的朋友们，我们比别人更欣赏和钦佩他的语言功力，别人只是欣赏他战记的优雅与完美，而我们另外还知道他写这些战记是多么迅速、多么轻而易举。”

然而，阿西尼乌斯·波里奥认为这些战记显示出了作者的漫不经心，而且缺乏真实性。他认为恺撒并没有核实他所收到的各种报告的真实性，而他对自己行动的描写也缺乏认真的态度，并且容易遗漏。波里奥还说恺撒肯定是打算过要修订这些战记的。

在保留下来的恺撒文集中还有《论类推》两卷、《答复加图》两卷、以及名为《旅程》的诗一首。其中《论类推》是他完成山南高卢的巡回审判之后，在翻越阿尔卑斯山的途中写成的；在取得孟达战役胜利的那一年，他写了《答复加图》；而《旅程》是他在从罗马到远西班牙的 204 天行军过程中完成的。

很多恺撒交给元老院的信件和他签署的急件也都被保留了下来。他似乎是第一个把公文整理成书籍形式的政治家，在此之前，执政官和将军们都是在纸上横写，没有清楚的竖栏分隔。这些保留下来的信件还包括恺撒写给西塞罗和一些朋友的私人信件。恺撒把那些机密的内容都编写成密码，人们要想明白其中隐藏的内容，就必须把字母从 1 标到 22，然后把恺撒用到的每个字母用它后面的第 3 个字母替代，例如，要用字母 D 代替字母 A。

据说恺撒在他少年和青年早期就写过几篇文章，分别是：《赞赫拉克勒斯》《俄狄浦斯的悲剧》和《谚语集》。但大约一个世纪以后，奥古斯都皇帝交给他的图书检察员庞培乌斯·马谢尔一封简单明了的信，下令禁止流通、传播恺撒这些次要的作品。

57. 恺撒具有高超的击剑和骑马技能，并且具有惊人的忍耐力。行军中，他有时骑马，但更多的时候是徒步，他总是不戴帽子而头顶烈日或者是冒着大雨前行，他还能够带着简单的行李乘轻便马车以惊人的速度长途行进。遇到河流拦住去路，他要么游过去，要么坐充气皮筏过河，而且往往先于他派出的信使到达目的地。

58. 在战斗中，很难确定恺撒的哪一种品质更加突出，是谨慎还是勇敢。他从来没有让军队遭到过伏击，因为每次战斗前他都要仔细侦察。在收集到不列颠的诸海湾的确切情报、查清航行的最佳路线和了解航行中的各种危险之前，他禁止部队贸然渡海进入不列颠。而当他得知他在日耳曼的部队遭到围困后，就化装成一名高卢人，只身穿过敌人的岗哨，到达军中进行指挥。

在寒冷的冬季，恺撒还用船只把军队从布鲁迪新乌姆运到提累基阿姆，从而逃出了庞培舰队的封锁。还有一天晚上，尽管他一再要求，安东尼的援兵却迟迟没能到达。此时，恺撒用斗篷蒙住头，一个人偷偷乘小船出海，他迫使舵手顶着大风前行，而且差点失事。

59. 恺撒从来不受神意的影响。在进攻小西庇阿和朱巴王前，他举行过一次正式的祭祀仪式，尽管当时祭祀牺牲的动物逃跑了，他还是立刻出征。在登上阿非利加的海岸时，恺撒滑了一跤，跌倒在地，但是他把这变为了一个好的征兆，大喊道：“阿非利加，我已经紧紧抓住你了！”此外，为了嘲讽西庇阿在阿非利加能最终胜利的预言，恺撒让西庇阿家族里科涅利分支中一个卑微的人跟随西庇阿，这个人绰号叫“撒维特”，或者“打个招呼——但得离他远点”，其中“离他远点”是对他生活方式的嘲讽。

60. 恺撒有时会先仔细制订作战方案然后开战，有时又往往是在行军结束后或者天气情况非常恶劣而致使敌方认为他肯定不会行动的时候发动突然进攻。然而，在他人生的最后那段时光中，他很少这样快速行事，因为他得出了结论，认为一系列战役的胜利让他有了冷静清醒的头脑：在打了无数胜仗之后，任何一次新的胜利都不会为他带来更多荣耀，而仅仅失败一次的损失就会使他无法承受。恺撒的原则是一旦击溃敌军，就决不允许他们获得重整旗鼓的机会，因此，他总是在击溃敌军后就立刻攻入敌营。如果他预计某次战役会非常艰苦，他就会下令把战马放走。第一批放走的战马就包括他自己的，这是为了警告那些临阵退缩的人，

打消他们逃跑的念头。

61. 恺撒的坐骑与众不同，四蹄张开呈五趾，像人的脚趾一样，它在恺撒的住宅中降生。占卜者曾经预言这种动物的主人将会统治世界，恺撒从此就开始精心饲养这种动物，并成为它的第一个主人；而一旦有了主人，这种动物就不允许别人再骑上它。后来，恺撒还在圣母维纳斯神庙前为他的这只坐骑塑造了一座雕像。

62. 如果军队退却，恺撒会亲自把士兵召集回来，重振士气。他甚至扣住逃兵的喉咙，迫使他们返回来与敌人作战。即使在士兵惊慌失措的时候也不例外：一次一名旗手甚至用旗杆的利柄刺向恺撒；还有一次，他想拦住一名旗手，但这名旗手却把旗子丢到了他手里，自己逃跑了。

63. 恺撒的坚决果断多次被人们引为典范。法萨卢斯之战以后，恺撒派遣他的军团先进入亚细亚，而他自己则乘小渡船穿过达达尼尔海峡，途中遭遇了卢修斯·卡西乌斯以及他率领的 10 艘军舰。恺撒不但没有逃跑，反而划向敌方的指挥舰，并劝说卡西乌斯投降。最终，后者归降恺撒，并登上了他的小船。

64. 另外一次，恺撒在亚历山大城攻打一座桥梁的时候，由于敌人突然出击，他不得不跳上一条划艇。随后很多士兵也蜂拥上船，他便纵身跃入海中，游了 200 码后，上了最近的一条属于他的船。整个过程中他都高举着左手，保护一些文件不被水浸湿，同时还用牙咬住自己的紫袍，以免它成为埃及人的战利品。

65. 恺撒往往根据战争中的表现评定士兵，而不是根据他们的道德品质或社会地位。他对所有的士兵都严格要求，同样也对他们迁就——其实，只有在面对敌人的时候他才强调严格的军纪。在行军或战斗前他从不预先警告，但总是能使军队随时候命，并按照他的指示前进。他经常无缘无故地在大雨天或者公共假日的时候集结军队。有时他会警告士兵说“留心我的动向”，然后在白天或者晚上的某个时候偷偷潜出军营，要求士兵们能随之行动。通常情况下那会是非常漫长的行军，对于经常掉队的士兵来说则

更加困难。

66. 如果关于敌人兵力的流言引起了惊慌，他不会否认或者降低危险的程度，恰恰相反，他会进一步夸大危险，通过这种方法来鼓舞军队的士气。例如，他的士兵听说朱巴王率军逼近，感到十分恐慌，他就把他们召集到一起宣布说：“你们可以从我这里得到消息，朱巴王几天内就会到达这里，他率领了 10 个军团、3000 名骑兵、10 万名轻装步兵和 300 头战象。情况就是这样，你们不妨停止疑问和猜测，我已经告诉你们我所知道的事实了。那些仍然不满意的人，就会发现自己乘坐着一艘漏水的战船，被海风随意吹到不知道什么地方去。”

67. 恺撒无视士兵的很多不当举止，也没有制定任何固定的惩罚措施，但是逃兵和叛徒却永远难逃严酷的惩罚。有时，在确定某次战斗完全胜利后，他会解除士兵所有的军务，让他们尽情娱乐。他曾经自夸道：“我的士兵在涂满香料的时候也能立刻投入战斗。”他称呼他的士兵为“我的伙伴们”，这让士兵们感觉很好。恺撒还向士兵提供非常精良的装备，镶嵌在他们武器上的金银价值不菲，这不但改进了他们在阅兵游行时的面貌，同时也让他们在战斗中更加小心，以防止武器被缴，因为它们具有极高的价值。恺撒深深地热爱他的士兵，当他得知提特瑞图斯的部队遭到了大屠杀后，他就发誓不再修剪头发和胡须，直到为他们报了仇为止。

68. 通过以上这些方式，恺撒赢得了军队的效忠，士兵个个英勇善战。内战爆发时，每个军团的百夫长都自愿用自己的积蓄装备一名骑兵，普通的士兵都愿意在没有报酬和配给的情况下为他效力，他们把钱汇总在一起共同支配，因此没有人会缺钱。整个战斗中，没有一名士兵逃跑，而被俘虏的很多士兵宁愿选择死亡，也不愿意为庞培效力。不论是围困敌人还是被敌人围困，他们面对饥饿和其他艰难困苦时都表现出了极大的坚韧和毅力。因此在提累基阿姆看到恺撒的士兵用草来替代面包作为食物时，庞培便惊呼道：“我是在同野兽作战啊！”接着他立刻命令把这些

草做的食物藏起来，以免他的士兵看到敌人的坚韧和决心而丧失勇气。

恺撒和他的士兵在提累基阿姆遭受了唯一的一次失利，但是战败后，他的士兵请求恺撒惩罚他们的失职，这充分证明了他的士兵有多么勇敢。但是恺撒感到不应责备他们，而是予以安慰。在另外一些战斗中，他们打败了比自己力量强大得多的敌人。恺撒第六军团的一队人在防御工事里抵抗了庞培的四个军团长达几个小时，几乎每个人都受了箭伤，此后在交战的阵地上收集的箭就有 130,000 多支。这种高度的勇敢精神在很多个人的事例中也很常见：百夫长卡西乌斯·斯开瓦的一只眼睛瞎了，大腿和肩膀受伤，盾牌上的箭孔有 120 多处，但他仍然坚持将向他靠近的敌人抵御在一个防御工事之外。而他的事例绝对不是一个特例，在马赛利亚的海战中，一个名叫盖乌斯·阿齐利乌斯的列兵抓住了敌人的船尾，敌人砍掉他的右手后，他仍然奋力跃上船，只用盾牌中间的凸起部分便将敌人逼退，这一壮举堪与雅典的西奈吉鲁斯相媲美——西奈吉鲁斯是诗人埃斯库罗斯的兄弟，马拉松的战争胜利后，为了阻止一艘波斯战船，他曾经表现出同样巨大的勇气。

69. 在高卢战争的 10 年间，恺撒的军队从来没有叛变过。不过内战期间，士兵们却不像以前那样忠实可靠了。但是，一旦他们表现出不顺从，恺撒总是与他们正面面对，通过个人的威严而不是通过安抚让他们再次归顺。一次在布雷森莎，恺撒遣散了整个不光彩的第九军团，尽管当时他还在与庞培的军队交战。后来在士兵的苦苦请求下，他才极不情愿地把他们重新集结在他的麾下，不过是在处死了罪魁祸首之后。

70. 又有一次，在罗马，第十军团要求被遣散并得到奖励金，致使整个罗马城惶恐不安。尽管阿非利加的战事仍在激烈进行，恺撒还是不顾朋友们的反对，立刻亲自出面回应反叛者，同意遣散他们。但是他不称他们为士兵，而尊称他们为“罗马公民”，

于是很快重新赢得了他们的爱戴。士兵高呼：“我们是你的士兵，恺撒，不是普通的平民百姓！”并吵着要去阿非利加为他效命，但是恺撒轻蔑地拒绝了这一要求。对于主要的闹事者，恺撒剥夺了他们三分之一的赏金和原定要分给他们的土地的三分之一，以示惩罚。

71. 众所周知，恺撒还是青年的时候就对依附他的人关心爱护，而且值得信赖。在担任阿非利加的大法官时，恺撒帮助一位名叫马恩瑟的贵族反抗努米底亚王赫帕索的专权。正是出于他的这种热心，在一次争吵中，马恩瑟甚至抓住了努米底亚王继承人朱巴的胡子。马恩瑟在被宣布为国王的封臣后随即被拘捕，但是恺撒很快把他从努米底亚王的护卫手中救出来，并长时间把他安置在自己的住处。恺撒任期期满时带着马恩瑟乘船前往西班牙，恺撒的扈从手持权杖，送行的人群簇拥着他们，这些人都形成了屏障，没有人发现马恩瑟就藏在恺撒的肩舆里。

72. 恺撒对朋友一贯体贴关怀。一次，盖乌斯·欧比乌斯陪恺撒穿越一片森林的时候突然病倒，恺撒把他唯一一间栖身小屋腾出来让给欧比乌斯住——这是一间伐木工人居住的棚屋，勉强够一个人栖身，而他和其他随从则在屋外的空地上休息。恺撒获得了至高无上的权力后，把一些朋友提拔成了高官，其中很多人都出身卑微，当有人对此予以谴责时，他回答说：“如果强盗和杀人犯曾经维护过我的荣誉，那么我同样会对他们表示感激。”

73. 另一方面，只要有可能，恺撒都愿意与他的仇敌兵释前嫌。他支持盖乌斯·麦米乌斯竞选执政官，尽管他们之前曾用最恶毒的语言攻击过双方。盖乌斯·卡尔乌斯也曾尖刻地讽刺过恺撒，但此后盖乌斯·卡尔乌斯通过他们共同的朋友表达了和解的意向，于是恺撒主动给他写了一封示好的信。卡塔路斯·瓦勒里乌斯在他关于迈穆若的诗歌中也曾经中伤过恺撒。恺撒承认这是他名誉上一个永远的污点，不过还是接受了卡塔路斯的道歉，并于当天下午邀请他赴宴。整个过程中，恺撒从未中断过与卡塔路

斯父亲的友谊。

74. 恺撒并非天生报复心强。他把勒索他的海盗钉死在十字架上，那是因为他曾经当着他们的面发誓要这么做，但是在实施这一酷刑前，恺撒还是先让人割断了他们的喉管，让他们免受折磨。之前，当苏拉追捕恺撒的时候，恺撒正身患疾病，而科涅利乌斯在夜里不断追踪恺撒，一次又一次索要数目巨大的贿赂金，尽管这样，恺撒后来却从没报复过他。当发现担任自己文书的奴隶腓力门被指使向自己下毒后，恺撒只是下令将他处死，并没让他遭受太多痛苦。巴布利阿斯·克罗狄被指控与恺撒的妻子庞培亚犯了通奸亵渎罪，恺撒的母亲奥列里娅和姐姐朱莉娅都在法庭上就这一事件做了详细而真实的描述，而恺撒却拒绝在法庭上提供任何证据。此后，法庭讯问他既然这样，为什么却与庞培亚离了婚，恺撒回答说：“因为我不允许我的家庭成员受到任何指控或者怀疑。”

75. 不可否认，在内战和之后的时期里，恺撒始终保持克制和仁慈的态度。庞培曾经宣布，任何不响应国家号召的人都应被当做是与国家对抗，应被当做公敌；但是恺撒却对公众说，任何不反对他的人都是在支持他。他还允许经庞培推荐而被自己任命的每位百夫长按照自己的意愿加入庞培的阵营。恺撒与庞培的将领阿佛罗尼乌斯和彼得涅斯在西班牙的依列达城商谈投降条款时，双方保持了比较友好的关系。但阿佛罗尼乌斯突然不想投降了，并杀死了阵营里所有恺撒的士兵，但是恺撒并没有以同样的手段对付他。在法萨卢斯一战中，恺撒对敌军的士兵高喊：“放过你们的罗马同胞吧！”同时允许每名士兵救一名他们愿意拯救的敌兵。我的研究表明，在法萨卢斯战争结束后，除了阿佛罗尼乌斯、福斯都和年轻的卢修斯·恺撒之外，没有一名庞培的士兵被杀。而且人们认为，当初杀死这三人也并非恺撒的初衷。因为，当时恺撒赦免了他们之后，阿佛罗尼乌斯和福斯都又再次拿起了武器。卢修斯·恺撒则残忍地杀死了独裁官的奴隶和获释奴，甚至杀了

他要带回罗马进行公众娱乐表演的野兽。在恺撒政治生涯晚期，他邀请所有没有被他赦免的流亡者回到意大利，还允许他们担任行政官员和统领军队。他甚至复原了曾被城市民众推倒的苏拉和庞培的雕像。对于针对他的阴谋和对他名誉进行的诬蔑，恺撒总是尽量阻止，而不是进行惩罚。而对于已经察觉的阴谋或夜间秘密会议，他只是公开宣布他已经发现了这些举动。对那些诽谤者，他只是当众要求他们停止这样做。而对奥拉斯·凯奇那的最具诬蔑性的文章和皮劳斯恶意诽谤的诗，恺撒始终态度和善，没有追究。

76. 但是恺撒其他一些言行也毁坏了他的形象，并解释了他为什么最后遭到刺杀。恺撒接受了过多的荣誉头衔，如，终身执政官、终身独裁官、永久监察官、“最高统帅”和“祖国之父”等。恺撒的雕像与很多古代帝王的雕像排列在一起，在剧院里头等席处也有为他设置的突出的卧榻。同时，作为一名尘世间的凡人，他还接受了很多不该接受的一些荣誉：在元老院和法院，他都有专门的金椅子；他有用于在庆典游行中乘坐的战车，和在宗教游行当中围绕竞技场进行展示的载有他雕像的肩舆；他还有自己的神殿、祭坛、神像、专属的祭司和一个庆祝他神圣性的牧神节祭司团；此外他还用自己的名字重新命名第7个月份为“July”。事实上，对这一切，恺撒都欣然接受。

恺撒担任的第三任和第4任执政官已经是名义上的了，因为同时授予他的独裁官头衔已经让他拥有了自己所需要的所有权力。在那两年的最后3个月里，恺撒任命了两名执政官替代他，与此同时，他只是选拔平民护民官和平民营造官，而他不在罗马的时候，则任命高级长官暂代大法官之职管理国家。

在新年前夕，一名执政官突然去世，有人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就要求立刻接替这一职位，恺撒满足了他的要求。恺撒蔑视传统惯例的做法不仅仅体现在上述事实中。还有一次，他提前几年就选举好了行政长官，还授予了10位前大法官执政官

等级的徽章。他还允许已经取得罗马公民身份的外省人进入元老院，包括半开化的高卢人。他让自己的奴隶掌管铸币厂和国家税务，并派遣他所喜爱的一名获释奴的儿子统帅驻扎在亚历山大的3支军团。

77. 提图斯·阿姆比乌斯记录了恺撒的一些公开言论，其中也显示出他对于传统惯例的蔑视。恺撒说共和国什么也不是，只是没有形式与内容的虚名，他还说苏拉辞去独裁官的做法愚蠢之极。现在，恺撒的话语就是法令，人们在跟他接触的时候应该更加小心谨慎。一次，一名占卜者报告说祭祀牺牲的动物缺少心脏，而这正是不祥的征兆，但是恺撒傲慢地告诉他说：“如果我希望征兆是有利的，那它就是。而且，动物缺少人类的这种能激发美好情感的器官不足为奇。”

78. 有一件事情让所有的罗马人都对恺撒恨之人骨。有一天，元老们带着他们决定授予恺撒的一系列荣誉去见他，那时他正坐在维纳斯神庙前，他竟然没有起身迎接他们。按照一些人的描述，要不是科涅利乌斯·巴尔布斯阻止，他本来是要起身的。但是另一些人说，当时他根本没打算起身，而且当盖乌斯·特贝提斯提议他这么做的时候，恺撒还生气地瞪了他一眼。在为恺撒举行的一次凯旋式中，关于他行为的一个记录使事态变得更为严重。当时，他乘车经过平民护民官的席位时，一个名叫庞题乌斯·阿揆拉的平民护民官并没有起身，恺撒于是愤怒地大喊：“嗨！你！平民护民官阿揆拉！你允许我恢复共和国的荣耀吗？”此后的很多天里，恺撒对他做的任何承诺都会补充道：“这是亲爱的庞题乌斯·阿揆拉许可的。”

79. 恺撒傲慢无理的又一劣行进一步显示出他对元老院的公然侮辱。当 he 从奥尔本山回到罗马的时候，罗马城里正在庆祝拉丁节日，一个人把用皇室白色缎带装饰的桂冠放在了恺撒雕像的头上，两名平民护民官厄比底乌斯·马鲁路斯和凯塞奇乌斯·弗拉维乌斯命令立刻把缎带取下来，并把那个人关进了监狱。但是

恺撒斥责了这两个人，并立刻免除了他二人的职务：一方面可能因为加冕他为国王的暗示被无礼拒绝了；另一方面——这是他的说法——这使他失去了拒绝加冕，从而赢得名誉的机会。但是从那以后，恺撒想要恢复帝制的野心已经昭然若揭，尽管人们欢迎他时欢呼“国王万岁”，他总是反对说“不，我是恺撒，不是国王。”当他在牧神节的船首讲坛上对公众演讲时，还好几次拒绝了执政官马克·安东尼想要给他戴上皇冠的举动，并把皇冠进献给了卡比托奈山的主神朱庇特。但是各种流言让事态进一步恶化：有人说恺撒想要迁都到特洛伊或者亚历山大城，同时带走国家的所有财富，并让意大利所有适龄男性都服兵役，还让他的朋友管理罗马城。进一步的传言说，在下一次元老院议事厅的会议上，卢修斯·科塔将会宣布曾经掌管《西彼拉占语集》的十五人祭司团的决定：既然书中的预言说得很清楚，“只有国王才能征服帕提亚人”，那就应该授予恺撒国王的称号。

80. 正因不愿同意这一提议，于是反对恺撒的人们就更加紧了实施暗杀他的计划。总是三三两两聚集的团体现在联合了起来，共同密谋刺杀他。甚至连平民们也不满事态的进展，表露出对恺撒残暴专制的厌恶，反对恺撒的人要求维护古老的自由民主。当外省人获许进入元老院时，有人张贴了告示，上面写着：“祖国万岁，如果有新任命的元老要求进入元老院议事厅，任何人都不要给他指路！”下面是当时广为传唱的歌谣：

“恺撒带领高卢人取得胜利，
带他们翻过山越过岭，
他把他们带到元老院，
那曾经是我们城市的荣耀。
他喊道：‘脱下马裤，换上紫色的长袍！’”

当昆塔斯·马克西穆斯作为最后3个月的执政官之一进入剧

场时，扈从按照惯例高喊：“请为执政官让道！”反对之声四起，“什么？为他让路？他根本不是执政官！”此外，恺撒对平民护民官凯塞奇乌斯和马鲁斯的罢免也招致了广泛的不满。在下一任执政官的选举中，人民纷纷把票投给了他们。有人在卢修斯·布鲁图的雕像底座上写道：“如果你还活着该多好！”而在恺撒的雕像下写着：

“布鲁图把国王们赶走了，他成为了我们的执政官。

恺撒把执政官赶走了，他成为了我们的国王。”

有 60 多人参与反对恺撒的阴谋，为首的是盖乌斯·卡西乌斯、马尔库斯和德基摩斯·布鲁图。第一个方案是在选举执政官的时候，恺撒会站在木桥上，投票者也会从上面走过，到达投票地点后，一队人把恺撒推下桥，另一队人怀揣匕首藏在桥下水中；另外一个方案就是在神圣之路上或者剧院的入口处攻击他。阴谋者们在两个方案中犹豫不决，直到恺撒决定于 3 月 15 日在庞培议事大厅召集元老开会，他们立即决定选择这个便利的时机和地点行动。

81. 很多明显的征兆都预示了恺撒会被暗杀。几个月之前，一批按照朱利安法案被派往卡普阿殖民地的老兵在建造他们的新农庄时，为了寻找石块拆毁了一些古代的墓穴，偶然发现一些古代花瓶后，他们干得更加带劲儿了。其中一座坟墓证明是卡普阿城的建造者加彼斯的，在坟墓里他们发现了一座有希腊文字的青铜碑，上面所写碑文的大意是：“如果加彼斯的尸骨受到了打扰，一名特洛伊人的后代就会被他的族人杀死，之后意大利会受到报复，遭受巨大的损失。”人们不应该把这个故事看做虚构之事或者是谎言，因为证实这件事的不是别人，正是恺撒的一个亲密朋友科涅利乌斯·巴尔布斯。恺撒曾在渡过卢比肯河之后，把一群马放养在那里的峡谷中，敬献给卢比肯河神，但是最近恺撒得到消息说这群马不再吃草，而且眼里不断涌出泪水。还有一次，在

一次祭祀中，占卜师史普瑞纳警告恺撒，说他要面临的危险不会晚于3月15日。15日前一天，一只叫“国王鸟”的小鸟叼着一枝月桂树枝被附近树林的一群各种小鸟追赶着飞进了庞培议事大厅，并且被这群鸟当场撕成了碎片。当晚恺撒梦到他飞上了云端，然后和古罗马的保护神朱庇特握手，而他的妻子卡尔柏尼亚则梦到元老院授予恺撒的荣誉之一，即象征神殿的三角装饰墙坍塌了，而恺撒则被刺死在她的怀里！她立刻惊醒，而卧室的门也突然自动敞开了。

由于受这些警告的影响，加上他的身体健康状况欠佳，恺撒犹豫不决，不知是否应该按照原计划召集元老开会还是推迟会议。最后，德基摩斯·布鲁图说服了恺撒召集会议，以免元老们失望，因为他们已经全体在等待恺撒的到来。恺撒10点左右前往元老院议事厅，路上一个人递给他一张纸条，上面写了有关刺杀他的阴谋的细节，但他只是把它放到了他左手的一叠诉状中，打算之后阅读。之后，恺撒祭献了祭祀牺牲，但是出现的都是不祥的征兆，尽管如此，他还是进入了元老院议事厅，并嘲笑史普瑞纳的预言不准，“3月15日已经到来了啊。”史普瑞纳回答说：“是的，是已经到来了，但是还没有过去。”

82. 恺撒就座以后，阴谋者就聚集到他的身边，似乎是前来致敬。为首的提利阿斯·辛布尔，他靠近恺撒，假装要问一个问题，恺撒做了个手势，示意他等一下。但是辛布尔抓住了他的肩膀，恺撒于是大喊：“这是暴力！”而就在恺撒闪避时，卡斯卡兄弟中的一人用短剑一下刺中了他的喉咙下方。恺撒抓住那人，用自己的铁笔刺穿了他的胳膊。恺撒正要跳起来时，另一个人又向他刺来。面对来自四周的短剑，恺撒把他紫袍的上半部分拉上来蒙住脸，同时解开下面的部分盖住脚，这样即使倒下死去，也能体面一些。恺撒站在那里，身上受了23处很深的剑伤。当卡斯卡刺中他的时候，他呻吟了一声之后就再没有说过一句话。也有人说，当他看到要对他刺第二剑的人是马尔库斯·布鲁图时，他用希腊

语责备道：“也有你，我的孩子？”

随后，所有元老在混乱中散去，只剩下恺撒躺在地上，好长时间之后，3个男孩奴隶把他的尸体放入肩舆中，把他送回了家，他的一只胳膊还耷拉在肩舆的外面。医生安提斯提阿斯验尸后得出结论，说其实只有在胸部的第二剑才是致命伤，其他都无大碍。阴谋者本来计划要把恺撒的尸体拖到台伯河，没收他的财产，废止他的法令，但是由于害怕执政官马克·安东尼和骑兵统帅雷必达，他们没有付诸行动。

83. 恺撒六个月前在靠近拉维库姆的别墅已经起草了遗嘱，并委托给维斯太贞女大祭司保管。按照卡尔柏尼亚父亲卢修斯·派索的要求，这份遗嘱应该在安东尼的家中开启并宣读。昆塔斯·杜贝罗说，从恺撒第一次担任执政官到内战爆发期间，他指定的主要继承人就是他的女婿庞培，而且他曾经把他这部分遗嘱的内容向他集合起来的军队宣读过。然而，在最后的遗嘱中，恺撒取消了这部分内容。除了扣除的一部分遗产，恺撒把财产的四分之三都留给了盖乌斯·屋大维乌斯，即后来的奥古斯都，还分别留给了卢修斯·皮纳留斯和昆塔斯·培狄阿斯八分之一的财产。他们是他姐姐的三个孙子。在遗嘱的最后，他把盖乌斯·屋大维乌斯纳为了家族成员。他给自己可能出生的儿子指定了监护人，其中几个就是后来刺杀他的人。德西莫斯·布鲁图甚至被归到了仅次于直系亲属的继承人当中。恺撒还把他在台伯河旁边的花园留给公众作为娱乐场所，并且每个公民能分得3枚金币。

84. 恺撒的葬礼安排公布以后，他的朋友们在战神广场上他女儿朱莉娅的坟墓旁搭起了火葬柴堆，并在船首讲坛上照圣母维纳斯圣祠的样式建造了镀金灵堂，里面安放了一张象牙殡床，上面盖着紫色和金色的布，床头立了一根圆柱，上面挂着恺撒被刺时穿的袍子。哀悼者的队伍经过火葬柴堆并放下哀悼的礼物，这一过程持续了不止一天，不分地位高低，所有人都可以自由前往，任意选择路线。在巴叩维阿斯戏剧《争夺阿基里斯的武器》中的

一句话更引起了人们对于恺撒被害的怜悯和愤怒，这句话是这样说的：

“我拯救这些可能杀害我的人做什么啊？”

阿提略的《伊莱克特拉》也唤起了人们类似的情感。马克·安东尼没有做正式的颂辞，而是让传令官宣读之前刚刚通过的一项法令，即授予恺撒所有神和凡人的荣誉，以及全体元老曾经立下的誓言，即保护恺撒的安全；安东尼做了简短的评论。一群现任和前任官员把殡床抬进了中心广场，这时人们的意见出现了分歧，不知应该把他的尸体在朱庇特神殿中火化，还是在庞培议事大厅。这时，两名神灵般的人物突然出现，他们手中握着长矛，腿上别着匕首，用火把点燃了殡床。立刻，周围的人纷纷往火中投掷干柴、法官的椅子、法庭上的凳子或者任何能拿到的东西加助火势。那些游行队伍中的乐者本来穿着在恺撒的4次凯旋式中穿过的袍子，这时，他们将其撕成碎片投入火中。曾经帮助恺撒取得胜利的老兵也把携带的武器投入火中。许多妇女纷纷把她们的珠宝连同孩子们胸前的饰牌和袍子也投入火中，以示祭奠。还有很多外省人也用他们自己的方式进行哀悼，尤其是犹太人，他们连续几夜聚集到中心广场进行哀悼，因此，人们悲哀的情绪越来越浓重。

85. 葬礼结束后，平民从火堆中抽出火把，立刻跑去焚烧布鲁图和卡西乌斯的住宅，但最终被艰难地驱散。人们还误把赫尔维阿斯·秦纳当成了前一天恶意中伤恺撒的科涅利乌斯·秦纳，于是杀死了他，并把他的头颅挑在长矛尖上游街。后来，他们在中心广场上竖起了几乎高达20罗尺的坚固的努米底亚大理石柱，并在上面写着：“献给祖国之父”。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都在这根柱子下面进行祭祀、发誓，或者以恺撒的名义起誓来解决争端。

86. 恺撒的一些朋友怀疑他由于健康状况每况愈下，已经不

想活得太长了，因此他对于暗杀阴谋并不设防，并且忽视预言者和好心人的警告。也有的人认为他过于相信元老院最近通过的那项法令以及他们永远忠诚的誓言，并因此遣散了由西班牙士兵组成的永久卫队。还有一个观点恰好相反，认为他想要从时刻小心防范的重负下解脱出来，这一次就故意将自己暴露于针对他性命的阴谋中，而且对这些阴谋他早已知晓。而且，据说他总是说：“我活下去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罗马。我已经长期拥有权力和荣誉了，但是如果我有不测，罗马将永无宁日，新的内战会爆发，而且情况会比上次更糟。”

87. 不过，所有权威著作都对一点形成了共识，那就是恺撒或多或少地喜欢这种死亡方式。他曾经在色芬尼的《居鲁士的少年时代》中读到一段居鲁士在病床上对自己葬礼的安排，并说自己非常厌恶慢慢死去，希望能猝然离世。恺撒遇害前一天在马尔库斯·雷必达家中赴宴时谈论的话题就是什么才是“最好的死法”。当时恺撒说：“死亡到来的最好方式是快速而且意想不到的。”

88. 恺撒被害时 55 岁。他死后立即被奉为神，这是由法令正式做出的宣布，它不仅仅是一个官方的法令，而且反映了公众深信不疑的想法。因为，恺撒的继承人奥古斯都举行竞技会，庆祝恺撒被奉为神的时候，在第一天，一颗彗星在日落前的一小时出现在天上，并连续 7 天发光。人们认为那是恺撒的灵魂正在升天，因此他们在他神像前额的上方加上了这颗星。

元老院通过决议：恺撒被杀的议事大厅应被封闭。3 月 15 日应改称“弑父日”，元老院永远也不得在那天召集会议。

89. 恺撒死后，那些刺杀者很少有活过 3 年或者是自然死亡的。他们都被判了罪，并且以不同的方式死去：一些死于船只失事，一些死于战争，还有一些就是用他们刺杀恺撒的那把短剑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第二章 奥古斯都

（后来被奉为神）

1. 据说屋大维家族在古代的维利特埃城颇有名望。“屋大维大街”横贯于此城的最繁华街市，在这儿摆放着的一个祭坛正是由当地的司令官屋大维乌斯所敬献的。很明显，当时的情况是，当他得知毗邻城邦向本城袭来之时，他正在向战神马尔斯献祭一个牺牲，因此他顺手抓起正在火上烘烤的内脏，在它们还没有熟透之际就将之祭献了，之后他匆匆奔赴战场，希望能够赢得战争。在维利特埃的记载中有这样一条政令：日后向战神祭祀的祭品都要用这种半生的内脏——而每个牺牲的其余部分就都成了屋大维家族的额外补贴。

2. 国王塔尔圭尼斯·普里斯库斯容许屋大维家族像其他众多家族一样进入罗马元老院。之后，尽管塞尔维乌斯·图利乌斯曾经授予了他们罗马贵族的特权，但是后来他们却又被贬为平民，直到尤利乌斯·恺撒再一次封他们为罗马贵族。盖乌斯·卢佛斯是屋大维（乌斯）家族第一位由民众普选而获得官位的人，其职位是财务官。从他的儿子格涅乌斯和盖乌斯开始，两支非常不同的家族分支开始形成。格涅乌斯的后代子孙几乎先后担当了国家所有的要职；但是盖乌斯家族分支或出于偶然或是由于抉择的不同，只是保持了骑士的身份，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奥古斯都的父亲进入到元老院。奥古斯都的曾祖父曾经在第二次迦太基战争期间于西西里岛在伊密利阿斯·派珀斯麾下作为一名军团长官参战。而他的祖父则享受着可观的俸禄，对自治市行政长官这一职务比较满足，最后高寿而终。这些信息是由其他人提供的，而不是来

自于奥古斯都本人的传记。他在传记中只记载说他出身于一个富足而古老的骑士家庭，他的父亲是屋大维（乌斯）家族中第一个进入到元老院的人。马克·安东尼轻蔑地写道：“奥古斯都的曾祖父只是一个获释奴，从图里地带过来的制绳匠。”而他的祖父则是个兑钱商。这些是我所能收集到的有关奥古斯都的父系祖先的所有信息。

3. 我不可能相信他的父亲盖乌斯·屋大维乌斯也是一个兑钱商，在战神广场上向投票人施贿，还承担选举活动中的其他服务事项。实际上他应该生来就很富有，从生命伊始就享有财富与声望，在富足殷实的环境中长大，不需要做此类事情就足以获得官职，而事实也证明他是一位有才能的管理者。继大法官之职以后，他当上了马其顿地区的总督，元老院委任他在去往马其顿的路上要途经图里，去驱散一群奴隶歹徒——这些奴隶曾经归属于斯巴达克斯和喀提莱恩所带领的军队，现在则起义占领了图里。在治理马其顿期间，他勇敢而公正，在色雷斯的一次主要针对贝息人的重大战役中获得胜利。从西塞罗遗留下来的信件中可以看出，他责备了当时正担任亚细亚地方总督的兄弟昆塔斯，认为后者不够称职，并建议其在处理所有与联盟之间的外交事宜上都应该以屋大维乌斯为榜样。

4. 在即将成为执政官一职的候选人之际，盖乌斯突然在回罗马的路上死去。他留下了3个孩子：大屋大维亚，小屋大维亚，还有奥古斯都。大屋大维亚的母亲叫安卡利亚；而另外两个孩子的母亲是阿提娅，即马尔库斯·阿提厄斯·巴尔布斯与尤利乌斯·恺撒的姐姐朱莉娅的女儿。巴尔布斯的家族起源于阿里西亚，以其众多先辈都为元老院成员而闻名；他的母亲与伟大的庞培也有亲缘关系。巴尔布斯最初担任大法官之职，之后与依据《朱利安法案》而组建的二十人委员一同负责在坎佩尼亚地区为平民分配土地。马克·安东尼依然试图贬低奥古斯都的母系家族分支，宣称说他的曾外祖父巴尔布斯出生于阿非利加，最初在阿里西亚开了

一个香料店，之后开了一家面包店。帕尔马（意大利北部城市）的卡西乌斯嘲笑奥古斯都是面包师和兑钱商的子孙，他在一封信中写道：“你妈妈的面粉出自那寒酸的阿里西亚面包店，而从尼鲁鲁姆来的兑钱商用那沾满铜臭污渍的双手揉搓着这些面粉。”

5. 奥古斯都出生于9月23日太阳刚好即将升起的那一刻，地点是派拉庭地区的牛头街——当时的执政官是西塞罗和盖乌斯·安东尼乌斯——为了纪念奥古斯都，一个祭祠在他死后不久便被建造起来，成为这个地方的一个标志。在已经出版的《元老院议事录》中，有一个档案记录了一个名为盖乌斯·莱特瑞斯的青年贵族的故事。为了使自己免受最严厉的惩罚，莱特瑞斯把自己所犯的与人通奸的罪过归咎于自己的年轻和所处的地位。他还说自己是“神圣奥古斯都降生之所的现任居住者——人们甚至可以说奥古斯都是此地的守护者”。因此莱特瑞斯以“他自己特别的神奥古斯都”的名义来祈求原谅。后来元老院以法令的形式把这部分建筑奉为圣地。

6. 位于维利特埃附近的庄园当时属于奥古斯都的祖父，其中有一间小屋像是仆役长的配膳室，现在仍然对外展示并被描述为奥古斯都的婴儿房，当地人坚信他也生于此地。根据宗教教规，除非一些人有必要的原因，并且经过净身礼，之后方可进入此室，其他人则一概不得擅入。长久以来，人们一直坚信，不经意闯到这间屋子里的人会被突如其来的令人畏惧的恐怖情形击倒，这一点最近得以证实：一天夜晚，这座宅邸的最新拥有者或者是出于无知，或者是想证实一下这种说法是否正确，便到这个房间来睡觉。几个小时后，一股巨大的超自然的力量把他投掷到床下。人们发现他时，他已经奄奄一息，倚在门上，铺盖和所有他的物品洒了一地。

7. 我可以相当确凿地证实，奥古斯都在童年时期被人们叫做图里乌斯（“图里瑞安”），这可能是因为他的先辈曾经居住在图里，又或者他出生后不久，他的父亲便在那一地区（图里）成

功镇压了逃亡的奴隶。我曾经拥有的一个青铜小雕像可以作为证据。这座雕像雕刻的正是他孩童时期的形象，上面有铁制字母拼成的他的这个名字，只是已经锈迹斑斑，几乎无法辨认了。我已经把这个小雕塑赠送给了哈德良国王，他把它安放在了卧室中摆放家族众神的地方。还有一个证据就是，安东尼曾在信函中讥讽地称奥古斯都为“图里瑞安”。奥古斯都回复说他对此非常迷惑：为何他从前的名字被公然赋予了凌辱性？

后来他遵照养父，即独裁官尤利乌斯·恺撒的遗嘱，采纳了“恺撒”这一称谓；再后来，依据迈那提阿斯·普兰库斯的动议，他获得了“奥古斯都”这一头衔。一些元老曾经希望称他为“罗慕路斯”，意思是他是这座城市的第二位缔造者；但是最终普兰库斯如愿以偿，他辩称“奥古斯都”这一称号既具有原始意义又更加尊贵，因为圣地和由占卜官神圣化的地方都被看做是“庄严的(august)”——这一称号可能是 auctus 一词的引申形式，意思是尊严的“增加”，因此才能用来描述上面所说的“庄严的”地方；或者是 avium gestus gustusve 这一词组的产物：意思是占卜官所观测的“鸟儿的行为及啄食”。普兰库斯还通过援引恩尼乌斯的《年代记》一书中的观点来支持自己的观点：

“辉煌壮丽的罗马是通过庄严的占卜而建立起来的。”

8. 奥古斯都4岁时失去了父亲。12岁时，为了纪念外祖母朱莉娅，即尤利乌斯·恺撒的姐姐，他发表了葬礼演说。他16岁成年，当时恺撒为庆贺自己在阿非利加取得胜利而举行凯旋式，尽管奥古斯都还太小，没能到海外服役，却被授予了军事装饰。之后，恺撒就投入了在西班牙的对庞培之子的战斗。而奥古斯都经历了一次船只失事后，在重病缠身、几乎还没有完全恢复的状态下，就带着一支非常小的护卫队沿着由敌人占据的公路挺进西班牙，其间还经历了一次危险的事故。这一系列行为使恺撒大为

愉悦，称赞他使整个航程充满了活力。除此之外，恺撒还对奥古斯都的性格特征做出了很高的评价。

在收复了西班牙行省之后，恺撒又酝酿着一场对付大夏人和帕提亚人的战争，他派遣奥古斯都去位于伊利里亚的阿波罗尼亚学习希腊文学。后来奥古斯都获悉恺撒被刺杀，而自己被指任为继承人，受当时情形的影响，他曾经有一段时间让自己处于驻扎在附近的军队的保护中。然而，考虑到这可能会太轻率、有欠成熟，他又返回罗马，接受了他的继承权，尽管他的母亲顾虑重重，而他的继父，即前执政官玛尔斯乌斯·菲吕帕也强烈反对。紧接着，奥古斯都开始招募军队，管理国家：他最初与安东尼和雷必达联合；后来在近 12 年的时间里，他只以安东尼为盟友；最后则是自己统治了这个国家达 44 年。

9. 在简明扼要地概括了奥古斯都的生平之后，我会按照主题重要性来详细叙述他统治时期的大事，而不是按照时间顺序，这样会更加具有可读性并有利于理解。

他总共进行了 5 次国内战争，分别被称做穆提那战争、菲力比战争、佩鲁西亚战争、西西里战争和阿克兴战争。穆提那和阿克兴之战都是针对安东尼发起的；菲力比之战针对布鲁图和卡西乌斯；佩鲁西亚之战针对安东尼的兄弟卢修斯；而西西里之战则是与塞克斯图斯·庞培乌斯，即“伟大的庞培”之子交战。

10. 每一次战役的深层动机都是奥古斯都觉得他的首要职责就是要为恺撒复仇并使恺撒的政令得以实施。在从阿波罗尼亚回来的途中，他便决定采取快捷而果断的行动对布鲁图和卡西乌斯进行突袭；但是他们却预料到了潜在的危险，并逃掉了。于是，他便诉诸法律，在他们缺席的情况下，对他们的谋杀罪提起公诉。当他发现那些官员们本该开展各种各样的公众竞技会来庆贺恺撒的胜利，但却不敢行使他们的职权时，他便自己承担了这一任务。为了实现他其他的计划，他需要强有力的政权来支撑，而奥古斯都尽管是贵族却不是元老，这非常不利于他权力的确立，所以他

宣称自己要竞选平民护民官这一职位——因为当时的一位平民护民官去世，形成了空缺。奥古斯都曾一度希望获得作为两个执政官之一的安东尼的帮助，但是安东尼却反对他这次的参选还否决了他最普通的法定权利，除非他肯许以重金进行贿赂。因此奥古斯都就转而投靠了贵族，因为他非常清楚：这些人痛恨安东尼。安东尼当时正在穆提那围攻德基摩斯·布鲁图，力图将后者从这个行省中赶走，而布鲁图是经元老院许可，由恺撒任命来管理这个行省的。事实上，奥古斯都采纳了一些人的建议，派刺客刺杀安东尼。因为害怕这一阴谋暴露之后自己会遭到报复，他还不惜聚敛尽可能多的资金，招募由老兵组织起来的军队来保护他自己及国家。元老院授予他大法官头衔，赋予他对于这支队伍的统领权，并指示他与赫喜阿斯和蓬萨两位现任执政官联盟，向德基摩斯·布鲁图提供援助。历经了两次战役之后，奥古斯都在3个月之内就给这场战争画上了圆满的句号。据安东尼所言，在第一次战役当中，奥古斯都仓皇逃跑，丢弃了他的战马和紫色斗篷，直到第二天才再次出现。但是人们都普遍相信，在第二次交战中，他不仅表现出了将领应该表现出来的才能，而且也表现出了一名士兵所应有的勇气：在战斗当中最关键的时刻，军团的旗手身负重伤，奥古斯都就接过鹰旗，自己扛了很长一段时间。

11. 因为赫喜阿斯就地阵亡，而蓬萨后来受伤而死，所以有流言传出，说奥古斯都一手策划了将这两个人置于死地的阴谋，目的是要在安东尼战败之后，在这个国家丧失了其执政官之际，完全控制他们两人得胜的军队。蓬萨显然是在这种情况下离开人世的，他的医生格莱珂由于被怀疑在他的伤口上投了毒药而被抓捕起来；而阿奇里乌斯·尼日尔竟然断言说，赫喜阿斯是在战斗的混乱当中被奥古斯都亲手杀死的。

12. 然而，当听说马克·安东尼已经得到雷必达的保护，而且在士兵的支持下，其余的军事将领也要同他们两人妥协时，奥古斯都立即放弃了与贵族的合作。他的借口是他们中有一些人曾

经轻蔑地称他为“小男孩”，还有一些人从未隐藏过这样一个观点，那就是一旦进行公众授勋之时，他必然会被甩掉——目的是避免支付他和老兵应得的费用。奥古斯都曾经为了表示对贵族的效忠而对努尔西亚人施以更加沉重的罚款，进而将他们逐出所在的城市，但他现在对此深感懊悔。当时，努尔西亚人为那些曾经在穆提那被害的同胞建立了一个纪念碑，上面的题字是：“为自由事业而亡！”这使他很恼火。

13. 作为包括安东尼、雷必达和他自己组成的三头政治体系中的一员，奥古斯都在身体极度虚弱的情况下，在菲力比之战中打败了布鲁图和卡西乌斯。这场战争共有两次战役，在第一次战役中，奥古斯都被驱逐出战营，险些没有逃出，后来逃到安东尼的指挥部才得以保全性命。在第二次战役中，他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之后，他对被挫败的敌人不再心慈手软，而是把布鲁图的头颅带回罗马，摔在了恺撒的圣像脚下，并凌辱战俘中具有较高地位的人。当他们中的一个人谦卑地要求被体面埋葬的权利时，他得到的冷酷回答是“你会在吃腐肉的乌鸦腹中得到葬身之所。”据说当一位父亲和他的儿子一起祈求活命时，奥古斯都告诉他们说，自己要通过抓阄儿或猜拳来决定他们中谁会活命。那位父亲为了儿子而牺牲了自己的生命，被执行死刑；但是这个儿子随后也自杀了；奥古斯都眼看着两个人都在自己面前死掉。奥古斯都的行为使仍旧活着的战俘深恶痛绝，其中包括一位名叫马尔库斯·法沃尼乌斯的著名的加图模仿者。因此，从最初被囚，这些人就谦恭地将安东尼敬为最高统帅，而用最污秽的绰号当面辱骂奥古斯都。

胜利者们要分割他们的管理权。奥古斯都带领老兵回到意大利并在自治市安定下来，安东尼则着手平定东部各行省。然而，奥古斯都使当地的土地所有者怨声载道，他们由于被驱逐出家园而心生怨恨；与此同时，他也让那些老兵感到失望，因为他们觉得自己应该受到更好的奖赏。

14. 身为执政官的卢修斯·安东尼乌斯是大权在握的马克·安东尼的兄弟，他感觉此时自己的力量已经足够强大，可以起兵暴乱了。但奥古斯都迫使他不得不去佩鲁西亚城寻求庇护，最后由于饥饿难耐，他缴械投降了。但是在此之前，奥古斯都曾经有两次暴露于巨大的危险中：第一次是在暴乱爆发之前，他发现有个普通士兵正坐在为骑士预留的座位中观看竞技会表演，因而就命令随从将其带走；奥古斯都的敌人就散播谣言，说这名冒犯他的人遭到了虐待并被处以死刑，因此，一群愤怒的士兵立刻进行了示威。如果那个士兵没有再一次安全出现，而且毫发未损的话，奥古斯都早就命殒西天了；还有一次，在围攻佩鲁西亚城期间，奥古斯都正在靠近城墙的地方祭祀时，由角斗士组成的一支队伍从城中突围，几乎切断了他撤退的路线。

15. 佩鲁西亚城沦陷之后，奥古斯都在众战俘身上寻求报复。当他们祈求他的宽恕或试图向他解释为何自己加入到反叛者行列的时候，他只有一个同样的答复，那就是：“你必须死！”据一些历史学家称，他从战俘中选出了 300 名骑士阶层或元老阶层的成员，在 3 月 15 日把他们作为祭品奉献在神圣的尤利乌斯神祭坛上。据说奥古斯都之所以参战，是因为他希望给他暗中的敌人，以及那些由于对他抱有恐惧而不是仰慕之情而投入到他的队伍中的人一次机会，让他们通过加入卢修斯·安东尼乌斯的队伍而暴露自己；然后他再剿灭他们，查抄他们的财产，从而设法兑现他对老兵的承诺。

16. 奥古斯都主动发起的第一场战争是西西里战争，这场战争共持续了 8 年。在此期间有两次风暴——也是在夏季——打断了战争，暴风还破坏了他的舰队，这迫使他重新修建舰队；另外，庞培的队伍成功切断了他的粮食供给，这迫使他顺应了广大民众的休战请求。然而到最后，他建立起来了一支崭新的舰队，20,000 名获释奴经过训练成为桨手，并通过把海水导入鲁克林努斯湖和阿维尔努斯湖的做法，在贝亚形成了朱利安海港。整个

冬天，他都在这儿训练舰队将士。在航行季节到来之际，他在位于米拉与瑙洛库斯之间的西西里海岸的外围将塞克斯图斯·庞培击溃；尽管在战争即将打响之际，他竟沉沉入睡，以至于后来他的官兵不得不叫醒他，要求发出开始战斗的信号。一定是这个事件引起了马克·安东尼对他的嘲讽，“当这些船只已经准备好出发作战之际，他却不能面对它们，对其进行检阅，而是麻木地躺在那儿，空洞地凝望着天空，从未起身以表明他还活着。直到他的海军上将马尔库斯·阿格里巴将敌人击溃，他才爬起来。”

当听说自己的舰队沉没了的时候，奥古斯都大声呼喊道：“即便是海神尼普顿不想让我赢，我也必然会赢！”在接下来的竞技场中的竞技会表演中，他从神圣的游行队伍中去除了海神尼普顿的雕像，他为这句话和这一行为而备受指责。比较确信的一点是，到此为止，西西里一役是他最为危险的一次战役。他曾经把一支队伍驻扎在西西里，然后打算乘船回意大利本土，因为当时大量的兵力正驻扎在本土；但途中却突然遭遇庞培的海军上将德莫克若斯和亚波乐芬尼，最后，他仅靠一只孤舟，九死一生地逃了出来。他还几乎在凯勒博瑞被生擒：当时他正取道艾皮忒芙瑞恩·罗克里，徒步去往吉乌姆，这时他看到一支由两层桨座战船组成的小舰队正驶向岸边，他并没有意识到那是庞培的军队，就走到海滩上去问候他们。同样也是在这一次遭遇当中，当他匆忙从一条崎岖狭窄的小路上逃跑时，却又遇到了新的危险：多年之前，他曾经将他手下一名叫伊密利阿斯·帕拉斯的官员的父亲放逐，现在此人的一名奴隶终于碰到了一个大雪耻的机会，便试图杀掉奥古斯都。

雷必达是三头政治的第三名成员，奥古斯都把他从阿非利加召集回来支持他。作为 20 个军团的统领，雷必达认为自己的位置非常重要，以至于在战败塞克斯图斯·庞培之后，他以恐怖的威胁手段要求获得最高统治权。奥古斯都就剥夺了他对所有军团的统领权，而雷必达虽然通过恳求免得一死，却被永久地放逐到西尔塞，就此了却了一生。

17. 维系奥古斯都与马克·安东尼之间友谊的纽带本来就很脆弱，而且还需要不时地修补，但奥古斯都最终还是割断了这条纽带。他通过下令将安东尼留在罗马的遗嘱打开并公开宣读的办法，力图证明他这个对手的行为已经不能符合一个良好的罗马公民所应有的作为，因为这份遗嘱所指明的继承人当中包括了安东尼和克利奥帕特拉的孩子。然而，当元老院宣布安东尼丧失了罗马公民权时，奥古斯都却允许他所有的亲戚和朋友去投奔安东尼，其中包括当年的执政官盖乌斯·索西乌斯与提图斯·多密提乌斯。他也允许波诺尼亚，这个过去一直都依附于安东尼家族的城市免于听命于自己，因为意大利的其余地区现在都受自己的管辖。此后不久，他在阿克兴外围的海战当中取得了对安东尼的胜利。这次厮杀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以至于他要在旗舰之上度过整晚的时间。

阿克兴一役之后不久，奥古斯都入驻了萨摩斯岛的冬季营房，这时他听到了一个令他震惊不已的消息，那就是他从每一个兵团中挑选出来的士兵组成的部队在布鲁迪新乌姆发生了暴动。他们要求他给予他们应得的奖励，并希望立即退役。他便启程返回意大利，但在途中却遭遇到两次风暴：第一次发生在伯罗奔尼撒和埃托利亚之间的海岬之上，第二次是发生在希洛尼山脉外围。在这两次风暴当中，他的一些军舰沉没了；他自己乘坐的军舰的帆缆则被海浪冲走，方向舵也被击碎。他在布鲁迪新乌姆只停留了27天，也就刚刚足够他安抚好那些反叛者；之后他取道小亚细亚和叙利亚，绕道去了埃及，对亚历山大城进行围困，当时安东尼和克利奥帕特拉已经逃离此地，所以奥古斯都很快就攻克此城。在最后一刻，安东尼请求和解，而奥古斯都却逼迫他自杀身亡，并检查了他的尸体。奥古斯都非常希望挽救克利奥帕特拉的性命，让她作为他凯旋式的一项点缀，因此当她让蛇（人们猜测这种蛇的名字是角蝰蛇）咬伤了自己后，奥古斯都甚至招集了赛利人弄蛇者吮吸她伤口上的毒液。尽管他允许这对恋人体面地合葬，并

下令继续修建他们已经开始修建的陵墓，但是对于富薇雅所生的安东尼的大儿子，他却毫无怜悯之情。后者多次向他做过徒劳的乞求，之后逃到尤利乌斯神像那里，却被他拖了回来，处以死刑。恺撒里瑞恩是克利奥帕特拉与尤利乌斯·恺撒的私生子，奥古斯都在其逃跑时追上他，将其俘获并杀害。然而，他却宽恕了安东尼和克利奥帕特拉的孩子们，并把他们抚养成人，悉心照料他们，就像是对待自己的家人一样，还根据他们各自所应承担的职责让他们接受教育。

18. 正是在这一时期，他把那装有亚历山大大帝遗体的石棺从神殿中拿了下来。在长时间的凝望之后，他给亚历山大大帝戴上了金制的皇冠，并在他的尸身上撒满了花瓣，以表示自己的敬意。当被问及“您是否愿意去参观托勒密王室的陵墓？”时，他答道：“我是来看一个国王的，而不是去看一排尸体。”

奥古斯都把埃及王国变成了罗马的一个行省；为了让那儿的土地更加富饶，并为罗马市场提供更多的粮食，他派遣军队清理了尼罗河三角洲上由于多年来无人眷顾而造成淤泥充塞的灌溉渠道。为了使人们永远记住他在阿克兴胜利的光辉，他在这次战争的遗址附近兴建了一座城市，取名为尼科波利斯，或者叫做“胜利之城”，并安排每5年要有一次纪念性的庆祝娱乐竞技会。他还扩建了当地的阿波罗太阳神庙，并用从安东尼的舰队中取下的战利品来装饰自己的战营，将它献祭给海神尼普顿和战神马尔斯。

19. 下一步，他平定了一系列零星的反叛与骚乱，包括几次试图谋取他性命的阴谋在内，所有这些骚乱和暴动都在事态恶化之前被察觉。按照时间顺序来看，这些密谋的领导者分别为：小雷必达、瓦罗·麦利那、方尼阿斯·卡皮欧、马尔库斯·埃格纳提乌斯、普劳提乌斯·卢佛斯和卢修斯·帕拉斯（奥古斯都的孙女婿）。此外，在阴谋者当中还有一位虚弱不堪的老头儿叫卢修斯·奥达西斯，他被指控犯有伪造罪；还有一个阴谋者叫阿西尼乌斯·艾皮卡德斯，他是一个具有一部分帕提亚血统的混血儿。

奥达西斯和艾皮卡德斯曾设法把奥古斯都的女儿朱莉娅和外孙阿格里巴·波斯杜姆斯从他们被监禁的岛屿中营救出来，并强制性地把他们带到海外的军团中。但是想要结束奥古斯都性命的人甚至有来自于最底层的人：我断然不会忘记一个叫特勒福斯的奴隶，他的工作就是要提醒一位夫人她的日程安排；他怀有一种错觉，那就是他注定要做帝王，因此他同样也策划着要对元老院进行一次武装袭击。还有一个伊利里亚人营地传令兵，他试图在守门人没有注意到的情况下悄悄溜进皇宫；然而有一天晚上，他却在皇帝的卧室中被抓到，当时他正挥舞着一把猎刀。但是，严刑拷打也仍旧不能使人们从他口中获得只言片语，所以直到现在，我们仍然无法明确得知他是真的精神错乱还是装疯卖傻。

20. 奥古斯都只指挥过两次国外战争：一次是当他只有十几岁的时候针对达尔马提亚人的战争，还有一次是在他挫败安东尼之后针对坎塔布连人的战争。在针对达尔马提亚的一场战斗中，他的右膝被一个投掷过来的石头打伤；在另一场战斗中，他的一条腿和双臂在一座桥突然倒塌时被严重压坏。其余的所有国外战争都由他的将军们完成；当然，在针对巴诺尼亚人和日耳曼人的一些战役中，他或是去视察了前线，或是通过前往拉文纳、米迪奥拉努姆或者阿奎利亚来保持与前线的密切联系。

21. 作为战争现场的指挥官或者是总司令，奥古斯都占领了坎塔布连、阿奎塔尼亚、潘诺尼亚、达尔马提亚，以及整个伊利里库姆、里提亚和被称为是文得里西人和撒拉西人的阿尔卑斯山区部落。他也阻制了大夏人的袭击，造成了对方的巨大伤亡，其中三名将领阵亡；他驱走了除了苏维比人和锡加布里人以外的所有日耳曼人，迫使他们越过易北河，因为苏维比人和锡加布里人缴械投降，并同意在莱茵河附近的高卢地带定居；他还安抚了其他制造麻烦的部落。

然而奥古斯都从来没有放任自己侵略任何国家，他从没有什么欲望要扩大自己帝国的疆域范围或者是提高自己军事上的荣

光；事实上，他让一些蛮族部落的首长在复仇之神马尔斯神庙前宣誓，说他们会忠诚地保持他们一直以来所寻求的和平。在一些情况下，奥古斯都会试图索要特殊的人质——女性人质，以确保他们会遵守自己的誓言，因为他意识到，只得到男性人质不足以确保那些蛮族人遵守自己订立的协议。但是只要他们希望，他们就可以随时来认领自己的人质。即使在部落频繁起义反抗，或者表现得特别不忠诚的时候，奥古斯都最严厉的惩罚也只是把所俘获的战俘卖为奴隶，命令他们要与自己的国家保持一定的距离，并且要在 30 年之后才可以重获自由。这就是他以自己的勇气与仁慈而获得的名声，因此，那些我们只在传闻中听说过的印第安人和西古提人，也主动地派遣了使节来到罗马，寻求与他及他的臣民的友谊。帕提亚人愿意答应奥古斯都索要亚美尼亚领土的要求，而且当他向他们索要他们当年因战胜克拉苏和安东尼而缴获的鹰旗时，他们不仅仅把这些军旗送了回来，而且还交出了人质；有一次，因为几个相互竞争的王子都希望获得帕提亚的王位，帕提亚人就宣布，他们会选择任何一个奥古斯都挑选出的候选人来做他们的王。

22. 自罗马建立后，雅奴士·奎里努斯神庙的大门只被关闭过两次，而在奥古斯都执政的很短一段时间内，此大门就被关闭过 3 次，标志着罗马帝国在陆地上和海域上处于和平状态。他举行过两次小规模凯旋式：一次是在菲力比之战以后，另一次是在获得西西里战争的胜利之后；后来，他连续 3 天举行了 3 次盛大的凯旋式，庆祝对达尔马提亚、阿克兴外围以及在亚历山大城的胜利。

23. 奥古斯都只遭受过两次不光彩的重大挫败，都是在日耳曼，对方的将军分别是罗利乌斯和瓦卢斯。罗利乌斯的胜利与其说是战术上通过智谋取胜不如说是下流的诡计起了作用；但是瓦卢斯则几乎毁掉了整个罗马帝国，因为有 3 个军团及他们的将军、军官、勤务兵、总参谋部所有成员都被歼灭。这个消息传到罗马后，

奥古斯都命令罗马城的所有巡逻兵夜间要注意防止任何形式的起义；随后他延长了各行省总督的任期，这样在联盟当中就会有他们双方所信任的富有经验的人来巩固他们的联盟。他也宣誓，一旦政治状况有所缓解，他会立即以至高至善的主神朱庇特的名义举办大型的竞技会；事实上，在针对辛布里人和马西人的战争期间，他也曾经做过类似的宣誓。据说他对这次挫败耿耿于怀，在此后的几个月中，他都没有修剪自己的头发和胡须；他会经常用头去撞门，同时大喊：“昆克提里乌斯·瓦卢斯，把我的军团还给我！”并把这一天永远地作为要深切悲悼的日子加以纪念。

24. 除了重新启用一些已经废除的做法之外，奥古斯都还在军队中还进行了许多改革，加强了军队的纪律。他甚至不给那些将军假期探访他们的妻子，只允许他们冬天去探亲。一位罗马骑士把自己两个儿子的拇指切掉，目的是让他们无法去军队服役，奥古斯都便把这位骑士及其财产进行公开拍卖，但是后来意识到一伙税收征纳官正在竞买这位骑士，就将其拍卖给了自己的一名获释奴，与此同时，又下达指示说要赶其走，让其在某个乡村的角落里自由生存。奥古斯都解散了整个不光彩的第十军团，原因是他们的行为傲慢粗野；当其他军团的人也希望以类似暴动的方式来获得遣散的时候，奥古斯都将他们解散了，并扣留了他们如果继续保持忠诚便能得到的奖金。如果步兵大队在战斗中被打散，士兵临阵逃脱，奥古斯都就会命令那些幸存的逃脱者抓阄儿，逢十必杀，剩下的人只能吃大麦面包，而不是按照惯例应该配给他们的白面面包。百夫长如若被发现未司其职，就会像其他任何军衔的人一样被处死；任何一个很小的失职都会为其带来非常严厉的体面尽失的惩罚——比如被迫在总指挥部前面站上一整天，有时要穿着没有挂剑腰带的战袍，有时候要扛着 10 罗尺的杆子，甚至有时要拿着草皮或者带着草根的草皮。

25. 内战结束之后，奥古斯都不再称呼其军队为“战友”了，而是“士兵”，并让他的儿子和继子也照他的样子做。他认为“战

友”这一称呼太有谄媚之嫌：既与军队的纪律不符，又不能与平时期的服役相符合，同时也与他自己及家族所应有的尊贵地位不相符。除了征集市消防队还有民兵队之外——征集后者的目的是在食物短缺时期维持秩序，他只有两次招募了那些获释奴到军队中：第一次是在伊利里库姆边界的老兵驻防地需要保护的时候；第二次是当罗马的莱茵河畔需要大规模守护之时。这些士兵是富裕家庭中的奴隶，一旦被招募，就立即获得自由；但是奥古斯都把他们隔离于单独的单元，不允许他们与那些自由出身的士兵常常在一起或者携带标准模式的武器。

对于在战场上有突出表现的士兵，奥古斯都送给他们的大部分装饰是金制或银制的徽章或者项圈，而不是象征着更高荣誉的壁垒金冠。他会尽可能少地授予这些金冠，而且会授给那些真正应得的人；普通士兵有时候也会得到这种金冠。马尔库斯·阿格里巴曾获允升起一面蓝色军旗，以认可他在西西里外围的海战胜利。奥古斯都认为唯一不适合得到装饰的参战人员是那些已经举行过凯旋式的将军，即便他们曾经就在他的身边与他并肩作战，或者是与他共同取得胜利；他对此解释道：他们自己就有权利依据自己的判断来授予士兵这样的奖励。对于军事指挥官的两种错误他会施以最严厉的惩罚，即匆忙与鲁莽。他总是引用以下几个格言：希腊的“欲速则不达”“我要的指挥官应该稳妥而不应轻率”，还有拉丁的引句“做好才谈得上做快。”他所遵循的一个原则是：发动任何一场战争或战役的前提条件是确保对于胜利的希望远远大于对于失败的恐惧。他总是把那种冒很大的风险以期获得一点点利益的人比做是拿着金制的鱼钩钓鱼的人，因为这个钓鱼人自己清楚地知道，他捕获的任何东西都不足以弥补他一旦丢失鱼钩的损失。

26. 在奥古斯都的政治生涯开始不久之前，他便被赋予了公共官职和荣誉，其中有一些是非凡的，还有一些是终身的。19岁时，他便封自己为执政官，之后向罗马进军——就好像那是一座敌城，

并以他军队的名义派出先前的报信者要求这一任命必须得以执行。当元老院迟疑着是否执行之时，一个叫科涅利乌斯的百夫长带领着自己的队伍，敞开军衣斗篷，露出了剑柄，强硬地说道：“如果你们不让他做执政官，那么它（剑）会让他达到这一目的！”9年后，奥古斯都第二次担任执政官之职，并在一年之隔后第三次出任，接着就是不间断地担当此职，一直到第十一任。之后，在长达17年之中，他拒绝接受这一职位；可后来他又要求第十二次出任执行官，两年之后是第十三次任命——但这只是因为当他的两个养子盖乌斯和卢修斯·恺撒都相继成人之后，他希望执掌国家的最高权位。在他的第六、七、八、九、十次任期期间，他都完完全全地执政了一年，别的任期也都持续了达9个月、6个月、4个月或是3个月的时间——除了第二次任期：在新年第一天凌晨，他在卡比托奈山主神朱庇特神庙前接管这个最高职位，而在几个小时之后，他就把这一职位让给了他的接替者。在第四任期伊始他就不在罗马，而是出现在小亚细亚；第五次任职开始时他身在萨摩斯岛；而第八次和第九次任职伊始时，他正在探访塔拉珂。

27. 有10年之久，奥古斯都是被委任来重组政权的三头政治成员之一，尽管他最初反对其联盟盟友的驱逐运动，但是一旦确定下来要这样做，他就比他的两个联盟者更加冷酷、残忍地执行这一宣告。另外两个人或者是受到其他人的人为压力影响，或者是当那些有可能成为受害者的人向他们乞怜时，就经常会变得温和起来；奥古斯都却要求不能放过任何一个人，甚至还在被放逐者的名单中加上了他的监护人盖乌斯·陶艾尼乌斯的名字——此人曾经同奥古斯都的父亲屋大维乌斯同时担任营造官。尤利乌斯·萨图尼努斯对这一话题有更多的信息：这次驱逐运动结束之后，马尔库斯·雷必达在对全体元老的一次演讲中，为在这次运动中所采取的严厉措施进行辩护，但与此同时，他却认为应该表现出更大的仁慈，因为为此而流的血已经太多了。而奥古斯都却

以一种完全相反的口吻说道：“我同意关闭驱逐之门，其前提是将来我能放手做事。”但他后来却又授予提图斯·维尼乌斯·菲洛佩门骑士地位，原因似乎是非洛佩门曾经秘密地藏匿过已经被列入公敌名单的他的庇护人，而奥古斯都想借此强调自己对以前这种残酷态度的悔恨。

在三头政治统治时期，奥古斯都的许多作为引起了人们对他的仇视。比如有一次，当他给士兵集会训话的时候，一群平民也在场，他看到一个叫皮纳留斯的罗马骑士正在做会议记录，就当场命人将那人杀掉，因为他认为此人对会议的内容有些过于感兴趣。还有一次，一个叫特底乌斯·阿菲尔的当选执政官对奥古斯都的一些行为进行了恶意的谴责，其结果是奥古斯都对其实施了巨大的威胁，以至于后来阿菲尔从高处跳下，自杀身亡。还有一个事件是关于大法官昆塔斯·加利阿斯的，他向奥古斯都进行问候的时候，袍子下面有一套书板，奥古斯都因此怀疑他暗藏了一把剑，却由于害怕是误解而不敢当场检查；不久之后，奥古斯都命令一些官员将他从法官席拖走。加利阿斯遭到了像对待奴隶一样的严刑拷打，尽管他最终并没有供认出任何罪行，但是奥古斯都却亲手把他的眼睛挖了出来并判处他死刑。然而奥古斯都本人是这样叙述此事的：加利阿斯之所以被收入监狱，是因为他找出一名观众，并出其不意地攻击了自己，再后来，加利阿斯在被放逐出意大利的路上突然失踪，但是没有人知道他是遭遇了海难还是受到了强盗的伏击。

罗马的平民赋予了奥古斯都终身护民官的权力，有两次，他选择了一个同僚与他分享护民官的权力，为期5年。元老院还投票选举，赋予他监督公众道德以及对法律进行详细审查的权力——这是另一个终身任命。因此他虽然没有采用“监察官”这一称号，但实际上他拥有进行公众人口普查的特权。事实上他进行了3次人口普查，第一次和第三次是在他的一个同僚的帮助下完成的，而第二次则是由他自己独立完成。

28. 奥古斯都有两次非常认真地考虑要重新启用共和制：第一次是在安东尼刚刚被挫败之后，因为他记得安东尼经常指责他是阻碍共和制的绊脚石；还有一次是当他无法摆脱令他精疲力竭的病魔的时候——当时他确实把国家的主要官员以及元老院的其余人员都召集到他的家里，告知他们帝国的确切军事和财政状况。然而再三考虑之后，他认为，把管理国家的职责分配到几个人的手里不仅会对自己的生命造成威胁，而且也会危及国家的安全，因此他最终仍然没有重设共和制。最终的结果几乎与奥古斯都所想象的一样好，他时常会发这样的感慨，甚至还将这感慨在一个布告当中发表——“赐给我特权，让我为国家建立坚实而持久的基础吧；保佑我可以得到那些我热切追求的奖赏吧：作为最好国体的缔造者而为众人所知。让我怀有一个希望吧，在我死去之后，让我为这个国家所奠定的一切基础都永远平安。”事实上，他之所以取得这样巨大的成功是因为他煞费苦心使其政治体系不会引起任何一个人的不幸。

他很清楚，罗马城除了很容易遭受火灾及河水泛滥之灾以外，从建筑的角度讲，作为帝国的首都也并不合格。奥古斯都对其外观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造，以至于后来他能够毫不夸张地自诩道：“我接手的是一座用砖建造的罗马城，而留下的却是一座大理石建造的罗马城。”他还尽可能地用长远的眼光来处理有关城市建设的问题，以防罗马将来遭受灾难。

29. 在他的不计其数的公共建设工程当中，有三项工程必然要单独挑出来提一下：他的带有复仇战神马尔斯神庙的广场；派拉庭山上的阿波罗太阳神庙；还有卡比托奈山上的雷神朱庇特神庙。他之所以要建立这个广场是因为随着当时罗马人口的增多，法律诉讼数量也增多了，而当时罗马现存的两个会议广场已经不能满足这种需求；这也是在战神马尔斯神庙还没有竣工之前，他就急匆匆地开放了这个会议广场的原因。公共的法律诉讼事务和抽签来决定陪审团等事务都只在这个广场进行。奥古斯都为了对

尤利乌斯·恺撒的刺杀者进行报复而发动了菲力比战役，正是在此期间，他立誓要建造战神马尔斯神庙，因此他颁布法令宣称，每次宣布开战或者考虑是否应该进行凯旋式的时候，元老院都应该在这儿进行商议；这里也应该是护送军事总督到各自的行省的出发点，同时它也应该是他们凯旋时所佩戴的所有胜利标志的最终落脚点。阿波罗太阳神庙是建立在派拉庭山上他的宫殿区域中的一片土地上的，预言者说阿波罗曾通过用闪电击中这片土地的方式证明他要拥有这片土地。从这座神庙中延伸出来了一些柱廊，里面有罗马和希腊图书馆；在奥古斯都的垂暮之年，他频繁地在这里召集元老院会议，或者在这里修订陪审团的名单。在坎塔布连的一次夜间行军中，他的成功逃脱促使他建立了雷神朱庇特神庙：当时的情形是，一道闪电将抬他的肩舆烧焦，而当时一位手持火把走在他前面的奴隶也被这闪电击中而死。

有一些公共建筑工程是以他亲戚的名义进行修建的：比如以他的孙子盖乌斯和卢修斯的名义修建的柱廊和长方形会堂；以他的妻子利维娅及其姐姐屋大维亚的名义修建的柱廊；以他的外甥马塞卢斯的名义修建的剧院。他还经常督促位高权重的市民用公众纪念碑来修饰城市，或者用他们自己的方式修复古代的纪念碑。有许多人响应，因此海格立斯与缪斯神庙由玛尔斯乌斯·菲吕帕建造起来了；卢修斯·考尼菲舍斯建造起黛安娜神庙；阿西尼乌斯·波里奥建造起自由之厅；迈那提阿斯·普兰库斯建造起萨杜恩神庙；科涅利乌斯·巴尔布斯建造了一个剧院；斯塔提里乌斯·陶鲁斯建造了一个圆形剧场；还有，马尔库斯·阿格里巴建造了各种各样的宏伟建筑。

30. 奥古斯都把城市分成行政区和行政街道；区由行政长官分管，每年通过抽签选举一次；而街道则由当地选举的监督员来管理。他组建了夜晚看守站以预防火灾；多年垃圾的堆积，以及河岸两旁延伸出来的房子使台伯河的河道变窄，他组织了人们对河道进行清理，以预防河水泛滥之灾。而且他还改善了城市的交

通状况：用自己的钱重新铺设弗拉米尼大道，并使它一直通到阿里米努姆，呼吁那些赢得过凯旋式荣誉而获得奖金的人把另外的主路都进行改善，使之处于良好状态。

再者，他修复了那些年久失修的或因遭受火灾而被烧毁了的庙宇，还把它们及其他的神庙用最奢华的礼品装扮起来。比如说，一次性敬献给了卡比托奈山主神朱庇特 16,000 磅的黄金，另外还有价值 500,000 枚金币的珍珠和宝石。

31. 马尔库斯·雷必达死后，奥古斯都填补了他的空缺，最终担任了最高祭司一职——虽然马尔库斯·雷必达遭到了流放，但是在他生前，奥古斯都仍然没有下决心去夺这一职位。此后奥古斯都就开始搜集所有希腊和罗马的有关占卜的书籍，其中还包括无名人士及没有名气的人的作品；他烧掉了两千多册书籍，只留下了《西彼拉占语集》，甚至还将它们进行编辑，装进两个镀金的柜子里，放在派拉庭山阿波罗神像的基座下面。尤利乌斯·恺撒进行改革之后的历法由于官员的疏忽而变得混乱不堪，奥古斯都再一次将之进行梳理，并且用自己的名字对“8月”命名（尽管他出生于9月），因为正是在8月，他获得了第一任执政官职位，也是在8月，他获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他增加了祭司的数量并提升了他们的地位，对维斯太贞女尤为慷慨。有一次，一位贞女死后，出现了一个空缺，许多市民都忙于让自己的女儿远离候选人名单，因为贞女将通过抽签从这个名单当中选出。而奥古斯都则庄重地宣誓说，如果他的任何一个孙女在年龄上适合这一职位，他都会让她担当这一职务的。

他也重新复兴了一些已经被荒废的礼仪及职位，例如平安女神的占卜、弗拉门祭司职位、牧神节、百年大祭竞技娱乐会还有岔路神节。但是在牧神节的时候，他禁止任何还没有刮过胡须的男孩子跑动；在百年大祭竞技娱乐会中，任何年轻人如果没有成年亲人的陪同，也都不能参加夜晚的表演。在每年的春天和夏天，人们会用花朵做成的花冠装扮岔路神的雕像。

罗马人民从最初的卑微渺小发展到今天，取得了光辉灿烂的成就，而奥古斯都除了敬畏上述的神灵之外，最尊敬的就是那些在这一过程当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市民们；这就是他修复了那些由具有这种贡献的人建立起来的建筑物，并完成了他们当初献纳的题字，而且还在自己广场的柱廊上为他们塑像，为他们穿上凯旋的战袍的原因。之后他宣称：“这么做是要让我的同胞市民认识到无论是现在的我，还是将来我的后继者，都要坚定地遵循我们伟大的先人所树立的典范。”他还把庞培的雕像从尤利乌斯·恺撒当时被暗杀那个大厅中撤走，运送到了与剧院的正门相对的大理石拱上方。

32. 内战以来，罗马由于缺乏法律秩序而导致了許多反对社会的暴乱发生；但是其中一些是早在和平时期就开始酝酿的。比如说，强盗团伙重兵武装，占据着公路，自称他们所佩戴的刀剑是用来进行自卫的——但实际上是用于威慑行人的；路人无论是自由民还是奴隶，都会被他们威逼到由当地土地所有者建立起来的奴隶木板房内。无数的所谓“工人行会”在此期间形成了，而实际上这些行会是做各种各样违法乱纪之事的组织。奥古斯都便在由强盗占据的地区驻扎武装警察，检查奴隶的房间；最后，除了一些很早就建立起来的做合法事务的工人行会得以保存，其余的都被解散。由于国库的欠款账目成了敲诈勒索的最有利方式，奥古斯都就把这些账目付之一炬；无论是在哪儿，一旦不能确定某些土地的归属权是否属于国家的时候，他就向那些土地上的居住者发放地契，让他们成为土地的所有者。如果控告程序在时间上被延长，被告人就会被迫长时间地等待审判，而且在此期间，被告人在公众场合都要穿着丧服。这除了会使起诉人格外愉悦之外，不会对任何人有利。奥古斯都就把这类案件从待审的名单中去掉，并禁止对同一事件再一次提起控诉，除非起诉人同意，如果被告人最终被证明无罪，起诉人愿意接受相应的惩罚。为了防止有关赔偿和商业所有权方面的诉讼无人受理或被拖延，他又另

外增加了 30 天的法庭开庭期，而在过去，这 30 天是为显赫人物举办公众娱乐活动的时间。他又在现存的三个陪审部门的基础上加上第 4 个次要的陪审部门；这所谓的“20 万级”陪审人员负责审判一些所涉金钱数额比较小的案件。被吸纳为陪审团成员的最小年龄限制从 35 岁减到 30 岁；但是当发现人们都力图逃避服此役时，他只好勉强同意轮流给 4 个陪审团一年的免服役期，并在 11 月份和 12 月份完全关闭法庭。

33. 事实证明，奥古斯都在管理司法事务上非常勤奋，经常要在法庭中工作至深夜；如果恰逢身体不适，他就会让人用肩舆将他抬到审判席，有时候甚至还在家里的病榻上审理案件。作为一名法官，他既尽职尽责又宽大仁慈：有一次，为了让一个明显是犯了弑亲罪的人免于遭受装入麻袋溺水而死的刑责之苦，据说他这样向那个被告人问道：“当然，我可以假定你并没有杀害你的父亲，对吗？”

根据科涅利法，更改遗嘱的人应该受到惩罚，但是有一次，在一件涉及伪造遗嘱的案件中，奥古斯都除了递给陪审团成员用于定“有罪”或“无罪”的两块书板之外，还递上了第三块书板，用于无罪释放有下列情形的被告，即据陪审团成员看来可能是被别人伪造了签名的人，和当时可能是阴差阳错而签上名字的人。每年他都要将罗马市民的上诉案件交由城市大法官处理，而外省人的上诉，则由奥古斯都委派到各个行省，由专门管理有关行省事务的前执政官们处理。

34. 当时，现存的、经过奥古斯都修订的以及他颁布的法律，涉及了铺张、通奸、不贞、贿赂等事务和其他事务，这些法律还鼓励在元老院阶层和特权阶层范围内的家族联姻。他颁发的有关婚姻的法律比其他法律有更加严格的规定，但后来他发现自己无法有效地实施它，因为有几项条款引起了人们的公开反对。因此他被迫修正了相关的规定，比如去除或者减轻了对那些无法结婚的人的惩罚；提高了为人口多的家庭所提供的奖赏；允许寡妇或

鳏夫在3年后才再次结婚。但即使这样也不能让骑士满意，他们借一次公众娱乐表演的机会，公开表示反对这一法律，并要求将其废止。奥古斯都就将他的孙女艾珀瑞波娜与日耳曼尼库斯所生的孩子召集过来，这些孩子有的在他身旁绕膝而坐，有的围绕在日耳曼尼库斯的身边。奥古斯都所流露出来的慈爱的神情与姿态使人们清楚地看到，如果骑士们也能够像这个年轻的父亲一样，那也绝对不是什么糟糕的事儿。他发现，单身汉们总是与年龄较小的姑娘订立婚约，这就意味着他们在拖延做父亲的责任，而已婚男士总是频繁地更换妻子。奥古斯都通过法律的手段，解决了这种逃避责任的做法，即缩短法律所允许的订婚与结婚之间的时间间隔，并限定合法的离婚次数。

35. 元老院阶层当时已经超过了1000人，其中一些被称为“冥府之士”的人是在恺撒死后，有的通过个人的势力，有的通过贿赂而进入到元老院中的。看到这群乌合之众，奥古斯都决定将元老院恢复到从前的规模，并通过两次登记法案来实施这一计划。奥古斯都首先让各个成员相互间进行提名，在和阿格里巴共同审查了此提名名单之后，他才宣布了自己的选择。据说他主持实施第二步骤的时候，曾在长袍下面随身佩戴短剑，身穿盔甲，并总是在10个魁伟的元老朋友的陪伴下进进出出。据克若穆提斯·科杜斯说，除非是单个人在经过仔细的搜身之后才可以走近他，连元老们甚至都不可能靠近他的座椅。尽管有一些人颜面尽失，被迫辞职，但是他并没有收回他们的一切待遇：这些人仍然有权利穿着元老的服装，也可以在头等席上观看娱乐表演，还可以参加元老院的公共宴会。之后他又督促那些已被选中的人更加尽心尽职也更加方便地履行自己的职责，要求他们向用于召开会议的寺庙中的祭坛进香贡酒；每月召开这种会议的次数不得多于两次——月初和月中；他还规定在9月份和10月份，除了经抽签选出来的一定数量的人去参加会议，以便在通过某项法令时达到法定人数的要求，其他人都不需要参加会议。他还筹划创建了

元老院理事会，其成员每六个月通过抽签轮换一次，职能是研究法案草案，之后再向元老院全体会议元老院议事厅递呈。在关键性问题的辩论中，奥古斯都倾向于按照年龄的顺序听取别人意见，而不是按照传统，随意地挑选人来谈论自己的观点；其意图是为了让所有在场的人都密切注意事态的进展，并让他们感觉到每个人都要负起责任，提供一些有建树的观点，而并不只是站起来说：“我同意刚才发言者的观点。”

36. 奥古斯都的其他改革包括：禁止元老院议事录公开发行；在结束罗马城的行政长官任期后，到远赴海外任职之前，要有法定的间隔时间；他拨给行省总督款项以购置车马及帐篷等，而从前的做法是这些人先自己定购生活必需品，之后把账目记在国库上；由从前市财务官对国库进行掌管转到由前大法官或现任大法官对其进行掌管；往日由前财务官召集的百人法庭变成由现在的十人委员会来召集。

37. 为了让更多的人拥有管理方面的经验，他创建了许多新部门，比如，负责对公共建筑物、道路、沟渠进行维护的；清理台伯河道的；向民众散发粮食的；同时他还创建了市长官一职，还有负责选择新元老的三人委员会，另外还有一个三人委员会的职责是在必要的时候对骑士军队进行视察；他还重新启用了已经被长久搁置的任命监察官这一习俗；增加了大法官的职位数量；在他做执政官时，他要求有另外两名同僚，而不是从前的一名。然而，元老院拒绝同意他这最后一项请求，因为所有人都强烈呼吁，认为奥古斯都即使只承认一名同僚的合法地位，也是对他本人高贵名誉的贬损。

38. 奥古斯都在表彰他人的军事才能方面也表现出了同等的慷慨，30 多位将军通过选举被授予了参加正式凯旋式的荣誉，而凯旋装饰则被授予了为数更多的人。

他还鼓励元老的儿子熟悉政务；一旦成年，他们立即就可以穿着紫色镶边衣袍去参加元老院议事厅的会议。军事生涯开始之

时，他们不但可以担任正规军团的军团长官之职，而且还可以指挥骑兵中队；奥古斯都通常会任命两个人掌管一支骑兵中队，以确保他们都具有作战经验。

他频繁地视察骑士军队，并重新启用了长久以来已经被人忘却的骑士要在军事检阅中骑马的习俗；与此同时，他又撤销了控诉人要求的正在接受检阅的骑士要下马的习俗；年老或者羸弱者由于在游行队列中会看起来比较滑稽，他们可以把坐骑先牵到起始点，然后步行向奥古斯都汇报。后来，所有超过 35 岁而不想保有军马的人都得到允许，可以免去在公众场合下交出战马时的尴尬。

39. 在 10 位元老的帮助下，奥古斯都详细检查了所有骑士递交上来的个人事务报告。经过调查，一些骑士因为生活非常糟糕而受到了相应的惩罚；还有一些人被降了级，但是大多数情况下，奥古斯都只是以或多或少有些严厉的口吻谴责那些有过失的人而已。有些幸运的骑士也只是被动地接过写有对自己评价的书板，然后站在原地默读书板上的内容。有些骑士以低廉的利率借钱，之后以高利率投资获利，这使奥古斯都大为不悦。

40. 如果没有足够元老级的候选人报名参加平民护民官的竞选，奥古斯都就提名骑士来填满空缺，在任期结束之后，允许他们根据自己的喜好来选择是仍旧做骑士阶层的一员还是成为元老。许多骑士都在内战当中失去了很多钱，由于惧怕依据剧院法律会受到判罚，他们都不敢贸然坐在为骑士阶层保留的 14 排座位上观看娱乐表演。奥古斯都因而宣称，如果骑士本人或其父母曾拥有过骑士等级所应拥有的财产，他们便不受该项法律的限制，也不会受到惩罚。

奥古斯都对各个行政区的市民名单逐个重新修订；由于公共放粮日会频繁地打断一些市民的营生及所从事的工作，奥古斯都就通过发放取粮证来避免这种情况，一年发放三次，每次供应 4 个月的粮食；但是人们却恳求恢复从前每个月放粮一次的传统，

并得到了应允。他还重新恢复了传统的选举特权，并试图通过施加各种各样的惩罚来压制贿赂行为；还有，在选举日时，他从私人金库中为边费部落及斯卡普提亚部落的成员每人支取 10 枚金币（屋大维家族就属于边费部落，而尤利乌斯家族则属于斯卡普提亚部落），其目的就是避免他们从候选人那儿收贿赂。

奥古斯都认为，不让罗马血统受到外人或奴隶血统的玷污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他非常不愿增加新的罗马市民，也控制着获释奴的数量。曾有一次，提比略想要让他的一名希腊依附者获得市民地位，奥古斯都回复道，他不能同意，除非那人本人现身并证明他值得获得这一荣誉。当利维娅为进贡行省中的一个高卢人做同样要求的时候，奥古斯都也回绝了，说自己所能做的只是免去此人的贡赋——“我宁愿他亏欠我的私人金库也不愿贬低罗马公民资格的价值。”在他的统治下，奴隶获得自由成为一件极端困难的事，而若要获得完全独立则更是难上加难，因为奥古斯都对获得自由的奴隶数量、条件和地位都做了严格的规定；而且他还下令，任何曾被戴过镣铐的奴隶或者是受过身体摧残的人，即便是得到了最高形式的解放，都不能成为罗马公民。

奥古斯都自己重新穿上了古代罗马的服装，有一次，当他看到人群当中有些人穿着深色斗篷时，他愤怒地引用了维吉尔的话：

“看看他们，这世界的主人，应该身穿罗马托加袍的民族！”

之后，他指示营造官说，除非这些人脱下斗篷，换上托加袍，否则决不能允许他们进入到城市中心广场及其周围。

41. 他对于各个阶层的慷慨表现在诸多方面。比如说，当他从亚历山大城凯旋时，他从托勒密给罗马带来了巨大的财富。但大量现金涌入到个人手里，导致借贷利率直线下降，而房地产价格却飞速上涨。后来奥古斯都规定，只要是通过变卖从有罪之人

那儿没收的不动产而获得的资金超过了他所要求惩罚的数额，他就会把剩余的钱用于提供定期无息借款，但贷款人必须担保他的财产至少是所借款的双倍。他提高了成为元老的财产资格，即从8,000枚金币提升到了12,000枚金币，如果任何一名元老发现自己的资产少于此限额，奥古斯都都会从私人金库中支取金币以补充这个赤字。他频繁地对人民进行慷慨的奖赏，但是数额不等：有时是每人4枚金币，有时是3枚，有时则是两枚半；甚至男孩子都会受益，尽管到那时为止，领受者的最小年龄不得小于11岁。在粮食短缺时期，他经常按照市民的名单以低廉的价格卖给他们粮食；人们偶尔还可以免费获得粮食；他还会翻倍发给市民免费配给券。

42. 然而，为了证明他所做的这一切不是为了在公众中赢得好名声，而是为了公众的利益着想，有一次当人们抱怨酒又少价格又高的时候，他厉声谴责臣民：“我的女婿马尔库斯·阿格里巴已经为那些嗜酒者准备好了充足的供应，那就是修建了几个导水渠。他们不会再渴了。”还有一次，当人们要求他慷慨馈赠的时候，他的回答是“我决不食言”，因为事实上是他自己曾经主动许诺要给予这次馈赠的；但是如果人们要求他做他没有承诺的慷慨馈赠时，奥古斯都就发表宣言称那些人是一群无耻的无赖，并进一步说他曾经有意给他们金钱赏赐，但是现在他却要勒紧自己的钱袋了。奥古斯都在另一件事情上表现出了同样的尊严和强势的个性：在他已经宣布了自己要散发金钱馈赠的时候，他发现由于解放了大量的奴隶，居民的数量迅速膨胀。他发布命令说，那些他没有给予承诺的人将不会得到任何东西；而且他也拒绝增加馈赠金钱的总体数额，因此最初的受惠者必须要满足于所获金钱的数量变少。有一段物质特别短缺的时期，他发现公众很难克服焦虑的心理，就把那些无用之人驱除出城，比如奴隶市场当中的奴隶、角斗士学校里所有的成员、除了医师和教师之外的所有外国居民，以及一些家庭中的奴隶。当粮食供应的状况有所改善之后，他写

道：“我曾有意永久地断绝向罗马城供应粮食，因为这种依赖性使意大利的农业萧条不堪；但后来却打消了这个念头，因为即使我现在这么做了，一些政客也必然会为了迎合人民的愿望在将来的某一天依然把这种手段当做是一种救济的方式。”然而，在处理有关粮食的问题上，现在他在考虑城市居民需求的同时，也开始考虑到了农民和粮商的利益。

43. 奥古斯都的先辈当中，没有一人能够像他一样提供如此丰富的、多样化的、光彩夺目的公众表演。他记录了4次以他自己的名义举行的娱乐活动，还有23次娱乐活动是以一些城市行政长官的名义举行的，事实上，他们有时不在罗马，有时则支付不起这项费用。表演有的时候在城市的各个区域进行，好几个会场都有演出，演员操着当地的方言；角斗士的格斗不仅仅在中心广场或圆形剧场中进行，而且也在竞技场和围场中进行；有时候又恰巧相反，只进行猎获野兽的表演。他也在战神广场（马尔斯原野）上举办体育竞技赛，为此还搭建起一排排的木椅；他还下令在台伯河旁，即当今的恺撒园林所在地挖了一个人工湖，以便在此进行模拟海战。在举行这些赛事或者表演的时候，奥古斯都派兵把守着城市的各个角落，以防一些暴徒会在空无一人的街区作案。战车竞赛和赛跑在竞技场中进行，那些试图猎获野兽的人当中有一些是来自名门望族中的自愿者。奥古斯都频繁地举办由少年或者儿童们表演的特洛伊战争游戏；奥古斯都认为，对于贵族家庭来说，他们的子孙以这种方式登台亮相是一个美好的传统。当诺尼阿斯·阿斯普里拉斯在一次表演中从战马上摔落下来并导致跛足后，奥古斯都赠给他一条金项圈以及一个世袭的名字“托克图斯”，以此来安慰他。然而不久后他就废止了特洛伊战争游戏，因为雄辩家阿西尼乌斯·波里奥的孙子阿斯谱雷纳斯也在这种游戏表演中折断了一条腿，阿西尼乌斯于是在元老院议事厅中辛辣地攻击了这一游戏。

即便是罗马的骑士，有时也会参与一些舞台表演和角斗表演，

后来元老院颁布法令，结束了这种做法。从此之后就没有什么贵族家庭出现在任何表演当中，只除了一个叫吕西乌斯的人。吕西乌斯是个侏儒，不到两罗尺高，只有17磅重，却有一副极好的嗓子。在一次娱乐活动中，奥古斯都把来到罗马的第一批帕提亚人质领到竞技场中央，让他们在自己身后的两排座位中就座，以便让人们一睹其容貌——一旦有任何奇怪的或者是值得注意的事情被带到罗马，他都会选择一些没有其他公共表演的日子，在一些比较显眼的地方进行展示，比如说在围场中展出犀牛，在剧院舞台上展出老虎，他还在民众会场前面展出过一条将近90罗尺长的毒蛇。

如果奥古斯都恰巧在他承诺要在竞技场中举办娱乐表演的那一天病倒了，他就不得不躺在肩舆当中，引领着庄严的游行队列。一次，为了庆祝马塞卢斯剧院的落成仪式而举办娱乐活动时，他坐在元首席位上，座位突然倒塌，全部砸在他的后背上。又有一次，在以盖乌斯和卢修斯的名义而举行的公众表演中，由于观众们害怕墙会倒塌，整个会场都充满了恐慌的气氛，这时奥古斯都发现自己没有其他的办法让观众们平静下来，就离开自己的包厢，坐到了看起来似乎是观众席上最危险的部分。

44. 他发布了特殊的规定，从而结束了人们在观看表演的时候无序、混乱地抢占座位的情况；这是因为有一次，一位元老进入到普特俄利城中的一座拥挤的剧院中时，竟没有一个人为他让座，这使奥古斯都异常恼怒。后来元老院颁布法令，宣称无论在哪儿举行任何公众表演，前排座位必须为元老预留下来。在得知一些独立王国或他们的联盟国的国家使节中有一些人只是获释奴之后，奥古斯都就不允许使节们在罗马的头等席中就座了。有关这方面的一些其他规则包括：把士兵与平民之间的座位分开；已婚平民、未成年的男孩子及他们的家庭教师都被划定了各自特定的座位，教师的座位通常与孩子的座位临近；只有在后排就座的人才可以穿着深色斗篷。鉴于当时男女总是混杂地坐在一起，奥

古斯都规定，女性只能坐在后排，甚至是在观看角斗表演时，她们也不能与男士坐在一起——唯一不受此项规定约束的是维斯太贞女，她们有固定的座位，正好面对着大法官的包厢。女人绝不被允许观看体育性竞技；事实上，当观众都喧闹着为了庆祝他被任命为最高祭司而举办一场特殊的拳击比赛的时候，奥古斯都把比赛推迟到了第二天清晨，并且发布法令，大意是最高祭司不希望女人在 10 点以前去剧院。

45. 奥古斯都有一个习惯，就是在他朋友的或者是获释奴的房子中楼上的房间俯瞰竞技场中的比赛；但是偶尔他也会在皇家包厢中观看节目，甚至还带上自己的妻子和儿子。有时，直到表演已经进行了几个小时、几天或者更长的时间之后他才会出现；但是他总是会为自己的缺席而致歉并指派一个人替代他做主席。一旦入席之后，他都会专心致志地观看演出；他坦诚地说非常喜欢这些演出，这样做既欣赏了节目，同时又避免了人们对他怀有像对尤利乌斯·恺撒一样的糟糕印象：尤利乌斯·恺撒经常在观看表演期间阅读信件或是请愿书，并进行回复。他如此喜欢这些演出，以至于他总是自己出资为那些由别人主办的娱乐竞技会提供专门奖金，或者是从私人金库中支取金钱为获胜者购买贵重的礼物；在任何他出席的希腊式戏剧性的竞赛当中，他都从来没有忘记根据参赛者的优劣而不同程度地奖赏他们。他最喜欢看拳击，尤其是观看两个意大利拳击手之间的较量，他不仅仅喜欢这些意大利人和希腊人之间的专业性较量，还喜欢观看未受过专业训练的莽汉在城市的狭长小径上打斗。

简而言之，奥古斯都对各种各样娱乐节目的专业表演人都表现出了友好及对他们的节目的兴趣，以示尊敬；他保持、甚至是增加了运动员享受的特权；禁止那种不允许战败者求饶的角斗；修正了一项古老的法律——此项法律本来规定无论何时何地，只要行政长官愿意，他就可以惩罚舞台表演者，而现在奥古斯都规定，他们只能针对那些在娱乐表演或者是剧院表演中有错误举止

的表演者进行惩罚。不过他还是要求参加摔跤比赛或者角斗竞技的表演者要谨慎小心地遵循有关规定；而在检查舞台表演者的违法行为时，他尤为严格。有一个名叫斯特番尼奥的罗马演员有一名小跟班，这个跟班实际上是一位已婚妇女修剪了发型乔装改扮的。奥古斯都获悉此事之后，派人鞭打着这个演员穿过庞培、巴尔布斯以及马塞卢斯等三个剧院，之后又将其流放。一名叫许拉斯的喜剧演员对一名大法官指责抱怨，奥古斯都就命人在此人寓所的正厅中公开鞭罚他；他将帕雷德斯驱除出罗马后还嫌不够，又接着将其驱除出意大利，原因是当有观众发出尖锐的“啞啞”声表示不满的时候，他用中指做了一个淫秽的动作以引起全体观众的注意。

46. 在经过这样的改革和重组之后，奥古斯都亲自建立了 28 个老兵殖民地，人口从而得以增加。他还在城镇中建立起办公建筑并提供资金；他甚至在某种程度上给了他们至少与罗马城一样的特权与尊贵，其中包括：在罗马选举国家官职候选人时，地方元老院拥有选举权；他们的选票被密封在一个容器当中，到了选举日当天再在罗马数出来。为了保持骑士的数量并鼓励人口的增加，他允许任何镇区都有权推荐人才去担当军队里专门为骑士阶级保留的高级职位；为了提高罗马平民的出生率，他到城市各个行政街区视察的时候，都会慷慨地为每一名市民所生的合法子女提供 10 枚金币。

47. 因为行省总督每年都要换届，这样在制度上就不能确保这些行省被管理好，所以奥古斯都就留下了那些最活跃的行省由自己进行管理；剩下的行省则通过抽签，分派给一名地方总督负责。但是如果有机会，他就会把这些由地方总督所辖的行省由归属帝国改为归属于元老院，或者相反，之后再对这两类行省进行频繁视察。如果发现某些与罗马缔结过联盟协议的城邦并不能履行政治上的职责，他就会收回其独立权；对于一些被债务所累的城市，他也会给予补助津贴；他还重建了一些被地震摧毁的城市；

对于那些对罗马事业做出过忠诚贡献的城邦，他甚至会奖励给他们一些拉丁公民权利或是完全的罗马公民权。就我所知，奥古斯都视察过除了撒丁尼亚行省和北阿非利加行省之外的所有行省；实际上，他在西西里大胜塞克斯图斯·庞培之后，也曾经打算去这两个行省，但是突来的大风阻止了这次计划；后来更是再没有什么原因和机会让他去拜访这两个行省中的任何一个了。

48. 他几乎总是把所征服的王国归还给战败的王朝，或者把它们与其他王国合并起来；他还遵循通过友谊或联姻的纽带把同盟者联合起来的政策，而对于争取联姻，他从来不会拖沓。他也把他们当做帝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同等对待，对他们表现出了自己无微不至的关心，并为那些未成年的统治者寻求护卫者，直到他们成年；而对于那些头脑患有疾病的人，则直到他们病愈。他还把他们中许多人的孩子同自己的孩子一同养大成人，给予他们同等的教育。

49. 他的军事分布是这样的：军团及其辅助军被分布于各个行省；一支舰队在米赛努姆驻扎，另外一支在拉文纳，分别管辖西部地中海及东部地中海。剩余的军事力量则一部分作为城市的警察力量，一部分作为他自己的禁卫军；在打败安东尼后，他曾经遣散了一支卡拉古里塔尼人队伍，还有在瓦卢斯带给他大败之后，他以同样的方式遣散了一支日耳曼队伍——事实上这两支队伍从前都是他的禁卫军。然而，从来没有超过三支以上的步兵大队在罗马留守，甚至这些军队也都没有固定的军营；剩下的军队则驻扎在附近的城镇，随着季节的更迭把夏季营房改换成冬季营房，周而复始。奥古斯都也把全军的报酬和津贴根据军衔进行了规范化，与此同时也规范化了服役的时间及根据其表现而授予的奖励金。这种做法就避免了他们在年龄太大或者没有足够资金而无法过上富足生活之时会起义反抗。为了保证手中总是具有充足的资金以维持军事编制及为老兵发放养老金，他组建了靠额外税收给养的军事财政部。在其统治初期，他沿着公路，每隔一小段

距离就安排上一定的人员，各行省的事务就可以通过这些入接替传递到奥古斯都耳中，从而保证他能与各个行省保持紧密而快捷的联络。后来他以邮递站为基础，组建了驿站，以提供马车服务。这一做法最终证明是非常令人满意的一种形式，因为这样的话，邮差男孩可以直接带来有关事态发展的各个方面的情况，而且还可以传达书面的信息。

50. 奥古斯都用于安全通行证、急件和私人信件上的第一个印章是一个斯芬克斯（有翼的狮身女怪）印章；第二个是亚历山大大帝的头部画像；最后是由狄奥斯库里得斯刻制的他自己的头部画像，这个印章也在他的众多继承者手中得以沿用。他不仅仅会在他的信件上标注上日期，而且还要添上写信时是白天还是夜晚，以及确切的时刻。

51. 大量有力的证据证明，奥古斯都温和而细致周到。暂且不提他所宽恕的并委以重任的政敌的全部名单，只消记录一两件事就足以证明这一点：一个叫朱尼厄斯·诺瓦图斯的平民以阿格里巴·波斯杜姆斯的名义传播针对奥古斯都的极具污蔑性的谣言，而奥古斯都只是对他进行了罚款以示惩戒；另外一个叫卡西乌斯·帕特维恩乌斯的平民在一次大型宴会上公开自诩他有勇气并会享受刺杀奥古斯都所带来的乐趣，最终奥古斯都只是以最温和的形式将他流放，让他得以逃脱惩罚。还有一次，在调查由科尔都巴提出的针对伊密利阿斯·伊利阿诺斯的众多控诉的过程中，当奥古斯都听说其中一项最严厉的控诉是“诋毁恺撒”时，他假装大发雷霆，并告诉控诉律师说：“我希望你能够证实这一控诉。我会向伊利阿诺斯表明我也有一个污秽的舌头，会变本加厉地诋毁他！”之后他就放下整个调查，再也没有过问过。当提比略在信中提及此事的时候，奥古斯都是这样回答的：“我亲爱的提比略，你千万不要让幼稚的情感占据你的心灵；如果别人能够及时停止对我们不友善的言辞，我们就满意于此吧。”

52. 尽管对于受人爱戴的地方总督来说，通过投票为其建立

寺庙是非常平常的事，但是奥古斯都并不愿接受这种殊荣，即使是在各个行省中为他建立寺庙也无法获得他的同意，除非是以他和罗马的共同名义而建。在罗马城，他坚决反对将一座寺庙奉献给他，甚至还把从前浇铸出来的银制雕塑熔解掉，把得来的银子铸造成硬币以购买黄金，为派拉庭阿波罗太阳神庙铸造了一只三脚金鼎。

当人们都希望他建立自己的专权统治的时候，他双膝跪地，抛掉自己的外罩，袒露出胸膛，祈求大家对此保持缄默。

53. 当人们称他为“主人”的时候，他总是备感惊悸和侮辱。有一次，他正在观赏一出喜剧，其中一名演员有这样一句台词：

“啊，公正而慷慨的主人！”

这时，全体观众都站立起来鼓掌，好像这台词指的正是奥古斯都，但是他的表情和姿态使人们很快感觉到，他并不喜欢这种不合适宜的嘉赞。第二天，他还发布公告，对此进行了严厉的斥责。在此之后，他甚至不让他过继的子女或子孙用这种奉承的话语称呼或谈论他（即便是在开玩笑的时候也不例外）。奥古斯都尽自己所能，避免在白天进入或者离开某个城市，因为如果这样做，当地的官员就会以正式的方式恭迎他或为他饯别。在他做执政官期间，他通常步行穿过罗马的街道，而在不担任执政官的期间，他都是坐在有屏障的肩舆里。他的早间拜访既面向普通平民也面对骑士和元老，他和蔼可亲地面对任何带着请求来到他面前的人。有一次，一个请愿者非常紧张，奥古斯都大笑起来，说道：“每个人都会认为你正在向大象募集一分钱。”在元老院会议期间，由于各位元老都避免到他家里进行惯常的问候，他就会在进入元老院的时候主动地依次称呼各位元老的名字，对他们进行问候；结束工作时，他又会以同样的方式向各位元老道别，要求他们不要起身送别。他与许多贵族都保持社交性的互访，并且总是参加

他们的生日庆典，直到垂暮之年，有一次他参加一个订婚晚宴，遭到了一群人粗暴的推挤，之后他才不再参加这种宴会庆典。有一名叫做塞瑞尼乌斯·高卢斯的元老突然双目失明，就决定绝食自尽。奥古斯都虽然与之相交甚浅，但是听说了此事之后，仍然去拜访了这位元老。他的劝慰起到了巨大的作用，那人因而改变了主意。

54. 奥古斯都在元老院中的演讲往往会被元老们打断，比如他们会说“我不明白你的意思！”“如果有机会，我会就你的观点进行辩驳。”曾经不止一次，元老们根本是在对他反唇相讥而不是进行辩驳，以至于他愤然离开元老院，却依然能听到这样的呼声——“你应该允许元老们对国务确切地说出自己的看法！”当时已改革，元老们可提名他人进入到经过改革后的元老阶层，安提斯提阿斯·拉贝尔所提的人选是奥古斯都的宿敌——当时正在被流放的马尔库斯·雷必达。奥古斯都问道：“很明显，有更多的人更加值得享有这一殊荣，对吗？”拉贝尔答道：“每个人都有权说出自己的观点。”然而奥古斯都从未惩罚过任何他这样的有自己的独立思考方式的人，甚至都没有对他们表现出丝毫的傲慢之情。

55. 对于元老院中针对他的讽刺，他不露声色，但是却花费了很大力气去证明这都是无稽之谈；他也没有试图去找这些讽刺的始作俑者，只是提出动议：今后任何签署假名字的诽谤性诋毁，无论是以散文的形式还是以诗歌的形式进行发表，都应被认做是一种犯罪。

56. 尽管在一次公开声明中，他对当时以他为对象的丑化和诽谤性的玩笑做出了回应，但是他否决了限制公民言论自由的法律。每次进行罗马国家官员选举时，他都会带上候选人拜访各个街区，以一种传统的方式为他们拉选票。他自己也会作为本部落的一员去投票，以此表明他仍旧是人民中的一分子。如果他被要求在法庭中提供证词，他会非常耐心地回答问题，甚至不在意被

他人驳斥。在奥古斯都建立自己的中心广场的时候，如果要实行他最初的计划，就必然要拆毁一些房子，但是他却无法让自己狠下心来驱逐那些房主，结果就是他的广场变得非常狭窄。每当他提名自己的养子来担当国家官员的职位时，他都会无一例外地补充上一句——“如果他们值得这一荣誉的话。”当他的继子们还都是孩子的时候，有一次整个剧院的观众都站起来为他们欢呼，他以强烈的态度表达了自己的恼怒。尽管他也非常希望他的朋友可以在执政管理当中政绩卓著，但同时他也期望他们与其他的同胞市民一样受约于同一法律，并同样可以受到公众的检举。当卡西乌斯·塞维鲁斯指控奥古斯都的密友诺尼阿斯·阿斯普里拉斯犯有投毒罪时，奥古斯都询问元老们希望他怎么做，他说：“我发现自己陷入了困境，因为如果我为诺尼阿斯辩护的话，就可以被解释为是保护罪犯，而如果我保持缄默，就又意味着我对朋友背信弃义，使宣判他无罪的机会减少。”因为整个元老院都同意他出席法庭，他就在律师与证人席上默默地坐了几个小时，但是却避免谈论诺尼阿斯的性格。然而，他确实为自己的依附者出庭作过证，其中包括一个叫斯库泰瑞乌斯的，当时他被指控犯有诽谤罪。然而他只成功地干预过一件案件，那就是牵涉到卡斯崔塞斯的案件。奥古斯都在法官在场的情况下向原告求情，才让卡斯崔塞斯得以解脱。他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当年卡斯崔塞斯曾经向他揭露过麦利那的一个阴谋。

57. 我们不难想象，奥古斯都因这种行为受到民众的普遍爱戴。且不说元老院发布的那些感恩性的公告——因为人们会认为那是义务使然，连骑士阶层都自发性地一致决定为他的生日进行庆祝，每次都普天同庆两整天；而且各个阶层的人都会每年一次地去库尔提湖，向湖中抛铸币以祈求他的幸福，并祝愿他圆满完成他的誓言。他们还会在新年伊始，带着礼金，爬上主神殿（朱庇特神殿）为他祈福，即便是奥古斯都恰巧不在城里，他们也会这样做。奥古斯都会用通过这种方式积聚起来的钱财购买昂贵的

众神神像，放置在城市各个街区，其中包括桑多街的阿波罗太阳神雕像和悲剧苑街的主神朱庇特雕像。

他在派拉庭的房子被烧毁之后，为了重建，一些老兵、行会和部族发起募捐，而且社会各个阶层的人都根据自己的财产状况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奥古斯都为了表示感激之情，就象征性地从每一堆钱上拿走一些具有代表意义的铸币，但却不会超过一枚银币的价值。他巡视完行省回到罗马的时候，总是会听到人们恭敬而美好的祝福和欢呼声，还有快乐的歌声；由此形成了一个惯例，即在他踏上罗马的那一天，所有的刑罚都被取消。

58. 在授予奥古斯都“祖国之父”这一称号的过程中，最初的行动便是由平民做出的，他们派了一个代表团到身在安提乌姆城的奥古斯都那儿提出这一建议。在他拒绝了这一荣誉之后，大量的人群手持桂冠在剧院外面等候他，希望再次重申他们的要求。最后，元老院也加入到他们的行列，但是并不是以发布法令的形式，也并没有跟在他的身后欢呼喝彩，而是推选瓦勒里乌斯·麦撒拉在奥古斯都进入元老院的时候代表众位元老与他谈话。以下便是麦撒拉所说的话：

“恺撒·奥古斯都，我受令前来祝福您与您的家庭好运并获得神的赐福，这同时也意味着祝福我们整个国家有好运以及繁荣富强。元老院同意罗马人民的意愿，尊称您为‘国家之父’。”

奥古斯都眼含热泪地答道（我再一次引用他的原话）：“元老院的众位元老，我已经最终实现了我最大的雄心壮志。如果不朽的众神允许我享受你们的赞许，一直到我生命的终点，我还能有什么其他的祈求呢？”

59. 奥古斯都的私人医生安东尼乌斯·穆萨曾经把奥古斯都从死亡的边缘抢救回来，因此公众便捐资为他打造了一座雕塑，将它放置在埃斯科拉庇俄斯——医药与康复之神的旁边。不止一个户主在遗嘱中表示，一定要让他们的子嗣向主神殿进祭供品，途中他们要手持一面牌子，上面刻着他们感恩的话，感激神灵让

奥古斯都能够比立遗嘱人活得更长。许多意大利城市通过投票，决定他们的官方年应该从奥古斯都第一次探访本市的周年纪念日开始；还有很多行省中的市不仅为他建立寺庙和祭坛，而且还组织起来，每隔 5 年，以奥古斯都的名义举办竞技会。

60. 每个享受着奥古斯都友谊的联盟国都在本国的领土范围内建立了一座名为“恺撒里亚”的城市；所有的联盟国都共同为早在几个世纪之前就开始修建的位于雅典的奥林匹亚宙斯神庙提供资金，并且把它奉献给奥古斯都。这些国王会远离故土，脱去所有象征王权的服饰，穿上罗马公民的荣誉服装托加袍，去拜访身在罗马的奥古斯都；甚至当他在各个行省巡视的时候，他们也会以同样的方式前去看望他；他们像是他的依附者一样，满怀爱戴地在早上去拜访奥古斯都。

61. 到此为止，对于奥古斯都的国事与军事生涯，以及在平时期和战争时期他是如何管理这个疆域几乎覆盖了整个世界的帝国的情况，我的叙述就要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了。接下来，我会对他的私人生活、他的性格以及从青年时期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期间他家族的命运进行描述。

在奥古斯都 20 岁就第一次担任执政官的时候，他失去了母亲；而在 54 岁的时候，他的姐姐屋大维亚离开了他。他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孝顺的儿子和爱护姐姐的好弟弟，就在她们死后授予了她们最高的荣誉。

62. 年轻时，他就与巴布利阿斯·塞维利阿·爱舍利卡订了婚，但是在他第一次与马克·安东尼不睦之后，在调节期间，他的军队劝说他，认为他与安东尼之间应该依赖婚姻结盟。因此，安东尼的继女克劳迪娅，即富薇雅为巴布利阿斯·科罗狄所生之女，虽然刚到结婚年龄，但是奥古斯都仍然迎娶了她；然而，他与富薇雅发生了争执，并在与克劳迪娅有夫妻之实之前就离了婚。很快他就与斯克里波尼娅缔结了婚约。斯克里波尼娅的前两任丈夫都曾经做过执政官，并且她还为其中一人产下一子。奥古斯都也

与她离了婚，他写道：“因为我无法忍受她对我喋喋不休的唠叨。”之后他很快就把利维娅·德鲁塞拉从她的丈夫提比略·尼禄身边夺走，尽管当时她已经有孕在身。利维娅是他一直深爱的妻子，直到他离开人世的那一天。

63. 斯克里波尼娅为奥古斯都生了一个女儿朱莉娅；但是让他极度失望的是，他与利维娅结婚之后，利维娅有一次早产了，之后再没有过孩子。朱莉娅的第一任丈夫是马塞卢斯，即奥古斯都姐姐的儿子，当时也只不过是一个孩子。马塞卢斯死后，奥古斯都劝服姐姐屋大维亚，让朱莉娅嫁给了马尔库斯·阿格里巴——尽管当时阿格里巴已经娶了马塞卢斯的两姐妹中的一人，而且已经有了孩子。阿格里巴死后，奥古斯都想设法找一个新的女婿，即便是一个骑士也行，最终他选择了继子提比略；这就意味着提比略必须要与自己的妻子离婚，虽然他的妻子已经为他生了一个孩子。而据安东尼所述，朱莉娅最初曾与安东尼的儿子安东尼乌斯缔结了婚约，之后又被许配给了盖塔的国王科提苏，而作为交换，奥古斯都本人则向科提苏的女儿求婚。

64. 朱莉娅为阿格里巴生了三个儿子——盖乌斯、卢修斯、和阿格里巴·波斯杜姆斯，还有两个女儿——小朱莉娅和大阿格里皮娜。奥古斯都把小朱莉娅嫁给了监察官之子，和自己的父亲拥有同一个名字的卢修斯·帕拉斯；而阿格里皮娜则嫁给了日耳曼尼库斯——即奥古斯都姐姐的孙子。之后，奥古斯都通过象征性地从阿格里巴那儿买回盖乌斯和卢修斯的方式收养了他们，把他们在宫中养育成人。他们还很小的时候，奥古斯都就开始培养他们的管理能力，并且在他们还只是执政官候选人的时候就把他们派往各个行省去当总督。奥古斯都对他的女儿和孙女的教育内容甚至包括了纺纱和编织；无论是在公共场合还是在私下里，他都禁止她们说或者做任何不光彩而不能记录到皇家日志中的事情。他采取了严厉的措施以阻止她们在未经过他同意的情况下结交朋友。有一次，他在给一位有着良好家庭背景 and 良好行为的男

士卢修斯·维尼西修斯的信中写道：“你拜访我身在贝亚的女儿这一行为是非常无礼的。”奥古斯都给盖乌斯和卢修斯安排了阅读、游泳和其他一些简单的课程，通常都是他本人担当教师；他还煞费苦心，试图让他们模仿自己的笔体。每当他们与他一起进餐的时候，他总是让他们坐在他的脚边，就是那种最矮的卧榻上。共同出行之时，他们有时会在他的马车之前骑马先行，有时又会骑马陪护在他的左右两侧。

65. 但是命运女神却突然击垮了奥古斯都对自己的家庭及对子女的培养的成就感。他后来总结，称大朱莉娅和小朱莉娅都太沉迷于各种恶习当中了，因而将她们流放。在盖乌斯死于利西亚，以及 18 个月后，卢修斯死于马西里亚之后，奥古斯都将他自己仅余的孙儿马阿格里巴·波斯杜姆斯和提比略过继到自己名下；他还特意在中心广场上颁发了一项特别的法案，以使本行为合法化。但他很快就因为波斯杜姆斯行为粗俗野蛮而与其断绝了关系，并匆匆把他送到了苏伦图姆。

奥古斯都的家人若是不顾声名，那要远远比他们的死亡更让他无法忍受。盖乌斯与卢修斯的离世并没有击垮奥古斯都，但是当他发现自己的女儿朱莉娅与人通奸时，曾有一段时间，他拒绝接见任何拜访者。他就朱莉娅的事情给元老院写了一封信，让财务官读给他们听，而自己却独自待在家里。他甚至想过要将其处决，至少在他听说一个叫菲比的获释女奴因为曾受到过朱莉娅的差遣而自杀时，他哭诉道：“我宁愿做菲比的父亲！”在朱莉娅被放逐期间，奥古斯都禁止她喝酒及有任何形式的奢侈享受；她不能与任何男士为伴，无论是自由人还是奴隶；只有在奥古斯都对求见者的特征，如年龄、身高、肤色以及身体上诸如黑痣、疤痕等任何特殊标记等细节信息都了如指掌之后而给予特殊许可的情况下，朱莉娅才得以与此位申请者见面。他把朱莉娅拘禁在囚犯岛上长达 5 年，之后才允许她回到大陆，自此才对她的政策放宽了些。然而无论怎样，他都不可能原谅女儿的行为；当罗马人民

试图代表朱莉娅与他斡旋，真诚地希望她回来的时候，他在一次公众集会中大发雷霆，“如果你们再提及此事的话，就让众神诅咒你们的女儿和妻子都像我的女儿一样！”小朱莉娅在流放期间产下一子，但是奥古斯都却不承认也不允许喂养这个孩子。因为阿格里巴·波斯杜姆斯的行为没有任何改善的迹象，反而变得日益没有责任感，奥古斯都就把他调到一个岛屿之上，让他受到军事监管，之后又要求元老院通过法案，对波斯杜姆斯进行永久放逐；但是每当谈及他及两个朱莉娅的时候，奥古斯都都会深深地叹息，有时候还会引用《伊利亚特》中的一句诗：

“但愿我从未娶妻生子，但愿我已经死了，没有后人！”

称他们为“我的三个疖子”或者“我的三处隐痛”。

66. 尽管奥古斯都不轻易结交朋友，但是一旦结交上一个朋友，他便会对朋友表现出自己恒久的忠诚，对于朋友好的品质他也给予相应的回报，不但如此，他甚至还能够宽恕朋友的小缺点。事实上，很难找出奥古斯都与朋友反目成仇的例子，但是萨尔维狄恩努斯·卢佛斯与科涅利乌斯·高卢斯是两个例外：他们两人分别由奥古斯都提拔当上了执政官以及埃及总督，后来卢佛斯参与了一场阴谋，因而被转交到元老院法庭，判处极刑；而高卢斯由于日益显示出忘恩负义及嫉妒他人的本性，奥古斯都就拒绝让他登门拜访，也不再让他享有可以生活在任何一个皇帝直辖行省的特权，后来他惹上官司，被元老院处以死刑。奥古斯都赞扬了元老院议事厅对高卢斯所表现出来的强烈义愤，就好像元老院与自己感受相同一样，但是他却声泪俱下地痛诉自己是多么不幸：所有罗马人当中，只有他在与自己的朋友反目时不能只是抒发一下胸臆就算作罢，事情总是被扩大。然而奥古斯都的其他大多数朋友在有生之年都经济富足、地位显赫，每个人都在本阶级中位高权重。但是他也对个别人表现得比较冷淡，在本文中我只提两

个人：马尔库斯·阿格里巴由于不耐烦而使奥古斯都大为光火，而米西奈斯则由于没管住自己的舌头让奥古斯都恼怒异常。阿格里巴感到奥古斯都对他似乎不像往日那么热情而日益器重马塞卢斯的时候，就匆匆辞掉了自己的所有官职，去了米提勒纳；而米西奈斯的罪过在于向其妻特兰提娅泄漏了国家机密——麦利那的阴谋已经被揭露。

奥古斯都期望他对朋友们表现出来的爱可以得到热切的回应，这甚至包括他们在卧榻之上生命终结的那一刻。尽管没有人断言说他是为得到朋友的遗产而向他人谄谀——事实上，他不能忍受受益于一个他不认识的人的遗嘱——但是对于朋友的临别馈赠，他几乎是病态地仔细算计。如果对他的遗赠太过于小气，或者在遗嘱中都没有提到他或夸赞他，他的失望就表现得很明显；相反，如果人们记住他并以真挚的感恩之情提及他的时候，他的满意之情也同样溢于言表。但是无论何时，也无论是什么阶层的人，若给他遗赠，或是承诺给他一部分遗产，而此人又有自己的成年儿女，那么奥古斯都都会立即表示，为了他们子女的利益，不接受这些馈赠；而如果立遗嘱人的孩子未成年，那么奥古斯都就会保有这些遗赠，直到男孩子们成年或者女孩子们出嫁再转交给他们，同时还会加上这期间的利息。

67. 奥古斯都对自己的依附者与仆人总是表现得严格、亲切而和蔼，尤其还会亲近一些获释奴，比如李锡尼、赛拉都斯等等。一个叫克斯姆斯的奴隶用恶毒的语言埋怨他，奥古斯都只是把他监禁起来作为惩罚。有一次，当他与管家狄俄墨得斯一同散步的时候，一只野猪突然奔向他们，狄俄墨得斯惊恐万状躲到了奥古斯都的身后。虽然当时处于巨大的危险当中，但奥古斯都事后却会拿此事开玩笑，只是称呼狄俄墨得斯为怯懦之人，却不愿对他进行更恶毒的评价，因为毕竟他当时的行为是不假思索的本能反应。然而，有一个最赢得奥古斯都欢心的获释奴波鲁斯，最终被确认与罗马的一位妇女犯有通奸罪后，奥古斯都就命令他自

杀；还有一位文书他勒斯，在接受了 25 枚金币的报酬之后，泄露了一封信的内容，由此奥古斯都判处将他的双腿打断。盖乌斯·恺撒的家庭教师及随从利用其主人生病到后来身亡的空隙，在盖乌斯·恺撒所管辖的行省傲慢无礼、贪婪无度，奥古斯都就下令，在他们的脖子上负重之后将他们沉入河底。

68. 年轻时期的奥古斯都曾受到人们各种各样的指责。比如，塞克斯图斯·庞培嘲笑他女人气十足；马克·安东尼断言尤利乌斯·恺撒收养他的交换条件就是要他屈从于某种不正常的关系；安东尼的弟弟进一步指出，在奥古斯都失贞于恺撒之后，他曾经以 3000 枚金币的报酬与西班牙的奥拉斯·赫喜阿斯完成了性交易；还有，他会用烧红的胡桃核烤焦自己腿上的汗毛，以此来软化它们。有一天在剧院，台上的一名演员饰演众神之母赛比利的一名阉割祭司，当他敲打着小手鼓的时候，另一名演员大喊道：

“看啊，这个不男不女的人是怎样敲打手鼓的！”

因为在拉丁语中，本句话的另一个意思是：“看啊，这个不男不女的人是怎样统治这个世界的！”观众就认为这是影射奥古斯都的一句话，继而爆发出热烈的鼓掌和喧嚣声。

69. 甚至他的朋友都不能否认他经常有通奸行为，但是他们当然又会补充说，他这么做是为了国家的利益，而不仅是出于激情——他希望通过与敌人的妻子或女儿亲密接触而获知敌人的动向。马克·安东尼不仅指控他不光彩地与利维娅匆匆缔结婚姻的行为，而且还指控他就在一位前执政官的眼皮底下把此人的妻子从丈夫的餐桌旁拉到卧室！安东尼说，当他带着这个女人出来的时候，她的脸一直红到耳朵根儿，头发凌乱不堪。安东尼还指出，奥古斯都之所以与斯克里波尼娅离婚是因为当她的一位情敌受到奥古斯都的宠爱时，她埋怨的话有些过多；而当朋友们为奥古斯都安排娱乐节目的时候，他们表现得就好像是奴隶贩子陶艾尼乌

斯一样——会剥光妇女或者成年女孩儿的衣服来审视她们，就好像是要买卖她们一样。可能是在安东尼与奥古斯都私下里也可能是公开争吵之前，安东尼曾给奥古斯都写过一封信，这封信得以保存下来：

“是什么占据了你的灵魂？你反对我与克利奥帕特拉睡觉吗？我们在一起好像并不是最近才发生的事情啊——已经持续了九年之久了。而你呢？你对利维娅·德鲁塞拉忠诚吗？如果接到我这封信的时候，你没有和德鲁塞拉或者特芮尼提拉，或者如弗拉，或者萨尔维娅·提提赛尼亚，或者是所有这些女人在一张床上，那么我就对你另眼相看了。在哪儿抑或 是与谁鬼混对于你来说有什么差别吗？”

70. 之后我来谈一下奥古斯都备受争议的一次私人宴会，人们将之称为“十二神盛宴”。客人们都打扮成神或女神的样子来赴宴，而奥古斯都自己则装扮成太阳神阿波罗；证明确有此事的权威性证据不仅有安东尼的充满挑衅的信件——在上面，他罗列了这 12 个人的名字，而且还有一首匿名讽刺诗为证：

“那些无赖接受了
由舞台班主提供的服务；
于是玛丽娅发现六位女神，
和六位男神正面对着她！”

邪恶的恺撒
淫荡地扮演太阳神阿波罗的角色；
他纵情欢笑于
那根本上是为了堕落而摆放的桌子。

这备受争议的行径震惊了
奥林匹斯山众神。一个又一个
他们退去了，而朱庇特用雷鸣般的声音嘲笑着这一切，
也离开了他金碧辉煌的宝座。”

当时人们正处于食物短缺时期，这更加重了人们对这次宴会的厌恶之情；在宴会的第二天，人们大声喊道：“众神已经狼吞虎咽地吃掉了所有粮食！”他们还高呼道：“恺撒是阿波罗，确实是，但长得像罗马某一市区所崇拜的阿波罗，即那个令人痛苦的阿波罗。”有人发现奥古斯都过于喜欢昂贵的家具、科林斯式的青铜器，还沉湎于赌博。在进行公敌宣告时，有人在他雕像的底座上潦草地写着：

“我父亲从事银币行业，
我没有继承；
但是我所从事的是
科林斯式花瓶业。”

人们相信，他把那些拥有这种花瓶的人都添加到充军的名单上了。

在西西里岛战争期间，还有一首诗广为流传：

“他在海上遭遇了两次挫败，
丢掉了两支舰队。
现在他为了赢取一次胜利，
就整天掷骰子。”

71. 奥古斯都可以轻而易举地驳斥那些指控（或者，你也可以说成是诽谤）他与其他男子进行性交易的人，因为在那时以及

后来，他都具有正常的性生活；他也可以轻而易举地驳斥那些认为他有太多奢侈品的人，因为即使是占领了亚历山大城的时候，他拿走的唯一战利品也只是一只玛瑙杯，而将所有的金器都熔掉了。然而，说他好色却确实有一定道理，而且据说他年老的时候，仍然还保有玩弄少女的激情——这些女孩从各个地方被搜罗过来，甚至他的妻子也为他做这件事！奥古斯并不介意人们叫他赌徒；在垂暮之年，他还公开地玩骰子，只是因为他喜欢赌博——他不仅仅在12月份的农神节这个可以合法而公开地进行赌博的时节进行赌博，而且还在其他的节日上赌，事实上，他还在工作中参与赌博。他自己的一封信可以证明其真实性：

“我亲爱的提比略：

……我还是与从前那些人一起吃饭，除此之外，维尼西修斯还有大西鲁斯也被邀请在内；我们像老人一样，在整个席间都赌博，昨天和今天都是这样度过的。任何抛掷‘狗’或‘六’的人要在赌池中为每一粒骰子投放一枚银币，而投掷了‘维纳斯’的人就会赢得全盘。”

另一封信是这样的：

“我亲爱的提比略：

我们非常愉快地度过了密涅瓦五日节，我们一整天都守在赌桌旁。你弟弟德鲁苏斯抱怨自己的运气糟糕透顶，然而最终算下来却并没有输掉太多。一开始他输得很厉害，但慢慢地，我们惊奇地发现，他几乎赢回了所有的损失。我输掉了200枚金币；然而，那是因为我像往日一样，表现得太慷慨了。如果我向每个人索要我应得的赌注，或者如果我不放弃我已经放弃了的全部赌注的话，那么我就应该有500枚金币的进账。唔，这就是为什么我喜欢这个游戏的原因：你要知道，我的

慷慨会为我赢得不朽的美名！”

他给自己的女儿朱莉娅写道：

“请查收价值两个半金币的银币：我给饭桌上每一位客人这个数目的钱，以防他们想在饭桌上掷骰子或者玩‘成不成对游戏’。”

72. 人们普遍认为奥古斯都的其他私人爱好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他的第一处房子曾是演说家卡尔乌斯的产业，坐落于罗马城市中心广场附近指环店楼的顶端；之后他搬到曾经是霍腾西乌斯的坐落于派拉庭山上的房子里。他的新宫殿无论在规模上还是在优雅程度上都不出众——白榴拟灰岩石墩柱支撑着宫殿，起居室没有任何大理石或者精心做成花纹状的地面做装饰。尽管罗马冬季的天气并不适合他的身体状况，但是他在这房子中的同一间卧室住了超过40年。房子顶端有一间书房被他称为“叙拉古”或者“我的小工作间”，每当他想独自一人不受打扰的时候，他都会到这里。他会时常待在这里或者一个获释奴的郊外别墅中；但是，如果他病了，他就总会藏身于米西奈斯的宅邸中。他还常在海边胜地度假，在坎佩尼亚海岸外围的一些岛屿上，或在罗马附近的城镇上，比如拉努维姆斯、普赖尼斯特或提布尔——他常在这些地方的海格立斯神庙的柱廊中主持司法工作。他非常讨厌炫耀性的乡间别墅，以至于他不辞辛苦地远到他的外孙女朱莉娅所建造的超豪华别墅处将之摧毁。他自己的乡间别墅则毫无豪华之处可言，与其说它在雕塑和绘画方面出众，不如说它以风景绿化以及所陈列的稀有物品方面见长，比如说在卡普利埃岛上他的别墅中，他搜集了已灭绝的海上或陆地野兽的巨大骨架——人们通常称之为“巨兽之骨”，此外他还搜集了一些古代英雄的武器。

73. 奥古斯都的宫殿装饰有多么简陋，我们可以从被保留至

今的睡椅及桌子中看出来，其中许多物品甚至都达不到一个普通市民的要求。据说他总是睡在一张矮床上，上面铺着一床非常普通的床单。除非是在特殊场合，否则他都只穿着利维娅、屋大维亚、朱莉娅或是他的某个孙女给他编织或缝制的衣服。他的长袍既不紧致也不宽大，上面的紫色镶边既不是太宽也不是很窄；但是他的鞋却有相当厚的鞋跟，使他看起来比较高一些。他总是把比较正式的鞋和衣服放在身边以便更换，因为他随时有可能突然有事，要以官员的身份出现。

74. 他经常举行非常正式的宴会，非常注重客人的身份和地位。据瓦勒里乌斯·麦撒拉记载，唯一的一次他邀请了一个获释奴，原因是这个奴隶麦纳斯出卖了塞克斯图斯·庞培的舰队，把执掌舰队的权力拱手送到了他的手中；而在邀请麦纳斯之前，奥古斯都仍旧首先将其列入自由市民的行列。但是据奥古斯都自己记载，他曾经邀请了一位他的前贴身护卫，因为奥古斯都曾经将这个获释奴的别墅当做一个静思之所。在这种宴会当中，奥古斯都有时候会来得迟一些，有时候又会早一些退席，在这种情况下，宾客们可以自行开始或结束宴会。通常情况下会有 3 道菜，当然在比较盛大的宴会中会达到 6 道菜。宴会没有什么奢华，却有着融洽的气氛，因为尽管有些羞涩的宾客或者保持沉默或者只与自己的邻座窃窃私语，他却能引导他们参与到共同的谈话中来。奥古斯都还会找一些器乐师、演员甚至是表演杂技的人来活跃气氛，但是通常情况下，他还是更青睐于专业讲故事的人。

75. 在庆祝节假日的时候，奥古斯都在花销上可以说是不遗余力的，不过偶尔却表现得有些漫不经心。比如说在农神节或者任意什么他高兴的时候，他就会变换着花样儿给大家赏赐礼物：有可能是大量的衣物和金银餐具；或者是各种各样的钱币，包括早期君主政体时期的样币还有外国钱币；或者只是几块山羊毛织物、海绵、拨火棒或者火钳——在送出去之前，他都会在这些物品上贴上误导性的和猜谜似的描述标签。

有时在宴会中，他会拍卖一些价值相差甚远的奖赏券，或者拍卖一些画像。但是在交易当中，他不让客人看到这些画像的正面，在场的每位宾客都要在不了解其真实价值的情况下进行竞标，试试自己的运气——结果就是或者是挑到了自己最满意的物品或者是把钱白白扔掉。

76. 要描写他的性格特征，我就必须要提及他吃饭的习惯。他很节俭，通常情况下，他更喜欢吃普通人吃的食物，尤其是口感比较粗糙的面包、小鱼、新鲜的手压干酪，还有第二次收割的青无花果；还有，他饿的时候不会等到开饭的时刻，而是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刻都可以进餐。以下是对他所写的信件的逐字摘录：

“我在车上吃了些面包和枣……”

还有：

“有一天从里吉亚坐肩舆回来的路上，我狼吞虎咽地吃了一些面包还有几颗硬皮葡萄。”

还有：

“亲爱的提比略：

即便是一个在安息日中斋戒的犹太人都不会像我今天这样吃这么少，直到夜幕降临我还没吃什么东西呢；洗澡的时候，在给自己身上擦油之前，我狼吞虎咽地吃了两口面包。”

他吃饭没有规律可循，因此他总是一个人吃饭，或先于客人或在客人离开后，而在真正开饭的时候，他却什么也不吃。

77. 奥古斯都习惯性地节制饮酒。据科涅利乌斯·内波斯讲，在围攻穆提那期间，他席间饮酒从未超过三杯。在其后半生，他

给自己限定的酒量是一品脱，如果超出了这个界限，他就会有意地把它吐出来。里提亚酒是他最喜欢的，但是他很少在吃饭期间喝酒，相反，他会吃一口用冷水泡过的面包来润润嗓子，或者是一片黄瓜、莴苣菜心、新鲜的或者是干的酸苹果。

78. 午餐之后，他通常会穿着衣服和鞋子小睡一会儿；他把一只手放在眼睛上遮光，脚上不盖东西。晚饭后，他会回到自己书房中的座椅上，工作到很晚，在完成了白天未解决的全部或大部分公务之后，他才上床休息。他最多能够睡上7个小时，期间还会醒来三四次。如果他发现午夜醒来之后很难再入睡（事实上，这种情况经常发生），他就派人去请为他朗读的人或者是讲故事的人，他再次睡着以后就会一觉到天亮。他不能忍受黑暗无眠时没有一个人在他身边；如果他必须要起早去参加官方的或宗教的仪式——这些也是他厌恶的事——他就会在仪式的前一天到最临近仪式地点的一位朋友家过夜。即使是这样，他也经常需要更多的睡眠，因此如果在乘坐肩舆期间有什么事情耽搁了进程，抬轿的人又恰巧放下了肩舆，他就会在里面打盹。

79. 奥古斯都非常英俊潇洒，有着优雅的步伐，即使是到了老年时期也还是这样；但是他却对自己的外貌形象却不是很在意。他从来不在意自己的发型，以至于为了节省时间，他会让两三个理发师同时快速地整理自己的头发，而与此同时，无论那些人是在给他修剪头发还是在给他刮胡子，他都会忙于其他的事情：比如在读着什么或写着什么。无论是在与人谈话的时候还是在休息的时候，他总是一副平静的表情。一位高卢的首领曾经向他的部下坦言说：“在帝王取道穿越阿尔卑斯山的时候，作为一名观众，我有机会接近他，我当时就想实施我的计划，将他推下悬崖，但是他那张平静的面庞却让我的心软了下来，因此我就放弃了计划。”

奥古斯都的眼睛明亮而清澈，他总是相信自己的眼睛会放射出一种神灵般的光芒；如果当他注视着一个人时，那人低下了头，就好像感受到耀眼的阳光一样，他就会得到一种极度愉悦的感觉。

然而到了垂暮之年时，他的左眼视力变得不佳。他的牙齿少而小，还有坏牙；他的头发微黄而卷曲；他的眉毛在鼻子上方连接到一起，耳朵中等大小，鼻尖稍挺，然后又稍向内弯；他的肤色介于黑色与白色之间。获释奴尤利乌斯·马修是奥古斯都的记录师，据他记载，奥古斯都有5尺7寸高，但事实上这是夸张之词。但他的身体和四肢比例非常匀称，所以除非有个个子高的人站在他身边，否则的话，人们意识不到他有多么矮。

80. 据说他的身体上有各种各样的斑点——他的七块胎记就像星星一样布满他的胸部和肚子，无论在形状、顺序和数量上都与大熊星座一样；他身上的那些像是干补丁一样的东西表明他身上有癣菌病，这主要是由于他的皮肤瘙痒和他频繁地在浴池中用刮器用力刮身体造成的。他左臀部、大腿和小腿比较虚弱，致使他有时会怀疑自己是跛子；但是这种情况在他接受了细沙与芦苇治疗法治疗后有所改善。有的时候，他的右手食指麻木异常，并且遇冷之后会萎缩，以至于连笔也用不好，即使是在他戴上了牛角护指套之后，这种情况也并没有改善。他还要忍受着膀胱疼痛的煎熬，直到有一次随尿液排出结石之后，他才不用再受这种煎熬了。

81. 奥古斯都在不同时期遭受了几次严重而危险的疾病折磨，但是都侥幸得以生存。最糟糕的一次是在征服坎塔布连之后，他肝脏上面的脓肿溃疡让他非常沮丧，以至于他同意尝试一种前所未有的治疗方法：因为热敷方法并不能让他的病情得以缓解，他的医生安东尼乌斯·穆萨就给他进行冷敷疗法，事实证明这很成功。他还患有某些季节性的病症，每年都会受其折磨：在早春的时候，他的横隔膜发紧；西罗科风吹过的时候，他会患上黏膜炎。这些病痛都在削弱他的身体，无论是炎热的天气还是寒冷的天气，都会让他痛苦不堪。

82. 在冬季，他在贴身衬衫之外要穿上四件以上的束腰外衣，外加一件厚重的羊毛长袍；此外，在里面还要穿上羊毛护胸，下

身还要穿上毛织护腿。在夏季，他睡觉的时候，卧室的门要开着；有时他会睡在庭院中的泉水旁，旁边还要有人为他扇扇子。他甚至无法忍受冬日的阳光，在户外的时候还总是戴着一顶宽边帽子，即使在家里他也是这样。他喜欢在夜晚乘坐肩舆游玩，抬轿的人总是不慌不忙地赶路，以至于他们要花两天时间才能到达普赖尼斯特或者提布尔；不过，如果有可能通过海路到达目的地，他都会尽量选择海路。但是无论怎样，他总是精心护理自己虚弱的身体，他尤其会注意节制洗澡的次数，还钟情于往身上擦油——或者是在壁火旁边进行一次汗水浴，之后用一些烧温的水或者是经过太阳暴晒的温水冲澡。当医生开出处方，认为热盐水或者硫磺水会对他的风湿病有治疗作用时，他就会长时间地坐在木制浴椅上——他按西班牙语称它为杜里塔——把手和脚交替地放入到装有这种水的浴池中。

83. 内战一结束，奥古斯都就不再在战神广场（马尔斯原野）进行骑马和剑术的练习了，而是与两个同伴做传球的游戏，或者与几个人一同玩手球。但是很快他又醉心于骑马或者散步，最后又改为用斗篷或者毯子把身体包裹住，进行短跑和跳跃的活动。有时，他会去钓鱼以作为消遣；有的时候还会与小男孩儿一同玩骰子、弹子或者坚果，因此他总是在寻找一些有漂亮的脸蛋，说起话来讨人喜欢的孩子，尤其是叙利亚人和摩尔人的孩子。他不喜欢侏儒和任何形式的残疾人，认为他们是自然界中的怪诞之物，会带来坏运气。

84. 甚至从少年时代起，奥古斯都就开始认真而努力地学习雄辩术了。在穆提那战役期间，虽然公事很繁忙，但是据说他仍旧每天读书、写作和演讲。从那时起，每次在为元老院、公众集会或是军队演讲之前，他总是精心地提前打好草稿，尽管他也具备即兴演讲的天赋。而且为了避免忘掉演讲词的尴尬，也为了避免要劳心劳力地记住它们，他总是朗读他的手稿。所有的针对个人的重要讲话，甚至是对他的妻子利维娅要说的话，他都会首先

记录在他的笔记本上，之后再照本宣读；他很担心如果没有什么准备，他就会说得太多抑或太少。在一位雄辩术教师的培训下，他说话的声音清晰、悦耳而特别；但当他发现有的时候自己的声音难以满足在大庭广众之下讲话的要求时，他便会叫上一名传令官帮他说话。

85. 奥古斯都就各种各样的题材写了无数篇散文，他把其中的一些朗读给自己的密友听，就好像是在演讲厅中进行演讲一样，比如说那篇《论布鲁图的〈颂加图〉》。然而由于已经年老体衰，所以每当这种时刻，他都会在念完之前就已劳顿不已，于是就把其余部分交给提比略，让其帮自己完成朗读。他其他的作品还包括《鼓励学习哲学》，还有达十三卷之长的《我的自传》，这还只是写到坎塔布连战争就结束了。也有几次，他尝试着进行韵文诗的写作，其中包括名叫《西西里》的六步格短诗集，还有一本同样是短篇幅的诗集叫《讽刺短诗集》，其中的大多数短诗都是在浴室中构思的——这两本书仍然留存于世。当时奥古斯都还兴致勃勃地开始了他的悲剧作品《阿雅克斯》，但是由于后来越来越不满意这本书的风格，他就把它给毁掉了。当他的朋友问他：“唔，你的《阿雅克斯》怎么样了？”他就会回答：“《阿雅克斯》已经倒在海绵上了。”

86. 他练就了一种简单而易操作的演讲风格，避免华丽的、刻意凑出的散文韵律还有被他称做“牵强附会的低劣用词”；他的主要目的就是尽量平实地说出他想说的。他很担心听众或者读者会搞不清他句子的意思，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总是能看到他在城市的名字前面加上介词“to”或者“in”；有时候本来只有一个连词会使句子读起来更加通顺，但是为了让句子的意思更加精确，他会多加上几个连词。他对创新者和仿古者都表示轻视，认为他们同样糟糕，因此对他们进行激烈的抨击——尤其是，他曾故意拙劣地模仿滑稽作品，无情地讽刺他的朋友米西奈斯的“滴着油膏的卷发”。即便是提比略，也没有逃脱奥古斯都的嘲讽，因为

提比略总是习惯在自己的演讲词中用一些陈旧而书生气的词汇；而安东尼对奥古斯都来讲则是个疯子，因为他写作的风格就“好像他是为了让人惊叹而不是为了让人理解”。他取笑安东尼的糟糕品位及其行文风格前后不一致，说道：“你沿用了塞勒斯特从加图的《起源》中借来的过时措辞，这表明你犹豫不决，不知是应该模仿安尼乌斯·辛布尔还是魏拉尼乌斯·弗拉库斯。难道你企图让我们拉丁文也变成那些饶舌的小亚细亚演说者说废话的风格吗？”在他写给外孙女阿格里皮娜的一封信中，他赞赏了她的聪慧，之后加了一句，“但是一定要注意，在写作中和说话时要避免造作。”

87. 从奥古斯都自己的亲笔信当中，我们可以推断出他的日常用语中一定包括了一些他自己创造的稀奇古怪的表达方式。因此，他经常写道，“他们会在希腊历的初一支付”，这句话的意思是“永远不会支付”，因为用初一计日完全是罗马的传统而不是希腊的。另一句他最爱说的话是“让我们满意于这个加图吧！”意思是与过去相比，无论现在的条件有多么糟糕，人们都应该尽可能地利用好现在的环境。对于迅速而突然的行动，他最喜欢用一个比喻来表达：“比煮熟芦笋还快。”下面一些不同寻常的词汇常出现在奥古斯都的信件中：

baceolus(呆子) 表示 stultus (傻瓜)

pulleiaceus (木头脑袋) 表示 cecritus (疯狂的)

vapide se habere (感到单调) 表示 male se habere (感觉糟糕)

betizare (是个甜菜根) 表示 languere (无精打采) ——这一

词由其口语形式 lacharizare 变化而来。

他还拥有许多自己的特殊语法的表达方式：simus 表示 sumus (我们是)、domos 表示 domuos (家的)，他总是坚持这样用，表示这些词是经过他慎重选择的。我注意到他有一个特殊的习惯：

他并不把长单词分隔开来写，剩下的字母由上一行的末端移到下一行之首，而是把这些剩下的字母写在前半部分的下方，然后画上一个圈，把两部分连接起来。

88. 他并没有严格按照语法学家的规定，去注重理论上的拼写规则，而是倾向于按照发音拼写单词。我本来可以不用提奥古斯都的这种拼写习惯的，因为大多数人在拼写单词的时候都会因为颠倒或者疏忽了整个音节以及单个字母而犯此类的拼写错误。但是我之所以在这里说他拼写时的这一特点不是由疏忽导致的，是因为我曾在不止一本的回忆录中惊讶地发现，他曾经辞退一名位及执政官级别的总督，理由是他未受到良好的教育，竟然把 *ixi* 拼写成了 *ipsi*（同样的人）。他写暗语的时候，会用字母表中的下一个字母来代替所要写的那个，比如用 B 代表 A，用 C 代表 B，但是他会用 AA 表示 X。

89. 奥古斯都野心勃勃地希望自己的希腊语能像拉丁语一样，并且要非常有造诣。奥古斯都的家庭教师是帕加的帕席翁之子阿波罗多禄斯，曾陪奥古斯都去过阿波罗尼亚，尽管年事已高，但是仍然教授奥古斯都雄辩术。后来，奥古斯都与哲学家阿利乌及他的两个儿子狄奥尼修斯和尼加诺共度过许多时日，他们拓展了他的综合教育，但是他从未真正流利地学会希腊语，也从未挑战自己，用希腊文进行文学写作。事实上，如果有什么情况需要他用希腊语的时候，他都会用拉丁文写出来，然后再找人翻译。但是没有人会把他描述为是不懂希腊诗歌的，因为他非常喜爱传统的喜剧，并且总是安排上演那一时期的舞台剧。对于这两种语言形式的文学而言，他最大的兴趣是以其中适当的奇闻逸事为依托，找出能够适用于公众或个人的道德箴言；而只要他认为有必要，他都会把这种文章转录给他的将军们或者是各行省的总督们，以引起他们的注意。他甚至在元老院大声朗读过整套的书，并且印发公告，把它们推荐给人民——比如说昆塔斯·梅特拉斯的《论增加家庭人口》，与茹提利乌斯的《论建筑的高度》——目的只是

证明他一直以来所关注的事宜也同样是早期的思想家们所关注的。

奥古斯都尽自己最大的能力鼓励那些博学多才的人：他会礼貌而耐心地出席他们的诗歌和历史著作的朗读会，而且还会参加他们的演讲和辩论会；但是他反对任何作品以他本人为主题，除非他确认作者是严肃、认真而著名的作家；而且他经常会告诫大法官不要让他过于频繁地致颁奖词，那样会让他的形象在人们心中变得庸俗。

90. 至于对宗教的态度，有记录表明奥古斯都很害怕雷声和闪电，有鉴于此，他总是带着一张海豹皮作为护身符，并且会在猛烈的暴风雨即将来临时躲进地下室——正如我在前面曾经提到过的，他曾经在一次夜行军时被暴风雨突袭，险些丧命，自此以后他便极度惊惧暴风雨。

91. 对于自己的或别人的梦境所带来的警示，他都不会忽视。比如在菲力比战争前夕，他由于病情严重而决定留在营帐中，但是却因朋友的一个梦境而改变了这一决定——极其幸运，事实最终证明他这样做是对的，因为后来敌军控制了营帐，他们认为奥古斯都还在卧病中，就拿剑用力戳帐篷和床，把被子都挑烂成了棉絮。每年的春天，他都会做一连串的噩梦，但是所有梦境中的恐怖情景都没有在现实中应验；而他在其他季节中偶尔做的梦却似乎更灵验。他频繁地拜祭自己建立在卡比托奈山上的主神朱庇特神庙，有一天他梦到主神朱庇特走到他身边，抱怨说新来的那个神正在让自己失去越来越多的崇拜者。他答道：“我把雷神放置在距离你的神庙这么近的位置，是因为我希望让您得到一位守门人。”奥古斯都醒了之后，在新的建筑物的山墙上悬挂了一些铃铛，使它看起来更加像是一个前门。也是因为他的另一个梦，他每年都有一次要坐在公众场合，向人们伸手要铜板，就好像自己是一个乞丐。

92. 奥古斯都对于某些具有前兆性的迹象也绝对地迷信：他认为，在起床的时刻把右脚放到了左脚的鞋中会给自己带来糟糕

的运气，而如果在进行长途跋涉的出发当日正赶上刮风或者下雨则会带来好运，预示着胜利和早日归来。预兆会留给他强烈的印象。有一次，他房前铺满石子的路上长出来一棵棕榈树，奥古斯都就把它移植到自己内部庭院的家神旁边，并无微不至地加以照料。当他去探访卡普利埃岛的时候，一棵垂死的老橡树那低垂的树枝突然重新获得了生命力。这使奥古斯都异常高兴，他就安排好用埃那里亚从那不勒斯城那里换取了卡普利埃岛。奥古斯都还有一种迷信的看法，那就是不在集市日的第二天出发，而任何重要的任务也不能在诺耐日（即3、5、7、10月的第7日或其他各月的第5日）进行——尽管他后来在给提比略的一封信中解释道，这只是由于这个词的发音让他觉得不吉利。

93. 奥古斯都对于外邦的古老礼仪都极其尊重，却轻视其他种类的礼仪形式。比如有一次，在他已经熟谙了雅典的古希腊（古代宗教中的）密仪之后，他在罗马审理一个案子，在此案中，有人质疑阿提克·克瑞斯谷神的祭司权威性。由于一些宗教的秘密必然会在庭审的证词中提及，他便肃清了法庭，解散了法官，秘密地解决了这次争端。而另一方面，在路过埃及的途中，只要稍稍偏离一点既定的路线就可以去参拜一下阿皮斯圣牛，但是他却没有去；不仅如此，他还赞誉自己的孙儿盖乌斯在探访耶路撒冷的时候并没有前去祈祷。

94. 在此，我应该列举一下奥古斯都出生前、出生时还有出生后的征兆。这些征兆可以清晰地预示他辉煌的未来以及持久的好运。

在古代，维利特埃城墙被雷电打掉了一部分后，占卜者曾预言本地有一个人将来有一天会统领这个世界。维利特埃人由于这个预言而信心大增，立即向罗马宣战，并坚持战斗，直到几乎被彻底打垮；而在几个世纪之后，世界的统治者奥古斯都才真正在此地出现。

据尤利乌斯·马修讲，在奥古斯都出生前几个月，人们普遍

注意到一种征兆在警示罗马人民：大自然已经做好准备，要为他们带来一位国王。这引起了元老院的极度恐慌，以至于他们制订政令，在一整年之内禁止养育任何男孩。然而，有一些元老的妻子恰巧怀了孕，他们就阻止这项政令通过并成为正式法律——因为他们中的每个人都希望这被预言的国王是自己的儿子。

我在一本名为《论神》的书中发现了一个故事，是由门德斯城的阿斯克勒必阿底斯写的。奥古斯都的母亲阿提娅与她的几个已婚妇女朋友去阿波罗太阳神庙参加了一个庄严肃穆的午夜拜祭活动，她命人把肩舆停下之后，很快就睡着了，这时其他人也同样睡着了。突然一条蛇滑到她身边，进入她的身体，之后又游走了。醒来之后，她为自己净身，就好像是同自己的丈夫亲热之后的净身一样。一个蛇形状的彩色印记出现在她的身体上，久久不能去掉，这使她羞于再与人共浴；9个月后，奥古斯都的降生表明了他具有神的父系血统。临产前，阿提娅梦到自己的内脏被带到了天国，悬挂于陆地和大海之上，而他的父亲屋大维乌斯则梦到大海从她的大腿之间升起。

奥古斯都出生那一天，恰逢元老院探讨著名的喀提林阴谋。屋大维乌斯由于阿提娅的分娩而迟到，当占星家巴布利阿斯·尼吉底乌斯·费格鲁斯听说了孩子是在何时出生之后，他立即惊呼：“世界的统治者已经诞生了。”每个人都相信这个故事。

屋大维乌斯后来在一次穿越广袤的色雷斯地区的远征中，到了被尊崇为酒神圣林的地方，他在那儿向祭司询问自己儿子的命运如何。在进行了一些蛮族人的礼仪之后，这些祭司所做的预言与费格鲁斯的一样；因为他们浇到祭坛里的酒变成了冲天火焰，冲出了神殿的屋顶——伟大的亚历山大大帝在这同一祭坛中祭祀的时候曾经有过这种征兆，此外再无他人。当天晚上，屋大维乌斯做了另外一个梦：他的儿子具有超人类的权威，手持霹雳与节杖，佩戴着至尊至上的主神朱庇特的王权佩饰，头戴太阳王冠，坐在饰有花环的战车上，由十二匹炫目的白马拉着。

盖乌斯·德鲁苏斯记录道，有一天晚上，奥古斯都还是婴儿的时候，保姆把他放在了底楼的摇篮中，但是他却在拂晓时消失了。众多人都出动去寻找他，最后发现他正躺在高塔的顶端，面对着朝阳。他刚刚学会说话时，有一次到祖父的乡间农庄中，青蛙突然开始齐声大叫，他就命令它们停止喧嚣，自此以后便没有一只青蛙在那里大叫了，这一点得到当地人的印证。后来，在亚壁古道第四里程碑附近，当他坐在旁边的一个小树林中吃午餐的时候，一只鹰突然俯冲下来，叼走了他手中的面包——然而，令他更为惊奇的是，那只鹰又非常温顺地飞回来，把刚刚偷走的面包又还给了他。

昆塔斯·卡塔路斯再一次向主神殿（朱庇特神殿）献祭之后，连续两晚都做了梦。第一个是至尊无上的主神朱庇特向几个正在祭坛旁边玩耍的贵族子嗣招手，并把罗马女神像塞进一个小男孩的长袍兜里。第二天，卡塔路斯又梦到这个男孩坐在卡比托奈山主神朱庇特的膝盖上；他试图让那个孩子下来，但是朱庇特却阻止了他，因为这个男孩子正被当做罗马的救世主来培养。第二天，卡塔路斯碰到了奥古斯都，他惊奇地看着他——之前他们从未见过面——之后宣称他梦中的那个男孩恰恰就是奥古斯都。有关卡塔路斯的第一个梦境的另一种说法是一群贵族孩子都祈求主神朱庇特给自己一个保护神；之后主神朱庇特就指着其中一个孩子说：“无论你们需要什么，都向他要！”他用手指轻触那个男孩子的嘴，之后又将手指放在自己的嘴唇上。

在一个新年，西塞罗陪同作为执政官的尤利乌斯·恺撒前往卡比托奈山，向朋友讲起前一天晚上自己做的梦：一个带有高贵面相的男孩，吊在一条金链之上，从天国降落，站立在卡比托奈山神庙的门口，之后卡比托奈山主神朱庇特递给了那男孩子一把鞭子。说到这儿时，他正好看到了奥古斯都——他的舅公恺撒带着他前来参加仪式，但是没有几个人认得他。西塞罗惊呼道：“就是那个孩子！”

当奥古斯都庆祝自己的成年礼时，恺撒允许他穿上的元老袍从缝隙处裂开了，滑落到脚上。一些旁观者把这一现象解释为有一天他会把元老阶层控制在自己脚下。

尤利乌斯·恺撒在砍伐树林，清理场地以便搭建帐篷时，他注意到一棵棕榈树，就命令把它留下来作为胜利的预兆。这棵树突然长出了一根新树枝，而且几天之后就长得非常大，遮蔽了整棵树。不仅如此，一群鸽子开始在它的枝杈中筑巢——要知道鸽子向来是不喜欢坚硬而多刺的树枝的。人们说这种惊人的迹象说明恺撒希望自己的孙外甥奥古斯都，而不是别人来做自己的继承人。

在阿波罗尼亚，奥古斯都与阿格里巴一同去拜访占星家奥吉恩，并登上他的占星台，都希望让他占卜一下各自将来的事业运势。阿格里巴首先上去，他得到的答复说他有让人几乎不能置信的好运，而奥古斯都根本不敢奢望有这么好的结果，因此他羞于报出自己的出生时间。然而，犹豫了一段时间之后，在阿格里巴和占星师的一再催促下，他难为情地说出了自己的出生时辰。奥吉恩跳了起来，扑在他的脚下，这使得奥古斯都开始坚信自己日后的好运，他甚至敢于公开自己的诞生星位，并发行铸有自己所属的星座摩羯（星）座的银币。

95. 在他闻讯恺撒被暗杀而从阿波罗尼亚回到罗马时，天空万里无云，但是在太阳周围却有一道好似光环一样的彩虹，紧接着，顷刻之间，一道闪电击中了恺撒的女儿朱莉娅的坟墓。当他当上了执政官之后第一次进行占卜时，12只秃鹰突然出现，这与罗慕路斯占卜时的情形一样：所有献祭牺牲的肝脏都底端朝内折叠——据所有精通占卜的人解释，这是对他大好前程的预示。

96. 奥古斯都甚至预见到了战争的胜利。在波诺尼亚，即三头政治成员奥古斯都、安东尼和雷必达共同驻军所在地，一只鹰栖息在奥古斯都的帐篷上，它非常有力地回击了两只乌鸦对它的夹攻，直到最后把对方击落。这一景象被将士们注意到并解释为

在他们的三位统领者中间会出现决裂，而后来事实也确实如此。在奥古斯都去往菲力比的路上，一位帖撒罗尼迦人拦住了他，说他一定会取得胜利，因为此人在一条偏僻的小路上见到了恺撒的灵魂。奥古斯都在佩鲁西亚的城墙下祭祀时，由于没有得到一个吉祥征兆，他就派人去拿更多的祭品；就在此时，已经被围困的敌人突然反击，夺走了他所有的用于祭祀的物品。占卜者一致安慰他说无论起先预示了多么糟糕的灾难，都会降临在持有那些祭品的人身上，而事实证明确实如此。

在西西里外围的海战前夕，奥古斯都正在海边散步，这时一条鱼跳出海面，落在他的脚边。在阿克兴，正当他准备登上战船，发出开战信号的时候，他遇到了一位骑着驴的农民，就问那人叫什么名字。那位农民答道：“我是犹推古（意为“繁荣”），我的驴子叫尼康（意为“胜利”）。”后来，为了纪念这次胜利，奥古斯都为犹推古和他的驴子在营地上竖起了青铜雕像，并把此地作为圣地圈了起来。

97. 接下来我们要谈谈奥古斯都的死亡及之后对他的神圣化，而这些事件也都可以通过明显的迹象得以预知。他在熙熙攘攘的战神广场（马尔斯原野）上举行净化礼（每5年一次，人口普查后开始举行），来结束驱邪仪式——也可以说是又结束了一个5年期。这时，一只苍鹰环绕在他身边飞行了数圈，然后飞到附近的神庙上，栖息在字母“A”的上方，而此字母恰巧是阿格里巴名字的第一个字母。奥古斯都注意到这一点之后，即刻命令当时也是监察官的同僚提比略宣读对下一个5年的祈福祝词，因为尽管他已经准备好了这些祈福宣言，而且已将它们写在书板上了，但是他不能负责兑现那些自己死后无法兑现的事情。几乎是在同一时刻，闪电熔掉了他雕像下部题字的首字母。人们把这个现象解释为奥古斯都只会再活100天，因为被雷电击中的字母“C”在罗马数字中表示100，而剩下的字母“aesar”在伊特鲁里亚语中则表示“神明”，也就是说他死后会被奉为神。

还有，当他派遣提比略去伊利里库姆，并计划着要护送提比略远到贝尼温姆时，他却因为一连串的事务而无法起程。他大喊道：“无论是谁阻止我，我都不会再滞留在这儿了！”人们后来回忆起这些话的时候，才发现这是具有预言性的。之后，他取陆路向贝尼温姆进发，但是到了阿斯图拉时，由于恰逢适于航海的微风，他就在那晚决定走海路——尽管在夜晚行船有悖于他平日的习惯——结果患了伤寒，第一个症状就是腹泻。

98. 在沿海而行路过坎佩尼亚及其临近岛屿之后，他在卡普里埃自己的别墅中度过了4天，在此他休闲放松。当他乘船通过普特俄利海湾的时候，一艘刚刚抵达那里的亚历山大船上的乘客与船员都身穿白色长袍，头戴花环，焚香祝他好运——因为他们说自己的生命是奥古斯都赋予的，他们之所以能在海中自由地航行也是他赏赐的，总而言之，他们所有的自由与繁荣都与他密不可分。这一事件让奥古斯都非常高兴，因此他分发给自己的随从每人40枚金币，让他们宣誓只把这40枚金币花在亚历山大的货物上。还有，在他停留在卡普利埃的最后两三天期间，他向岛上的居民分发了罗马的托加袍、希腊的斗篷还有其他的一些小物品；他还坚持认为罗马人应该说希腊语、穿希腊人的衣服，而希腊人则正相反，应该学罗马人说话，穿罗马人的衣服。他长时间地坐在那儿观看当地青年人的体育训练（卡普利埃是一个保留了许多古风的居民聚居区）。后来他邀请这些年轻人去参加他主持的宴会，他不仅允许而且还希望这些孩子讲笑话，并能自由地抢夺他扔出的一些礼品兑换凭证——拿着这些凭证，他们可以领取水果或者甜食之类的东西。事实上，他沉迷于各种形式的娱乐。

奥古斯都把卡普利埃的居所称做“无为之地”，因为他的一些已经在岛上安定下来的随从现在变得非常懒散；他还把一年前死在这里的朋友马斯加巴叫做“克提斯特思”，意思是“开拓者”。当他从餐厅窗口注意到一群手持火把的人正在祭扫马斯加巴的坟墓时，他即兴创作了一句希腊诗：

“我看到开拓者的坟墓火光闪耀……”

之后，他转向提比略的占星家色拉西洛斯，问道：“哪个诗人写的这句诗？”因为色拉西洛斯当时正对着他斜倚着，所以并没有明白他指的是什么。色拉西洛斯正在犹豫的时候，奥古斯都又加上了一句诗，吟诵道：

“看啊，他们举着火把，对马斯加巴表示敬意！”

之后他又问了一遍，“是谁写的这句诗？”色拉西洛斯无法猜出是谁写的这两句诗，就低声嘀咕道：“无论谁是作者，这两句诗都写得非常好。”奥古斯都纵声大笑，把这次谈话当做趣谈。

尽管由于肠胃病没有得以根治，总是间歇性发作，奥古斯都的身体大为虚弱，但是他仍然坚持又去了那不勒斯。他在那儿观看了以他的名义每5年举办一次的体育竞技会。最终，他得以与提比略一同出发，并与之在贝尼温姆相互道别。在回家的路上，他感到自己身体非常不适，走到诺拉时又开始卧病在床，就派遣信使召回正前往伊利里库姆的提比略。提比略回来之后，奥古斯都与他私下里进行了一次长谈，从此之后，就不再参与重要事宜的决策了。

99. 在奥古斯都辞世之日，他一再询问有关他生病的传闻是否引起了骚乱。他派人拿来一面镜子，让人帮他梳理了头发，由于他身体虚弱，连下颚都无法合上，因此只好让人帮他合上下颚。之后他召集来了他的众多好友，问他们：“是不是我已经无愧地演完了我人生的闹剧？”之后又加上了一句剧场演出的结束语：

“如果我的演出让你感到愉悦，
就让你们的热诚陪伴我走下舞台吧。”

之后他遣散了这些人，这时，新一批的拜访者从罗马赶到，他开始询问小德鲁苏斯的女儿的病情。最后，他跟妻子吻别，“再见，利维娅，千万不要忘记我们的婚姻！”几乎是话音刚落，他就与世长辞了。他一定一直以来就希望自己的离世过程能非常短暂，因为每当他听说别人离世之际都迅速而毫无痛苦之时，他都会说：“愿上帝赐予我和我的亲人同样安乐的死法！”在他临死之前，只有一次迹象表明他的意志有些混沌不清，他突然惊恐地大喊：“40 个小伙子要夺走我的性命！”但即使是这个，也可以被理解为是预言而不是错觉，因为正是 40 个禁卫军将要组成荣誉护卫队，把他运往墓地。

100. 奥古斯都在他的父亲屋大维乌斯去世的同一个房间离开人世，那是公元 14 年的 8 月 19 日，大约是下午 3 点钟，当年的执政官是塞克斯图斯·庞培乌斯与塞克斯图斯·阿匹雷斯。再过 35 天，就是他的 76 岁生日。从附近城市和老兵驻守的殖民地赶来的元老抬着他的尸体踏上了从诺拉到布维利的漫漫征程——由于当时炎热的天气，人们只能在夜晚前行，而白天则要把他安放在每一站的市政厅或者是主要神庙里。一队罗马骑士把他从布维利运往他在罗马的宅院的前厅当中。

元老都竞相献计献策，筹划奥古斯都在死后应该获得什么样的荣誉。下面所列举的是大家提出来的供参考的建议：他的葬礼仪式队伍应该穿越凯旋门，元老院议事厅的胜利女神像应该作为葬礼的先锋；来自于贵族家庭的小男孩和女孩为奥古斯都唱挽歌；在将其进行火葬时，人们应该戴上铁制指环，而不是金戒指；他的骨灰应该主要由长老院的教士来搜集；“8 月（这一月份是由他的名字衍生而来的）”这个名字应该变成 9 月，因为奥古斯都是在 9 月份出生，在 8 月份离世的；从他出生的一刻起到他离世的这段时间应该正式进入到官方的历史，称做“奥古斯都时代”。

尽管人们最终决定不给予他额外的荣誉，但是他的葬礼赞词却仍然被诵读了两次——由提比略在尤利乌斯·恺撒神庙的

前厅中进行第一次诵读，之后由提比略的儿子德鲁苏斯在老船首讲坛再一次进行诵读——之后一队元老成员把他的遗体扛到位于战神广场（马尔斯原野）的火葬柴堆，奥古斯都在那儿得以火葬；事实上，一位前大法官发誓说自己看到了奥古斯都的灵魂穿越火焰升入了天堂。之后骑士中的统领赤着脚，身穿没系上带子的束身外衣去搜集他的骨灰，并把这些骨灰放置在大陵墓当中。这座陵墓是他第六次担任任执政官期间，在弗拉米尼大道与台伯河之间修建的。与此同时，人们还把周围地区改建成了一个公园。

101. 奥古斯都的遗嘱是在前一年的4月3日完成的，当时卢修斯·普兰库斯与盖乌斯·西鲁斯担任执政官。这份遗嘱占满了两个记事本，一部分是由他自己写的，一部分是由他的获释奴波里比乌斯和西拉里奥代笔的。他把这些文件都安全地保管在维斯太贞女们那儿。现在她们把这些文件都拿了出来，同时还拿出来了另外三卷由奥古斯都封存好的记录。所有这些文件都在元老院议事厅中被打开宣读。最终他指定了提比略和利维娅作为自己大宗财产的法定继承人，并指示提比略应该继承三分之二的财产，而且要承袭他的名字“奥古斯都”，而利维娅获得另外三分之一的财产，并承袭他的名字“奥古斯都”。第二顺序继承人是提比略的儿子德鲁苏斯，他具有三分之一的继承权；而日耳曼尼库斯和他的三个儿子共同享有剩下的继承权。奥古斯都的许多亲戚朋友属于他的第三顺序继承人。他还给罗马平民留下了400,000枚金币的遗产；为与他具有家族联系的两个部落留下了35,000枚金币；留给禁卫军每人10枚金币；罗马城市步兵大队每人5枚金币；每位军团士兵3枚金币。这些遗产都是立即支付的，因为他一直以来都为这一目的而储存有充足的现金。还有一些小额的遗赠，其中一些所涉金额约200枚金币，都是在他死后一年之内兑现的，因为：

“……我的继承人所得的金币不会超过 1,500,000 枚；因为尽管在过去的 20 年间我的朋友共遗赠给我 14, 000, 000 枚金币，但是几乎所有这些金币，还有我的父亲遗赠给我的、我的继父遗赠给我的，以及其他入赠给我的金币一直以来都用于整个国家了。”

他还下令，一旦他的女儿朱莉娅或者同名的外孙女“有什么事情发生”，那么她们死后都不能同他一同埋葬在大陵墓当中。三卷记录中的第一卷是奥古斯都写的有关自己葬礼的指示；第二卷是他对于自己统治期间的记录，他想把这篇记录刻印在青铜上，然后放置在大陵墓的入口处；而第三卷记录的是眼下帝国的各个地方有多少军队驻扎，国库与私人金库各自还有多少金钱储备，以及下一步应该收取什么样的国家税收。他还列举了一些获释奴和奴隶文书的名字，只要需要，他们就能够就上述这些方面提供更全面的资料。

第三章 提比略

1. 克劳迪亚家族中贵族的一支（克劳迪亚家族还有一支属于平民阶层，但他们具有同样不凡的影响力和声望）从萨宾人的勒吉里城来到了刚建立不久的罗马城，并且带来了大量的依附者。克劳迪亚家族是在废逐诸王 6 年后，应提图斯·泰特斯的邀请而来的。提图斯·泰特斯可能与罗慕路斯共享过王权，而另一种更为流传的说法是，他是后来与克劳迪亚家族的首领阿塔·克劳迪亚共同管理罗马的。克劳迪亚家族被接纳为贵族，并且，依照法令为自己的依附者在阿尼俄河彼岸获得了一片耕地，并得到了卡比托奈山脚下的土地，以用做家族的墓地。在之后的时间里，克劳迪亚家族 28 次任执政官，5 次任独裁官，7 次任监察官，举行过 6 次凯旋式和两次小凯旋式。克劳迪亚家族成员用过各种不同的名字和称谓，不过他们一致决定取消“卢修斯”这个名字，因为有个名叫卢修斯的人因为拦路抢劫被定罪，还有一个叫这个名字的人犯下了杀人罪。后来，他们增加了“尼禄”这个称谓，它在萨宾语中表示“强壮而精力充沛”的意思。

2. 克劳迪亚家族中有很多人为罗马建立了卓越的功勋，但也有一些人对罗马造成了严重的损害，这些历史上都有记载，我只举几个例子。

先说功绩方面。例如，盲者阿彼阿斯·克劳迪亚向元老院建议，反对与皮洛斯王联盟，因为那有损国家的利益。还有，克劳迪亚·考德克斯是第一个横穿墨西拿海峡的人，并且把迦太基人从西西里驱逐了出去。另外，提比略·尼禄率军打败了带着援军从西班牙赶来意大利的哈斯德鲁伯，阻止了他与他兄弟汉尼拔的

会合。而与此相对的，克劳迪亚家族对罗马造成损害的例子也有很多。例如，克劳迪亚·勒吉里阿努斯任负责法律编纂的十人委员会成员时，曾试图奴役并诱奸一名有自由身份的女孩，这一恶劣的行径致使很多平民第二次大批逃离罗马，与贵族们分道扬镳。此外，克劳迪亚·鲁苏斯在被称为“阿彼阿斯广场”的城镇上立了一座他自己头戴王冠的塑像，并试图在他的武装依附者的帮助下征服意大利。还有，担任执政官的克劳迪亚·普尔彻在西西里附近发动海战，开战之前进行祭祀时，用于祭祀的小鸡都拒绝进食，他大喊：“如果它们不吃，就让它们喝水吧！”在下令把它们都扔进大海后，克劳迪亚·普尔彻不顾这一不祥征兆的警示仍与敌人开战，但最终失败了。在这种情况下，元老院命令克劳迪亚任命一名独裁官，但他竟然选择了自己的信差格里奇阿斯，这似乎是在和严峻的军事形势开玩笑。

至于克劳迪亚家族的女人们，功过也同样存在。当运送伊达山女神像的船只在台伯河泥泞的岸边搁浅后，有一姓克劳迪亚的女人以她的贞节为证，公开祷告让船继续航行，并最终使船离开了浅滩。而与这个女子的美德相对的例子是克劳迪亚·普尔彻的姐姐。一次，她乘坐马车穿过拥挤的街道，由于行进缓慢，她喊道：“如果我的兄弟还活着，并且再损失一艘战舰的话，那么现在的人就能减少一些！”因此，她被人民法庭判为叛国罪，而在她之前，没有哪个女人被判过相同的罪名。所有这些克劳迪亚家族的成员都是贵族和贵族团体的重要支持者，只有巴布利阿斯·科罗狄例外。当他得知成为平民的儿子就能把西塞罗驱逐出罗马时，他就真的找了一名平民养父，而他的这位“养父”年纪竟然比他还小。此外，克劳迪亚家族的人对待人民野蛮粗鲁，即使是因重大罪行受审，他们也不会屈尊穿上表示哀求的服装或者乞求宽恕。他们中的有些人不停地和平民护民官争吵，甚至动手殴打神圣的平民护民官。一次，一名克劳迪亚家族的人没有征得人们同意就举行凯旋式，他的一个姊妹作为一名维斯太贞女登上了装饰的战

车，陪他一起行至主神殿。这样，如果平民护民官阻挠队伍前进，就会犯下渎神罪。

3. 毫无疑问，提比略也是克劳迪亚家族的一员。他的父亲是提比略·尼禄的后裔，母亲则是阿彼阿斯·普尔彻的后裔。而提比略·尼禄和阿彼阿斯·普尔彻都是盲者阿彼阿斯的儿子。提比略的外祖父曾被李维斯家族收养。李维斯家族最早是平民，但早已获得声望：他们担任过8任执政官和两任监察官，举行过3次凯旋式，还获得了独裁官和骑兵统帅的头衔。这一家族中最著名的人物是李维斯·萨利纳托尔和德鲁苏斯。李维斯·萨利纳托尔曾经在担任执政官时被判玩忽职守罪，并被罚款。但是后来他再次被平民们选为执政官，甚至被任命为监察官。于是，李维斯·萨利纳托尔给每个部族的名字都设置了耻辱的标记，以谴责他们的三心二意。而德鲁苏斯是因为在一次单独决斗中杀死了一名叫德拉乌苏斯的敌方首领，而获得了这个光荣的称谓，并且得以世袭。李维斯·萨利纳托尔曾在高卢担任与执政官平级的总督。据说，他从高卢带回了黄金，那是很久以前塞诺尼人占领罗马城后索要的赎金。按照传统的说法，这些黄金早已经被独裁官卡米路斯取回。因此这两种说法相互矛盾。李维斯·萨利纳托尔的玄孙坚决反对格拉古兄弟的改革，因而被称为“元老院的保护者”，而且他的儿子在相似的情形下坚决执行同样的政策，后来被反对党阴谋杀害。

4. 提比略的父亲尼禄担任过财务官。在对亚历山大的战争中他曾经指挥尤利乌斯·恺撒的舰队，并对最终胜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恺撒对他大为欣赏，任命他接替巴布利阿斯·西庇阿担任祭司，还派他在高卢兴建殖民地，包括罗那旁和阿瑞拉特地区。然而，在恺撒死后，为了防止更大的骚乱和暴动，所有元老都赞同特赦，只有尼禄提议要奖赏刺杀恺撒的人。后来尼禄当选为大法官，在他任期将满的时候，另外两名执政官安东尼和雷必达发生了争执。所以尼禄保留了职位标志物，并随安东尼的兄弟执政

官卢修斯去了佩鲁西亚。佩鲁西亚陷落的时候，所有罗马官员中只有尼禄不齿于投降求饶，仍旧坚持自己的想法。随后他逃往了普赖尼斯特，再后来又逃到了那不勒斯。此后，尼禄企图通过许诺给以自由身份来招募奴隶组建军队，但最终失败，于是他又前往西西里避难。在西西里，塞克斯图斯·庞培乌斯并没有立即接见尼禄，同时，也不承认他的权标。尼禄对此非常生气，于是横渡海峡到达希腊，加入了马克·安东尼的队伍。和平局面恢复后，尼禄随安东尼的军队回到了罗马，他的妻子利维娅·德鲁塞拉也一同随行。利维娅·德鲁塞拉那时已经为尼禄生了一个儿子，并且还有孕在身。但是，由于奥古斯都想要娶利维娅，尼禄就把她出让给了奥古斯都。不久，尼禄去世。他的大儿子名叫提比略·尼禄，小儿子叫德鲁苏斯。

5. 有人认为提比略出生于丰狄城，他们唯一的证据就是他的外祖母是那里人，而且人们遵照法令在城镇中建立了一座命运女神的雕像。但是大多数人认为他出生于派拉庭山，时间为11月16日。当年的内战在菲力比结束；执政官为马尔库斯·伊密利阿斯·雷必达和卢修斯·迈那提阿斯·普兰库斯，后者是第二次任职。历法和官方公报中对提比略的出生日期和地点都有如上记录，但是一些作家还是坚持认为他的出生年份比这个要早一年——在赫喜阿斯和篷萨任执政官时，或者是晚一年——在塞维利阿·爱舍利卡和马克·安东尼的哥哥卢修斯任职期间。

6. 提比略的儿童和少年时期一直艰难困苦。因为当时尼禄和利维娅一直带着他逃亡，以躲避奥古斯都。他们在那不勒斯偷偷溜上岸时，为了帮助他们，同伴有一次从保姆怀中抱走了小提比略，还有一次从利维娅的怀中抱走了他，这引得小提比略两次大哭，哭声差点暴露了他们。提比略的父母带着他走遍了西西里和希腊，后来在希腊境内受到了斯巴达人的关照，因为斯巴达人正好是克劳迪亚家族的依附者。后来利维娅在夜里带提比略从斯巴达城逃走时突然遇到了森林大火，火焰烧焦了她的头发和一部分

袍子，小提比略也差点丢了性命。塞克斯图斯·庞培乌斯的姊妹庞培亚曾经赠送给提比略一件斗篷、一枚胸针和一些金徽章作为礼物，这些东西现在还保存在贝亚并展出。他们回到罗马后，一位名叫马尔库斯·加利阿斯的元老在遗嘱中将提比略收为养子。提比略继承了他的遗产，但很快放弃了加利阿斯这个名字，因为加利阿斯曾是奥古斯都的政敌。

提比略9岁的时候，登上船首讲坛宣读给他父亲的悼词。四五年后，他参加了奥古斯都举行的阿克兴角战役的凯旋式，骑马走在奥古斯都的战车左侧，而屋大维亚的儿子马塞卢斯骑马走在右侧。他还主持了城市庆典，并在竞技场带领一队年龄稍大的男孩进行特洛伊游戏。

7. 提比略成年后即位之前最重要的事件如下：为纪念他的父亲尼禄和祖父德鲁苏斯，他举办了两次角斗表演，第一次是在中心广场举行的，第二次是在圆形剧场里。他付给一些退休的角斗士每人1000枚金币，说服他们和其他人一起参加。同时他还举办了戏剧演出，但没有亲自出席。而这些奢华的娱乐表演都是由利维娅和奥古斯都出资赞助的。

提比略娶了奥古斯都的海军司令马尔库斯·阿格里巴的女儿维普桑尼亚·阿格里皮娜为妻，她也是罗马骑士西西利阿斯·阿提库斯的孙女（西塞罗也曾经与西西利阿斯·阿提库斯有过很多书信来往）。他们的婚姻很幸福，维普桑尼亚为提比略生有一子，名为德鲁苏斯，他也承认了他们的父子关系。但当阿格里皮娜再次怀孕后，提比略被迫与她离婚，并很快和奥古斯都的女儿朱莉娅结了婚。提比略为此感到非常痛苦，因为他深爱的还是维普桑尼亚，并且他对朱莉娅也并不满意，尽管像其他人一样，他也意识到，朱莉娅在嫁给他的岳父阿格里巴后就一直对自己有意思。提比略一直后悔与维普桑尼亚离婚，一天，他碰巧遇见了维普桑尼亚，就眼含热泪地跟着她，依依不舍，表情极度痛苦。此后，人们采取了防范措施，以免让他再次见到维普桑尼亚。

刚开始，提比略与朱莉娅相处还算融洽，他也回应她的爱，但是，慢慢地，他对朱莉娅开始厌恶起来。当他们的孩子在阿奎利拉不幸夭折以后，他与她解除了婚约。提比略的弟弟德鲁苏斯死于日耳曼，提比略把尸体运回了罗马，并一直走在棺材前面。

8. 提比略的政治生涯始于一次辩论。在奥古斯都主持的法庭上，提比略先后为国王阿基拉斯和特拉利斯人还有帖撒罗尼迦人受到的各种指控进行了辩护。接着在一次地震中，劳迪西亚、推雅底拉和开俄斯地区的人们遭受了重大损失，提比略作为他们的申诉人出现在元老院，请求减少他们的赋税。当方尼阿斯·卡皮欧和瓦罗·麦利那合谋反对奥古斯都时，提比略作为公诉人，指控他们犯了叛国罪，并最终使他们定罪。同时，提比略还承担了两项特殊的使命：重新完善粮食供应系统，以及调查整个意大利的奴隶监禁所，因为很多监禁所的管理者甚至把旅行者监禁在那里，还藏匿逃避服兵役的人，这使得他们声名狼藉。

9. 提比略参加的第一次战役是在担任军团长官时，与坎塔布连人作战。随后，他带领军队到达东方，使亚美尼亚的国王提格雷尼斯重登王位，并亲自为之加冕。接着，提比略又索回了提亚人在卡里帕从马尔库斯·克拉苏那里夺取的军旗。大约一年之后，提比略统治了高卢地区，当时，那里野蛮人的突袭和部族首领间的长期混战使得该地区动荡不安。之后，提比略在阿尔卑斯山脉、巴诺尼亚和日耳曼连续作战。第一次战役中，他征服了里提亚人和文得里西人；第二次，他征服了布留西人和达尔马提亚人；第三次，他俘获了 40,000 名日耳曼俘虏，并带他们穿过莱茵河，将他们安置在高卢境内河岸附近。提比略的功绩为他赢得了小凯旋式，以及随后的常规凯旋式；而在这之前他就被授予了一种新的荣誉形式，即凯旋装饰。提比略在未达到候选资格的年龄前就先后担任了财务官、大法官和执政官，中间几乎没有间隔。几年后，他又担任过一任执政官，并且获得了为期 5 年的平民护民官的权力。

10. 但是，在身体健康、事业处于巅峰的情况下，提比略突然决定引退，尽可能远离政事。人们猜测，这可能是因为他对朱莉娅的厌恶已经根深蒂固，但是他又不敢以通奸罪或其他理由为借口与她离婚；或者提比略认为自己频繁在公众面前露面会让他的同僚们生厌，而离开罗马一段时间以后，他的声誉或许能进一步提高，而且当国家需要他时，还会立刻召他回来。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既然提比略的养子，也就是奥古斯都的孙子盖乌斯和卢修斯都已经成年，提比略自愿放弃现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职位，就给了他们在政治领域施展拳脚的机会，这也是提比略后来自己给出的解释。这同当年他岳父阿格里巴的做法如出一辙：当年，当奥古斯都的侄子马塞卢斯开始他的政治生涯时，阿格里巴就引退到米提勒纳的岛上，以免自己的声望盖过马塞卢斯，或者被误当成竞争对手。不过，提比略一开始请求离开的理由仅仅是他厌烦了政事，需要休息。利维娅对他进行了挽留，而奥古斯都也在元老院公开谴责这是一种弃他于不顾的行为，但提比略都不为所动。相反，他通过绝食 4 天表明了自己坚定的决心，于是任何阻止他离开的努力都变成了徒劳。最终，提比略抛下了朱莉娅和维普桑尼亚为他生的儿子德鲁苏斯，也没有和任何一名前来告别的朋友说话——只是在上船前亲吻了他们当中很少的几个——就匆匆出海前往奥斯提亚了。

11. 提比略沿坎佩尼亚海岸航行时，得到消息说奥古斯都身体不适，所以他暂时停止了航行。但是谣言开始散布，谴责他在一旁观望为的是伺机攫取皇位，因此，尽管要逆着强风航行，提比略还是立刻动身前往罗得斯岛。很多年之前，提比略在从亚美尼亚返航的途中曾在罗得斯岛上停留过，他一直念念不忘那个美丽安逸的岛屿。到达后，提比略在这个岛上开始了俭朴的生活。他对于那里简朴的房舍和郊外并不十分宽敞的别墅心满意足。提比略常常不带扈从和传令兵，自己在运动场散步，和普通的希腊人打招呼聊天，好像他们之间没有区别，完全平等。

有一次，在安排第二天的计划时，提比略想要去看望当地的病人。但是他的侍从误解了他的意思，他们传令出去，把城镇里所有的病人都聚集到公共柱廊处，并按照不同的病把病人进行了分类。提比略对此极为震惊，甚至茫然失措地站在原地好久。最后，他走出去看望那些可怜的人们，并向所有的人（包括身份最低微和最普通的那些人）表示歉意，因为是他给他们带来了不便。

在罗得斯岛，提比略只使用过一次护民官的权力。他经常去学校和礼堂旁听哲学家的演讲和随后的讨论。一次，当两名诡辩派学者在激烈争论问题时，提比略加入了讨论，一名无礼的观众竟因此对他恶语相加，指责他支持其中一方而与另一方对抗。于是，提比略缓步回到了家中，但很快又带领一队扈从再次出现。接着，他命令一名传令兵把那个出言不逊的人带上了法庭，不久就把那人关进了监狱。

此后不久，提比略听说朱莉娅因为不道德的通奸行为被流放，而且奥古斯都以提比略的名义提交了离婚起诉书，这消息让他很高兴，但同时他觉得应该多写信恳求奥古斯都与女儿朱莉娅和解。尽管知道朱莉娅是自作自受，提比略还是允许她保留他送给她的所有礼物。平民护民官任期结束后，提比略请求离开罗得斯岛，回去探望他的家人，因为他非常想念他们。提比略也承认，他移居罗得斯岛只是为了避免人们怀疑他与盖乌斯和卢修斯争权。他解释说，现在盖乌斯和卢修斯已经成人，并被指定为皇室继承人，他没有理由再远离罗马。然而奥古斯都拒绝了他的请求，并让他放弃看望家人的希望，原因是提比略之前一直想要抛弃他们。

12. 就这样，提比略很不情愿地留在了罗得斯岛；而且他最终也没能说服利维娅帮他从奥古斯都那里求得一个使节的头衔，用以掩饰自己的失宠。

这样，提比略终日生活在惶恐与惊惧的阴影中。因为，尽管他隐居在此，不愿和任何到访的重要人物接触，他还是不断受到关注，这是他不希望看到但又无法避免的，因为任何一名将军或

者官员在沿着小亚细亚的南海岸航行时都要在罗得斯岛停留。此外，他的焦虑不安还有别的原因。那就是，当提比略前往萨摩斯岛祝贺他的继子盖乌斯·恺撒出任东方的总督时，盖乌斯的护卫马尔库斯·罗利乌斯散布了谣言，对提比略进行诽谤，致使他在盖乌斯那里受到了冷落。还有一次，提比略曾经统领的几个百夫长结束休假返回营地后，有人说他们曾为提比略散布神秘信息以煽动叛乱。当奥古斯都告知提比略自己对他有所怀疑时，提比略一再要求奥古斯都派一个认真负责的人到罗得斯岛来，不管什么等级头衔，这样就能密切监视他的一举一动了。

13. 在游行活动中，提比略不再骑马，而是改为步行，他穿的也不再是罗马人的服饰而是希腊人的袍子和便鞋。在两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里，他越来越受到歧视和冷落，因此涅马苏斯的人们甚至推翻了他的雕像和半身像。一天，盖乌斯·恺撒出席一个私人的晚宴，席间突然有人提到了提比略的名字：一名客人站起身说，如果盖乌斯下令，他会直接乘船前往罗得斯岛，“取回被流放者的头颅”（提比略那时已经被人们简称为“被流放者”了）。这件事让提比略意识到他的处境不单是令人忧虑，而且已经危机四伏了。所以他强烈要求被召回罗马，利维娅也尽力帮助他劝说奥古斯都。最后，奥古斯都同意做出让步，但总的说来，这还是凭借了一次运气。当时，奥古斯都最后让盖乌斯决定是否同意提比略回到罗马，而那时盖乌斯和罗利乌斯正好不和，因此他顺从了奥古斯都的意愿，接受了提比略的请求，但同时也规定提比略不能关注和参与政治。

14. 终于，在长达7年的流放之后，提比略回到了罗马。其实，提比略从童年时期就记住了很多关于他自己的预兆和预言，它们都表明提比略会有辉煌的明天，对此他坚定不移。例如，在提比略出生前，利维娅曾试过用各种方法来预测他是男是女。其中一个方法就是拿一个未完全孵化的鸡蛋，用她和其他女人的手轮流焐热它，最终她成功地孵出了一只小公鸡，鸡冠已然成形。还有

一次，当提比略还是个婴儿的时候，占星家斯克利波尼阿斯就预言提比略会有辉煌的事业并且成为无冕之王。但是，那时人们还不知道，尽管不用皇帝这个称谓，“恺撒”这个称号已经代表了皇帝的所有权力。还有一次，提比略首次出征，率领军队经过马其顿前往叙利亚，这时菲力比的祭坛顶部突然自己起火了——这个祭坛是 22 年前恺撒军团庆祝胜利时在此设立的。后来，他前往伊利里库姆时，途中在巴达维乌姆附近停留，并去参拜吉里昂的神龛；他抽到一根签，签上说如果他希望得偿所愿，就该把金骰子投入阿波努斯的喷泉中。提比略依照神谕掷出了骰子上最大的数目，至今人们仍然能透过水面看到那枚骰子。在他被从罗得斯岛召回罗马的几天前，岛上从没见过的一只鹰飞来停在了他的房顶上。就在召他回国的消息到达的前一天，他换上的罩衫发出了耀眼的光芒。当迎接他的船到达的时候，提比略正和已经被纳入他的家族的占星家色拉西洛斯在悬崖边散步。当时，提比略对于色拉西洛斯的预言正失去信心，并且很后悔曾经向他吐露心事，因为和他乐观的预言相比，一切事情都不顺利。就在提比略打算把他推下悬崖的时候，色拉西洛斯指向大海，断言远处那艘船会给提比略带来好消息，而事实证明那正是来接提比略的船只，这让提比略相信了色拉西洛斯的预言是可信的。

15. 回到罗马后，提比略把他的儿子德鲁苏斯推荐给公众后，很快便从“卡利那”庞培旧宅搬到了艾斯奎林山上的米西奈斯花园。在那里，他开始了隐居生活，只是关心自己私人的事情，也不担任任何职务。然而还没到 3 年，盖乌斯和卢修斯就都死去了，于是奥古斯都把他们的兄弟阿格里巴·波斯杜姆斯和提比略都收为养子。提比略则按义务把他的侄儿日耳曼尼库斯收为养子。这样，他不再是克劳迪亚家族的一家之长，并放弃了这一地位所赋予的特权；因为从理论上讲，成为奥古斯都的养子后，提比略不能赠送礼物，无权给奴隶自由，也不能接受任何遗产和遗赠，除非将它们变成他父亲私产的一部分。后来，奥古斯都开始通过各

种途径提高提比略的声望，尤其是在皇帝声明与阿格里巴·波斯杜姆斯断绝关系之后，因为这时谁会继任皇帝已经显而易见了。

16. 提比略又获得了另外3年护民官的权力，并被指派去平定日耳曼；而帕提亚特使带着他们国王的旨意到罗马觐见奥古斯都，奥古斯都指示他们一定要前往日耳曼拜访提比略。后来，伊利里亚人起兵叛乱，提比略被派去镇压，这是自罗马打败迦太基以来最艰苦的一次对外战争，提比略率领15支军团和一支辅助军作战长达3年之久。当时供给缺乏，条件恶劣，而且，尽管期间他经常会被召回罗马，提比略从来没让近在咫尺的强大敌人反攻成功过。由于提比略率军顽强抗战，他最终成功控制了伊利里库姆地区，该区域与意大利、诺里克姆、色雷斯、马其顿地区接壤，濒临多瑙河和亚得里亚海。

17. 与此同时，昆克提里乌斯·瓦卢斯和他的三支军团却在日耳曼战败，这更衬托出了提比略辉煌的战绩：因为大多数人意识到，要不是伊利里库姆已经被控制，取得胜利的日耳曼人一定会和巴诺尼亚人联合。因为战争胜利，提比略获得了凯旋式和其他一些荣誉。有人提议颁布法令，在提比略的名字前加上“潘诺尼库斯”这个称谓，或者加上“不可征服的”或“忠诚的”的称号；但是奥古斯都一一回绝了这些提议，他在各种场合都强调，提比略对一切已经满足。后来，因为公众当时正在进行对瓦卢斯的悼念活动，提比略推迟了他的凯旋式；但他还是身穿元老长袍，头戴月桂花冠进入了罗马城。人们为他圈出一个特别区域：首席有4把椅子，元老们站在后面，围成半圆形。提比略登上台阶，坐在奥古斯都的旁边，两名执政官分别坐在两侧。在这个象征荣誉的位置上，提比略向人民致意，然后在众人的陪同下前往各处神庙参拜。

18. 第二年，提比略视察日耳曼时，发现瓦卢斯失败的主要原因是他过于轻率鲁莽，而且对奇袭缺乏警惕性；因此提比略决定，无论什么时候，都要在征求军事顾问的意见之后再做出战略

决定。这和他之前的习惯有了明显的不同：在此之前，提比略对于自己独立的判断力总是充满信心，但现在，他总是要先询问许多顾问的意见。和以前相比也更加小心谨慎了，比如每次准备渡过莱茵河时，提比略总是严格限制携带物品的数量——他会检查每一辆货车，并确定士兵们只携带了必需品，之后，他才会命令部队开始渡河。过河以后，他通常会在露天草地上吃饭、睡觉和休息，而且平时和紧急情况下发布的命令，他都会以书面形式进行传达。此外，如果任何军官对于任何事情存有疑问，随时都可以与他商议，甚至包括晚上。

19. 提比略还颁布了最严格的军纪：他恢复了一些古老的惩罚方法，士兵如果行为不当，会被烙上耻辱的印记。一次，一名军团司令官私自命令几名士兵随同他的一名获释奴过河打猎，结果被提比略降级处置。战斗中，提比略从不指望运气和侥幸。开战的前一晚，即使他屋里的油灯突然自行熄灭，提比略仍会信心百倍地投入战斗。他说，因为他和一些参加过战斗的先辈们都发现这极可能象征着好运气。在战斗即将胜利的时候，一名布鲁克特利部族的刺客装扮成一名仆人进入了提比略的指挥部，但由于他表现得过于紧张，最终暴露了身份，在严刑拷打下供出了一切。

20. 两年后，提比略回到罗马，并举行了曾被推迟的伊利里亚凯旋式，一些将领也参加了游行，提比略曾推荐他们获得凯旋装饰。在到达卡比托奈山的朱庇特神庙之前，提比略走下战车，匍匐跪拜在奥古斯都面前。为了表示对巴诺尼亚人首领巴托的感激，提比略赠送给他大量的礼物以及自己在拉文纳的房子；因为之前，当提比略和他的军队被围困在一个峡谷里时，是巴托让他们逃脱的。接着提比略设了 1000 桌宴席款待人们，每位男客还可获得 3 枚金币。他还用变卖战利品换来的钱重修了和谐女神和神圣孪生兄弟的神庙，这两座神庙是以他和他去世的弟弟德鲁苏斯的名义修缮的。

21. 此后不久，执政官颁布了一项法令，让提比略和奥古斯

都共同管理各行省，并要求提比略协助奥古斯都进行下一次的5年人口普查。在完成了惯例的净化献祭后，提比略就动身前往伊利里库姆，但中途又被奥古斯都召回。回去后，提比略发现奥古斯都已经时日不多，他们整整密谈了一天。我知道一个说法，说的是当提比略最后离开的时候，奥古斯都的仆人听到奥古斯都说：“可怜的罗马，你注定要被慢慢嚼烂了！”我还知道，按照一些作家的说法：奥古斯都对提比略阴郁的性情十分厌恶，每次提比略的到来都会打断他轻松的闲谈；而且，当利维娅请求奥古斯都把提比略收为养子时，他之所以立刻应承，是因为他曾不无私心地预见到，如果提比略成为他的继承人，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会越发为他的死感到惋惜。但是，为什么这样一位谨慎而又有远见的皇帝在如此重大的事件上丧失了判断力呢？我认为奥古斯都是在权衡了提比略的优点和缺点后，认为他的优点大于缺点，才最终做出了这样的决定。毕竟，奥古斯都曾经公开发誓说他收养提比略是为了国家的利益，而且还经常称提比略是杰出的将军和唯一能够帮助罗马抵御外敌的人。就让我引用奥古斯都信件中的几段话来证明我的上述观点吧：

“……再见了，我亲爱的提比略，所有的好运都会一直陪伴在你左右，陪你进行战斗，为我——也为缪斯女神。再见了，最亲爱的和最勇敢的人，我现在最尽责的将军！如果你出了什么事，我将再也不能微笑！”

“……亲爱的提比略，请接受我对你指挥的夏季战役最衷心的赞美；我确信，在面对如此之多的困难并且军队已厌倦战争时，没有人能比你更好地指挥那些战斗。我把恩尼乌斯描述昆塔斯·费边的著名话语加以改动来形容你，所有和你一起征战的人也都会赞成——‘由于他的警惕，他一人拯救了我们大家。’”

“……如果有任何需要特别谨慎处理的事务或者有任何事务让我烦恼，我以真理之神的名义发誓，我会非常想念我亲爱的提比略。荷马的名句也会出现在我心中：

‘如果他与我一起，如此睿智的人，
我们就能逃离熊熊烈火。’

“……当人们告诉我，或者当我得知你因为接连不断的战争筋疲力尽时，如果我不为之心痛，就诅咒我。我请求你照顾好自己，如果你病倒了，那就好比杀死了你的母亲和我，整个国家也会因为没有了领导而面临危险。”

“……我的健康状况和你的相比无关紧要。我祈祷，众神如果还没有厌恶罗马，那么为了我们大家，请保佑你永远健康平安。”

22. 提比略在除掉阿格里巴·波斯杜姆斯以后才宣布了奥古斯都的死讯。一名曾在罗得斯岛上护卫提比略的军团长官接受了杀死阿格里巴·波斯杜姆斯的一项书面命令。但这是否是奥古斯都临死之前为免除后患所下的命令？或者是利维娅以奥古斯都的名义发出的？如果是这样，提比略是否对此知情？不管怎样，当这名军团长官回来汇报说他已经完成任务时，提比略否认他曾经下达过这样的命令，并且威胁要这名军团长官为这次未经授权的处决负责。提比略似乎想要避免因阿格里巴·波斯杜姆斯被杀事件而使自己的声望受损，后来他搁置了对此事的调查，人们也就慢慢淡忘了这件事。

23. 在扫除了阿格里巴这个障碍后，提比略动用护民官的权力召集了元老院，并宣布了奥古斯都的死讯。在宣读事先准备好的发言时，他突然大声呻吟，仿佛悲痛已经使他哽咽，他甚至希

望自己也能立刻死去。提比略把讲稿交给他的儿子德鲁苏斯，由他读完接下来的内容。接着，他命人拿来奥古斯都的遗嘱，由一名获释奴大声地宣读，在场的有所有见证过这份遗嘱的元老都被邀请确认他们之前加盖的印章，低一级的官员则在元老院议事厅外做了同样的见证。遗嘱的开头是这样写的：“命运残忍地将我的儿子盖乌斯和卢修斯掠走，提比略将会继承我三分之二的财产。”这其中的措辞使人们进一步确信，奥古斯都指定提比略为他的继承人是因为没有更好的选择。

24. 之后，提比略便很快开始行使皇帝的特权，即要求禁卫军对他进行保护，这就意味着在形式上和实质上他都已经是一个皇帝了，但是很长一段时间后，提比略才真正获得了皇帝的称号。他的朋友们曾强烈要求他接受皇帝的称号，提比略上演了谴责他们这一提议的闹剧，说他们没有意识到君主制是多么恐怖的野兽。即使元老们都跪下请求他改变主意，他仍然推托和犹豫，这让元老们也难以猜测他的心意，有一些人甚至失去了耐心，在混乱中大喊：“好吧！随便他吧！要么接受，要么放弃！”另外一位元老也公开奚落他说：“有些人迟迟不能兑现他们的允诺；但是你却对于已经做了的事情迟迟没有允诺。”提比略埋怨他们强迫他成为一名可怜和过度操劳的奴隶，最终，他装作无奈地接受了皇帝的称号，但是暗示之后他可能会放弃这一头衔。提比略的原话是：“等我年老体衰的时候，你们才会意识到应该多让我休息一下。”

25. 提比略这样犹豫不决主要是担心来自各方的威胁，并因此一再声明他现在进退两难。事实上，阿格里巴的一个名叫克勒蒙斯的奴隶已经招募了规模不小的一队人，要为死去的主人报仇；贵族卢修斯·斯科利波尼阿斯·利波也秘密计划发动叛乱；而伊利里库姆和日耳曼地区也爆发了兵变，这两个地区叛变的军队提出了很多要求，第一点就是要获得与禁卫军同样的薪金待遇。在日耳曼的军队也拒绝承认一名他们自己不拥戴的皇帝，并竭尽全力怂恿他们的司令官日耳曼尼库斯继任，尽管日耳曼尼库斯明确

地表示拒绝。提比略因此惶恐不安，就向元老院请求说：“我恳请你们让我承担任何你们认为合适的职务；但是请记住，没有哪个人能独自担当皇帝这一重任，因此我需要一名或者几名同僚与我一同治理国家。”随后，提比略公开宣称自己得了重病，让日耳曼尼库斯耐心等待，说他很快就可以继任，或者至少分享部分权力。但最终这两个地区的叛乱都被镇压。随后，提比略又用诡计哄骗克勒蒙斯投降。由于担心自己的力量不够强大，提比略一开始时刻提防利波。例如，当利波在祭司团中与他一起参加祭祀时，提比略用一把铅刀替换了利波本来要使用的锋利的钢刀；后来，提比略又拒绝了利波要求与他进行私人密谈的请求，除非他的儿子德鲁苏斯在场；提比略还在走动的过程中佯装需要利波的搀扶，并且紧紧抓住利波的胳膊。到了第二年，他才最终让元老院传讯了利波。

26. 经历了这些威胁之后，提比略行动变得小心谨慎，待人谦和，甚至与平民没有什么区别。他被授予了很多荣誉，但只接受了几个不重要的头衔。提比略的生日正逢平民竞技会，但是他甚至不愿意在竞技场的游行队伍中额外增加一辆战车以示对他生日的庆祝。提比略不允许为他专设神庙和祭司，塑立他的雕像和半身像也必须经过他的许可，而且不能将它们放在众神像中间，只能放在神庙里做装饰品。有人建议市民应就所有提比略之前和以后的行动举行拥护宣誓，而且9月和10月应该分别被命名为“提比略月”和“李维斯月”（以他母亲的名字命名），但是都被他否决。提比略还拒绝在他名字前冠以“最高统帅”的称号，或者在后面加上“祖国之父”的名号；他也不准把公民花冠（公民花冠曾被授予奥古斯都，以表彰他曾经保护了人民的生命）挂在他的门上。除了写给国外君王或者王子的信，提比略都避免使用“奥古斯都”这个称号，尽管他已经拥有了法定的继承权。成为皇帝后，提比略只担任了三任执政官：第一任只当了几天，第二任当了3个月，担任第三任时他在卡普利埃，

任期是从新年到5月15日。

27. 提比略非常憎恨谄媚逢迎者，甚至连元老因公事或进行日常问候要靠近他的肩舆都不可以。一次，一名前执政官犯了错，前去向提比略求情，并想要环抱他的双膝，提比略竟仓皇后退，以至于仰面跌倒。如果任何人在和他谈话时或者在演说中过分恭维，提比略会立刻打断对方，并坚决纠正其用语。一次有人称他为“我的陛下和主人”，他警告说不允许再对他进行诸如此类的侮辱。还有一次，一个人把提比略的工作称做“神圣的工作”，还有一个人称他是“以绝对权威的地位在元老院发言”，提比略让他们改为“您辛劳的工作”和“以建议的姿态在元老院发言”。

28. 除此之外，任何对他或他家人的辱骂、诽谤和讽刺都不能扰乱提比略的心神，而且他总是说，人们是否拥有思考和言论的自由是检验一个国家自由程度的标准。元老院认为进行诽谤的人都应受到指控，但提比略回答说：“我们没有时间来为这些事情纠缠不休。如果这次开了头，你就要浪费大量工作时间去应付各种指责和抱怨，因为每个人都会抓紧这种机会大吐苦水。”《元老院议事录》中记录了提比略一些得体的言论，如“如果有人批评我，我会详细向他解释我曾经说过的话和做过的事；如果那还不能使他满意，我也一样不喜欢他。”

29. 值得注意的是，不论是与个别元老还是对整个元老院谈话，提比略都表现出几乎过分的礼貌。一次，在元老院里，他与昆塔斯·哈特略产生了不同意见，提比略说：“作为一名元老，如果我的言辞过于直接激烈，希望您能原谅我。”然后他又对全体元老说，“元老们，请允许我重申一下，一个正直善良的国家元首手中如果握有你们赋予的统治权力，就应该把自己看成是元老院、全体人民甚至是每个公民的仆人。现在我仍然坚持这一观点，因为在我看来，你们正是慷慨而宽容的主人。”

30. 提比略甚至造成了一种自由在广大民众间得到恢复的假象：他使元老和地方官员保留了他们之前享有的一些尊严；而

且不管处理公众事务还是私人事务，不论重要与否，提比略都要提交元老院议事厅，就有关国家税收、垄断事务的分配、公共建筑的建立和修缮等问题征求建议。此外，提比略还就部队的招募和裁减、军团的驻扎和补给、军事指挥权的扩大、战争中指挥官的选拔以及如何回复外国君王的来信等事务一一向元老院征求意见。当一名骑兵中队长被指控犯了抢劫罪时，提比略命令他到元老院去解释申辩。此外，提比略进入元老院时，从来不带侍从。只有一次，他因为生病，不得不乘肩舆进入元老院，但随后他也立即遣散了侍从。

31. 有时，有些法令的颁布并没有依从提比略的意愿，但他却从不抱怨。例如，虽然他曾坚持要城市中的官员留在罗马处理政务，元老院还是允许一名当选的大法官到海外旅行，并享受使节的各种特权。提比略还曾建议把用于在特利比亚修建一座新剧院的遗赠改用于修路，但按照立遗嘱人的意愿，他的提议被驳回。还有一次，元老院要对一项立法进行决议，提比略加入了少数派，但没有人因此而改变立场，站到他这一边来。

通常，提比略会借助行政长官和法律程序处理大量公事；另外，执政官的地位再次变得十分重要，因而一支被派去觐见提比略的阿非利加代表团前去拜访执政官，同时抱怨说在提比略那里，他们的事情迟迟没有进展。这其实并不稀奇：所有人都知道，当执政官到来时提比略都会起身迎接，而且在路上遇到他们时他也会让路。

32. 一些执政官等级的总督曾把报告呈交到提比略而不是元老院那里，要求他们对他们的士兵论功行赏，好像他们自己并不具有这种资格一样，但是被提比略拒绝。另外，一名大法官就任后，恢复了古老的习俗，即对祖先进行公开的颂扬，提比略对此大加赞赏。他还出席重要公民的葬礼，甚至把去世的人送到火葬场地。提比略也从来不欺凌身份低于他的人。罗得斯岛的行政长官们曾经发给他一封公函，但是忘记了加上惯用的颂词，他把他们召回

罗马，但没有加以斥责，只是要求他们对公函进行修改补充，然后就让他们回去了。在提比略流放罗得斯岛期间，一位名叫戴奥真尼斯的文法学家在每个安息日都要进行演讲。一次，提比略在其他时间里想听他演说，戴奥真尼斯将他拒之门外，并且让一名奴隶出来回复说：“7天后再来吧！”后来，戴奥真尼斯来到罗马，在宫殿外等候，要对提比略表示敬意，提比略只是告诉他：“7年后再来吧。”他就是用这种温和的方式报复戴奥真尼斯的。还有一些总督曾经写信给提比略，要求增加地方行省的赋税，提比略回复说：“一个好的牧羊人只是修剪羊毛，而不是给羊扒皮。”

33. 提比略逐渐证明了他 是罗马帝国真正的主宰者，虽然他制定的政策前后不一致，但他总是尽心尽力地提供帮助和增加国家的利益。同样，起初他只干预涉及国家事务的各种弊端，比如废除元老院颁布的一些法令，有时，作为顾问，他还主动提议坐在行政长官旁的法官席或审判台的一端。如果听说某个犯人通过关系说情而免于受罚，他就会立刻从发言席或法官席中站出来，提醒法官们注意法律的神圣性，记住他们立下的维护法律的誓言并关注他们裁决案件的严重性质。如果公众道德因受到懈怠或不良风气的影响而沦丧，提比略会立刻加以制止。

34. 提比略还减少了演员的收入，并限定了在任何特定节日里角斗表演节目的数量，从而缩减了公众娱乐方面的开支。他曾经强烈反对科林斯铜像和高档鱼类被漫天要价——当时一条鲷鱼竟然能卖到 100 枚金币！针对这两点，他建议，家具价格应首先设定上限，元老院应每年调节市场价格；与此同时，营造官应该限制菜馆和饮食店里出售的食物数量，甚至禁止出售糕点。为了反对浪费，他以身作则，在他举行的正式晚宴上，他会下令摆出前天吃剩的食物，如半只公猪，他说，这一半和另一半的味道都是一样的。

提比略还颁布法令，禁止在新年期间行亲吻礼和赠送祝福的礼物；收到礼物时，他总是回送价值 4 倍于那些礼物的物品，

并亲自送到。但是后来他废止了这一做法，因为他发现，那些在新年当天拜访他时遭到拒绝的人会在整个1月份络绎不绝地前来送礼。

35. 提比略还恢复了古罗马的风俗，那就是如果没有公共检举人，家族议会可以决议并惩罚行为不端的已婚妇女。一名罗马骑士曾经发誓，不论他的妻子做了什么，他都不会和她离婚，但是后来她和他的女婿通奸，于是提比略宣布这名骑士的誓言无效，使他们得以离婚。一些贵族出身的已婚妇女行为放荡，而她们为了逃避因通奸而受罚，竟公然宣布放弃贵族的特权，愿意成为妓女；一些元老和骑士阶层的浪荡子也故意使自己降级以便能继续在舞台上和竞技场內演出并逃避法律的惩罚。所有这些违法者都被提比略放逐，这样也就制止了其他人效仿此法以逃避法律的惩罚。提比略的一名元老恰好赶在7月1日前离开了罗马，为的是之后能租到便宜的房子，提比略因此将他降级。还有一次，一名财务官在抽签确定将要到哪一行省任职的前一天与一名女子结了婚（为了提升自己的名望与地位），第二天就和她离了婚，他也被提比略撤销了官职。

36. 提比略还取消了对外来宗教的祭仪，尤其是埃及人和犹太人的；他还强迫所有信仰外来宗教的公民烧掉与之有关的礼服和祭祀用具。提比略打着征兵的旗号，把所有符合服军役年龄的犹太人迁移到了不利健康的地区，其他犹太人或信仰犹太教的人也被从城中驱逐出去，如果他们不服从命令就可能沦为奴隶。提比略同时也放逐了所有的占星者，如果他们请求提比略的宽恕并承诺永不占卜，则会被赦免。

37. 为了保护国家不受强盗和土匪的侵犯，提比略缩短了军事岗哨间的距离；他还在罗马城中为禁卫军修建了固定的军营，之前他们都是分散住在各处民房里的。提比略力求防止罗马城中骚乱的发生，但是一旦爆发骚乱，他就会立即进行残酷镇压。一次，剧院里的观众因为支持不同的演员而发生冲突，最后导致了流血

事件。之后，提比略立刻放逐了肇事者和引起骚乱的演员；人们联合请求提比略召回他们，但遭到了拒绝。还有一次，位于亚平宁山脉北部山脚下的利古里亚地区的波伦提亚镇发生了动乱，那里的市民不允许一名百夫长的后嗣把他的尸体从广场上抬走，除非他们举办一场免费的角斗表演。提比略从罗马和科提乌斯王国分别调动了一支步兵大队在波伦提亚汇合，但并没说明调动士兵的缘故。提比略命令他们从两个不同的城门入城，突然亮出兵器，吹响号角，然后将大部分平民和行政长官判处了终身监禁。

提比略还废除了在全国各地神庙中避难的传统权利。西泽库斯的人民因为曾在米特拉达梯战争中效力而被奖赏获得了自由，但后来他们用野蛮暴力欺压罗马公民，于是提比略取消了他们的自由，以示惩罚。提比略即位后就没有参与指挥战争了，都是委派将军们去参战御敌，而且，往往只有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他才批准发动军事进攻。如果他怀疑外国君王对罗马居心不良，他通常是进行威胁和斥责，而不是出兵讨伐；对其中的某些君王，他常常做出一些热情的承诺，诱骗他们来到罗马，把他们随意扣留拘禁起来。比如，日耳曼的马罗波多斯、色雷斯人的拉斯库波里斯和卡帕多西亚的阿基拉斯——他们的王国则被降为罗马的行省。

38. 提比略即位后的前两年都没有离开罗马；此后，他出门最远也只到达安提昂，而且每次在那里也只待几天。但是，他却经常会宣布他要去各省巡视、视察军队；而且几乎每年他都会做出行的准备。例如，他会租赁交通工具，要求罗马自治市和殖民地在他到达时提供饮食，他甚至允许人们为他能安全返回而祈福许愿。这也让他有了一个绰号，叫“卡利庇德斯”——卡利庇德斯是一名喜剧演员的名字，他以逼真地模仿长跑运动员而出名，但实际上在进行模仿的时候他从没有离开过原地。

39. 提比略的儿子德鲁苏斯死在了罗马，而他的养子日耳曼尼库斯则死在了叙利亚。失去了这两个儿子后，提比略就隐居到

坎佩尼亚，人们都认为他再也不会回来了，而且会很快死在那里。这两个预言差点应验，因为他的确再没回过罗马，而且几天之后，他差一点儿丧命：提比略正在塔拉奇那附近的一家名叫“大山洞”的乡村别墅（餐厅是一个天然洞穴，该别墅也由此得名）进餐，几块巨石突然从洞穴顶部落了下来，砸死了他旁边的几名客人和一些侍者。

40. 提比略打着要为卡比托奈山的主神朱庇特在加普亚建造神庙以及为奥古斯都在诺拉建造神庙的旗号游遍了坎佩尼亚地区。在完成了这些任务后，他渡海来到了坎佩尼亚的小岛，并被其深深吸引，因为，小岛上只有一处很小的海滩可以登陆，而其余部分则是被海水环绕的悬崖峭壁。然而，在费德那发生了一场大灾难，人们急切请愿，把他召回了陆地——在一次角斗表演中，圆形剧场突然坍塌，有 20,000 多人死在了废墟中。他在起程前曾经下令说他旅行过程中不能受到打扰，现在他撤销了之前的命令，会随时接见来求见他的人。

41. 处理完这件事以后，提比略又回到了坎佩尼亚，并且把所有的公务丢在了一旁。从那时起，他再也没有填补过骑士会的空缺，也没有任命过新的高级军团职务或者任何行省的总督，而且，接连几年他都没有委派担任西班牙和叙利亚执政官等级的总督。他任由帕提亚人侵占了亚美尼亚，大夏人和萨尔马提亚人蹂躏美西亚，日耳曼侵略高卢。这样的疏忽对于罗马帝国来说，既是危险的也是耻辱的。

42. 提比略隐退后，完全脱离了公众的监督，他迅速沉溺于各种堕落的欲望中，而在这之前他一直在努力掩饰这些欲望。我会从头开始，忠实地叙述一切。当提比略还是一名年轻官员时，他就已经是一个酒鬼了，他的名字提比略·克劳迪亚·尼禄也被他的绰号“毕比略·克劳迪·米禄”取代，意思是“喝烈酒不加水的酒鬼”。即位后，他开始忙于整治公众的道德行为。有一次，他和庞波尼乌斯·弗拉库斯以及卢修斯·派索纵酒狂欢了整整两

天一夜，宴会结束后，他就任命弗拉库斯为叙利亚的总督，派索为罗马市长官，这实际上是对他们日夜陪伴的奖赏。年老的塞斯提乌斯·高卢斯荒淫无度，曾经被奥古斯都降职，逐出了元老院，而提比略也刚刚斥责过他。不过，提比略还是参加了塞斯提乌斯·高卢斯为他设的晚宴，并要求宴会必须遵循高卢斯一贯的做法，而且所有服侍他们的女仆都必须裸体。在另外一次宴会上，一名不太可能成为财务官的候选人接受了提比略的挑战，喝下了一大坛酒，他竟然因此击败了出身贵族的候选人而当选。提比略还赏给阿赛里乌斯·萨宾纳斯 2,000 枚金币以奖励他表演的一段对话。在这个对话中，一个蘑菇、一只裸眼鹬、一只牡蛎和一只画眉进行了一场比赛；提比略还设立了一个新职务——娱乐总管，并首先任命了一个名叫提图斯·卡桑尼乌斯·普里斯库斯的骑士担任。

43. 隐居到卡普利埃后，提比略为自己修建了一座隐秘的妓院，并尽情放纵自己的淫欲。他从罗马各处搜集少男少女，包括被称做“斯姘特里”的擅长各种变态性行为的人，让他们三个人一组地在他面前性交以刺激他减弱的性欲。他的很多房间里都装饰有无比下流的图画和雕像，还有埃及的厄勒芳迪斯写的色情手册；这样，住在那里的人就能得到指导，了解他们应该怎么做。提比略在林间和岛上的空地设计了纵欲的隐蔽之处，并让那些男孩女孩打扮成潘和宁芙女神，在洞穴岩壁前交媾；因此，他居住的岛被公开地称为“卡普瑞涅姆”（与“老公羊”一词发音相同）。

44. 提比略的某些丑行简直就是犯罪，其恶劣程度让人难以启齿，甚至让人难以置信。他已经变成了一个污秽的老头——他训练被他称为“小鱼”的小男孩们在他游泳的时候追逐他，并游到他两腿中间舔咬他，他还让没断奶的婴儿吮吸他的胸部或者阴部。他曾经获得了一幅帕拉修斯遗赠给他的画，内容是阿塔兰忒正为梅利埃格在进行口交。尽管帕拉修斯曾经声明如果提比略不喜欢这幅画的内容，也可以要求得到 10,000 枚金币，提比略

还是保留了这幅画，并把它挂在卧室里。

在一次祭祀仪式中，一名手捧香炉的年轻侍从突然使提比略产生了性欲，仪式刚一结束，他就迫不及待地带着这位侍从和其兄弟——一名祭祀号手，离开了神殿，并无耻地强奸了他们。当他们一起抗议这一无耻的行为时，提比略命人打断了他们的双腿。

45. 提比略还惯于玩弄女人，甚至是出身高贵的妇女。例如，他曾传召玛罗尼娅去他的卧室，但是她激烈反抗，拒绝满足他的淫欲，因此他派了几个密探追踪她。而当她在法庭受审时，提比略还不断大叫：“你觉得后悔了吗？”最终，她离开法庭回到家中；在长时间激烈地控诉“那个淫秽不堪、多毛的、浑身散发恶臭的老头”以后，她刺死了自己。由此，关于提比略的一个笑话在阿特拉闹剧中出现，备受欢迎并迅速传播开来，其中一句台词是“老山羊舔小母羊”。

46. 提比略小气成性甚至到了吝啬的程度，陪伴他外出履行外交使命的人只获得免费食宿，从来没有薪水。只有唯一一次他对朋友们表现得很慷慨，那是因为他的继父奥古斯都承担了花费；当时，提比略依据身份把他们分成了三个等级，第一等级的朋友得到了 6,000 枚金币，第二等级的得到 4,000 枚，对于第三等级的人，提比略甚至不把他们称做“朋友”，而是“希腊人”，这些人得到了 2,000 枚金币。

47. 提比略统治时期也没有修建过什么宏伟的公共建设工程：他只承担过两项工程，即修建奥古斯都的神庙和修复庞培剧院，但一直到年底都没有完工。提比略很少出席别人举办的公众演出，因为他自己没有举办过，也不想举办，他担心人们总是借机提出一些请求。因为之前曾经有一次他去了剧院，人们就强烈请求他为一名叫阿克提乌斯的喜剧演员恢复自由。在任职期间，他还帮助几名元老缓解了他们的经济负担，后来他害怕重复类似的慷慨之举，便公开宣布，只有向元老院提供可靠证据，证实自己经济困窘的人才能继续接受他的援助。由于羞耻和自尊，很多穷困的

元老都不再申请援助了，其中包括演说家昆塔斯·霍腾西乌斯的孙子霍塔卢斯，他的收入很一般，但是在奥古斯都热情洋溢的号召下生了4个孩子。

48. 提比略对人民的慷慨举动也只有两次。第一次，他之前曾命元老院颁布法令，规定如果借贷人用现金偿付了三分之二的债务，所有的债权人就要把他们三分之二的资金投到农业用地上，但是这一法令并没有缓解严重的经济危机，为此，他提供了为期3年的100万枚金币的无息公共贷款。第二次，他出资修复了西莲山上毁于大火中的一片住宅，这自然也是缓解经济不景气的紧急措施，随后，他把这座山重新命名为“奥古斯塔山”，以颂扬他自己的慷慨善举。在军队待遇方面，提比略只是把奥古斯都留给军队的遗赠加倍，此后除了定时发放军饷外，他再也没有给过士兵们什么；只有禁卫军曾经因为拒绝参加塞扬努斯的反叛，每人获得过10枚金币，还有在叙利亚的军团也因为拒绝在军旗间树立塞扬努斯的神像而受到过奖赏。提比略很少允许老兵退伍，因为那样他还要额外发放例行的退伍金。他也从不向行省免费派发资金，只有一次例外，即当小亚细亚的一些城市在地震中被毁了时，他向那里派发了救助金。

49. 慢慢地，提比略的这种小气演变成了贪婪的掠夺。格涅乌斯·兰图鲁斯·奥古尔非常富有，提比略曾经无耻地要求他把自己指定为唯一的继承人，然后通过威胁恫吓逼前者自杀。前执政官奎里努斯富有而又没有子嗣，为了迎合他，提比略处决了地位极高的贵族艾米利娅·列比达，即奎里努斯离异的妻子——奎里努斯指控她在20年前曾试图毒死他。提比略还以各种荒谬和微不足道的指控没收了西班牙、高卢、叙利亚和希腊等行省人民的财产，比如指控他们把部分财产用现金的方式保存起来。他还剥夺了很多王国和个人古老的豁免权和采矿权，以及征收赋税的特权。帕提亚的国王沃洛尼斯被臣民废黜后，携带大量财宝逃到了安提俄克，自认为已经处于罗马的保护之下了，但提比略阴

险地掠夺了他的财产，并将他杀害。

50. 提比略对他家族的第一次敌对行动是针对他弟弟德鲁苏斯的。德鲁苏斯曾私下写信给提比略，提议联合起来，迫使奥古斯都恢复共和体制；提比略向奥古斯都出示了那封信，随后，提比略也把其他族人都当成了敌人。提比略执掌大权后，对被放逐的妻子朱莉娅没有丝毫的关心和爱护。奥古斯都只是下令禁止朱莉娅离开作为流放地的那座城镇，但提比略更进一步把她限制在一间屋子里，并禁止别人出入。他甚至剥夺了奥古斯都每年给朱莉娅的补贴，借口说奥古斯都在遗嘱中并没有提及此事，因而，依照惯例她无权领取这笔钱。提比略还因他的母亲利维娅总想与他同掌大权而抱怨，并愤愤不平，这也是为什么他尽量避免在私下里和她长谈的原因。有时提比略需要并且听从了利维娅的建议，但他不希望人们认为这表明他对她的看法十分在意。元老院曾颁布法令为他增加了“利维娅之子”和“奥古斯都之子”的荣誉头衔，提比略却觉得这是对他的侮辱。后来，他也反对把“祖国之母”或其他类似的称号授予利维娅，认为这样做不合理。此外，提比略还经常警告利维娅，说她只是一个女人，不应该干涉国事。一次，维斯塔神庙附近发生了大火，提比略听说利维娅像奥古斯都在世时那样亲自发动平民和士兵，号召他们奋勇灭火，这更让他坚定了女人不能干涉国事的想法。

51. 此后，提比略经常公开与他的母亲争吵。一次，利维娅不断要求他把一名获得市民身份的人列入陪审团的名单中，提比略同意了，但前提条件是要说明这是“皇帝的母亲逼迫他做的”。利维娅为此非常生气，便从一个盒子中找出了以前奥古斯都写给她的一些信，信中对提比略倔强固执的坏脾气做了评价。据说，提比略隐退到卡普利埃的主要原因就是他不满意利维娅长时间保留这些文件，并用它们与他恶意对抗。不管怎样，在利维娅在世的最后三年时间里，提比略只去看望过她一次，而且只待了一两个小时；而且她生病后，提比略也没想到要再次去探望。利维娅死后，

尽管曾经说要出席她的葬礼，但他最终也没有露面，几天后，她的尸体腐烂变质，他才将其火化。提比略还拒绝将利维娅祀为神，并宣称这是她本人的意思。提比略还废除了利维娅的遗嘱，并向她的朋友亲信报复，其中甚至包括她临死前委任的负责她葬礼的人员；其中的一名骑士甚至被他罚去受踏车之役。

52. 提比略对自己的儿子德鲁苏斯和养子日耳曼尼库斯也都毫无父爱，而且德鲁苏斯自我放纵的坏习性让他深为不满。德鲁苏斯死的时候，提比略并不十分在意，他几乎在葬礼刚结束后就回去处理公务了，同时还缩短了哀悼的时间；当时，一群特洛伊使节前来哀悼但是延误了时间，而那时提比略已经从伤痛中恢复过来了，就微笑着回答说：“作为回报，我是否可以和你们一起来哀悼你们杰出的公民赫克托耳（荷马史诗中特洛伊城的主将，早已死去千余年了）？”提比略还把日耳曼尼库斯辉煌的胜利看成是毫无意义的，甚至是有损国家利益的；他曾经给元老院写过一封信，抱怨日耳曼尼库斯没有征求他的意见就匆匆前往了亚历山大城去解除饥荒之灾。人们都相信是他安排叙利亚的总督格涅乌斯·派索毒死了日耳曼尼库斯，但后来派索遇到提比略，随身携带的一些证据被抢走了，所以他在受审之时未能出示提比略给他的指示，并最终被处决。由于这件事，在罗马各处的墙上都出现了“把日耳曼尼库斯还给我们”的字样，人们还彻夜高呼这句话。后来，提比略还更加残忍地对待日耳曼尼库斯的妻子阿格里皮娜和他的孩子，这使人们更确信了是他毒害了日耳曼尼库斯。

53. 当阿格里皮娜对她丈夫的死慷慨陈词时，提比略牵起她的手，引用了一句希腊诗人的话：

“亲爱的，你不能成为王后，就觉得是我委屈你了吗？”

这也是他最后一次屈尊和她对话。事实上，提比略曾在宴会上给了阿格里皮娜一个苹果，但她出于恐惧而不敢品尝，自此她

就再也没有被提比略邀请，去赴过宴了；因为他声称，阿格里皮娜指控他试图对她下毒。但是，整个事件其实是暗中设计好的：他给她一个苹果以试探她对他的看法，而她怀疑苹果有毒，拒绝吃下去，最终，他虚伪地指控她想在祖父奥古斯都的神像旁寻求庇护，或者向海外军团求助，并把她放逐到了潘达达里亚岛上监禁了起来。作为惩罚，他还命令一名百夫长鞭打她，并挖去了她的一只眼睛。于是，她决定绝食自尽，尽管他命人撬开她的嘴巴强迫她吃东西，最终她还是死去了。随后，提比略恶意毁坏她的名声，说服元老院把她的生日定为不祥之日，并宣扬他自己是多么仁慈，因为他没有把她绞死并扔到立法路上。提比略甚至通过一项法令来赞扬这一仁慈行为并还向主神朱庇特的神庙进献金子做纪念。

54. 日耳曼尼库斯有3个儿子，分别是尼禄、德鲁苏斯和盖乌斯；提比略的亲儿子德鲁苏斯育有一子，名字也叫提比略；他们都是提比略的孙子。提比略推荐日耳曼尼库斯最大的两个儿子尼禄和德鲁苏斯进入元老院，并在他们成年的时候慷慨地赏赐民众以示庆祝。但是在新年庆典上，他发现人们不只为他一人祈福求平安，还加上了他这两个孙子，于是让元老院判定这一程序是否恰当，还暗示类似的荣誉只应授予那些长期为国效力并立过功勋的人。此后，提比略便不再掩饰自己对这两个孙子的厌恶之情，并设计安排了针对他们的各种虚假指控；经过提比略的阴谋设计，只要他们对他的计划方案表露出不满和怨恨，旁边总会存在目击证人。这使他找到了借口，就给元老院写了一封措辞严厉的谴责信，以致他们被宣布为人民公敌并被饿死——尼禄在庞地亚岛上死去，德鲁苏斯则死在皇宫的地窖中。人们认为尼禄是被逼自杀：当时一名刽子手宣称接到了元老院的授权，并向尼禄展示了要吊死他的绳结和把他的尸体拖到台伯河去的钩子；至于德鲁苏斯，他曾因极度饥饿而想要吃垫子里的填充物；此外，两个人的尸体都被剥成了碎片，因此要收集

他们的遗骨以便埋葬就变得十分困难。

55. 提比略曾经让元老院帮他选出一个由 20 人组成的委员会来就公共事务为他提出建议。这个委员会中，除了提比略的几个朋友和亲信外，只有两三个人是自然死亡的，其余的人都被他用不同的方式杀死，这也包括埃里乌斯·塞扬努斯，他还连累很多人和他一起被害。其实，提比略一点也不喜欢埃里乌斯，但是鉴于他办事效率高而且机灵，提比略还是命他全权处理一些事务，例如杀死日耳曼尼库斯的孩子，并确保提比略真正的孙子，即德鲁苏斯的儿子能成为下一任皇帝。

56. 提比略对待他的希腊侍从同样残忍，尽管他们曾经陪伴他并带给他很多欢乐。一个名叫赛诺的人一直都用矫揉造作的风格讲话，一天提比略问他：“你这令人讨厌的方言是哪儿来的啊？”赛诺回答说：“是多立斯方言。”提比略误把它听成了是对他被流放罗得斯岛的嘲弄——在罗得斯岛，人们都讲多立斯方言。因此，他把赛诺放逐到西那利亚岛上。晚餐时候，他常常会提出白天研究的一些问题。一名文法学家塞琉古斯从提比略的仆人那里打听到他正在读的书，并准备了针对所有问题的正确答案。提比略听说此事后，就把塞琉古斯从侍从团中赶了出去，后来又逼他自杀身亡。

57. 从孩童时代起，提比略野蛮暴戾的个性就已经显露出来。教授他修辞法的加大拉人提奥多斯鲁是第一个见证者，他责备提比略时，会称他为“污泥，混着血捏出来的污泥！”虽然即位后他装作温和谦恭并赢得了公众的爱戴，但是毫无疑问提奥多斯鲁的说法是完全正确的。有一次在一场葬礼仪式中，一名滑稽演员向死者的遗体致敬并请求这个人的灵魂告诉奥古斯都的鬼魂，说他留给公众的遗赠并没有按时分发。提比略于是下令抓住这个演员并带来见他，他说：“我会马上兑现你应得的那部分。”之后便下令处死这个人，还说：“为什么不亲自去我父亲那里，告诉他你得到了他的遗赠呢？”此后不久，一名叫庞培乌斯的罗马骑士在

元老院针对提比略的某一做法进行了强烈的谴责和抗议，提比略威胁要把他关起来，并且叫喊道：“你是庞培乌斯，不是吗？如果你不能管住自己的舌头，你就会成为一名庞培党人！”这是对庞培的名字和这个旧党派后来命运的恶意讥讽。

58. 还有一次，一名大法官询问提比略是否应通过召集法庭来审理叛国罪。提比略回答说法律应该执行，并且应该严厉地执行。一次，一个人把奥古斯都神像的头部取下，为的是换上他的另外一个头部塑像，因此在元老院受审，但是在证据方面出现了矛盾，提比略便对证人严刑拷问，后来这个人被宣判有罪。此后，这类牵强的控告越来越多，以至于有下列行为的人都会被判处死罪：在奥古斯都神像附近殴打奴隶或者换衣服，携带印有奥古斯都头像的戒指或钱币去厕所或妓院，或者批评奥古斯都曾经说过的话或做过的事情。这一系列事件最后到达了一个高潮：一个人允许他所在的市议会在曾经授予奥古斯都荣誉的同一个日子授予自己荣誉，结果被判处死刑。

59. 提比略还打着恢复公共道德的旗号做了很多不道德的事情。实际上，看着人们遭受苦难他就能获得极大的愉悦感。当时很多讽刺诗写的都是关于他的罪恶，并表达了人们对未来的悲观和恐惧，如：

“你这个残酷的野兽！如果你的母亲都还能依然爱你，
就让我下地狱，我会那么做的。”

“你根本不是骑士，你这个恺撒的养子，
你没有一分钱来获得这个资格；
放逐罗得斯岛废除了你作为一名公民的权利，
更不用说成为一名骑士了。”

“萨杜恩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
萨杜恩的时代不能再持续；

现在是恺撒统治的时期，
这注定是一个镣铐的时代。”

“他不再渴望纯净的酒。
像以前一样，
能让他热血沸腾的，
是一杯被杀害者的鲜血。”

“罗马人民，这就是苏拉，
被称做‘幸运’的苏拉，却为你们带来了不幸；
这就是马略，他回来占领罗马；
这就是安东尼，他无礼地挑起内战，
手中三次染满了罗马人的鲜血。
我们承认，‘罗马已不再是罗马！’
流放之后为王的人，
都是残暴嗜血的王。”

起初提比略对这些诗句并不加理会，认为这只不过是一些脾气暴躁的人借机对他的一些做法表示不满，而实际上他们并不真的这样想，他说：“让他们恨我吧，只要他们还敬畏我！”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他的行为逐渐验证了每一句诗句。

60. 提比略到达卡普利埃几天之后，一名渔夫突然打扰了他的独居生活，献给他一条巨大的鲑鱼，这是渔夫在小岛上人迹罕至的悬崖边上打上来的。提比略感到非常惊恐，命令护卫用这条鲑鱼刮擦渔夫的脸，鱼鳞把渔夫的脸磨得皮开肉绽，可怜的人痛苦地大喊：“幸好我没有献给恺撒我抓住的那只巨蟹！”于是，提比略命人拿来那只螃蟹，如法炮制。

有一次，一名护卫因为从提比略的鸟舍中偷了一只孔雀而被处死。还有一次，在旅行期间提比略乘坐的肩舆被荆棘丛拦住了

去路，他就把禁卫队中负责开路的百夫长打倒在地并施以鞭刑，直到那人奄奄一息。

61. 提比略的各种残暴行径罄竹难书，受害者不计其数：一开始是他母亲的朋友甚至他的熟人遭到迫害，然后是他的孙子和儿媳，最后是塞扬努斯的家人。消除了塞扬努斯这个阻碍以后，提比略的残暴更为变本加厉。这说明塞扬努斯并没有煽动他采取残忍举动，而只是服从他的命令。然而，在提比略简要的自传中，我们发现，他竟然声称是他发现塞扬努斯迫害了日耳曼尼库斯的儿子尼禄和德鲁苏斯，便命人处死了塞扬努斯；而事实是，他把塞扬努斯当做怀疑对象前就亲自害死了尼禄，而在塞扬努斯失去权力后，他又杀害了德鲁苏斯。提比略的野蛮罪行几天也说不完，我只举几个例子：每天都会有人被判死刑，即使是在神圣的日子里；他甚至亵渎新年那天。很多受害人和他们的孩子一同被起诉和处罚的，有些人甚至是被他们的孩子指控和处罚，死者的亲属也被禁止前去哀悼。提比略总是相信告密者的话，对于当众告发别人的告密者，提比略会进行特殊的奖励，在某些情况下，目击者也有奖赏。每一项罪行都成了大罪、死罪，即使是无心说的几句话。一名诗人被指控犯了诽谤罪，因为他写了一出诋毁阿伽门农王的悲剧，而一名历史学家则错误地把刺杀恺撒的布鲁图和卡西乌斯称为“最后的罗马人”。这两人都立刻被处死，尽管之前他们的作品曾在奥古斯都面前被当众朗读并得到了赞扬。提比略还命人把这些作品收集起来并予以销毁。对于那些免于死刑而被判入狱的人，提比略不允许他们读书以作为慰藉，而且剥夺了他们和其他犯人谈话的权利。一些受到起诉将要出庭受审的人都非常确定对他们的判决肯定是“有罪”，因此为了免去烦扰和当庭受辱，他们在家里割脉自杀。但是提比略会派人给他们包扎好伤口，再把这些尚未死去的人投入狱中。还有一些人遵从了传唤，并当着元老院的面喝下毒药死去。所有被处死的人的尸体都被扔到了立法路上，并用钩子拖到台伯河去——每天有20多人被处死，

包括妇女和儿童。按照传统，禁止绞死处女，所以如果有年轻女孩被判绞刑，刽子手会首先强暴她们。对于那些求死的人，提比略反而会让它们活下去，因为他认为死是相对较轻的折磨。有一次，一名叫卡尔努鲁斯的犯人抢在处决前自杀了，提比略听说后大叫道：“卡尔努鲁斯已经逃脱了！”还有一次，提比略巡视监狱时，一名犯人请求速死以脱离这种苦难，他回答说：“不行，我们还不是朋友呢。”一名前执政官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他曾经出席了一次宴会，席间，一名侏儒突然从桌旁一堆小丑中站出来，大声问提比略：“那帕哥尼乌斯呢？为什么他被指控犯有叛国罪后还活着？”提比略让这个侏儒管住自己无礼的舌头，但几天后他就要求元老院迅速做出判决，处死帕哥尼乌斯。

62. 最终，提比略发现，他的亲生儿子德鲁苏斯不是由于放纵堕落而死，而是被自己的妻子李维拉和塞扬努斯合伙毒死的。提比略被激怒了，并且变得更加残暴，几乎无人能逃脱被折磨和被处死的厄运。他花了好几天的时间调查德鲁苏斯事件，甚至为此精神恍惚，以至于当一个在罗得斯岛款待过他的人应邀前来拜访时，他竟然将其误认做是一名重要的证人，立刻对其进行拷问。他后来意识到错误后，为避免丑行败露就处死了那个人。在卡普利埃，人们仍可以看到提比略经常杀人的悬崖顶部——在那里，他会看着经受了长期折磨的人被扔进海里。一支海军驻扎在悬崖下面，当尸体被扔下来后，他们会用桨和船钩猛击尸体，以确保那些人完全死亡。提比略独创了一种折磨人的方法，那就是先诱骗那人喝下大量的酒，然后突然用细绳把他的“命根子”扎紧，一直勒到肉里，这样那人就无法排尿了。要不是占星家色拉西洛斯故意告知提比略说他还能活很多年，并劝说他延迟他的各种企图，会有更多的人遭遇不幸，连提比略的孙子们也难免：事实上，提比略已经对盖乌斯起了疑心，而且也非常讨厌因为通奸而出生的提比略·哲米卢斯。提比略有时还会表现出对普里阿摩斯的嫉妒，因为他比他的家人都长寿，这一说法是可信的。

63. 很多证据表明人们对提比略十分憎恨、仇视，而他本人也时常处于恐惧之中，并不断受到公开的侮辱。提比略曾规定，除非在公开场合或有证人在场，任何人都不得向占卜者询问；他还试图禁止罗马城周围的各种神谕，但是因为害怕神签的神奇力量而停止了这一做法——这些神签是他从普赖尼斯特的命运女神神庙中取得并用密封的箱子运到罗马的，但是到达罗马后这些神签就消失了，后来箱子被运回到原来的神庙中，神签才再次出现。

提比略专门委派一些他不信任的前执政官管理部分行省；但并不放松对他们的监视，他让他们在罗马耽搁了好几年，直到已经任命好了接替他们的人。对于提比略下达的各种命令，他们只能派各自行省的副职官员和事务官去执行，而不能亲自前往。

64. 提比略放逐了阿格里皮娜和她的两个儿子，并经常命人用封闭的肩舆把他们从一处监禁地转移到另一处。在这一过程中，他们要戴上手铐脚镣，而且还有军队护送，这样路人就不能驻足观看，更不用说向肩舆内窥视了。

65. 提比略发现塞扬努斯的生日已经被人们公开进行庆祝，而且各地都竖立起了他的金像，这都是塞扬努斯篡夺王权的初步行动。但是提比略想尽方法，最终没有行使皇帝职权，而是用阴谋诡计除去了塞扬努斯。首先，为了把塞扬努斯和他的亲信随从分隔开，提比略装作对他十分尊敬并任命他为自己第五任执政官的同僚——这一职务是提比略在担任了第四任执政官十年后才再次承担的，但是他没有前往罗马参加就职典礼。然后，提比略让塞扬努斯相信能很快与皇室结亲，并被授予护民官的权力。接着，提比略在塞扬努斯没有防备的情况下给元老院送去了一封措辞可怜的信，信中特别请求他们派两名执政官之一带一支禁卫军把他接到罗马去，还一再说他只是一名孤独的老人。即使这样，提比略还是担心爆发叛乱，并做了防范。他下令说，如有必要，就将他的孙子（日耳曼尼库斯的儿子）从罗马的监狱中释放出来，并任命为总司令。他还曾打算去一些行省军队的指挥部避难，并让

一支海军舰队随时待命以便能把他从岛上接走。另外他会站在罗得斯岛的悬崖顶上等待远处的烽火信号（通知可能发生的事件），以防送信的人延误时间。甚至在塞扬努斯的阴谋被挫败后，提比略还是缺乏信心，不能安心，并在接下来的9个月里，一直留在名为“朱庇特”的别墅中。

66. 来自各方面的无休止的谴责更加重了提比略内心的焦虑。受他迫害的人要么当面诅咒他，要么在戏院中元老们的席位上放上揭发信，中伤、诋毁他的声誉。而提比略对这些批评和谴责的反应差别很大：有时他感到十分羞耻，不想让任何人听到这些事情，有时他又会大笑，并故意向人公开针对他的批评，以示蔑视。提比略还收到过帕提亚国王阿尔特巴努斯的信，信中严厉控诉提比略杀害了他的亲属和其他人，同时还指责他放荡怠惰的生活方式。阿尔特巴努斯还要求提比略顺应那些憎恶他的人的强烈愿望，尽可能早些自杀，因为人们的这一愿望是合情合理的。

67. 最后，可能出于对自己的厌恶，提比略也坦白了他的痛苦心情。他曾经写给元老院一封信，信的开头是这样的：“我的元老们，如果我知道该告诉你们什么，或者怎样告诉你们，或者什么应该隐瞒下去，那就让天上的众神惩罚我受到比现在更严重的折磨！”一部分人认为，提比略之前就已经预见到他会很快沉溺于各种恶习，进而被人们厌恶和憎恨，这就是为什么他即位后直截了当地拒绝了元老院授予他“祖国之父”的称号，并禁止他们宣誓赞成他之前说过的话、做过的事和以后要说的话、要做的事——提比略很可能是担心将来他的行为与他获得的荣誉不相称，而他也会面对更大的耻辱。这样的结论可以从他对两条建议的正式回复中推断出来：

“只要我还有理智，你们就可以信赖我，我的行为会一如既往。但是万一有什么事情改变了那个人的性格呢？所以，我不希望你们对一个人的任何行为都表示支持。”

还有：

“如果有朝一日你们怀疑我的品质或者怀疑我对你们的诚挚尊重——我宁愿在被你们怀疑之前就已经死去！——“祖国之父”的荣誉也无法保留你们对我的尊重。而你们也会感到羞耻：因为你们没有经过慎重考虑就授予我这一荣誉称号；或因为你们对我的性格看法不能前后一致。”

68. 提比略的身体强壮，身材比一般人高大，他肩膀宽阔，身体比例匀称。他的左手比右手更灵活有力，他甚至能用一个指头戳破一个新采摘的苹果，或者一个小孩或年轻男子的头颅。提比略相貌英俊，有时脸上会有粉刺，但肤色鲜亮。他发长及颈，这似乎是克劳迪亚家族的一个习惯。提比略的眼睛非常大，当他在夜间或黑暗中睡醒，刚睁开眼睛时他能看清一切，但两分钟以后视力就开始变弱了。他走路时步态僵硬，脖子向前伸，而且严肃沉默，与同行的人也很少说话，而一旦开口却又缓慢从容，还会辅以各种手势动作。奥古斯都不喜欢提比略这些行为风格，还认为他过于傲慢，但又经常在元老和平民面前为之辩解，说这都是自然的缺陷。提比略在位期间一直很健康，30岁以后他从没召见过医生或吃过药。

69. 提比略对任何神灵或其他宗教信仰都不太在意。但他相信星相学，并认为整个世界都受命运的支配。提比略特别害怕打雷；每当阴云密布、电闪雷鸣时，他就会戴上桂冠，因为他认为这样能使他免于雷击。

70. 提比略深深喜爱希腊和拉丁文学。在拉丁演讲术方面，他是麦撒拉·科尔维努斯的追随者，从小就听其演说，那时麦撒拉已经是位老人了。但提比略过分修饰和卖弄，因而毁掉了自己的风格——他的即席演说往往比事先准备好的要好很多。提比略还参照他最喜爱的尤福利翁、李雅努斯和巴尔特尼乌斯的风格

写了一首《对卢修斯·恺撒之死的挽歌》和很多首希腊诗歌。提比略把这三个人的半身像与其他文学名家的一起放在公共图书馆内，并因此激起了很多学者争相对这些诗人发表评论，以献给提比略。提比略尤其偏爱神话学，并对此进行了研究。正如我之前提到的，提比略最喜欢结交那些研究希腊文学的学者们。但是他的研究到了荒谬可笑的程度，以至于他会经常向这些学者提问：“谁是赫卡柏的母亲？”“阿基里斯混在女孩中时叫什么名字？”“塞壬海妖们唱的是什么歌？”在奥古斯都死后，提比略第一次进入元老院时，为了表示对众神和养父的追思，他效仿了克里特岛的国王米诺斯为他儿子举行的献祭仪式——米诺斯在听到他儿子安德若格斯被杀后举行了这一仪式。但提比略只使用了葡萄酒和熏香，省去了惯例该有的笛手。

71. 提比略能讲流利的希腊语，但在某些场合只讲拉丁语，尤其是在元老院的会议上：他曾因为使用外来词“垄断”而向元老院道歉，解释说不能找到近义的本国词汇。还有一次，一项法令中使用了希腊文字“徽章”，意思是酒杯上的金属装饰品，但提比略提出反对，说如果找不到近义的拉丁词语，就用几个词语来阐释。另外一次，一名士兵被要求用希腊语宣誓作证，但他命令其必须使用拉丁语，否则就什么也别谈。

72. 提比略从罗马隐退后，只有两次想要返回罗马。第一次，他命令军队驻扎在台伯河两岸并禁止城中任何人出来迎接，自己则乘坐三层桨座战船沿着台伯河而行，直到人工湖。但他只是远远地看了一会儿城墙就返回去了，没人知道原因。第二次，提比略沿着亚壁古道骑马走到了第七个界碑处，但因为一个凶兆又退却了——他亲手喂养的一条宠物蛇死去了。当他像往常一样要去喂食时，发现蛇已经被一群蚂蚁啃噬了一半。一名占卜者警告他说：“要小心民众的力量。”于是他匆匆赶回坎佩尼亚，并在阿斯图拉生了病，但仍能继续他的旅程。到达西尔塞以后，提比略出席了驻地的竞技会以掩饰病情，他甚至还向竞技场内的一头野

猪投掷标枪，但因为太过用力，扭伤了一侧的肌肉，而且因为发烧后坐在风口而受凉，加重了病情。尽管如此，提比略仍坚持前往米赛努姆，期间他也没有改变日常的习惯，一直参加宴会和其他的娱乐消遣，一部分原因是他从不自我克制，另一部分原因是他不想让别人意识到他病到什么程度。有一次，医生卡里克勒斯在离开餐桌时要亲吻他的手表示告别，提比略竟怀疑医生是想暗中把脉，于是请求其再次归座。接着他把宴会进行到很晚，而当宴会结束时，按照晚间的习惯，他由一名扈从陪伴着站到宴会厅中央，一一与离去的客人道别。

73. 引退期间，提比略读了《元老院议事录》的一段，大意是说提比略仅仅听从了一名告密者的话，就传唤一些人受审，但这些人没有经过预审诉讼就被释放了。“这是蔑视！”他愤怒地大喊，并决定无论如何都要回到卡普利埃去，因为那是他唯一感觉能放心采取任何行动的地方，但是恶劣的天气和日益加重的病情延误了他的行程。提比略很快在一间曾经属于鲁库路斯的乡间房子中死去了，时间为3月16日，当时的执政官是格涅乌斯·阿凯罗尼乌斯·普罗库鲁斯和盖乌斯·庞提乌斯·尼格里努斯。提比略终年77岁，掌权将近23年。

有人认为提比略因为被盖乌斯投了慢性毒药而死，另一些人认为他高烧刚退想要进食时遭到了拒绝。还有一种说法是，他昏了过去，醒来后就索要从他左手被摘下的印章戒指。塞内加写道，提比略意识到自己将死，摘下了戒指，好像要把它给某个人，但后来又紧紧抓住它，过了一会儿还是把它戴回了手上；此后他静静地躺了一小会儿，拳头紧握，最后，他叫他的仆人，但是没人应答；于是他自己下了床，但又瘫倒在地，然后便死去了。

74. 提比略在他最后一个生日的时候梦到了特美诺斯的阿波罗太阳神——那是一座巨大而精美的雕像，是他从叙拉古带回来的，被竖立在新建神庙的图书馆中。阿波罗的雕像走进来说：“提比略将再也不能供奉我了！”提比略死的前几天，卡普利埃的灯

塔在地震中被毁。在米赛努姆，用来温暖他餐厅的火盆中的余烬突然又燃烧起来，从傍晚一直燃到深夜。

75. 提比略的死讯给罗马人们带来了巨大的喜悦。人们奔走呼喊：“把提比略拖到台伯河去！”一些人向大地之母和死神祷告，请求他们不要在地下给提比略提供居所，而要让他永远受到诅咒；还有很多人想要把尸体用钩子拖着扔到立法路上去。人们对他的野蛮行为本已深恶痛绝，后来一个事件又导致了新的愤怒：当时，元老院颁布了一项法令，将所有被判死刑的人延期到第10天执行，而延期期满那天，提比略正好死去了。犯人们请求公众的怜悯，但因为盖乌斯不在罗马，没有人能受理他们的请求，而监狱看守害怕违反法律，便绞死了这些人，并把尸体扔到了立法路上。因此，人们对提比略的憎恨变得更加强烈，说他的残暴即使在他死后还在继续。当送葬队伍离开米赛努姆时，人们高呼：“把他的尸体抬到阿特拉的圆形剧场去！只把他烧焦。”但是，士兵们还是把他的尸体运到了罗马，按照正常的仪式将他火化，并举行了惯例该有的悼念仪式。

76. 提比略在他死前两年就已经亲手写好了遗嘱，自己留了一份，另一份交给了一名获释奴。这两份文件的签署和密封由很多庶民见证。在遗嘱中，日耳曼尼库斯的儿子盖乌斯和德鲁苏斯的儿子提比略·哲米卢斯被指定为提比略的联合继承人。如果其中一方死去，活着的那个将成为唯一继承人。提比略还分给了其他人一些遗赠，包括维斯太贞女、服役的士兵和罗马平民，此外还单独增加了一项给守城卫队长官的遗赠。

第四章 盖乌斯（卡利古拉）

1. 盖乌斯·恺撒的父亲日耳曼尼库斯是德鲁苏斯与小安东尼娅的儿子，不过是由叔父提比略抚养长大的。日耳曼尼库斯担任财务官5年之后，被擢升为执政官，那时盖乌斯还未达到法定年龄。按照惯例，在任执政官之前，还需要担任其他职务，但他却跳过了这一步，直接担任此职。奥古斯都驾崩的消息传来时，日耳曼尼库斯正受命于元老院的委任，在日耳曼统领军队，尽管当地军团都拥护他当帝王，反对提比略继任元首之职，但是他本人却通过转移这些人的注意力，使他们不再关注此事，从而表现出了他坚定的决心及晚辈对长辈特有的非凡孝道和敬重；他在日耳曼发起攻势，并赢得了一次凯旋式。在他第二次当选为执政官但还没来得及上任之时，他就赶往东方去恢复秩序了。在那儿，他挫败了亚美尼亚王，把卡帕多西亚降格成为行省，但他本人却由于延误了病情，33岁就在安提沃克被病魔带走了。他的尸体上布满了黑色斑点，嘴里泛出白沫，所以被怀疑是中毒而死，尤其是火葬之后，人们发现他的心脏完好无损——一般认为，如果毒药侵入心脏，心脏就不能被火烧掉。

2. 人们得出的普遍结论是，日耳曼尼库斯的死与提比略狡黠的安排、格涅乌斯·派索的介入及其所扮演的角色息息相关。派索一直以来都被指派掌管叙利亚，他认为，必须要与提比略或者日耳曼尼库斯其中一人为敌，所以他抓住一切机会，通过各种卑鄙的行径和演说向日耳曼尼库斯挑衅，甚至是当日耳曼尼库斯卧病在床的时候，他仍然没有放过他。因而，虽然他在日耳曼尼库斯死后侥幸逃脱了当时闻名遐迩的死罪私刑，但还

是在回来的路上被元老院处死。

3. 几乎所有人都把日耳曼尼库斯描述为一个无论身体素质还是心理素质都极为出色的人。他英俊而勇敢，是能娴熟地运用希腊语与拉丁语进行演讲与写作的大师；他异常善良，具有非常强烈的愿望及能力赢得他人的尊敬，唤起人们发自内心的喜爱。唯一不足的是他的双腿不是很强健，但是他总是用饭后骑马来进行刻苦的训练，以让他的双腿更加强健。他经常在与敌人的近身搏斗中将他们杀掉；但是虽然他已经获得了一次凯旋式，他仍未停止去参加法庭辩护。他的几部用希腊文书写的喜剧作品和文学作品仍流传于世。无论是在罗马还是外出，他总是表现得很谦逊，总是在没有扈从（高级官员外出时负责开道的随从人员）的陪同下去视察独立的或者结盟的市镇。无论在哪儿只要遇到了名人的坟墓他都会拜祭。他决定把所有在瓦卢斯战死的军团士兵的遗体掩埋在一个坟墓里，于是就亲自带领着搜寻队伍去搜寻那些士兵的遗体。对于恶意中伤者，无论对方具有什么身份及动机，他都表现出惊人的容忍与宽厚。他甚至都没有与派索断绝关系（派索当时甚至撤销他的命令，并折磨他的下属），直到发现派索正在对他施以符咒和毒药的时候才与之决裂。但是他也只是以传统的仪式宣告与之断绝友谊，在遗嘱中他告知家人，如果他有什么不测才可向派索报复。

4. 日耳曼尼库斯这些美德给予了他丰厚的回报。他的所有同族亲人都对他持有绝对的尊敬和爱戴，我只需要说一个例子：奥古斯都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都在犹豫是否让他做自己的继承人，到了最后时刻才下定决心让提比略来继承。许多作家都记载道，不计其数的人深切而热烈地崇拜着日耳曼尼库斯，以至于每次他回到罗马或者即将离开的时候，都会受到大量民众潮水般的追捧，这有时甚至会威胁到他的生命安全。事实上当他在日耳曼镇压了当地的暴乱之后回到罗马时，尽管他命令只有禁卫军的两支步兵大队出来迎接，但是步兵大队却无视这一命令，几乎全体出动去

迎接他；当然还有罗马的所有人民——无论是什么年龄、官职，也无无论是什么性别的人都出来迎接他，队伍长达 20 罗里。

5. 但是人们对他深切的爱戴表现得最为壮观的一幕出现在他辞世之际及之后人们所表现出来的无比悲恸上。日耳曼尼库斯去世的那一天，平民将石头砸向神庙，将祭坛推翻；他们把自己的家神扔到街上，拒绝承认自己的新生婴儿。据说即使是那些与我们为敌的或者他们之间互相为敌的外族人都立即宣布和解，就好像罗马国内的悲剧已经影响了整个世界。一些王公贵族刮掉了自己的胡子，他们的妻子也剪掉了长发，作为自己极度悲伤的标志。王中之王（帕提亚王）也取消了与王公贵族的狩猎会和晚宴，这在帕提亚是国殇的标志。

6. 人们首次听到日耳曼尼库斯病倒的消息时，震惊之后旋即沉浸在悲痛之中，人们等待着有关他病情的进一步公告时，一天傍晚，突然传来一条消息，说他的病情已经好转，人们立即纷纷高举火把，奔向主神殿（朱庇特神殿）祭祀。他们是那么渴望尽快到里面去向神灵请愿宣誓，以至于神庙的门几乎被他们挤倒。提比略被人们高亢愉悦的圣歌惊醒：

“罗马一切事务恢复了常态，
家园一切事务恢复了安定，
我们所有的痛苦已经结束，
日耳曼尼库斯再次安然无恙！”

当日耳曼尼库斯撒手人寰的消息最终泄露时，任何公告或者官方的慰问都难以抚慰民众，哀悼的气氛弥漫于整个 12 月份。在人们还处于失去他的痛苦中时，整个国家陷入了一种恐怖的氛围中，人们因而更加怀恋他；因为他们相信，而且有充足的理由相信，过去人们敬重日耳曼尼库斯这一事实本身就会阻止提比略暴露出其邪恶、残酷的本性，但是现在这种残酷本性很快就会暴露。

7. 马尔库斯·阿格里巴与朱莉娅之女大阿格里皮娜嫁给了日耳曼尼库斯。他们养育了9个孩子，其中两个死于襁褓之中，还有一个极为可爱的小男孩在孩童时期也夭折了。利维娅为他在卡比托奈山的维纳斯神庙献了一座雕像，把他打扮成爱神丘比特的样子。奥古斯都保留了一个复制品放在自己的卧室中，每次进入房间的时候都会怜爱地吻一吻他。日耳曼尼库斯去世之后留下6个孩子，其中包括3个女孩，分别是小阿格里皮娜、德鲁塞拉和李维拉，她们在3年之内相继出世；还有3个男孩分别为尼禄、德鲁苏斯还有盖乌斯·恺撒；但是后来提比略向尼禄和德鲁苏斯提出指控，劝服元老院将他们宣布为人民公敌。

8. 盖乌斯·恺撒在公元12年8月31日出生，当时他的父亲与盖乌斯·冯特乌斯·卡皮托共同担任执政官之职。人们对他的出生地颇有争议。根据格涅乌斯·兰图鲁斯·盖图里库斯记载，他出生于提布尔，而大普林尼则认为他出生于临近特勒维里的一个叫艾姆庇特瑞维姆的小村庄中，这个村庄恰好在摩泽尔与莱茵河的交界处。普林尼之所以持有这一观点是因为当地许多祭坛上都刻有“纪念阿格里皮娜的分娩”的字样，他还提及在盖乌斯登基之时流传的一首诗，这首诗同时也说明盖乌斯是于冬季在营房内出生的：

“生于营房之中，
长于征战之下，
身为罗马帝王，
他高贵地诞生！”

然而官方所提供的信息是他出生于安提乌姆城；而我所做的调查证明这一说法是正确的。普林尼认为盖图里库斯是为了向年轻而骄傲的独裁官盖乌斯献媚而伪称他是出生于提布尔的——要知道提布尔是一座献祭给海格立斯的神圣之城；盖图里库斯之所

以可以如此自信地撒谎，是因为日耳曼尼库斯确实有一个叫盖乌斯·恺撒的孩子出生于此——我曾经提到过，这个男孩非常惹人怜爱，在孩童时期就夭折了。之所以说普林尼在自己的编年史中出了错，是因为记录奥古斯都时期事迹的历史学家都证实了日耳曼尼库斯是在已经做了执政官之后才第一次去高卢的，而事实上盖乌斯那时已经出生了。再者，在祭坛上的题字并不能证明普林尼的观点，因为阿格里皮娜在高卢为日耳曼尼库斯生下两个女儿，而任何一次的生育，不管孩子的性别是什么都应该叫做分娩——女孩子通常被正式地称做 *puerae* 或者 *puellae*，而男孩子则通常叫做 *puelli* 或者 *pueri*。最后，我还要提及一封信来证明我的观点，这封信是奥古斯都在离开人世的几个月前写给他的孙女大阿格里皮娜的，其中提及的盖乌斯必然是指日后的帝王，因为在那时没有别的叫这个名字的孩子存活于世了。信的内容是这样的：“昨天我安排塔拉里乌斯和阿斯利阿斯于 5 月 18 日把你的儿子盖乌斯带给你，愿众神保佑。我还会安排我的一个奴隶和一名医生与之同行。我曾在信中告诉过日耳曼尼库斯，如果这个医生对你们有用的话，就不用再让他回来了。再见，我亲爱的阿格里皮娜！启程回到你的日耳曼尼库斯身边的时候，路上要保重。”很明显盖乌斯不可能出生于这儿，因为他在将近两岁的时候才第一次从罗马被带到这个国家。这封信也让我对那首诗不那么信服了。因此我认为，我们只能接受官方所提供的唯一的权威说法了，尤其是还有一个事实更加印证了这一说法，那就是在所有城市中盖乌斯最喜欢安提乌姆城，把它当做自己的出生地来对待；据说他厌倦了罗马之后，甚至曾计划把帝国首府搬到这里。

9. 他之所以获得绰号“卡利古拉”（小靴子）是源于军人之间的一个笑话，因为他在军队中长大，穿着列兵的小型制服。由于他孩童时期的这一段军旅生活，士兵们对他有着无可争议的爱，这一点得到了有力的证明：士兵们听说奥古斯都去世的消息后，群情激动，制造了暴乱，但是他们正准备进行更进一步的疯狂举

动时，看到了小盖乌斯，他们就立即平静了下来。当他们意识到有人正在安排小盖乌斯去往临近的城市，目的就是保护他不受他们暴力侵袭的时候，他们马上翻然悔悟；一些士兵抓住他的马车阻止他离去，祈求他原谅他们的不敬行为。

10. 盖乌斯也陪伴着日耳曼尼库斯去了叙利亚，回来之后，他与自己的母亲一起生活，在他的母亲遭到流放之后，他就与曾祖母利维娅共同生活；利维娅去世之后，尽管盖乌斯还未成年，但是他仍然为曾祖母在船首讲坛上致了葬礼词。之后他又与祖母安东尼娅共同生活，一直持续到18岁时，提比略将他召到卡普利埃。他一到那儿就立即披上了成人礼服，并第一次刮掉了胡须；但是与他兄弟们的成年庆典相比较而言，这只是一种最简单的仪式。众朝臣使用各种诡计引诱他或者迫使他向提比略进行抱怨，然而却总是无功而返。他不仅没有对自己的亲人遭遇谋杀这件事表现出一点点兴趣，而且对自己受到的不公正待遇也表现出了惊人的冷漠，然而他对自己的继祖父竭尽谄媚之能事，以至于其他人非常简洁地评论道：“从没见过一个比他更好的奴仆或者比他更糟糕的主人了！”

11. 然而即使是在那些日子里，他也没能隐藏自己残酷与邪恶的本性。他喜欢观看严刑拷打和对犯人的处决；他总是在夜晚戴上假发，穿上长袍，乔装打扮之后纵情于暴饮暴食、骄奢糜烂的生活当中。提比略已经做好充分准备纵容盖乌斯，让他沉迷于剧院中载歌载舞的生活，借口说这样可以驯化他，让他不那么残暴，变得更加文明。老国王用他特有的精明准确地洞察了这个年轻人的邪恶程度，经常断言盖乌斯的到来预示着自己的死亡，而且每个人都会遭殃。还有一次他说道：“我正在为罗马人民养育一条毒蛇，替世界养着一个法厄同（太阳神之子，因硬要驾驶太阳车而烧毁了地上的一切）。”

12. 盖乌斯与杰出的马尔库斯·希拉努斯之女犹尼亚·科劳狄拉缔结了婚姻，之后他第一次被任命为占卜官，替代他的哥哥

德鲁苏斯，后来他被晋升为祭司，以嘉奖他尽职尽责的行为以及堪称典范的生活。这鼓舞了他，使他想成为提比略的继承者。塞扬努斯的阴谋瓦解之后，整个宫廷几乎处于风雨飘摇中——而当犹尼亚死于分娩之后，他便开始勾引禁卫军长官迈科罗的妻子恩尼雅·那维雅；他发誓自己若是当上帝王定会娶她，而且还把誓言写在了纸上。盖乌斯倚靠她渐渐取得了迈科罗对他的好感之后，就给提比略施毒，致之于死地。有些人称，在提比略还没有断气之前，盖乌斯就下达命令取下帝王的指环；之后，他怀疑提比略不想让他拿走指环，就用一只枕头捂住提比略令其窒息而死——他甚至可能是用自己的双手令提比略窒息的。一个获释奴见到这令人发指的一幕时大声尖叫，盖乌斯就立即下令将他钉死在十字架上。所有这些都很有可能是事实；据一些作家叙述，至少盖乌斯承认自己曾试图弑君：他经常自诩说自己曾经带着匕首去提比略的卧室，试图为自己的母亲和哥哥们报仇；但是据他自己说，他进去的时候发现提比略睡着了，怜悯的情绪使他退缩了，于是他扔掉匕首，离开了提比略的房间。他还继续说道，提比略完全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却不敢问他，也不敢就此事采取任何行动。

13. 梦想就这样成为现实，他因此登上了皇帝的宝座。这几乎是所有罗马人民的梦想，甚至可以说是整个世界的梦想。盖乌斯获得了王位的消息再次唤起了人们对日耳曼尼库斯的深刻记忆，而在日耳曼尼库斯死后接踵而至的对其家族的屠杀也让人们对这个家庭怀有深切的同情，所以他的登基使各个行省的居民和士兵，甚至整个罗马的人民都陷入了一种极端的喜悦当中——要知道他们很多人在盖乌斯还是孩子的时候就认识他。当他护送提比略的灵柩从米塞努姆返回罗马时，他自然要身着丧服，但即使是在这种时刻，相当多的罗马市民也不约而同地用祭坛、祭祀牺牲、火把等来问候他，并亲切地称他为“小星星”“鸡宝宝”“宝贝”和“小宠儿”。

14. 他回到罗马城之后，元老院（还有一些挤进元老院议事厅的人们）立即把无上的权力全部交给了他。他们对提比略的遗嘱置之不理，虽然上面明确写着他的另外一个当时还只是个孩子的孙子应该与盖乌斯共同作为继承人。登基庆典辉煌而浩大，在接下来的3个月内，甚至是在更短的一段时间内，人们就敬奉了160,000头牺牲。

几天之后，盖乌斯去坎佩尼亚外围的监狱岛时，人们都祈祷着他能安全返回——事实上当时民众们会抓住任何机会去关心他。在他病倒之际，焦虑的民众整夜守候在宫殿外。有些人宣誓，如果神灵让盖乌斯恢复健康，他们即使是去做角斗士参加角斗也在所不惜，还有一些人戴着一个书板，上面写着自己愿意代替盖乌斯去死。盖乌斯不仅仅拥有罗马人民对他的爱，外国人也对他爱戴有加。帕提亚人的国王阿尔特巴努斯过去从未掩饰过自己对提比略的憎恨与鄙视，现在却主动提出与盖乌斯建立友好关系，并亲自参加了同叙利亚总督的会晤。在回程的路上，他在即将穿越幼发拉底河之前，向罗马鹰旗与军旗还有众位恺撒的雕像致敬。

15. 盖乌斯利用各种方式来加强自己的声望。他在广大民众面前为提比略致悼词，整个过程中都在痛哭；后来他又隆重地安葬了提比略。但是葬礼刚一结束，他便立即乘船起程到潘达达里亚岛和庞地亚岛去取回母亲与哥哥尼禄的遗骨。即便是恶劣的天气也没有耽误他前行，这更加证明了他对他们的深情。他带着最崇高的敬意走近骨灰，用自己的双手把骨灰装入骨灰盒中。同样让人印象深刻的是当他带着骨灰盒乘船去奥斯提亚，之后又沿着台伯河回到罗马的时候，他在两层桨座战船船尾升起了军旗。他安排了当时最杰出的骑士，在正午街上最繁华的时候将它们抬往大陵墓；为了纪念母亲，他还指定每年都要举行一次葬礼祭祀日，在那一天，她的遗像会被放在一个有顶棚的马车中在街上游行，除此之外，还会在圆形竞技场举行竞技会。而为了纪念自己的父亲，他把9月重新命名为“日耳曼尼库斯”；之后他一鼓作气，

发布了一个元老院公告，把所有利维娅·奥古斯塔有生以来获得的荣誉都同样奖励给了自己的祖母安东尼娅。他选择了自己的叔叔克劳迪亚同自己一同担任执政官，而在此之前，后者只是一名骑士；与此同时，在小提比略·哲米卢斯成年之际，盖乌斯收养了他，并给了他一个官衔，叫做“青年王子”。

盖乌斯要求所有的宣誓中都加上对自己姐妹们的敬意，措辞是这样的：“……我会把帝王盖乌斯及其姐妹们的安全看得比我自己或者我儿女的生命更重要！”在执政官的动议中，经常会有这样一句话：“好运眷顾帝王盖乌斯及其姐妹！”

他同样知名的一步棋是把所有被流放的人都召集回来，并且不再深究所有在早期一直悬而未决的控诉案件。他下令把那些有关他母亲和哥哥的案件的书面证据都带到城市中心广场焚毁，而他对天发誓他从未碰过这些文件。他所做的这一切目的是让那些曾经对他的母亲及哥哥做过负面证词的见证人及告发者放心。他还拒绝去审查一份被认为是关乎他生命安全的密报，因为他认为没有人有任何理由恨他，并且他根本不会听任何举报者告密。

16. 盖乌斯把被称做“斯姘特里”的性变态驱除出城，勉强同意不把他们沉入大海。对于那些曾经被元老院禁止的提图斯·拉比努斯、克若穆提斯·科杜斯和卡西乌斯·塞维鲁斯的作品，盖乌斯允许将它们重新找到并重新发行——他宣称这么做最大的目的在于让子孙后代了解全部的历史事实；而且他重新开始了奥古斯都曾经做的但是被提比略中止的一件事情，那就是发布帝国的财政预算；他给予行政长官完全权力，不要求他们必须通过批准才能进行判决；他还严格而谨慎地审查骑士的名单，对于那些有不良行为或有过不光彩历史的骑士，他命令他们当众下马，但是对于那些犯过小错的人，他只是在高声宣读骑士名单的时候把他们的名字省掉而已。盖乌斯新设了第五个陪审部门来协助陪审团成员以赶上他们的工作进程；他恢复选举体系的目的是要大众重新获得选举行政长官的权利。尽管提比略的那份遗嘱已被元老

院搁置在一边，但是他却忠诚地根据这份遗嘱来为每一个人分配遗产，没有强加任何自己的意见，同时他也根据曾祖母利维娅的遗嘱进行了遗产的分配，而这份遗嘱过去曾经被提比略扣留；他还取消了意大利的半个百分点的拍卖税；大量在火灾中受损的房屋主人得到了赔偿。每当他重新将某位国王扶上皇位的时候，他都会将此位国王不在位期间这个国家的所有税款及收入作为奖赏归还给国王——例如他从国库中支取了 100 万枚金币退还给科马根的国王安提珂斯。为了表示他赞赏各种各样的高尚行为，他奖励给一个获释女奴 8000 枚金币，因为她在受到了非人的折磨的情况下仍然没有泄露主人的罪行。盖乌斯的所有这些作为都为他赢得了许多官方的荣誉，其中有一个荣誉是向他奉送金盾——每年一次，由祭司团列队游行，将金盾运往主神殿（朱庇特神殿），元老院成员追随其后，与此同时，贵族家庭的孩子们吟唱着圣歌歌颂他的美德。元老院通过了法令，把柏勒里亚节换到他的登基之日进行庆祝，就好像整个罗马现在都获得了新生。

17. 盖乌斯 4 次出任执政官：最早的一届从 7 月 1 日开始，任期两个月；第二届是整个 1 月份；第三届是 1 月份的前 13 天；第四届是 1 月份的前 7 天。只有最后两届是连续担任。他在第三届任期内没有另外一个同僚。一些历史学家把这个描述为高压政策下的一次史无前例的突破；但这么说是失公允的，因为他当时正驻扎在卢格都努姆，另一位当选执政官刚好在新年之前去世，而这一消息并没有及时地传达到他那儿，所以造成了就职的时候只有他一人的情况。有两次他奖励给每一位平民 3 枚金币；还有两次他邀请了元老和骑士及他们的妻子、孩子去参加了极度奢华的晚宴。在这次晚宴当中，他赠给每个男人一件托加袍，给每位妻子一条红色的或是紫色的围巾。他还把过去为期 4 天的农神节延长为 5 天，增加了一天所谓的“青年日”，这给罗马又增加了一些欢快的气氛。

18. 盖乌斯主持了几次角斗竞技赛，一些是在斯塔提里乌

斯·陶鲁斯的圆形剧场举行的，另外一些则是在围场进行的；有时他还变换模式，在阿非利加和坎佩尼亚的最优秀拳击手之间举行职业拳击赛。他不时地邀请行政长官或者他的朋友来主持这些比赛，而不是每次都亲历亲为。再者，他在各种各样的建筑中举办了多种多样的舞台表演；有时在夜晚，整座城市都被火光照亮；观众还可以得到散发给他们的礼品凭证，并凭此领到各种各样的小礼物，当然，除此之外每人还都可以获得一小篮食物。在一次宴会上，盖乌斯饶有兴致地观看坐在他对面的一位骑士狼吞虎咽，后来他便干脆把自己面前堆积如山的菜也拿来让那位骑士吃；有一位元老也以同样的方式让他感到心情愉悦，他便不顾及规定，让其做了大法官，尽管事实上这位元老没有资格就职。竞技场有许多从早到晚都在进行的竞技会在上演，在比赛的间隙，盖乌斯还引入了一种黑豹诱饵的游戏和特洛伊战争舞蹈。在一些特殊的战车竞技会中，如果所有的战车驭手都是元老阶层的人，他就会命人把竞技场披红挂绿地装扮起来。有一次他正从革洛提安那庄园向下俯瞰，视察竞技场的设施时，站在附近包厢里的一群人喊道：“白天进行比赛如何，恺撒？”他便即兴决定立即举办竞技赛。

19. 他还制造了一项几乎前所未有的奇观。他搜集了所有可以获得的商船，把它们分成两列，非常紧凑地进行了停泊，其总长度要超过三个半罗里，从贝亚一直排到普特俄利。之后他命人在这些船只的厚厚的甲板上堆土，垒起一道土堤，制成亚壁古道（一条古罗马大路）的样子。他曾经接连两天在上面乘马来回地奔跑。第一天，他戴着橡树枝编制的花冠，佩戴着剑和盾，身上则穿着金丝织就的斗篷，欢快地骑着装饰华丽的军马在上面疾驰。第二天，他换上了战车驭者的衣装，驾驶着由两匹名马拉着的马车，而随从的是一个帕提亚战俘男孩，叫大流士，就坐在他旁边的一辆车中；随后是整个禁卫队，他的朋友也乘坐着高卢战车出现。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盖乌斯之所以修建这样一座桥是要与薛西斯高超的修桥技术一比高低，因为后者只是曾经在赫勒斯滂

修建了一座很窄的浮桥。还有一些人相信，他筹划这一浩大工程的目的是威慑日耳曼人和不列颠人，因为他正策划着对之发动战争。而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的祖父告诉我，据盖乌斯信任的朝臣说，盖乌斯之所以要修建这座桥是因为当提比略无法决定谁来做自己的继承人，从而更倾向于选择自己的嫡孙的时候，占星家色拉西洛斯跟提比略说：“盖乌斯登上皇位的机会，绝对不会比他骑马跨越贝亚湾的机会更大。”

20. 盖乌斯还在外地组织了几次表演——在西西里的叙拉古举办了雅典式竞技会，在高卢的卢格都努姆举办了花样竞技会和用希腊语和拉丁语进行的演讲竞赛。奖惩的办法似乎是失败者要赠送礼品给胜利者，并且要进行演讲称赞他们；那惨败者被迫用一块海绵或者自己的舌头把自己登记的名字擦掉，否则就必须同意被痛打并被扔入临近的河流。

21. 他完成了一些在提比略时期只进行了一半的工程，包括奥古斯都神庙和庞培剧院；并且开始在提布尔地区建造输水渠工程，还在围场附近开始了建造圆形剧场的工程（他的继承者克劳迪亚完成了输水渠工程，但是圆形剧场的建造却被中途放弃了）。盖乌斯重新修建了叙拉古已经残破的城墙及神庙。他所涉及的其他工程还包括修复萨摩斯岛的坡律加得宫殿，完成在以弗所的狄杜玛阿波罗太阳神神庙的建造，并在阿尔卑斯山脉中建造了一座山巅之城。但是他最感兴趣的是沿着希腊的地峡开凿一条沟渠，并派遣了一名百夫长首领去进行勘测。

22. 前面所讲的都是他作为一位帝王的所作所为，下面必须要讲讲他作为一个野兽的历史。他接受了加在他头上的各种各样的头衔，比如“虔诚之人”“营地之子”“军旅之父”“至尊至大的恺撒”等。但是有一次，当诸位国王前来表示敬意，并谈论起他们中的哪位的出身最为高贵时，卡利古拉打断了他们的讨论，朗诵了一句荷马诗句：

“不，就让我们只有一个主人，一个王吧！”

他差点马上就戴上皇冠，并把元首统治制度立即变成独裁统治。然而，他的朝臣提醒他，他现在已经比任何一位王子和国王的地位都高了。这时，他就坚持人们应该像对待神一样对待自己——他派人去请最令人尊崇的以及在艺术上最负盛名的希腊神（包括奥林匹亚的主神朱庇特），并把他们的头换成自己的。

其次，盖乌斯把自己的宫殿扩建到了城市中心广场；他把加图和波吕丢刻斯神殿变成宫殿的前厅；并且会经常站在这些神圣的同胞们旁边来接受朝圣者的拜访，其中一些人称他为“拉丁的朱庇特”。他把自己当做神，修建了一座神庙，里面有祭司人员和最昂贵的祭祀牺牲，还有真人般大小的金身塑像——每天，这个金身塑像都要换上他本人那天所穿的服装。所有罗马最富有的市民都试图通过自己的势力或是通过贿赂，来获得这个神庙的祭司职位。火烈鸟、孔雀、黑松鸡、珍珠鸡以及雉鸡都成为祭祀牺牲，每个月中的某个特定的日子进献一种。在月圆之夜，他总是会邀请月亮女神与他进行床第之欢；而在白天，他会沉迷于与卡比托奈山主神朱庇特的耳语交流——他把自己的耳朵凑到主神朱庇特的嘴边，有的时候还会恼怒地提高声音。有一次，别人偷听到他威胁主神朱庇特说：“如果你不能让我升入天堂，我就会把你打入地狱。”最后，他宣称主神朱庇特已经说服他要共享宫殿，因此他在奥古斯都神庙的上方修建了一座桥连接起自己的宫殿与主神殿（朱庇特神殿）；之后，他开始在主神殿（朱庇特神殿）的范围内建造一座新的房子，目的是能够与之更为接近。

23. 由于阿格里巴出身卑微，盖乌斯很讨厌被别人称做是他的孙子，而且如果有人无论是在演说中还是在歌词中提到“阿格里巴是恺撒的祖先”的时候，盖乌斯便会大发雷霆。他一直有一种幻觉，认为自己的母亲是奥古斯都与其女儿朱莉娅乱伦所生，而且他并不满足于仅仅这样诋毁奥古斯都的名誉；人们每年都要

庆祝在阿克兴与西西里外围获得的阿格里巴诸胜利，但是他取消了这种庆祝，宣称这些胜利是对罗马人民灾难性的毁灭。他称自己的曾祖母利维娅为“穿裙子的尤利西斯”，而且还在一封写给元老院的信中宣称她出身低贱——“她的外祖父奥弗提斯·罗珂只是丰狄城的一个地方元老”——尽管官方记录显示罗珂曾经在罗马位居高官。当他的祖母安东尼娅希望他能单独与她谈谈时，他坚持要禁卫军长官陪同自己。他这种糟糕的态度加速了她的亡故，然而据某些人说，他是通过施毒加快了这一过程，而当她死去的时候，他几乎没有表现出任何的尊敬，只是坐在自己的餐厅中观看着她的火葬。一天他在没有任何预兆的情况下，派了一名军团长官去杀害年轻的提比略·哲米卢斯，借口是提比略·哲米卢斯凌辱了他——因为他从呼吸的味道断定出提比略服用了某种解毒药剂以防被他毒死。之后他强迫他的岳父马尔库斯·希拉努斯用剃刀割断喉咙自杀，原因是当他的船只在暴风雨中开出海时，希拉努斯并没有随行，而是等待着他有不测，以便夺取掌控罗马的大权。而事实是，希拉努斯的身体状况根本无法适应在这样恶劣的天气下在海上航行；而提比略·哲米卢斯的呼吸中之所以有一种药剂的味道，是因为他一直咳嗽，而且越来越严重，所以要经常服药。盖乌斯没有把他的叔叔克劳迪亚杀掉，只是为了供他取笑。

24. 他有一个习惯，就是与自己的3个姊妹乱伦。在大型宴会上，他会轮流把自己的姊妹压在身下，与之发生肉体关系，而他的妻子就在他身边。据说他在未成年时就强奸了他的姊妹之一德鲁塞拉：当时他们都住在祖母安东尼娅的房子里，安东尼娅将他们捉奸在床。后来，他将德鲁塞拉从她的丈夫——前执政官卢修斯·卡西乌斯·隆吉努斯身边抢走，公然把她当做自己的合法妻子对待；而当他身患重病，生命垂危时，他把自己所有的财产都留给了德鲁塞拉，还包括整个帝国。在德鲁塞拉亡故之后，他发布命令称，在公众哀悼期间，如果发现人们大笑、洗浴，与自己的

父母、妻子或者孩子共同就餐，就要被判死罪。他自己更是伤心欲绝，以至于在夜晚突然冲出罗马城，驱车穿越坎佩尼亚，乘船去了叙拉古。之后他又匆忙返回，一副蓬头垢面、胡子拉碴的样子。后来，每当他进行重要的宣誓时，他都会以德鲁塞拉的神灵起誓，即使是在公众的集会或者是阅兵之时也不例外。对于另外两个尚活在世上的姊妹，他则没有表现出这种极端的爱与尊敬，事实上，他经常会让自己的一些男宠与她们睡觉；而在对伊密利阿斯·雷必达的审判中，他毫无吝惜之情地宣称她们与阴谋反叛自己的人通奸——他公然地捏造出她们的亲笔信（通过诡计和诱骗而得），还向战神马尔斯神庙供奉了她们意欲将他置于死地的三把剑，并公布了与之随附的公告。

25. 他结婚的方式、解除婚约的方式以及做丈夫的形式，哪一种更令人不齿，这很难说清楚。他参加了盖乌斯·派索与利维娅·奥若斯提拉的婚礼仪式，但是却把新娘带到了自己的家。然而几天之后，他便与她离婚，并在两年之后由于怀疑她在此期间重新回到了派索的身边而将其流放。有人曾经记载道，他在婚宴上对坐在对面的派索说：“别碰我的妻子！”之后就立即把她从饭桌上带走；第二天，他宣称他以罗慕路斯和奥古斯都的方式娶了妻子（抢夺他人的妻子）。之后，他突然派人去把执政官级别的总督盖乌斯·麦米乌斯的妻子罗利娅·保利娜从他们所在的省带来，原因是有人说她的祖母曾经是一个著名的美人；但是他很快就抛弃了她，并禁止她与任何男人发生关系。卡桑尼娅既不年轻也不漂亮，并且与前夫育有3个女儿，除此之外，她还极度地铺张浪费，生活极其糜烂，然而他却爱她，热烈而忠诚。他阅兵时，常常会让她戴上头盔、披着斗篷、手持盾牌、骑着马与他一同巡视。他甚至向自己的朋友炫耀她的裸体，但是却不允许她拥有他的“妻子”的尊贵头衔，直到她为他生下一个孩子的时候，他才向外界同时宣称自己结婚与生子的消息。他给这个孩子起名为朱莉娅·德鲁塞拉，并带领着她轮流拜访了所有女神的神庙，最后委托给密

涅瓦女神来监管孩子的成长与教育。这个孩子暴躁的脾气让他最终确信自己是这个孩子的父亲，因为即使还是个婴儿，她就会试图去抓她的小伙伴的脸和眼睛。

26. 关于盖乌斯如何对待他的亲戚和朋友，比如说他的表弟，毛瑞塔尼亚的托勒密王（托勒密是朱巴王与安东尼的女儿克利奥帕特拉·赛勒斯之子），以及曾帮他继承王位的禁卫军长官迈科罗，还有迈科罗的妻子恩尼雅，这一话题似乎不值一提，毫无意义。他们与他近距离的接触以及为他服务，所换来的只是被残忍地杀害。

对于元老院，他也没有表现出什么应有的敬意或体恤。他让一些高级官员穿着托加袍，在他的战车后跑上很多罗里；或者让他们穿着亚麻布束身外衣，站在餐榻的两旁伺候。他通常会派人去请那些他已经秘密杀害了的人过来，就好像他们仍旧活着，几天之后他会假装无意地谈到他们，说他们一定已经自杀身亡了。在两个执政官忘记了宣布他的生日之后，他将他们解职，致使整个国家在三天之中处于没有官员管理的状态。他的一个财务官被指控犯有阴谋罪，他让人剥光此人的衣服，将之平放在地上，目的是让那些士兵能站稳脚跟，好鞭打此人。

对于社会的其他阶层，他表现得同样狂妄而暴虐。例如，一群人在午夜突然闯入竞技场以确保获得免费座位，这件事触怒了他，他让人用棍棒将他们驱走。在此期间，超过 20 名骑士、约 20 名已婚妇女还有无数其他平民都在混乱中被挤死。盖乌斯喜欢挑起事端，他在人们还没有落座之前就散发领取礼物的凭证，从而诱使平民侵占为骑士预留的席位，以此挑动平民和骑士之间的斗殴。在角斗表演中，他会派人在一天中最热的时刻把凉篷去掉，但不允许任何人离开；或者是撤掉通常的设备，然后让那些年老体衰的角斗士去与年老的野兽搏斗；或者让那些有着尊贵地位但是恰巧在身体某些方面有缺陷的家族长上演滑稽表演。他不止一次地突然关闭谷仓，让人们挨饿。

27. 下面的例子能够证明他的嗜血性：他搜集各种野兽进行表演，当他发现肉商所卖的肉太昂贵的时候，他就决定用囚徒的肉来喂养这些野兽。他根本不在意用以确定这些人罪行严重程度的犯罪控告记录，而只是站在柱廊的中间，瞥一眼在他面前排成长队的囚徒，然后就发布命令道：“把从这个秃子直到那边那个秃子之间的所有人都杀掉！”有一些人曾经宣誓说如果盖乌斯病情好转的话，自己就会去竞技场参加角斗，盖乌斯就会强迫这些人履行自己的誓言，并督看这些人斗剑；直到他们赢得了比赛并低三下四地向他乞求退出比赛，他才会允许他们离开。另外一个人同样在上述情况下宣誓自己会自杀，盖乌斯发现他仍旧还存活于世时，就命令他戴上花环和彩带，让帝王的奴仆赶着去穿越罗马城——他们一路上不断地重复着此人曾经立下的誓言，并最终把这个人从筑堤上扔进河中。许多尊贵家族中的成员都按照盖乌斯的命令在身上打上了烙印，之后被发配到煤矿中去工作，或者是去维修道路，也或者是被扔给了野兽吃掉。还有一些人被囚禁在狭窄的牢笼当中，只能像动物一样蜷缩着四肢，趴在笼子当中；或者是被锯成两半——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曾经犯下了多么大的罪过，他们可能只是批评了一下他所举办的表演，或者是没有以他的英名起誓。

盖乌斯让那些父母去观看自己的儿子被处死。有一次，一位父亲借口身体不适无法前去观看，盖乌斯就为他提供了一座肩舆；还有一次，在一位父亲观看了自己儿子的死刑执行之后，他邀请这位父亲去吃晚餐，他表现出少有的亲密友善，希望这位父亲能够大笑并讲笑话。监管角斗士和野兽表演的管理师被铁链抽打了好几天，他都一直在旁观看，只有当此人已经化脓的脑袋散发的气味实在让人难以忍受时，盖乌斯才将之杀掉。一位阿特拉闹剧作者在圆形剧场被活活烧死，因为他的作品中有一句话具有模糊的双关语义；一位骑士眼看着自己马上就要被扔入兽群中间时，大喊自己是清白的，盖乌斯便让人把他带回来，割掉舌头，之后

再将他扔入到兽群中。

28. 有一次，盖乌斯问一个被流放的人是怎样打发自己的时间的。这个人出于奉承，答道：“我不断地向天神祈祷，让提比略死掉，然后让您继位；而我的祈祷应验了。”盖乌斯因此得出结论：新的一批流放者一定正在祈祷着要他死。所以他就派人去各个岛屿，将他们杀死。由于他迫切地希望将一个元老撕成碎片，他就说服几个同僚向那人挑衅，当那人进入元老院议事厅时，说其是公众的敌人，并用笔戳那人，之后将其转交给元老院，令其他人对其动用私刑；当此人的四肢、器官、肠胃都被沿街拖曳，一直堆到他的脚下时，他才最终得到满足。

29. 盖乌斯的凶残罪行由于他恶毒的语言而变得更加糟糕，他扬言自己没有什么别的特性比“不屈不挠”更让自己感到骄傲——他所谓的“不屈不挠”指的一定是“厚颜无耻”——比如说对于自己的祖母安东尼娅的劝告，他不仅置若罔闻，而且还告诉她：“要记住，我可以随兴地任意处置任何一个人！”他想要加害年轻的提比略·哲米卢斯时，由于怀疑后者提前服用药物以防中毒，他便侮蔑地说：“真有解毒剂能够防止恺撒吗？”而在即将把自己的姊妹流放时，他又说道：“除了有岛屿之外，我还有利剑。”有一个前大法官因为正在安提库拉接受治疗，所以不断地要求延长自己的病假，盖乌斯就将其处死，认为如果药物这么长时间都无法治愈他，那么他一定是需要放些血。在签署极刑执行单的时候，他通常会说：“我正在清账。”有一天，在判处了一些高卢人和希腊人死刑后，他自诩说已经“征服了高卢—希腊。”

30. 他最喜欢的施极刑的方式是用无数的小伤口来折磨受刑人，他为人熟知的一句话是：“让他感觉到自己正在死亡！”这句话很快便变成了一句谚语。有一次，由于名字上的误差，一个人被误杀了，但他宣称那人也同样该死。他还经常引用阿克齐乌斯的诗句：

“让他们恨我吧，只要他们还害怕我。”

他会不分青红皂白地辱骂元老，说他们曾经是塞扬努斯的朋友，曾经是害死他的母亲和兄弟的通风报信者（这个时候，他就会拿出那些人们认为已经被付之一炬的文件）；他还宣称提比略当时的残酷是理所应当的，因为有那么多的控告者，他必然会相信他们的控诉。骑士们把时间花费在玩耍和竞技会上，这总是让他非常不悦，至少他是这样说的。有一次，人们为他所反对的队伍喝彩，他便生气地大叫：“我希望你们这些罗马人共同拥有一个脖子！”当人们在圆形剧场大声呼喊，要求强盗特特里尼乌斯出来搏斗的时候，他说所有这些为特特里尼乌斯欢呼呐喊的人也都是特特里尼乌斯。一组身穿束身外衣，持织网与三叉戟的角斗士与五位持武器的角斗士进行对垒时，表现非常糟糕；但是当他们被判处死之后，其中一个人抓起三叉戟把获胜者全部杀掉了。盖乌斯于是公开地表示了自己对“最血腥的杀手”的恐惧，以及他对于那些竟然能够容忍这一场景的人感到厌恶。

31. 他抱怨他所处的这个时代多么糟糕，尤其是竟然没有全国性的灾难，比如奥古斯都时期的瓦卢斯大屠杀和提比略时期发生在费德那圆形剧场的大塌方。他说自己统治时期的繁荣局面将会使人们很快将他完全忘却，因此他祈祷着有大的军事灾难或者饥荒、瘟疫、火灾抑或是地震发生。

32. 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显示着他残酷的本性，即使是在他休息、娱乐或者宴请宾客期间也不例外。他会频繁地在吃饭或者是娱乐期间同时对犯人进行酷刑审讯，并在身边随时备好专业的刽子手，以便将从监狱中提审的犯人杀头。在普特俄利跨海桥梁修建好之后，当人们正在为之祈求神灵的佑护时，他邀请了岸上的很多围观者前去观看，之后突然将他们倾覆到水中。有一些人抓住了船舵，但是他却派人用船篙和船桨去驱逐他们，让他们溺水而死。在一次本城中的公众宴会中，他交

给刽子手一个奴隶，因为这个奴隶从睡椅上偷了一条银边；这些刽子手把奴隶的手砍掉之后再拴在其脖子上，让双手悬挂于其胸前，然后带领着这个奴隶在各个桌子间游走，并出示了一个牌子，解释为何要这样处罚这个奴隶。还有一次，他拿着一把木剑，与一个来自角斗学校的人进行格斗，此人故意摔倒在地，他此时却拔出一把真剑，将那人刺死，然后挥舞着象征胜利的棕榈树枝，四处奔跑。有一次献祭牺牲的时候，他身穿主持祭祀的长袍，站在祭坛旁，他挥舞起木槌，就好像是要对着祭祀牺牲砸去的样子，但事实上木槌却落到了辅助祭司的头上。在一次非常奢华的晚宴上，他突然放声大笑，在他旁边就座的执政官们礼貌地问他是否能分享这个笑话。他问道：“我突然想到，我只要一点头，你们的喉咙就能立刻断成两截！你们做何感想？”

33. 为了表现自己的幽默感，他在悲剧演员亚比利身上搞了一个恶作剧：他站在主神朱庇特的雕像旁边，问亚比利：“我们两个谁更伟大？”亚比利表现出犹豫，盖乌斯便让人鞭打他，并在亚比利求饶时，大声地评论说他的呻吟声像音乐一样优美。亲吻妻子或者情人时，他没有一次不会说：“只要我愿意，这美丽的脖子会立即变成两段。”有的时候他甚至威胁说，要通过折磨卡桑尼娅来寻找自己为什么对她如此痴迷的秘密。

34. 在他无边的傲慢与破坏癖的驱动下，他几乎对这个时代所有的人进行了恶意的攻击。奥古斯都由于想要在卡比托奈山的庭院中增加更多的空间，曾经有一次把一些名人的雕像转移到战神广场（马尔斯原野）。盖乌斯把这些雕像以及所有的题字都猛掷到地面，摔得粉碎，让其再没有修复的可能。自此之后，不经他允许，在任何地方都不得竖立任何人的雕像或者半身像。他曾经想要查封荷马史诗——因为既然当时柏拉图拥有把荷马从共和国驱逐出去的特权，那么他现在就拥有查封荷马史诗的特权。至于维吉尔和利维，他甚至想要把他们的作品和半身像从图书馆中搬走。他断言维吉尔没有任何天赋，也没有什么学识；而利维是

一个用词拖沓且不忠于史实的历史学家。他似乎也想废除与法律相关的职业；至少他向大力英雄海格立斯宣誓，任何律师都不可以提出与他的意愿相违背的建议。

35. 他剥夺了罗马贵族家族的古老而尊贵的家族象征——托克图斯家族失去了自己家族的金项圈，辛辛纳图斯家族失去了自己家族的一绺卷发，而格涅乌斯·庞培乌斯家族则失去自己家族自古以来就有的“伟大”这一称谓。他邀请托勒密王来罗马拜访，恰到好处地以礼相待，之后突然宣布对其执行死刑——正如前面所提及的——因为在角斗士表演期间，托勒密王进入到圆形剧场时，穿着的华丽的紫色斗篷得到了全场观众的赞叹。任何一个长相不俗而又有一头漂亮头发的男人偶尔遇到他时——他是秃头——都会难以逃离被残忍地剃掉脑后头发的厄运。一个百夫长首领的儿子叫埃西乌斯·普罗库鲁斯，身材矫健、长相潇洒，人们送给他外号“大丘比特”。在没有任何预示的情况下，盖乌斯下令把身在圆形剧场的埃西乌斯拖离座位，拖到竞技场中，让其先后与一个色雷斯持网角斗士和一位持武器的角斗士进行格斗。埃西乌斯尽管战胜了两个敌手，却仍然被迫穿上破衣烂衫，手脚被缚，在街上游行，被女人们讥讽，最终被处以极刑；事实的真相是，无论一个人的运气或者自身条件有多么糟糕，盖乌斯都能够找到某个妒忌其的理由。他派了一个非常强壮的人去向当时已经担任祭司多年的尼摩恩斯湖的涅姆圣王去挑衅；一位叫波利乌斯的战车驭手由于在竞技会中取得胜利，就解放了自己的奴隶以示庆贺，由此他获得了整个会场的欢呼喝彩。盖乌斯见此情景，愤然离开了圆形剧场，而由于愤怒，他竟然被自己衣袍的下摆绊倒在阶梯上。就在摔倒之际，他嘴里还在抱怨着主宰这个世界的人们竟然似乎是更在意一个角斗士所做出的微小姿态却忽略了各位神圣的帝王，尤其是竟然忽略了就在他们中间的这位帝王。

36. 他从未在意过自己或者是他人的贞洁，被人指控与马尔库斯·雷必达、喜剧演员梅尼斯特以及各种各样的外国人质发生

过同性恋关系，有时是主动的，有时是被动的。再者，一个出身于执政官家庭的年轻人瓦勒里乌斯·卡塔路斯向公众透露，他曾经与帝王进行性交，这一过程令他疲惫不堪。除此之外，盖乌斯还与自己的姐妹血亲相奸，并因对妓女皮拉利斯怀有极大的激情而臭名昭著，罗马城中每一个有地位的女人都会被她侵犯；他会选择一些女人，由她们各自的丈夫陪同着与他共进晚宴，之后，他会在她们经过自己的餐桌时，仔细审视每一个人，就好像是一个人审视其要买的奴隶一样。如果有人谦卑地低垂下自己的眼睛，他甚至会伸手去抬起她的下颚。一旦他有了欲念，他就会召来他最喜欢的一个一起走出餐厅，片刻之后就会回来。他毫不掩饰自己刚刚做了什么，而且会公开而细致地探讨他的床上伙伴，详细地描述她身体的优缺点以及她在床上的表现。其中一些女人的遭遇更加不幸，他会在她们的丈夫不在的情况下以她们丈夫的名义休掉她们，并载入官方的记录。

37. 盖乌斯的生活纸醉金迷，无人能及。他发明了新的洗浴方法，还有最不自然的菜肴与饮料——用芳香的冷或热的浴油洗浴，喝着溶解在醋中的昂贵珍珠，呈给客人黄金制作的面包或肉；并评论说人们要不就过贫穷的生活，要不就过帝王般的生活。连续很多天，他都会从尤利乌斯长方形廊柱大厅的屋顶上向民众抛撒礼品。他还建造了许多大型划船：这些船有十排船桨，船尾镶嵌着珠宝，还有五颜六色的船帆、巨大的浴缸、柱廊，此外，在船板上还有宴客厅——更不用提那些葡萄树和各种各样的果树了。他常常会乘坐这些划船，沿着坎佩尼亚进行清晨巡航——他通常躺在睡椅当中，听着歌曲或者欣赏歌舞表演。他建造别墅与乡村住宅，不在乎费用多少——事实上，盖乌斯似乎只对做那些显然不可能的事情感兴趣——这导致了他在离海岸很远的波涛汹涌的深海区建造了防波堤道，在尤为坚硬的石头上开凿隧道，在平地上建起高山，又把高山夷为平地；所有这些工程都以极快的速度完成，因为如果拖延的话，所涉人员

就会被处以极刑。实际上我根本没必要在此描述细节，只要用一个数字说明就足够了：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他不但花光了提比略积蓄的所有财富——2700 万枚金币，还挥霍了除此而外的大量财富。

38. 在资金匮乏时，他会创造性地想出一些非常邪恶的方法来增加自己的资金，比如进行虚假的指控、拍卖或者税收。他下令任何从父辈那里获得的罗马公民权在法律上生效，时间再久远的就不再有效了；并认为由尤利乌斯·恺撒或者奥古斯都颁发的公民证书都已经过期，应该作废。如果有些人的财产后来因为某种原因而有所增加，他就指控这些人当初所申报的财产状况不实，因而拒绝还给他们这些增加了的财产。如果一个百夫长首领自从提比略统治时期开始就未曾在遗嘱中遗留给提比略或者盖乌斯任何东西，他就会以忘恩负义的名义废除其遗嘱；当听说其他人有意在死后让他做财产继承人，但实际上却没有这样做的时候，他就会让这些人的遗嘱也同样失效。所有这些都引起了人们广泛的恐慌，甚至那些并不认识他的人都会告诉他们的朋友或孩子，他们已经把所有的东西都留给了盖乌斯；但是如果人们在做了这种宣言之后仍旧存活于世，他就会认为自己遭到了玩弄，之后给他们中的一些人一些有毒的糖果作为礼物。盖乌斯会亲自审理一些案件，他首先宣布想要提审的人数，然后会一直到审问完所有人才肯罢休。即使是最微小的拖延都会使他恼怒，他曾经对 40 多个犯有各种各样罪过的一组人做了同样的判决，之后在卡桑尼娅午睡醒来之后，向她夸耀道，在她打盹期间，他很好地处理了一些事儿。

他会拍卖演出后剩下的所有物品；底价被抬得很高，在场的人被迫以天价买下这些物品，以至于这些人倾家荡产，只好去割腕自杀。一个非常著名的事件是当阿坡尼阿斯·萨图尼努斯在一张长椅中睡着的时候，盖乌斯暗示拍卖师要密切注意那个不断向自己点头的执政官兼元老。这样，在那次拍卖结束之前，阿坡尼

阿斯就已经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以总价 90,000 枚金币的价格购买了 13 个角斗士。

39. 在高卢的时候，盖乌斯以极高的价格卖掉了被他宣判有罪的姊妹的家具、珠宝、奴隶甚至获释奴，由此他获利颇丰，以至于他决定也以同样的方式卖掉旧宫殿中的家具设施。他送信儿到罗马去，要求把这些东西运到北方，于是他的事务官们在罗马征用了公众的交通工具，甚至从面包房中拉出牲口来运送东西，导致了罗马的面包短缺，以及在许多诉讼案件上的损失——那些生活在很远地方的诉讼人由于没有交通工具出庭，无法去提交保释金。之后他运用各种各样的无耻诡计试图卖掉这些家具：一会儿训斥投标人太贪财，评判说，他们比自己的帝王还富有却不觉得害羞；一会儿又佯装后悔，说他竟然把帝国的财产转手交给了平民。他发现有一个富庶的外省人支付给那些印发请帖的人 2000 枚金币，目的是能够参加一次他举办的宴会——他意识到与自己共进晚餐这种特权竟然会被人如此重视，所以非常高兴。而第二天当这个人出现在自己的拍卖会上时，他安排此人以 2000 枚金币的价格购买了一件微不足道的物品，但是同时让其获得了一张晚宴邀请函。

40. 税收征纳官被命令去征收前所未有的新增的税款，盖乌斯发现这个税目收获颇丰，就转而详细地告知自己的禁卫军军团长官及百夫长去征税。在当时，没有什么商品或者个人可以逃避无处不在的税收：他对在城市的任何角落都会出售的食物征收税款；对每一件法律诉讼和法律事务他都会征收所涉金额的 2.5 个百分点的税款；对于那些达成协议不起诉还有取消诉讼的人，他还设计出特殊的刑罚来惩罚他们；搬运工要把每天收入的八分之一作为税款上缴，而妓女每天要把一次交易所获的标准收入上缴，即便是后来她们不再从事这一职业，正式地嫁了人，也不能逃脱这项税款；男妓或者曾经从事这一职业的人也要负担同样的税款，婚约也不可能使他们逃脱缴税。

41. 由于这些规定只是口头宣布，许多人因此并不知晓而导致无法遵守它们。最终，在人们一再要求下，他张贴了这些规定，但是文字难懂难辨，字体还特别小，以至于甚至没有人能够将之抄下来。他从未错过任何一次赢利的机会：他腾出一套宫殿中的房间，将之进行豪华装饰，开了一间妓院。一些已婚的女人和身为自由民的男孩子被他安排在里面，之后他派男侍从去广场的四周以及公共大厅，邀请所有的男人来此享受，不限制年龄。那些出现在妓院的人可以获得有息借贷，办事员会公然以“为帝国的税收作贡献者”的名义写下他们的名字。

盖乌斯甚至根本不顾及自己的名誉，以赌博来获利。掷骰子的时候耍些小把戏或者撒谎对他来说几乎是家常便饭。有一次，他突然中断游戏，起身走到院落当中，把座位让给站在他身后的人。当几个富有的骑士经过时，盖乌斯立即将他们拘捕并查抄了他们的财产。之后，他又以高昂的姿态重新投入到游戏当中，并自称运气从未有这么好过。

42. 他女儿的出生给了他进一步抱怨自己贫穷的借口。他说，“我除了要负担整个帝国，还要承担起做父亲的职责”——之后他立即开始着手收取女儿的教育费用和嫁妆的资金。他同时宣称他很乐意在1月1日收到新年礼物；之后他坐在宫殿的门廊当中，用手把玩着来自各阶层的人送来的满把满兜的铸币。最终他培养出了对金钱的激情，想要体验一下接触金钱的快感，就在一片空地上堆满了金币，然后赤脚在上面行走，或者躺在上面，还会在上面打滚儿。

43. 盖乌斯只有一次体会到了战争的滋味，而即使是这一次体验也并不是预先策划好的。他去麦瓦尼亚城游览克里图姆努斯河及圣林的时候，有人提醒他需要巴达维新兵来做他的贴身护卫，因此他产生了进行一次远征日耳曼的念头。他立即从四面八方召集常规罗马军团及辅助军，以最严格的要求在各地征集队伍，并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收集各种各样的军需物品。之后他快速出发，

非常匆忙，以至于禁卫步兵队为了追赶上他，必须要打破常规做法：他们不得不把他们的军旗系在负责运送行李的骡子身上。然而，后来他又变得非常怠惰、放任自己，坐在由八人抬的肩舆当中继续前行。每次临近一个城镇，他都会下令当地的居民清扫道路并用洒水车洒水除尘。

44. 盖乌斯到达指挥部后，如果将军因遵从他的要求从各个地方征集辅助军而迟到的话，他就会毫不犹豫地将其开除，试图通过这种方式来表明自己是一位多么敏锐而严格的总司令官。之后对军团进行检阅的时候，他开除了许多身为百夫长首领的老兵，原因是他们太老了，缺乏能力，尽管他们当中有许多人只差几天就服完兵役了；除此之外，他还把那些剩下的人称做是一伙贪婪的家伙，于是大幅削减他们的退休奖金，使每个人只能获得 60 枚金币。

在这次远征中，盖乌斯唯一的成就就是接受了艾德迷尼乌斯的投降——艾德迷尼乌斯是不列颠国王昔诺贝里乌斯的儿子，在此之前，他已经被他的父亲流放，与其他一些人辗转来到了罗马人中间——然而盖乌斯却写了一封夸张的急件，就好像整个岛屿都已经向他缴械投降了一样，还向朝臣交代，到达罗马城外郊时不要下驿马车，而是直接驱车到中心广场和元老院，把信件送到战神马尔斯神庙，并当着全体元老的面，亲自送到执政官手中。

45. 因为几乎没有什么机会采取军事行动，所以不久之后，他便派了几个日耳曼护卫越过莱茵河，并命令他们要潜伏在那里。午餐之后，这些侦察兵急匆匆地赶来，紧张地告诉他，敌人正在向他们逼近。他立即疾驰而出，冲在他的朋友和禁卫骑兵的最前端，之后在最近的灌木丛处停了下来，从树上砍下树枝，将之装扮成胜利纪念柱，之后他们借着火炬之光骑马返回驻地，并讥笑所有那些没有跟上他的人是胆小如鼠的懦夫。他同时奖赏给那些与他同行的英雄们每人一个新款的头冠——他把这头冠称做是“突击队员之冠”——用太阳、月亮和星星的图案进行装饰。还

有一天，他从一所初等学校带来了一些人质，并秘密地命令他们先行一步。后来，他匆匆忙忙地离开了餐桌，带领着骑兵去追赶他们，就好像在追赶逃亡者一样。他的这次袭击极具戏剧色彩：在他抓到了这些人质并把他们带回来戴上镣铐之后，他回到了大厅，这时，一些官员向他报告说军队正在整顿集合。他就让他们穿着盔甲在桌旁落座，然后引用了维吉尔的一句名言：“坚定些，伙计们，为了更加快乐的事而珍重你们自己！”他还严厉地谴责了那些没有与他一同出征的元老与人民，理由是整个帝国正处于各种各样战争的危险中，而他们却还沉迷于宴会与欢庆带来的快感当中，还流连于剧院与奢侈的乡间别墅之间。

46. 最后，他面对海峡，以战斗的编制整编部队，并移动弩炮及其他大炮，使其归位，就好像要结束这场战役一样——没有人能琢磨透他到底在想什么。然后，他突然下令“收集所有的贝壳”，他把贝壳称做“应属于卡比托奈和派拉庭的宫殿的海上战利品”，他命令军队士兵将自己的头盔和外衣兜都填满贝壳；为了纪念这次胜利，他建立了高高的灯塔，与位于法洛斯的那个灯塔有些相像——灯塔的里面会整夜灯火通明，为过往的船只导航。之后，他承诺给每一位士兵奖励4枚金币，并告诉他们“去寻求幸福，去寻求财富！”就好像一直以来他都是个极度慷慨的人一样。

47. 现在他把注意力集中在即将到来的凯旋式上，因为只有几个战俘和其他国家的逃亡者，为了扩充人数，他挑选了高卢行省的一些身材高大的人充当俘虏——“因为只有他们才配得上凯旋式”——除此之外还有他们当中的一些酋长。这些人不仅要把头发蓄长并染成红色，而且还要学习日耳曼语，取日耳曼人的名字。用于渡海的三层桨座战船现在被用马车运往罗马了，大部分行程是在陆地上完成的。他提前派人送信给他的事务官，要求他们在尽可能节约开支的情况下筹备迄今为止最为豪华奢侈的凯旋式，并加上了一句，说任何人的财产都应该在他们的处置范围之内。

48. 离开高卢之前，他做出了另外一个计划：当年在惊闻奥古斯都辞世的消息后，一些军团战士武装包围了司令官日耳曼尼库斯的指挥部，而盖乌斯，即日耳曼尼库斯的儿子当时也在场，不过还只是个小孩子——现在他就要以一种无法用言语表述的残忍手段对这些军团战士进行残忍的杀戮。他的朋友们几乎无法阻止他实施这个计划，也没有人能够劝阻他下达“逢十必杀”的命令。为了杀戮的目的，他命令军团将士们要在没有任何武器装备的情况下接受阅兵，他们甚至都不能佩戴自己的剑，与此同时，全副武装的骑兵将他们团团围住。但是当他注意到一些士兵已经嗅到了杀戮的气息，就悄悄溜走去取自己的武器时，他匆忙从人群中逃走，直接回到了罗马。为了使罗马人民的注意力不再放在他无耻的压迫和剥削上，他公开而报复性地威胁元老院，说元老院欺骗了他，使他失去了一次他完全应得的凯旋式——尽管事实上是他在几天前清楚地向元老表明，不要给他任何荣誉，违者以死论处。

49. 因此，当元老院的显贵代表带着希望他立即回罗马的请求与他见面时，他大叫道：“我就回去，还有这个”——他轻拍着自己的剑柄继续说——“这个也要回去！”他还宣布他只回到那些真正欢迎他的人们中间，也就是说骑士与人民中间；他将再不会认为自己是元老的同胞公民，或者是他们的帝王了，并禁止任何其他元老去迎接他。在取消了或者说至少是推迟了他的凯旋式之后，他在自己生日那天进入罗马城，并受到了热烈的欢迎。4个月后，他猝然而死。

但是即使是在此期间，他也犯下了恶劣的罪行，甚至企图犯下更严重的罪过，比如说谋杀最显要的元老和骑士；迁都到安提乌姆城，之后又迁都到亚历山大城。没有人会对以下事情表示怀疑：在他的文件中找到的两个本子，名字分别为“匕首”和“利剑”。两个本子囊括了他想要杀掉的人的名字和地址。人们还发现了一个巨大的箱子，里面装满了各种各样的毒药。据说后来克劳迪亚

把这个巨大的箱子扔到海水中，造成了海鱼的死亡，大量的死鱼被潮水冲到岸边，堆积在临近的海滩上。

50. 盖乌斯的身体特征：

身材：高大。

肤色：苍白。

身体：多毛，体态不匀称。

脖子：纤细。

腿：细长。

眼睛和太阳穴：不饱满。

前额：宽广而令人生畏。

头发：几乎没有头发，尤其是头顶。

由于他头发稀少而身体多毛，他便宣称，如果任何人在他经过时藐视他或是在任何情况下提及山羊的话，都会被视为犯了死罪。他会在镜子面前练习恐怖而狰狞的鬼脸，以此努力让自己本来就很冷酷而让人不适的脸变得更加狰狞。事实上盖乌斯无论在身体上和精神上都是病态的：在孩童时期，他曾经患过癫痫症；尽管青年时期的他也算是能够忍受辛劳，但是他仍旧有几次由于突然的昏厥而几乎无法走路、站立、思考或者抬起头。他自己也非常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头脑有病，所以有时候会计划暂时离开罗马几日，去清理自己的头脑；卡桑尼娅曾经给他服用了一些壮阳剂，这让他变得有些癫狂，而卡桑尼娅也由此而闻名。失眠症是对他的最大折磨：他每晚最多能断断续续地睡上3个小时，而即使是这样，他还时常为噩梦所惊扰，比如有一次他梦到自己与海上幽灵进行对话。他厌倦了在夜晚的大部分时间清醒地躺在床上，就一会儿在床上坐着，一会儿在柱廊上徘徊，还一次又一次地大声呼唤着黎明，期盼它尽快到来。

51. 我有理由相信，他的这种头脑疾病能够解释他为什么拥有两个相对的性格缺陷——过于自信和极端懦弱。他连神灵都会藐视，然而听到即使是最遥远的雷声，他都会紧闭双眼，把自己

的头埋在被子里；当暴风雨临近的时候，他就会跳下床，藏在床下面。在穿越西西里的旅程中，他嘲笑与当地神殿有关的奇闻逸事，然而在马上到达埃特纳火山的时候，火山口的烟雾及轰鸣声却使他受到了惊吓，让他在午夜时刻突然逃跑了。尽管他总以令人恐怖的方式威胁蛮族人，但是有一次当他穿过了莱茵河，坐在战车中，走在狭窄的路上的时候，却表现得非常懦弱：一个人随口说道：“敌人如果突然出现就太恐怖了！”他立即飞身上马，飞速回到桥边，当时营地仆人正走在桥上，上面还堆满了行李，但是盖乌斯已经失去了耐心，一刻也不能等待，就让人们用双手托住他，从人群的头顶上回到岸边。之后不久，他听说在日耳曼发生了暴动，便决定乘船逃离。他根据这一目的装备了一支舰队，心中暗自思忖：如果敌人竟然真的取得胜利，像当初辛布里人占领了阿尔卑斯山顶峰，或者塞诺尼高卢人占领了罗马那样，至少他还能够保有海外各个行省的统治权——想到这一点，他的心里才舒服了些。可能正是基于这一点，后来，盖乌斯的刺杀者才想到了如何安抚狂躁的士兵：他们谎称盖乌斯听到战败的消息后，由于惊惧而自杀了。

52. 盖乌斯并不在意着装是传统的抑或是当时流行的。在公众场合，他经常穿着一件有刺绣的斗篷，上面镶着珍贵的宝石，一件长袖的束身外衣，戴着臂环；或者会穿上丝绸（法律是禁止男人穿丝绸的），甚至还会穿上女人的长袍；有时他还会穿着拖鞋，有时是半高筒靴，或者是军靴，有时还穿着女人的鞋子。通常情况下，他喜爱金色的胡须，手中还要拿着闪电、三角叉或者盘着蛇的手杖。他甚至还会打扮成维纳斯的样子。而在他远征之前，他的穿着打扮就已经俨然是一位凯旋的将军的样子了；有时候他还会穿上从亚历山大城的亚历山大大帝的坟墓中偷来的胸甲。

53. 尽管盖乌斯并不是一位作家，但是他却耐心地学习雄辩术，并表现出了非凡的雄辩能力和敏捷的思维能力，尤其是在进行起诉的时候。恼怒可以激发他潮水般的言语与思想，当他侃侃

而谈的时候，他总是激动地走来走去，他的声音会也传到很远。在每一次演讲之前，他都会警示观众他将要“抽出他在午夜时分铸好的利剑（也就是说是在夜间构思好的演说词）”。他非常轻视所有优美而文雅的语言风格，以至于他轻蔑地称塞内加“仅仅是照搬书本的演说者”或者是“没有石灰的沙子”，而事实上塞内加当时享有很高的盛名。他经常印发一些驳论词，就某个演说家已经很成功的辩词进行辩驳，或者在元老院审判一些显要人物时，撰写针对起诉与辩护双方的辩护词——因此元老院的判决就完全取决于他手中的笔的随机性——而且还会发表公告邀请骑士们旁听这些辩护词。

54. 盖乌斯也非常激情地尝试了许多类型的艺术形式：他装扮成角斗士、歌手、舞者，还用真刀真枪参加实战，并在许多地方的竞技场中表演驾驭战车。事实上，他非常骄傲于自己的嗓音与舞技，以至于他忍不住去支持那些进行公众表演的悲剧演员，并会以赞扬或者批判的方式重复着他们的动作。就是在他死的那一天，他还下令进行整晚的欢宴，目的是充分利用这轻松而随意的氛围，让自己第一次登台亮相。他经常在夜晚跳舞，有一次大约在午夜时分，他召集了3个执政官级别的元老来到宫殿。他们惊恐万状地来到宫殿，之后被安排在舞台上入座，这时，伴随着嘹亮的笛声和木屐踏板声，盖乌斯穿着斗篷和长及脚踝的束身长衣，突然放声高歌，载歌载舞，之后又立刻不见踪影了。然而，纵使 he 具有这么多的天赋，他却一点儿都不会游泳。

55. 对于那些他喜欢的人，他有一种病态的热情，即使是在剧院中，他也会暴风雨般地亲吻戏剧演员梅尼斯特；而如果有人在演出期间制造出哪怕一点点噪音，他都会命人将之从座位上拖下来，并用双手暴打此人。一次，在梅尼斯特的表演中，一位骑士扰乱了秩序，他就派一位百夫长向这位骑士传达命令，要求其即刻出发，到奥斯提亚去给身处毛瑞塔尼亚的托勒密国王送一封密信。密信的内容是这样的：“对送信者不必做任何事情，既不用

施恩也不用惩罚。”

他选择色雷斯角斗士们来指挥他的日耳曼护卫。他简化了持武器的角斗士的防御性盔甲，当一个叫哥伦巴斯的人赢得了胜利但是却轻微受伤时，盖乌斯给了他致命的毒药用以疗伤。后来盖乌斯把这种毒药称做“哥伦巴毒药”——至少在有关毒药的目录清单中，他是这样称呼这种毒药的。他不可遏制地倾心于绿色战车队，以至于他经常在他们的马厩中吃饭或者度过夜晚的时间。有一次，他还给了御马者犹推古价值 20,000 枚金币的礼物。为了确保他最喜爱的马寅塞特图斯免受打扰，他总是在重要的赛事前安排部队在其周围布哨设防，命令他们务必确保绝对的安静。寅塞特图斯拥有一个大理石马厩、象牙食槽、紫色的地毯和镶有珠宝的项圈。有时盖乌斯会以它的名义宴请一些人，因此他又为它提供了一座房子、一队仆人以及家具，以便更好地款待客人。据说他甚至计划要奖给寅塞特图斯一个执政官职位。

56. 这种狂乱而不计后果的行为致使一些人产生了想要谋杀他的想法。三三两两的有关要暗杀他的阴谋被揭穿；而其他一些人却仍旧在等待着更好机会的到来，恰在此时，有两个人齐心协力，在得到他的最有权势的获释奴们及禁卫军长官们的帮助后，成功地将其暗杀了。这些禁卫军长官们之所以肯帮忙，是因为他们被指控参与了之前的暗杀阴谋。尽管这纯属子虚乌有，但是他们却意识到盖乌斯痛恨同时又惧怕着他们。事实上，有一次，他让他们在公众面前遭受羞辱：他挥舞着利剑，把他们叫到一旁，大声宣布说如果他们认为自己应该死，他就会很高兴地砍下自己的头颅。从此以后，他就一而再、再而三地非难他们，制造事端，让他们互相控诉，以此来使他们之间的关系紧张。最终，他们决定在巴拉丁竞技会结束时的正午时分将他杀害，由卡西乌斯·卡瑞亚担负起首要的职责。盖乌斯由于所谓的女子气而一再嘲讽已经不再年轻的卡西乌斯，每当后者需要军事口令的时候，盖乌斯总是会给其诸如“普里阿普斯”（果园之神，形象污秽）或者“维

纳斯”的口令。当卡西乌斯因为某个事情前来向盖乌斯致谢的时候，盖乌斯总是伸出自己的中指让其去亲吻，并会猥亵地摆动着他的手指。

57. 有许多先兆都表明盖乌斯的死亡已经临近。应盖乌斯的命令，人们把奥林匹亚的主神朱庇特拆掉并将之运到罗马的时候，它突然爆发出一声大笑，脚手架轰然坍塌，吓得负责拆除的工人仓皇逃离。之后一个叫卡西乌斯的人立即出现了，说他在梦中收到命令，要向主神朱庇特进献一头公牛。位于卡普亚的主神殿（朱庇特神殿）在3月15日那天被闪电击中，有人因此解释说这预示着一位君王将要死亡，因为曾经有一次非常著名的谋杀就发生在那一天。在罗马，宫殿看门人的门房也同样被闪电击中，而这就意味着宫殿的主人会面临着被自己的护卫攻击的危险。当盖乌斯就自己的星象向占星家苏拉询问的时候，他被告知他会很快死去。身处安提乌姆城的命运女神神谕也同样警告他，“要警戒卡西乌斯！”然而，他忘记了卡瑞亚的姓氏也是卡西乌斯，而命人杀死了当时的小亚细亚总督卡西乌斯·隆吉努斯。在他被暗杀的前一个晚上，他梦到自己站在主神朱庇特的圣座旁边，这时，朱庇特用自己右脚脚趾把他踢倒在地。在他临死的那天早上发生的事件也是具有预言意义的：比如说，当他正在祭祀一只火烈鸟的时候，血溅到了他的身上；梅尼斯特当天表演了辛若斯的悲剧，而在马其顿国王菲利普被暗杀的那一天，演员涅俄普托勒摩斯在竞技会上所表演的也正是这个剧目；在一场叫做《洛勒奥鲁斯》的闹剧中，剧目临近结束时，那个扮演拦路抢劫者的主要角色必须在逃跑的路上死掉，并要吐血，那些替角非常急于表现自己在表演死亡时候的精湛技艺，因而导致舞台上洒满了鲜血；将要由埃及人及埃塞俄比亚人在夜晚进行的表演也在排练中，而这个剧目的背景正是地狱。

58. 之后在1月24日，刚刚过了正午，盖乌斯仍旧坐在剧院中，正在考虑是否应该暂停观看表演去吃午饭，因为前一天晚

上举办了大型宴会，他现在还觉得有些反胃。然而，他的朋友们劝他同他们沿着廊道出去。在那儿，他发现一些从小亚细亚召集来的贵族家庭的男孩正在排演特洛伊战争舞。他停下来鼓励他们，若不是那个主要演员抱怨说得了感冒，他就要把他们带回剧院，立即让他们表演了。有关下面发生的事情有两个版本：有些人说盖乌斯正站在那儿，与孩子们说话的时候，卡瑞亚走到他的后面，大声喝道“吃我一刀！”就在他的脖子上深深地刺了一刀。这时，另一位军团长官科涅利乌斯·萨宾纳斯也刺中了盖乌斯的胸部。另一个版本则认为是萨宾纳斯首先告诉那些参与这次阴谋的百夫长们把群众驱散，然后问盖乌斯当天的口令是什么，据说他回答道：“主神朱庇特”，这时卡瑞亚从后面大喝一声“就这么定了！”——然后在盖乌斯转身之际，劈开了他的下颚骨。盖乌斯挣扎着倒在地上，大叫道：“我仍然活着！”但是随着一声“再刺他”的呼喝，他身上立即又多了30多道伤口，其中还有几刀直穿他的生殖器。他的轿夫赶上来用抬轿竿帮助他驱走刺客，而他的日耳曼护卫也很快出现了，杀死了几个暗杀者，另外还杀掉了几个无辜的元老。

59. 他卒于29岁，统治了罗马帝国3年10个月零8天。他的尸体被秘密地运到拉米亚安公园，在匆匆建立起来的火葬柴堆上火葬。他的尸身几乎还没有被完全烧成灰烬，就被埋葬在一层浅浅的草皮底下。他的姊妹们从流放地回来之后，才又将其挖出来，完全火化，然后埋葬。但是整座城市的人都知道，在此之前，这个公园一直被他的阴魂占据；而在他被暗杀的地方，每晚都会出现阴森恐怖的事情，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那幢建筑物被焚毁。与此同时，卡桑尼娅也被一个百夫长杀害，而他们的女儿则被掷在墙上，脑浆迸出而死。

60. 通过人们对他的死的反应，我们可以判定当时的时局是怎样的：最初没有人相信他已经真的被暗杀了，人们怀疑是他自己编出这个故事并四处散播，目的是看看人们到底是怎样看待他

的。那些造反者心中并没有特定的做帝王的人选，而元老们却众口一词地希望恢复共和国政体，所以执政官们第一次在主神殿（朱庇特神殿）召开了会议，而不是在元老院议事厅（因为它的名字叫做尤利乌斯大厦）。有些人希望，所有关于恺撒的记忆都应被抹去，而且他们的神庙也都应该被摧毁。人们在评论着这样一个事实：每个叫盖乌斯的恺撒都是死于剑下，这是从秦纳时代叫盖乌斯·尤利乌斯·恺撒·斯特拉博的人开始的。

第五章 克劳迪亚

(后来被奉为神)

1. 利维娅嫁给奥古斯都三个月后就生下了德基摩斯·德鲁苏斯（后来改名为尼禄）——未来皇帝克劳迪亚的父亲——人们自然怀疑他是利维娅与奥古斯都通奸所生的。由此也出现了这样的讽刺短诗：

“这对父母是多么的幸运啊，
他们的孩子只在母亲的肚子里待了三个月！”

德鲁苏斯先后担任了财务官和大法官，其间他曾率领军队抗击里提亚人，后来又与日耳曼人作战。他是第一位航行到北方海洋的罗马将军。他还开凿了“德鲁苏斯大运河”，现在人们仍然沿用这个名字。经过一系列战争，德鲁苏斯打败了当地的部族，并把他们赶到内陆的荒野地带。他本来打算继续驱逐这些部族，但是一个幻影出现并制止了他：那个幻影是一个高大的野蛮部族的女人，她用拉丁语警告他不要再前进了。

这些战役的胜利为德鲁苏斯赢得了一次小凯旋式和凯旋装饰；大法官任期期满后，他随即又担任了执政官。在后来新的战争中，他死于他的夏季指挥部，这个地方后来被称为“被诅咒了的营地”。沿途自治市和老兵殖民地的市民首领用接力的方式把他的尸体运回了罗马，由地方官员的办事员组成的代表团把尸体抬到战神广场，安放到用于火葬的柴堆上。军队为他竖立了一块纪念碑以示敬意，并规定，此后每年选一天，士兵们要围绕纪念

碑跑步，表示纪念，而在那天，高卢人民也会做祷告和献祭来表示他们的敬意。元老院授予德鲁苏斯很多荣誉，其中包括一座位于亚壁古道上的大理石拱门，上面装饰有战利品，而且他和他的子孙们也可以永远使用“日耳曼尼库斯”这个称谓。

人们认为德鲁苏斯忠于共和主义，但他更渴望个人的荣耀。他不满足于仅仅打败敌人，而是有更远大的目标和野心，那就是要夺取“最高贵的战利品”；因此在战场上，他曾经冒着生命危险追赶日耳曼的首领。德鲁苏斯还曾公开宣称，只要他执掌大权，一定会恢复以前的共和体制。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一些作家会下断言说，奥古斯都怀疑德鲁苏斯是一名激进分子，并把他从所在的行省召回，德鲁苏斯没有立刻赶回来，于是奥古斯都就命人将他毒死了。我认为不应该回避这种观点，但在我看来，这种说法缺乏真实性。事实上，德鲁苏斯在世的时候，奥古斯都对他一直怀有深切的爱，还曾经向元老院宣布德鲁苏斯是和自己的儿子一样的继承人。后来在德鲁苏斯的葬礼上，奥古斯都向人民做了演讲，不但高度赞扬德鲁苏斯，还祈祷众神，让这些年轻的皇族继承人都能像德鲁苏斯一样，并能赋予他们同样光荣的死亡方式。奥古斯都不但将自己所写的一首颂诗刻在了德鲁苏斯的墓碑上，还写了一篇散文来回忆德鲁苏斯的生平。

小安东尼娅给德鲁苏斯生了很多孩子，但只有三个活了下来，他们分别是日耳曼尼库斯、李维拉和克劳迪亚。

2. 克劳迪亚于公元前10年8月1日生于卢格都努姆，当时的执政官是优鲁斯·安东尼乌斯和费边·艾弗瑞加纳斯。那天也正是该城市把第一个祭坛奉献给奥古斯都神的日子；克劳迪亚得到了提比略·克劳迪亚·德鲁苏斯这个名字。后来，在他哥哥被尤利乌斯家族接纳并成为提比略的养子后，克劳迪亚就采用了“日耳曼尼库斯”这个称谓。还是个婴儿的时候，克劳迪亚就失去了亲生父亲。在整个童年和青年时期，他不断受到各种疾病的折磨，

并因此智力迟缓，身体虚弱无力；等他到了应该获得一官半职或者选择个人职业的时候，他的家人认为他没有这个能力。

成年后的克劳迪亚仍然要受监护人的监管，关于这名监护人，他后来写道：“这个人是个野蛮人，不管我做什么，这个前运输官都会严厉地惩罚我，似乎这就是他的任务。”为了纪念他们的父亲，日耳曼尼库斯和克劳迪亚举办了角斗比赛，在主持比赛的过程中，克劳迪亚竟然把自己裹在一个斗篷里——这是前所未有的——这也证明了他的身体不是很好；后来在午夜进行成年仪式的时候，他是乘着肩舆被抬去主神殿的，也没有惯例该有的庄严仪典队伍随行。

3. 克劳迪亚从少年时代起，就对学习文学典籍颇感兴趣，并认真研读，还发表过很多作品，但是这并没有为他谋得任何职务，也没能使家人对他的未来增加信心。

克劳迪亚的母亲安东尼娅经常叫他“小怪物，一个自然之神刚开始制作但还没完成的作品”；而且，如果她要指责谁愚蠢，她总会说“甚至比我的儿子克劳迪亚还更愚钝呢！”克劳迪亚的祖母利维娅也总是奚落嘲笑他，而且很少与他交谈；她会用简短刻薄的字眼或口信责备他。一次，克劳迪亚的姊妹李维拉听说有人预言克劳迪亚有一天会登上王位，她于是公开大声祈祷，祈求众神不要让罗马人民遭受如此残酷的不幸。最后，为了表明他的叔祖父奥古斯都对克劳迪亚所持的或褒或贬的态度，让我来引用他信中的几段话：

4. “亲爱的利维娅：

依照你的建议，我已经和提比略讨论了在即将到来的战神马尔斯竞技会上如何安排你的孙子克劳迪亚的问题。我们认为应该从根本上一劳永逸地做出决定。问题在于他是否——我不知自己是否该这样说——已经具备各种感知力和判断力。如果是肯定的答案的话，我找不出什么理由拒绝让他像他哥哥一样逐级获得官衔；但是如果他身体和精神方面都有缺陷，

就不应该让公众（他们总是喜欢嘲笑这类事情）得到这次取笑他和我们的机会。我担心，关于他是否能胜任这样或那样职务的问题会不断出现，我们也会一直为此困扰不堪。因此，我们应该提前决定他是否能够担当国家的各种职务。

关于你信中提到的这个问题，我认为，如果他允许他的亲戚，也就是西尔法努斯的儿子，和他在一起，并确保自己不会闹笑话的话，我并不反对让他负责主持战神马尔斯节上祭司的宴会。但是，我不赞成让他在竞技场的皇室包厢内观看各种比赛，因为那样，所有人的眼睛都会盯在他身上。另外，我也不希望让他在奥尔本山的拉丁节日期间担任他哥哥的助手，这样也能免去临时把他任命为罗马市长官的尴尬情形；因为如果他能胜任前一项职务，也就可以胜任后一项。

简言之，亲爱的利维娅，我认为我们迫切需要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问题，这样就能避免我们将来在希望和失望中备受煎熬。你可以把我这封信的这部分内容出示给我们的亲戚安东尼娅，让她仔细阅读……”

另一次，奥古斯都给利维娅写道：

“……你不在的这些日子，我自当每天邀请年轻的提比略·克劳迪亚共同进餐，而不是让他整天只有雅典诺多洛斯和苏尔比基乌斯陪伴。他精力应该更集中一点，并慎重选择某些人去模仿其举止行为和步态——如果他能做到这些的话就好了。我为这个可怜的孩子感到遗憾，因为如果他在重要的问题上不胡思乱想，他还是表现得非常庄重得体的。”

还有一次他写道：

“亲爱的利维娅：

如果说你的孙子提比略·克劳迪亚没有给我惊喜的话，就让我受诅咒下地狱！我只是不明白一个平时说话混乱不清的人怎么能在公众场合下吐字清晰，言语得当！”

由此，我们一点儿也不必惊讶奥古斯都最后做出了什么样的决定：他只是让克劳迪亚在占卜团中占有一个席位，并在遗嘱中把他列为第三等级继承人，与那些相当于陌生人的远亲一样分得六分之一财产——克劳迪亚得到了仅为 1000 枚金币的遗赠。

5. 克劳迪亚的叔叔提比略接替奥古斯都后，克劳迪亚要求得到一个官衔，提比略就授予他执政官装饰。而此后克劳迪亚仍坚持要求得到一个具体的职位，提比略是这样回复的：“我给你的 40 枚金币是让你在农神节和西吉拉里亚庆典期间买玩具的。”从那以后，克劳迪亚放弃了从政的希望，只在郊外的房子或位于坎佩尼亚的别墅中打发时光。他的好友包括来自最低层阶级的人，他经常醉酒并且嗜好赌博，这些更加强了他“迟钝、愚蠢”的名声。尽管如此，很多有声望的人还是不断地去拜访他，他也从没有失去过人们的尊敬。

6. 骑士们曾经两次把克劳迪亚选为代表团的团长去见执政官：第一次是他们要求获得特权，把奥古斯都的尸体运回罗马；还有一次是在塞扬努斯的阴谋被拆穿后，他们要求进行庆祝。当克劳迪亚出现在剧院或者圆形剧场的时候，所有的骑士都会起立，脱掉斗篷以示尊敬。元老院则一致投票，选举克劳迪亚成为奥古斯都祭司团中的特别祭司，而按例，奥古斯都祭司是由抽签选出的。一次，克劳迪亚的房子毁于大火，元老院下令出公款重建，还赋予他在元老院议事厅对执政官等级的元老发言的荣誉。然而提比略否决了第二项法令，理由是克劳迪亚糟糕的健康状况使他不能参加辩论；不过同时，提比略也许诺由自己来承担重建房子的花费。在提比略的遗嘱中，克劳迪亚又一次只被列入了第三等

级继承人，这次他能获得三分之一的财产；克劳迪亚最终确实得到了 25,000 枚金币的遗赠，而且提比略在遗嘱中向军队、元老院和罗马人民列数自己的众多亲戚时，还对克劳迪亚进行了称赞。

7. 克劳迪亚的侄子盖乌斯刚刚即位之时，曾想方设法要赢得人们的拥戴，借此时机，克劳迪亚终于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作为盖乌斯的同僚，他担任了两个月的执政官；当克劳迪亚第一次手执执政官权杖，进入罗马中心广场时，一只鹰突然飞下来，停在他的肩上。克劳迪亚还参加了抽签，竞选下一任执政官，并获得年后的那一届任职。在各种比赛中，克劳迪亚经常代替盖乌斯主持，观众会向他致意，喊“皇帝的叔叔万岁！”或“日耳曼尼库斯的弟弟万岁！”

8. 然而，这些荣誉并没有使克劳迪亚免于频繁受辱。他如果晚一点出现在餐厅，就找不到座位了，只好绕着餐桌不断寻找空位；他饭后习惯小睡一会儿，这时，和他在一起的人就会用橄榄核和枣核砸他；在他睡着打鼾的时候，一些爱逗乐子的人会想到把拖鞋套到他手上，然后突然用鞭子或藤条打他一下，他被弄醒后，就会用拖鞋去擦脸。

9. 有时，克劳迪亚也遭遇了真实的危险。他有一次花费太多时间去竖立盖乌斯的哥哥尼禄和德鲁苏斯的雕像，因此差点被免去执政官一职；他还经常要面对各种让他头疼的指责——不仅来自陌生人，还来自他的仆人们。雷必达和盖图李库斯的阴谋败露后，元老院曾派克劳迪亚和其他特使去祝贺在日耳曼的盖乌斯。这使得盖乌斯非常愤怒，因为他的叔叔竟然被委任了这一使命，好像他还是一个需要人监护的孩子似的。有一种说法是，克劳迪亚刚一到达，还没来得及脱下旅行服，就被扔到了莱茵河里。后来，盖乌斯为了羞辱他，下令在做出任何决议时，在执政官等级的人当中，克劳迪亚应该最后发言。元老院甚至发现克劳迪亚亲自证明的一份遗嘱竟然是伪造的；更夸张的是，克劳迪亚竟然要支付 80,000 枚金币才能成为盖乌斯的新祭司——他从国库借到

了这笔钱，却无法归还，于是依照法律，他的财产被正式公开拍卖以偿还债务。

10. 克劳迪亚一生中的大部分时光就是在这种环境中度过的，而他在年届 50 岁的时候成为皇帝完全是出于偶然。当时，预谋刺杀盖乌斯的人假称盖乌斯想独自一人待着，就遣走了所有的人。克劳迪亚和其他人一起离开，去了一间叫做赫尔迈乌姆的寓所；但随后不久，他就听说了盖乌斯被谋杀的消息，于是惊慌地溜到了附近的阳台上，哆哆嗦嗦地躲到了窗帘后面。一名在宫殿内巡视的护卫发现窗帘后有一双脚，就把他拉出来并认出了他。克劳迪亚瘫倒在地，并紧紧抓住士兵的膝盖，但是发现自己竟然被其惊呼为皇帝。这个人把克劳迪亚带到其他同伴那里，这群士兵当时既生气又感到困惑，对于接下来要做什么完全不知所措；他们把克劳迪亚放到肩舆上，但他的轿夫已经跑掉，因此他们轮流抬着他，到了禁卫军营帐。这时的克劳迪亚既恐惧又绝望；在去营帐的路上，每个人都对他投以同情的目光，仿佛他是一名马上要被处决的无辜的犯人。等他们安全到达营帐后，克劳迪亚和卫兵们一起度过了一个夜晚，他确定不会马上有危险，但同时也感觉自己成为皇帝的希望非常渺茫，因为执政官在元老院和步兵大队的帮助下，已经控制了中心广场和主神殿，并决心维护公众的普遍自由。

当平民护民官传唤克劳迪亚去元老院议事厅，要就形势与他商议时，他回复说他被强制扣留，不能前往。而在元老院中，持相反意见的人喋喋不休地攻击着这一计划，因此元老院迟迟没有把计划付诸实施。在此期间，人群包围了元老院，要求实行君主政体，并明确地要求推立克劳迪亚为帝；这时，克劳迪亚才同意护卫拥立自己为皇帝，并向自己宣誓效忠。克劳迪亚还许诺每人可以得到 150 枚金币，这也使他成为第一个用钱购买士兵忠心的皇帝。

11. 克劳迪亚执掌大权后，首先立即下令消除关于这两天的

所有记录，因为这两天人们都在讨论政体形式的改变。他下令，在此期间的人们的所作所为都不予追究，并且也照此执行了——他只处决了几个阴谋反对盖乌斯的军团长官和百夫长，这是杀一儆百，而且他知道他们也曾经阴谋策划要谋杀自己。接下来，为了表明对家族的忠心，克劳迪亚一直用“我以奥古斯都的名义发誓”作为他最神圣和最常用的誓言；他还让元老院颁布法令，授予他祖母利维娅神圣的荣誉——在竞技场内举行仪式的队伍中，安排用大象牵引的车装载她的神像，从而与奥古斯都的相当；同时，克劳迪亚还规定，以后都要向他父母的灵魂进行公共献祭，每年他父亲生日的时候要举行竞技场赛会以示纪念，在此期间，他母亲的神像也要被放置在马车中参加游行——她死后已经被冠名“奥古斯塔”，尽管她生前拒绝这一头衔。克劳迪亚从不放过任何宣扬他哥哥日耳曼尼库斯名声的机会；他参加了在尼普里斯举办的戏剧比赛，并参演了日耳曼尼库斯创作的一出希腊戏剧，该剧被评委选为第一名。克劳迪亚同时对安东尼心存敬意；在一次公告中，他希望人们能“热烈地庆祝我父亲德鲁苏斯的生日，因为那天也是我外祖父安东尼的生日。”此外，几年前，元老院就曾提议修建庞培剧院旁边纪念提比略的大理石拱门，但是没有受到盖乌斯的重视，现在这项工程也由克劳迪亚完成了；他还废除了所有盖乌斯颁布的法令；有人提议把盖乌斯被刺杀的那天定为公共节日，但是被克劳迪亚否决了，尽管那天也标志着他自己统治时代的开始。

12. 克劳迪亚不会贸然接受一些额外的荣誉，甚至拒绝“最高统帅”这个称号；他女儿订婚和孙子过生日都是私下进行的，并没有大肆公开庆祝。没有元老院的许可，克劳迪亚不会擅自召回被流放的人。如果他想带领某个禁卫军长官和某些军团长官进入元老院议事厅，或者希望批准行省事务官的一些司法决议，他都会就这些特权请求元老院的特许；甚至他要自己的私人庄园里举办集市时，他也会向执政官提出申请。在行政长官审案时，

克劳迪亚经常坐在顾问席上；观看公众竞技会时，他会和观众一起起立，通过鼓掌或大喊表示自己的喜悦。有一次，平民护民官们走到他的法官席位面前，克劳迪亚就向他们致歉——距离太远了，他们不得不站过来，这样他才能听见他们说的话。这种行为很快使克劳迪亚博得了人民的好感，因此，人们听说他在去奥斯提亚的途中遭到伏击并被刺杀后，都十分惊骇，并开始谴责叛乱的军队和元老，指责他们一起谋杀了克劳迪亚。行政长官们不得不先派两三个证人，随后是更多的证人到达中心广场的船首讲坛，向大家保证他是安全的，而且正在回来的路上。

13. 然而，很多情况下，克劳迪亚的确受到了生命的威胁：想加害他的人有持反对意见的个人、阴谋者，以及内战期间的叛军。第一次，在午夜时分，一名携带匕首的平民在克劳迪亚的卧室附近被捕。还有一次，两名骑士要伺机杀死克劳迪亚，但被发现——一个人等在剧院外面，准备用剑杖刺死克劳迪亚，另一个人则准备当克劳迪亚在战神马尔斯神庙献祭时，用猎刀杀死他。此外，演说家波里奥与麦撒拉的两个孙子阿西尼乌斯·高卢斯和斯塔提里乌斯·科尔维努斯曾带领克劳迪亚的一些获释奴和奴隶，阴谋废除他的王位。还有，达尔马提亚人的总督富里乌斯·卡米路斯·斯克里波尼亚努斯曾经发动了一场内战，但是迷信让参加叛乱的军团由于恐惧而军心动摇，他们在5天之内就被镇压了。当时，他们受命出发去援助他们的新皇帝，但是由于一些神灵的阻挠，士兵们无法用花环和香料装饰鹰旗，而且军旗无论如何也无法从地上拔起。

14. 除了第一次任执政官外，克劳迪亚还担任了另外四任。在这四任中，前两次是连任，之后每次之间间隔四年。第四任维持了6个月，其余几次任期只有两个月；而第三任是他从一名死去的执政官手上接任的，这是史无前例的。不论是否在担任执政官，克劳迪亚一直都是位尽职尽责的法官：不管是他或他家人的生日，还是在古老的节日或者不吉利的日子，克劳迪亚都会去

法庭处理案件。他并非总是遵照法律条文行事，相反，他会以自己的公正感作为准则，如果他认为某次判罚过轻或太过严酷，他都会做相应的调整。因而，在低一级的法庭上，如果原告要求得到比法律规定还要多的赔偿金，并因此败诉，克劳迪亚允许再次进行审理。但是如果有人犯下了非常严重的罪行，克劳迪亚也会从重处罚，把他们喂给野兽。

15. 不过，克劳迪亚听审和裁决各种案件的方式各异，让人难以预料：有时他会非常睿智、审慎，有时他又匆忙大意，有时更是彻彻底底地愚蠢，明显失去了判断力。一次，一个人因为子女众多可以免除担任陪审团成员的义务，但是他没有说明；克劳迪亚重新修改了名单，除去了这个人的名字，并且评价说他这么热心诉讼审理，心理一定很不正常。还有一名陪审员当庭受到质疑，说他自己还有一个没有解决的案子，但是他回答说：“这与本案是无关的。我并不是被召来在恺撒面前为自己的案件辩护的。”克劳迪亚命令这名陪审员首先解决他原有的案子，因为他处理自己案子的方式可以证明他审理其他案件时的可信度。

还有一次，在法庭上，一名妇女拒绝承认自己是一名年轻人的母亲，但她的证词与一些证据冲突；于是，克劳迪亚下令，命她嫁给那名男子，但她抵死不从，于是一切真相大白。克劳迪亚倾向于对没有出庭的一方做出不利的判决，而且从不费心询问这个人是否有什么不能到场的原因。一名男子犯了伪造罪，人们喊道：“应该砍下他的双手！”克劳迪亚立刻叫来了刽子手，准备了墩子和刀，要执行人们的提议。

还有一次，律师们就一名被指控假冒罗马公民的人出庭时应该穿罗马长袍还是希腊斗篷争论不休，克劳迪亚以下的做法证明了自己的公正：他要求这个人被指控时穿上斗篷，而当他进行辩护时再穿上长袍。据说，克劳迪亚往往在开庭审理案件前就已经写好了判决，并随后在法庭上宣读：“我决定支持讲述真相的一方。”这一行为极大地败坏了克劳迪亚的名声，致使他遭受了公

开而普遍的轻视——有一次，被克劳迪亚从行省传唤的证人没有到场，一名律师不断致歉，但是不愿意解释原因，克劳迪亚不断询问，最后这名律师给出了这样的答案：“他死了。我认为这个理由是合理的。”另一名律师感谢克劳迪亚能让他为一名被告辩护，却又补充说：“当然，这已经是惯例了。”我常听一些老人说，很多诉讼人知道克劳迪亚脾气好，就常常在退庭后又把他叫回来，有时还抓住他的袍子边甚至是他的脚，尽量不让他离开。关于这一点，我还要提到一件事情，尽管这似乎难以置信：一名年轻的希腊律师在一次庭审中对克劳迪亚大发雷霆，脱口而出，“你啊，你就是一个大傻瓜！”

人们都知道有一名罗马骑士被他的私敌不择手段地加以陷害，被错误地指控调戏妇女，但他看见克劳迪亚竟然允许普通的妓女提供证据，就把一支铁笔和一块蜡板扔到了克劳迪亚的脸上，大喊道：“诅咒你这愚蠢而残忍的做法！”克劳迪亚的脸颊也被严重划伤。

16. 60年前，从普兰库斯和帕拉斯时代起，监察处的功能就已经失效，但是克劳迪亚重新恢复了这个部门的职能，并亲自担任监察官。但不管在原则上还是实际案例上，克劳迪亚的态度都变化不定。他在自己审查的骑士名单里保留了一名年轻犯人，没有记录他的污点，仅仅因为这名犯人的父亲对自己的儿子十分满意，克劳迪亚的裁决是“这名年轻人有他自己的监察官。”另外有一名骑士，因为诱骗女孩和已婚妇女而臭名昭著，尽管如此，他却只是受到了克劳迪亚的警告——“制止你的激情，至少以后要更加小心。你的情妇是谁和我有什么关系？”一个人请求克劳迪亚擦去他朋友名字前的污点标记，克劳迪亚说：“就让擦痕保留着吧。”还有一名希腊贵族，因为不懂拉丁文就被克劳迪亚从陪审团中除名了，并且被剥夺了罗马公民的权利。此外，克劳迪亚也不允许人们雇用律师来描述自己的身世，而是尽量自己来叙述。很多骑士也被除名，这让他们感到很惊讶，因为他对他们的指控

是他们在没有征求皇帝的意见和许可前就擅自出国；其中一名骑士一直在一个行省里为一位国王担任顾问，克劳迪亚因此提到了拉毕里乌斯·波斯杜姆斯的例子——以前，拉毕里乌斯曾经跟随托勒密国王前往亚历山大城，希望收回欠款，他回国后因叛国罪被起诉。

克劳迪亚还曾打算取消另外一些人的等级资格，但因为他的事务官提供的资料非常不准确而没有实现。令克劳迪亚感到十分耻辱的是，大部分被指控为单身的人实际已经结了婚，而没有孩子的人早已经当了父亲，那些所谓的穷困不堪的人实际上非常富有。一名骑士被指控曾经企图用匕首自杀，于是他撕开自己的衣服大喊：“那么给我说说伤疤在哪儿！”在担任监察官期间，克劳迪亚做过的让人瞩目的一件事儿是他在西吉拉里亚的街上买了一辆漂亮的银战车，然后让人当着他的面把车劈成了碎片！一次，他在一天里颁布了 20 条法令，其中两条是这么写的——“今年的葡萄收成颇佳，必须备好酒坛。”“紫杉的汁可治蛇咬伤。”

17. 克劳迪亚参加的唯一一次战役毫无意义。元老院已经授予他凯旋装饰，但是他认为直接接受的话有辱自己的尊严，于是决定出征不列颠，使自己的荣誉名至实归。从尤利乌斯·恺撒之后，罗马人就再没有对不列颠出过兵；而现在因为罗马拒绝归还一些叛逃者，不列颠人正酝酿要复仇。克劳迪亚从奥斯提亚起航，在利古里亚海岸附近几乎两次船只失事，在靠近斯多卡德斯岛的海上又差点遇难，但最终在马西里亚登陆。随后，他行军北上，穿过高卢，直至格索里阿库姆；从那里他横渡海峡，并于 6 个月后回到了罗马。在这期间，克劳迪亚既没有参加战争，也没有人员伤亡，只是让岛屿的大部分地区归顺。克劳迪亚的凯旋式非常壮观，受邀出席的都是行省的总督和一些流放者。克劳迪亚的胜利徽章中有一个是海军王冠，这代表他穿越和征服了海洋。克劳迪亚把这枚徽章放到了宫殿的山墙上，就在公民花冠的旁边。在凯旅游行中，克劳迪亚的妻子美撒里娜坐在一辆有篷的战车里，跟

随在他后面，走在她车后的是在不列颠获得凯旋装饰的将军们。除了马尔库斯·克拉苏·弗鲁吉，他们全都身穿紫边长袍。马尔库斯之前曾经获得过这样的荣誉，所以他穿的是绣着棕榈枝的长袍，骑的是装饰华丽的战马。

18. 克劳迪亚十分关心城市公共设施的维护和粮食的定期供应。一次，艾米利娅地区起了大火，他连续两个晚上住在战神广场的选举厅里；当时只有护卫和一部分宫廷仆人参与灭火，人手不够，克劳迪亚便要求行政长官从城市里召集平民。然后，他坐在高高堆起的钱袋后面招募灭火者，并当场付给他们相应的酬金。

一次，连续的旱灾导致粮食缺乏，一群暴徒在广场上拦住了克劳迪亚，不断向他投掷烂面包并咒骂他，他好不容易才从边门回到了宫中。因为这件事，他采取各种措施进口粮食，甚至是在寒冬季节。他负担商船遭受暴风雨的损失（这样就能保证商人们所冒的风险有一定的利润回报），他还根据吨位，为所有新造的粮食运输船只提供大量奖励金。

19. 克劳迪亚规定，如果船主是罗马公民，就能免于受巴比乌斯一波贝乌斯法的约束，如果是拉丁人，就能获准得到罗马公民身份；如果是妇女，则与有4个孩子的母亲享受同样的特权。此后，这些规定从未被修改过，延续至今。

20. 克劳迪亚修建的公共设施为数不多，但都非常重要。他成功完成了盖乌斯时期开始修建的一条高架水渠，排干了福齐尼湖的水，并且修建了奥斯提亚的海港——之前，奥古斯都曾多次拒绝马西人排干福齐尼湖湖水的要求；尤利乌斯·恺撒也曾试图开凿奥斯提亚的海港，但最终因为难度太大而放弃。克劳迪亚把卡鲁琉斯泉、库尔提乌斯泉（或被称为阿尔布迪格努斯泉）以及新阿尼奥河的大量冰凉的水引入了罗马城；这些水流经高高架起的拱形石头水渠，然后流到很多装饰华丽的蓄水池中，现在，这些水渠也因克劳迪亚而著名。克劳迪亚排干福齐尼湖既为了获利也为了赢得荣誉：一群商人提出要负担工程的花费，条件是让克

劳迪亚把排干湖水后得到的土地奖给他们。排水道的挖掘持续了11年，其间有30,000人连续工作。因为河口长达3罗里，工匠们不得不夷平山的一部分，而在另一部分开凿隧道。在奥斯提亚，克劳迪亚将港口两侧的弧形防浪堤延伸出去，从而建成了新的港口，并在入口修建了深海防波堤。他使用一艘船做防波堤的地基，这艘船曾被卡利古拉用来从赫利奥波利斯运输大方尖石碑；他开始先把这艘船沉下去，然后用木桩加固，在上面修建了一座很高的灯塔，像亚历山大城的法洛斯灯塔，晚上，灯塔的光亮会引导船只进入港口。

21. 克劳迪亚对人民非常慷慨，他经常举办宏大的公众表演。其中，不但在惯常举行表演的地方有传统演出，一些没有举办过演出的地方还举行了新颖的表演，并恢复了一些古老的节目。

庞培剧院在大火中被毁，剧院重新建成后，克劳迪亚为其命名，并举行了娱乐表演。他首先在礼堂上方的神庙中进行祭祀奉献，然后沿着肃穆的观众席中间的走道走下来，坐在头等席突出的席位上，宣布娱乐表演开始。

克劳迪亚还举行了庆祝百年大祭竞技娱乐会，借口是奥古斯都也曾提前庆祝这个节日；但克劳迪亚在他的《历史》一书中提到，奥古斯都曾费了很大力气来推算过去庆祝的时间间隔，并在正确的年份到来时恢复了长期以来被打破的传统。因此，传令官以古代的惯用套语邀请人们“去观看从未看到而且将来也不可能看到的表演”时，引起了人们的哄笑。其实当时很多人都曾观看过百年大祭竞技娱乐会，而且很多演员也是第二次应邀参与演出了。克劳迪亚还经常在梵蒂冈圆形竞技场内举办战车竞赛，有时在每五项赛事结束后都要举行猎兽表演。

竞技场内起点战车的隔栏是由火山石灰华和木头制成，克劳迪亚用大理石代替了火山石灰华，在终点做了镀金的金属标杆，并为元老们留出了单独的席位——之前，元老们都是和平民混坐在一起的。除了战车比赛，克劳迪亚还举行了特洛伊游戏；此外，

禁卫军骑兵队在军团长官的带领下，由禁卫军长官亲自指挥着进行猎豹表演。还有一种表演，帖撒罗尼迦人的骑兵在竞技场内追逐野公牛，使其筋疲力尽，然后他们跳上牛背，抓住牛的角，把牛掀翻在地。

克劳迪亚举行过很多角斗表演：有一种在禁卫军营地每年举行一次，目的在于庆祝他即位，这种角斗没有野兽或良好的设备；另一种是在围场举行的普通角斗；第三种也在围场举行，但并不是惯例节目的一部分。这一种表演只持续几天，克劳迪亚把它称为“野餐”，因为第一次举行时，他让传令官邀请人们“带着做好的菜，或诸如此类”。

克劳迪亚在这些野餐活动中最为随意：他分发奖品时，会像平民一样伸出左手，而不是用长袍优雅地盖住，他还用手指拨弄着金币，大声数着“1、2、3……”克劳迪亚要求观众开心玩乐，还一视同仁地把他们称为“我的主人”，并与他们开一些愚蠢牵强的玩笑。一次，他听到人们喊“把鸽子带上来！”就喊道：“当然可以，如果你们能抓住他的话！”还有一次，4个兄弟请求克劳迪亚释放他们的父亲——一名战车角斗士。在人们雷鸣般的欢呼声中，克劳迪亚按照传统赠给这名斗士一把木剑，并且评论说：“你们现在看到有一个大家庭的好处了，它甚至能为一名角斗士赢得保护和人们的好感。”克劳迪亚还在战神广场举办表演，上演了对城镇的突袭和洗劫，生动表现不列颠国王投降的场面，为此他还特意穿上了紫色的凯旋战袍来主持。

把福齐尼湖水排干前，克劳迪亚特地安排了一次模拟海战；角斗士们高喊：“恺撒万岁，我们这些将死之人向你致敬！”但他回答说：“或许不会。”于是角斗士们一致接受这一提议，并拒绝战斗，坚持把他的话看做是一种特赦。克劳迪亚非常生气，差点要派军队把他们全部杀死或者烧死。但是，他最终改变了主意，从王位上跳起来，滑稽地蹒跚到湖边，用威胁加哄骗的手段要角斗士们开始战斗。最后，12艘罗德斯三层桨座战船和12艘西西

里三层桨座战船开始了战斗；一个由机械操纵的银制人身鱼尾的海神特赖登从湖底升起，吹响了海螺，宣布战斗开始。

22. 在宗教仪式、民间和军事习俗、罗马和行省各阶层的社会地位方面，克劳迪亚不但恢复了古老的传统，还创造了很多新的规矩。他从不允许祭司随意加入祭司团，除非其首先发誓，证明自己应该得到这一荣誉；克劳迪亚还规定，只要罗马发生地震，大法官就应召集群众，宣布放一个公共假。如果象征凶兆的鸟落到了主神殿上，克劳迪亚会以最高祭司的身份前往船首讲坛，命令工匠和奴隶都退出，并大声宣读惯例的祈文，其他平民跟读。

23. 在克劳迪亚即位之前，法庭有两次开庭期，分别设在夏天和冬天；克劳迪亚使它们连续起来。他做的另一项改革是在罗马和各行省设立永久法庭，审理委托的案件——之前，这都由每年选出的行政长官审理。克劳迪亚还取消了提比略对巴比乌斯—波贝乌斯法的补充条款——该条款规定年过60的男子不能生子；克劳迪亚还制定了一项法律，允许执政官们违背惯例程序，为孤儿们选择监护人；他还通过了另一项法律，规定任何在行省被流放的人都不得进入罗马城甚至整个罗马帝国。

克劳迪亚还创造了一种新的惩罚形式，即禁止某些人离开罗马城超过3罗里。他在处理元老院中极其重要的事务时，都会坐在两名执政官中间，或者坐在为平民护民官们设立的长凳上。当时，如果罗马人民想要离开罗马出游，即使元老院同意了他们的申请，克劳迪亚仍保留否决这些请求的权利。

24. 克劳迪亚甚至把执政官装饰授予第二等级的行省事务官；他们如果拒绝这一提拔，就将被剥夺原有的骑士头衔。在克劳迪亚统治早期，只有祖先连续五代是罗马公民的人才有可能被他推举为新的元老；而现在，一名获释奴的儿子都能获得这一资格，只要他能被一名骑士收养。而且，克劳迪亚为了平息众怒，还声明他们家族的开创者，即盲者阿彼阿斯在担任监察官时就曾经允许获释奴的儿子成为元老；但是这是对“获释奴”一词的曲解，

因为在过去，它是指曾经做过奴隶的人生下的有自由身份的孩子，并不是获释奴本人。

克劳迪亚免除了财务官铺路的义务，而让他们筹备角斗表演；接着，他把在奥斯提亚和高卢任职的财务官们抽调回来，管理萨杜恩神庙的国库，而在此之前和我现在所处的时代，国库都是由大法官或者前任大法官掌管的。

克劳迪亚只凭借一些微小的借口就把凯旋装饰授予了卢修斯·朱尼厄斯·希拉努斯（他女儿未来的丈夫）和罗马的大量老年人，因此，罗马军团集体请求他把同样的荣誉授予每位执政官等级的行省总督，否则的话，这些总督就会为赢得这一荣誉而发动战争。克劳迪亚还授予奥拉斯·普劳提乌斯一次小凯旋式，并在其进入罗马城的时候亲自去迎接，还在奥拉斯前往主神殿及返回时谦恭地把好走的路让给他。此外，加宾尼阿斯·赛古都斯在卡赫战胜了一个日耳曼部落后，克劳迪亚允许他采用“卡赫乌斯”这个称谓。

25. 克劳迪亚还为骑士的军旅生涯做出了新的规定：统领一个步兵大队之后，骑士们就可以得到晋升，统领骑兵中队，然后再晋升为军团长官。克劳迪亚还推行了一种所谓的“编外”军种，名义上是用于表演，但实际上是预备军；克劳迪亚还说服元老院颁布法令，禁止士兵拜访元老，以示敬意。他还没收了想要冒充骑士的获释奴的财产；如果有获释奴忘恩负义并使之前的主人恼怒，他们就要被重新贬为奴隶——克劳迪亚告诉所有处理此类案件的律师，说奴隶主不应该沦落到起诉自己的获释奴，这样有失体面。

很多生病和劳累过度的奴隶都被奴隶主放逐到台伯河上的埃斯科拉庇俄斯岛上，以免去进行医治的麻烦。克劳迪亚了解到这件事情后就释放了这些奴隶，并且规定，他们痊愈后也不用再受以前主人的管制了；他还规定，任何杀死而不是遗弃奴隶的奴隶主都会以谋杀罪被起诉。克劳迪亚还在普特俄利和奥斯提亚驻扎了步兵大队组成的消防队，以防止火灾。

克劳迪亚禁止外省人使用罗马家族的名字，任何篡夺罗马公民权利的人都会在艾斯奎林郊原被处死。提比略已经把希腊和马其顿地区的行省变成了他的私人领地，但是克劳迪亚把这些地区的管辖权交还给了元老院。克劳迪亚取消了利西亚人的独立主权，以惩罚他们野蛮的族间仇杀；他恢复了罗得斯人的独立，以表明他很高兴看到他们改正了错误。克劳迪亚还批准罗马种族的先祖特洛伊人永远免于进贡——为了证明自己的做法正确，他还命人大声朗读古代元老院和罗马人民写给塞琉古斯王的一封希腊语书信，信中许诺说只要塞琉古斯能让“罗马人中所有的特洛伊血亲免于纳税”，就会得到罗马人忠诚长久的友谊。因为犹太人在耶稣基督（但塔西伦《编年史》中说他被处死于提比略统治时期）的教唆下不断闹事，克劳迪亚把他们逐出了罗马城。日耳曼的使节第一次参观大剧院时，坐到了平民中间，但是他们注意到帕提亚人和亚美尼亚人的使节与元老们一起坐在剧场的头等席，就加入了其中——难道他们不勇敢并且出身低贱吗？克劳迪亚很欣赏他们的率直和自信，允许他们留在那里。奥古斯都一直以来就禁止任何在高卢的罗马公民参加野蛮和恐怖的督伊德教的礼拜，克劳迪亚则完全废除了这种仪式。另一方面，克劳迪亚想要把艾琉西斯秘密仪式从阿提卡传到罗马；他还从国库里出资，重建在西西里的埃瑞克斯山上被毁的维纳斯神庙。每与外国国王签订合约后，克劳迪亚都要使用古代外事祭司的惯用套语，并在罗马中心广场上用一头母猪祭祀。但是他举行的所有类似的活动（甚至可以说在他统治时期的一切活动）都遵循了他妻子们和获释奴的意愿：克劳迪亚几乎都是顺从他们一时的兴致，而不是做出自己的判断。

26. 克劳迪亚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定过两次亲：一次是和奥古斯都的曾孙女艾米利娅·列比达，一次是和利维娅·米杜里娜，后者姓卡米拉，是古代独裁官卡米路斯的后代。但是后来，艾米利娅·列比达的父母冒犯了奥古斯都，于是他们的婚约就被解除

了，而利维娅·米杜里娜在结婚的那天死于疾病。克劳迪亚第一任妻子是普劳提娅·乌姑兰尼拉，她的父亲曾经获得过一次凯旋式，后来克劳迪亚因为她行为不检点，并且怀疑她要谋杀自己，就与她离婚了。克劳迪亚的下一任妻子埃利亚·培提娜是前执政官的女儿，他也因轻微的过失和她离婚了。接着克劳迪亚又娶了他表兄弟麦撒拉·巴尔巴图斯的女儿瓦列利娅·美撒里娜。但事实上，她不但犯有可耻的罪行，还犯有重婚罪，与盖乌斯·西鲁斯也结了婚——他们甚至当着证人的面签署了正式的婚姻契约。所以克劳迪亚处死了她，并且对集合起来的禁卫军说，他的妻子们给他带来的都是不幸，他决心从此独身下去，如果他食言，他们可以杀了他！

但是，克劳迪亚很快就计划要么娶盖乌斯的遗孀罗利娅·保利娜，要么和他的前妻埃利亚·培提娜复婚，但最后，还是他哥哥日耳曼尼库斯的女儿阿格里皮娜迷住了他。她作为侄女，有特权亲吻和接触克劳迪亚，并且明显激起了他的激情：在元老院集会的时候，克劳迪亚说服了一群元老提议让他们结婚，并说这是为了公众的利益；而且叔叔也应该能娶侄女，尽管这在以前看来是种乱伦。之后刚刚过了一天，他们就立刻举行了婚礼，但是除了一名获释奴和一名百夫长外，没有别人再效仿克劳迪亚，克劳迪亚和阿格里皮娜也参加了这两次的婚礼。

27. 克劳迪亚的三任妻子为他生了很多孩子。乌姑兰尼拉为他生了德鲁苏斯和克劳狄亚；培提娜为他生了一个女儿，名叫安东尼娅；美撒里娜为他生了屋大维亚和一个儿子，这个儿子起初叫日耳曼尼库斯，后来改为布瑞坦尼卡斯。在德鲁苏斯成年之前，克劳迪亚就失去了他：当时德鲁苏斯玩耍时，抛起了一个梨子，梨子掉到嘴中，他就被噎死了；而在这之前几天，德鲁苏斯刚与塞扬努斯的女儿订了婚，因此塞扬努斯杀死德鲁苏斯的说法就不足为信了。克劳狄亚真正的父亲是克劳迪亚的获释奴包特尔。尽管她是在克劳迪亚与乌姑兰尼拉离婚5个月后出生的，但克劳迪

亚不承认自己是她的父亲，还让克劳狄亚赤身裸体地躺在乌姑兰尼拉的大门外。安东尼娅结过两次婚：第一次嫁给了格涅乌斯·庞培乌斯，第二次嫁给了福斯都·苏拉；她的两任丈夫都是出身高贵的年轻贵族。屋大维亚在嫁给克劳迪亚的继子尼禄前，曾与卢修斯·希拉努斯订婚；而布瑞坦尼卡斯是在克劳迪亚即位后的第22天出生的，当时克劳迪亚第二次出任执政官。克劳迪亚在举办竞技会或娱乐表演时，总是把小布瑞坦尼卡斯放在自己腿上或者伸手可及的地方，还经常会抱起他向军队或者观众展示。克劳迪亚会带头高喊：“祝你好运，我的儿子！”会场上的人们也大声地响应。在3个女婿中，克劳迪亚只收养了尼禄，庞培乌斯和苏拉后来还都被他杀死了。

28. 克劳迪亚最宠爱的获释奴之一是宦官波西德斯，克劳迪亚曾经在不列颠的凯旋式上授予波西德斯和其他参战的士兵无头之矛。对于获释奴菲利克斯，克劳迪亚也同样偏爱，还授权他指挥步兵大队和骑兵中队，并让他担任朱迪亚的总督；这个菲利克斯与三位女王结了婚。获释奴哈帕克拉斯也很受宠，获得了特权，能在罗马城内乘坐肩舆，并且获得了骑士资格，并有权筹备公众娱乐活动。克劳迪亚更加重视的是他的文学老师波里比乌斯，并经常赐予其走在两名执政官中间的荣誉。但克劳迪亚最宠爱的还是他的文书那喀索斯和他的司库巴拉斯，甚至鼓动元老院给他们大笔奖金以及财务官外加大法官徽章。这两个人通过非法手段聚敛了很多财富，甚至有一次，克劳迪亚抱怨说国库几乎没有什么钱了，一个人巧妙地回答说，如果他的两名获释奴继续陪伴他左右，他的钱更会所剩无几。

29. 正如我提到的那样，克劳迪亚受这些获释奴和他妻子们的影响非常之大，他似乎是他们的奴仆而不是个皇帝；克劳迪亚总是按照他们随意的想法去授予荣誉，任命军队的统帅，进行特赦或惩罚，他似乎很少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我不需要再赘述其他，例如他怎么取消赠款、撤销法令，厚颜无耻地修改他曾经颁

发的专利证书条文，甚至公开用新版本的专利证书代替旧版等等。大量的记录提到他处死了他的岳父阿彼阿斯·希拉努斯、提比略儿子德鲁苏斯的女儿朱莉娅，还有他亲哥哥日耳曼尼库斯的女儿朱莉娅——而所有这些人都是因毫无根据的指控被处死的，克劳迪亚甚至根本不允许他们自我辩白。克劳迪亚的女儿安东尼娅嫁给了格涅乌斯·庞培乌斯，而后者在与其最喜爱的男宠在床上偷欢时被刺死；克劳迪亚将女儿屋大维亚许配给了卢修斯·希拉努斯，后者先是失去了大法官的职务，又在4天后接到了自杀的命令，那天正是新年，也就是克劳迪亚与阿格里皮娜结婚的日子。克劳迪亚还处死了35位元老和300名罗马骑士，并丝毫不以为意。当一名百夫长向他报告，说某位前执政官已经遵照指示被处死了，克劳迪亚竟然否认曾经下过这样的命令，同时，克劳迪亚的获释奴给出了让他满意的说法：士兵们没有等候克劳迪亚的指示而对他的敌人采取报复行动，这是很正确的。但是有件事让我们觉得不太可信，那就是：这些获释奴欺骗克劳迪亚签署了美撒里娜和她情人西鲁斯的婚姻契约，并让他相信这次婚姻是名义上的，目的只是为了把对“美撒里娜的丈夫”的潜在威胁转移到别人身上。

30. 克劳迪亚有着权威严和尊贵的仪态，无论他站着还是坐着，尤其是睡着后这种姿态更为突出。这是因为他身体高大修长，相貌英俊，长着一头银发，而且脖子粗壮。但由于膝盖有毛病，他走路时步履蹒跚。而且不管是在闲暇时分还是处理重要事务时，他都有有一些令人厌恶的毛病，例如，不加节制地大笑；在极其愤怒的时候，他还有一种令人恐怖的习惯，即流口水和淌鼻涕；他有口吃，而且头部会有持续的痉挛——这种痉挛一直都有，尤其是在他不加控制的时候。

31. 克劳迪亚的健康状况不佳，但即位后突然变好了很多，只是仍有剧烈的胃痛，据说这常常逼得他想自杀。

32. 克劳迪亚尤其喜欢在宽敞的大厅里举行豪华的宴会，有时，他邀请的客人超过六百名。在福齐尼湖被排干后，他在出水

口附近举行了宴会，但是突然大量水奔流而出，差点淹死他。像其他尊贵人物的孩子们一样，他的儿子和女儿们也总是和他一起用餐，并按照传统的习俗，坐在父母所依靠餐榻的末端。据说有一次，一名客人偷走了一个金碗，克劳迪亚第二天晚上又邀请了他，但这次只把一个小陶碗放到他面前。还有一次，克劳迪亚听说一个人为了憋屁而伤害了健康，就计划颁布法令，规定在餐桌上放屁，不管出不出声都是合法的。

33. 不管什么时间或者身在哪里，克劳迪亚总是准备大吃大喝。一天，他在奥古斯都广场审理案件时，饭菜的香味飘到了他鼻子里，那是在为附近战神马尔斯神庙里的舞蹈祭司们准备的。克劳迪亚休庭后便从法官席上走下来，来到了祭司们所在的地方，坐到他们的餐桌旁边。克劳迪亚几乎永远都暴饮暴食；而且吃完以后就去睡觉，肚子朝上，嘴巴张得大大的。他会把一小片羽毛放到喉咙里，过量的食物和酒就会被吐出来。

克劳迪亚睡觉时间很短，而且经常在半夜醒来。但是白天他有时会在法庭上打盹，不管律师们的喊声多大，都很难把他叫醒。他对女人充满了热情，但是对男孩和男人们很冷淡。他非常热衷玩骰子，还出过一本这方面的书，甚至在驾车出行时，他还会在车上玩骰子，而且要在车上放一块特殊的木板，防止用具翻倒。

34. 在大大小小的事情上，我们都能看到克劳迪亚的残酷和嗜血的本性。如果要严刑取证或者惩罚弑亲者，他会下令立刻依法执行，并且亲自督看。一次，在提布尔要执行一种古老的处决仪式，罪犯都被绑到了树桩上，但是没有找到刽子手来行刑；克劳迪亚立刻从罗马传召来了一个，并坚持要看完整个过程，因此他一直等到黄昏时刻，直到这名刽子手到来。在观看角斗表演时——不管是他自己还是别人筹办的——他都规定，受伤的角斗士必须被割断喉咙，尤其是持网角斗士，这样他就能看到他们死时的痛苦表情。还有一次，一对角斗士互相杀伤致死后，克劳迪亚立刻派人用他们的剑制成几把小折刀供他私人使用。克劳迪

亚对于午餐期间的野兽表演和剑术比赛尤为喜欢——他能从清晨到中午一直待在圆形剧场里，之后他会遣散观众，坐在那里观看常规的角斗；他还让舞台木匠和剧场其他工作人员进行角斗，以惩罚他们工具设施上出的问题。一次，他甚至强迫他的一名男侍从穿上他的长袍，装扮成他的样子去参加角斗。

35. 如我之前所述，克劳迪亚非常胆小多疑，尽管在他统治早期，他努力表现出平易近人的样子，但是如果没有持长矛的禁卫护送，他决不会出席宴会，而且席间都由士兵担任仆人的职务。克劳迪亚进入一个房间前都会命人仔细检查：搜查枕头和垫子，还要把铺盖抖开。后来，他甚至要求所有前来做早间拜访的人都要被仔细搜身，无一例外。事实上，到克劳迪亚统治的最后时期，他才勉强宣布，妇女和孩子可以免除这一例行检查，而且前来拜访的侍从或文书的笔盒也不用上交。卡米路斯最早反叛时就十分确信，他不用动用武力，只用一封含有恐吓和侮辱内容的信就能吓唬克劳迪亚，让其退位；而事实上，克劳迪亚竟然真的召集了他的主要顾问，询问他们是否应该答应卡米路斯的要求。

36. 有一些毫无根据的谣言，说有很多针对克劳迪亚的阴谋在酝酿，这引起了她巨大的恐慌，甚至想到要引退。如我前提到的，当她进行祭祀时，一个手持匕首的人被抓住，克劳迪亚立刻派出传令官，紧急召集元老开会，并在会上声泪俱下地抗议说，没有什么地方是安全的，而且接下来的几天，她一直没有在公众场合露面。她的妻子美撒里娜的丑行曾给她带来伤害和耻辱，但这并没有抹杀她对她的爱，只是当她得知美撒里娜计划把她的情人西鲁斯推上王位时，他的爱才被恐惧所吞噬；而且当危机出现时，她惊慌地逃到禁卫军营地，在路上还一再询问：“我还是皇帝吗？”

37. 任何细微的危险暗示都会立刻引起克劳迪亚的警惕，只要她感到不安心，无论事情有多么微不足道，她都要对他的假想敌进行报复。一次，一个案件的一方当事人在清晨前来拜见克劳

迪亚，并把他叫到一旁，告诉他说：“昨晚我梦到你被谋杀了。”稍后，当另一方当事人前来提交诉讼公文时，这个人就指着另一方当事人，装做认出了暗杀克劳迪亚的人。克劳迪亚就命人将这个人逮捕，仿佛真的当场撞破了其行凶意图，并立刻将其处死。据说阿彼阿斯·希拉努斯也成为了类似诡计的受害者：当时美撒里娜和那喀索斯决定除去阿彼阿斯，他们商议好在清晨让那喀索斯惊恐地冲进克劳迪亚的卧室，假装说梦到阿彼阿斯袭击克劳迪亚。这时，美撒里娜也会佯装醒来并惊呼：“哎呀，我这几天也做了同样的梦。”而且他们会事先传唤阿彼阿斯前去拜访克劳迪亚，所以如果有人通禀说阿彼阿斯正进入皇宫，克劳迪亚就会以此为依据，相信那些梦是真的，并会指控阿彼阿斯试图谋杀他，而将之处死。这个计划果然成功了；第二天，克劳迪亚还告诉了元老所发生的一切，并感激他的获释奴，夸赞其甚至在睡觉的时候都如此警惕。

38. 克劳迪亚在一项法令中承认了自己容易生气和怨恨的缺点，但同时又寻找借口为自己开脱，还区分了二者。克劳迪亚保证说他的怒气绝不会持续很长时间，而他的怨恨也决不会是无缘无故的。接着，他就对奥斯提亚公民进行挖苦，因为当他进入台伯河时，他们没有派船前来迎接，这让他感觉自己被贬低成了一个平民；但是他很快又原谅了他们，并就他的言辞致歉。

在公众场所，克劳迪亚会推开那些在不合适的时间向他请命的人。他经常还没有听取诉讼，就把无辜的人流放了，其中包括一名财务办事员——这名办事员曾经在克劳迪亚即位前当庭猛烈抨击他。还有一位执政官阶层的元老在担任营造官时，处罚了克劳迪亚的房产承租人，因为他们非法出售煮熟的食物。之后，该元老还鞭打了克劳迪亚的管家，因为其出面抗议。克劳迪亚出于怨恨，剥夺了营造官们对小餐馆的监督权。

克劳迪亚并没有对自己的蠢笨保持缄默，恰恰相反，在很多简短的发言里，他解释说那只是他从盖乌斯时期就采用的一个面

具，没了这个面具他可能活不到现在，也不可能当上皇帝。但是没人相信他，很快，一本名为《傻瓜当权》的书出版了，中心论点是说没人会像傻瓜一样行事，除非他本身就是个傻瓜。

39. 人们对克劳迪亚在很多时候经常走神和健忘（或者用希腊的术语 *metectoria* 和 *ablepsia* 来形容）感到非常惊奇。克劳迪亚处死美撒里娜后准备去进晚餐，却询问：“她为什么不在这儿？”很多次，他让人给他提建议或者跟他一起玩骰子，如果他们没有出现，他就会传口信责备他们，称他们为“爱睡觉的懒人”——他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处死了那些人。

当克劳迪亚计划违背习俗与阿格里皮娜结婚时，他还经常在演说中称她为“我的女儿和养女，她是坐在我腿上出生和长大的”。就在他要收养尼禄为继子之前——尽管他已经有一个成年的儿子，他似乎仍然觉得收养尼禄没有错——他还多次骄傲地说，还没有人被克劳迪亚家族收养过。

40. 实际上，克劳迪亚在言谈举止中经常心不在焉，似乎他既不知道、也不关心说给谁了、谁听到了或者他什么时间以及在什么地方发言了。一次，元老院里正在进行关于屠夫和卖酒的人的辩论，他突然插话问道：“但是，我问你们，我的元老们，不偶尔吃一次小吃，人们怎么过啊？”接着，他漫谈到他年轻的时候，城里有很多酒馆，而且他经常光顾。

克劳迪亚支持一位财务官候选人的理由之一是：“很久以前当我又病又渴的时候，他父亲给过我一杯凉水。”关于一位在元老院出现的证人，他说：“尽管她事实上是我母亲的获释奴和女仆，她却总是把我当成她的保护人；我强调这一点是因为现在我家里的某些仆人也拒绝这么做。”

一次，当奥斯提亚的人民在公众场合向他请愿时，克劳迪亚在法庭上勃然大怒，大声喊道，说他不欠他们任何承诺，如果大家都有自由，那他这个皇帝肯定也应该有！每天，而且几乎是在每个小时、每一分钟，他都会说出这样的话：“什么？你以为我是

特勒格纽斯吗？”还有“很好，如果你愿意，就诅咒我吧，但是别碰我！”他还说过更愚蠢的话，这些话即使是从普通公民口中说出都会让人觉得拙劣，更何况是一位既有口才又不乏文才的皇帝，而此人又把一生都致力于对古代典籍的研究。

41. 克劳迪亚少年时期就已经在利维的鼓励和弗拉维乌斯的帮助下开始致力于撰写《罗马史》了。但是，他第一次对一群人朗读自己的作品却以失败而告终，因为他不停地给自己的表演泼冷水。他刚开始朗读时，一个非常胖的人走进来，坐下时坐坏了好几条凳子，惹得人们哄堂大笑。而当一切恢复平静后，克劳迪亚却又回想起刚才的一幕，忍不住大笑起来。

克劳迪亚成为皇帝后，仍然继续撰写这本书，并请专业朗读者朗读。他以尤利乌斯·恺撒被刺杀的内容作为开头，跳过中间几年后又继续叙述内战结束后的历史；因为他听从了母亲和祖母的警告，并且意识到自己不可能被允许对内战发表他自由而真实的叙述。关于第一个时期的书籍保存下来了两卷，第二个时期的则保存下来了四十一卷。

此外，克劳迪亚写了八卷个人自传，但是受到了批评，不是由于品位欠佳而是因为缺乏风格；他还写了《就阿西尼乌斯·高卢斯的诽谤为西塞罗辩护》，这是一部非常有学术性的作品。克劳迪亚还创造了3个新的拉丁字母，并坚持认为这3个字母是必要的。即位前他还就此写过一本书，后来又顺利地使这3个字母被正式采用。在很多书中、政府公报中和一些公共建筑的题词中，我们都会发现这3个字母。

42. 克劳迪亚还专注于研究希腊语，他认为希腊语是最美好的语言，并抓住一切机会表明自己对这种语言的热爱。一次，一个蛮族人用希腊语和拉丁语对他说话，他回答说：“既然你已掌握我们的两种语言……”在向元老院赞颂希腊时，他说这个行省对他来说特别亲切，主要是因为他热爱那里的文学；在会见希腊使节时，他会用精心设计的希腊语回答他们。克劳迪亚过去在法庭

上经常引用荷马的诗句，而且在惩罚私敌或阴谋者时，习惯用六句格诗作为给禁卫军长官的暗号：

“勇敢击退首先袭击你的人。”

最后，克劳迪亚还用希腊语写了两部作品：有二十卷的《伊特鲁里亚史》和有八卷的《迦太基史》。亚历山大城还把以他名字命名的一座博物馆并入了旧有的博物馆，从而承认了他的这些作品的价值；在新馆，每年有专门的朗读者公开轮流朗读他的《伊特鲁里亚史》；同样，在旧馆里，也有人朗读他的《迦太基史》。

43. 在最后的那些日子里，克劳迪亚承认他后悔娶了阿格里皮娜和收养了尼禄。有一次，他惩罚了一名犯有通奸罪的妇女，当他的获释奴对此表示赞扬时，他说他好像注定要娶“那些过去不忠贞，而现在仍然不忠贞”的女人为妻；此后不久，当他看到他的儿子布瑞坦尼卡斯时，他紧紧地热烈地拥抱住布瑞坦尼卡斯，说：“快快长大吧，我的孩子。到时我会向你讲述我的处世之道。”然后他从特勒福斯和阿基里斯的故事中引用了一句希腊语：

“疗伤还需致伤人。”

克劳迪亚宣布，他想让布瑞坦尼卡斯尽快举行成年仪式，因为布瑞坦尼卡斯尽管还很年轻，但个子已经很高，能穿上成年人的长袍了；克劳迪亚还补充说：“这最终会让罗马人民得到一个真正的恺撒。”

44. 此后不久，克劳迪亚就立下遗嘱，并让所有的行政长官加盖印章作证；但是阿格里皮娜阻止了遗嘱的实施——这时的阿格里皮娜已经受到了很多告密人的指控，而她对自己所犯的罪行也很清楚。

大多数人认为，克劳迪亚是被毒死的，但是在什么时间和被

谁毒死的问题上却存在争议；一些人说是他的宦官，即他的试食师哈洛图斯在他与城堡上的祭司们用餐时，给他投了毒；另一些人认为，是阿格里皮娜在一次家庭宴会上在他最喜爱的蘑菇中下了毒。关于接下来发生了什么也存在分歧。一种说法是克劳迪亚丧失了言语的能力，整夜都遭受着可怕痛苦，很快就在黎明前死去了。另一个说法是克劳迪亚陷入了昏迷，但是吐出了胃里撑得满满的食物，接着被第二次投毒：要么在稀粥里——借口是他需要食物来恢复体力；要么在灌肠剂里——借口是他的肠胃需要舒缓，一定要被清空。

45. 有关尼禄继任的事情被全部安排好以后，克劳迪亚的死才被公之于众。因此在那之前，人们仍为他的平安祝愿祈福，似乎他仍然在世；一群演员被召来，似乎是克劳迪亚要求他们表演逗乐。克劳迪亚死于公元 54 年 10 月 13 日，当时的执政官是阿西尼乌斯·马塞卢斯和阿齐利乌斯·阿维奥拉。克劳迪亚享年 64 岁，执政 14 年。他享受了高贵的葬礼，并被奉为神，但是后来这项荣誉并没有引起尼禄的重视，甚至还被废除了，是韦斯帕西恩又恢复了它。

46. 克劳迪亚死亡的主要征兆是天空中出现了一颗带长尾巴的星星，即彗星；另外，闪电击中了他父亲的坟墓；还有很多行政长官突然非正常死去。还有证据证明，克劳迪亚预见到了自己的死而且没有进行掩饰：在任命执政官时，他在自己要死去的那个月份之后就没有再让什么人担任此职了；而且在最后一次去元老院时，他还诚挚地请求他的孩子们能和睦相处，还恳求元老院能在他的孩子年轻的时候尽心引导。克劳迪亚最后一次出席法庭时，不止一次提到他已经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尽管在场的每个人都高呼：“众神不允许这样！”

第六章 尼禄

1. 图密善家族中的两支地位逐渐凸显了出来——卡尔维尼分支和阿赫诺巴尔比分支。阿赫诺巴尔比这一分支得名于其建立者卢修斯·多密提乌斯，人们口头流传下来的故事是这样的：一次，卢修斯从乡下回到罗马的时候，遇到了一对长相酷似神灵的双胞胎，他们让他去向元老院与人民发布胜利的消息，而到那时为止，罗马人还没有得到任何这样的消息。为了证明自己的神威，他们抚摸了一下他的面颊，之后他的胡须就由黑色变成了青铜色——这成为他的子孙后代的一个主要的面部特征。这一分支曾经获得过七次执政官的职位、一次凯旋式、两次监察官职务，并被提升为贵族阶层，他们所有人都一直沿用这一习俗——只使用两个人名而不再有其他的，即格涅乌斯和卢修斯。他们以一种有趣的方式变换着运用这两个名字：有的时候是连续让几个家族成员都用其中的一个名字，有的时候又会交替使用这两个名字——例如，我们知道阿赫诺巴尔比家族中的前3个成员都叫卢修斯，而第四、五、六个成员则都叫格涅乌斯，之后这两个名字就会交替出现。在此，我讲述一下这个家族的几个成员的故事似乎很有必要，因为这会使人们更加容易理解其实尼禄的罪恶本性正是从他这些祖辈身上传承来的，与此同时，却把他们身上体现出的美德加以恶化了。

2. 让我们的记忆走得远些，从尼禄的曾祖父的祖父格涅乌斯·多密提乌斯开始谈起吧。在做平民护民官期间，他剥夺了高级祭司团选派填充祭司职位的权力，而把这一权力转送给人民，因为他憎恨高级祭司团以前没有指定他来继承他父亲的职位。在

担任执政官期间，他征服了阿洛布罗吉人和阿尔维尔尼人，之后他就在士兵的护卫下坐在象背上穿越本行省，就像是正在进行一次凯旋式一样。演说家李锡尼乌斯·克拉苏评论道：“他青铜色的胡须真的并不应该让我们感到奇怪！因为他有一张冷若冰霜的脸和一副铁石心肠。”

格涅乌斯的与自己同名的儿子在担任大法官一职期间，曾经召集元老院对即将结束执政官任期的尤利乌斯·恺撒进行调查，因为有人指控其藐视占卜和法律。后来做执政官的时候，他试图革除恺撒在高卢的司令官之职，并由自己的党羽把他本人定为恺撒的继任者。之后内战爆发了，他很快就在科尔菲涅乌姆被恺撒收为阶下囚，但后来又被释放；后来他去了马西里亚，并在当地遭围困的最困难的日子里给予了那些城市的创立者以大力支持。然而，他突然又弃他们于不顾，最后在一年后的法萨卢斯战役中阵亡。这个格涅乌斯尽管有着残忍的脾气，但却是一个非常优柔寡断之人。有一次，在一阵令人绝望的恐慌之中，他试图服毒自杀，而死亡却让他恐惧，由此他就改变了想法，吐出毒药——他的家庭医师非常了解他，所以只给了他一剂非常温和的毒药。这位聪明的医师由此而获得了自由。当庞培问及应该如何对待中立者的时候，格涅乌斯是唯一一个认为应该把他们当做敌人来对待的人。

3. 格涅乌斯留有一子，后者毫无疑问是这个家族中最好的成员。尽管他根本没有参与对恺撒的暗杀，然而根据佩狄尤斯法，他却被以同谋者的罪名判以极刑，由此他便投靠了自己的亲戚卡西乌斯和布鲁图：之后他一直都在庞培舰队做指挥官，即使在他的两个亲戚死后，他仍旧担任此职务，甚至还扩大了庞培的舰队。在面对安东尼的时候，他一直都没有屈服，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自己的同党被全线击溃；之后，他缴械投降的时候就好像是在给对方莫大的恩惠。所有依照佩狄尤斯法被判处的人只有他一人受到特许可以回国，而回国之后，他又开始相继持有各种各样的高官位置。内战再一次打响之后，他加入到了安东尼的行列，后来

有些人认为克利奥帕特拉的所作所为让人感到羞耻，便赋予了他最高的指挥权；尽管他从未给予明确的拒绝，但是突然患病使他疲于接受这样一个职位。后来，他投靠了奥古斯都，但几天之后就死了。然而安东尼公开地表示，说他之所以改旗易帜，真正原因是要与自己的情人塞维利亚·纳伊斯在一起。

4. 他的儿子多密提乌斯由于被奥古斯都在遗嘱中指定为自己的房屋及财产的购买者而闻名。多密提乌斯年轻时曾经是一位非常著名的战车驭手，并在日耳曼的战役中获得了凯旋装饰；但是与此同时，他又以骄傲自大、铺张浪费及残暴无情而臭名昭著。担任营造官的时候，他命令当时的监察官卢修斯·普兰库斯在街上为他让路；做大法官及担任第二任执政官的时候，他竟然让罗马的骑士和已婚妇女在舞台上进行哑剧表演；他将残忍狩猎野生动物这一场景带到了竞技场及罗马的各个地方；猎兽表演及角斗士竞技的残酷性迫使奥古斯都私下多次对其发出警告，但这些警告根本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奥古斯都便只好对此发布了一道警戒法令。

5. 多密提乌斯与大安东尼娅所生的儿子便是尼禄的父亲，此人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卑劣之人。年轻时，他在身处东方的盖乌斯麾下服役。他自己的一个获释奴由于没有按照他的指示喝那么多酒，就被他杀掉，由此他葬送了与盖乌斯的友谊。然而，即使是这样，也并没有促使他表现得更好些：有一次，当他在亚壁古道上骑马穿越一个小村庄时，他快马加鞭，故意将一个小男孩踩死；当一位骑士在广场上直率地指责他的时候，他当场就挖下了这位骑士的一只眼睛。他还极度不诚实：总是骗他的银钱兑换商为自己所买的东西付款；在担任大法官之职的时候，他甚至还从那些战胜的战车驭手那里诈骗奖金。他的姊妹多密提娅·列比达就此事公开地嘲讽他，而当这些队伍的领队向他抱怨此事的时候，他颁布政令说将来必然会奉还所有奖金。就在提比略临死之前，他被指控叛国、通奸以及与姊妹血亲相奸；然而，盖乌斯的继任

挽救了他。后来，他在皮尔吉死于水肿，第一次正式承认了日耳曼尼库斯的女儿小阿格里皮娜为他生下的儿子尼禄。

6. 尼禄于公元 37 年 12 月 15 日，即提比略死去 9 个月之后出生于安提乌姆城。这个新生的婴儿几乎还没有完全落地，早晨的第一缕阳光就照耀在了他身上。尼禄的星象立即招致了许多不吉利的预言，而他的父亲在回应朋友对其的祝贺时做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评断，说任何一个有着他本人和阿格里皮娜血统的孩子都必然会具有令人厌恶的个性，并必然会成为公众的威胁。另一个糟糕的预言发生在他的洗礼日：当阿格里皮娜希望她的兄弟盖乌斯赐给这个男孩一个名字时，盖乌斯看了一眼自己的叔叔克劳迪亚（后来的帝王，也是尼禄的养父），笑道：“我给他起名叫克劳迪亚。”因为当时克劳迪亚是整个宫廷的笑柄，所以阿格里皮娜并没有欣然接受这一名字，对此建议未加理会。

尼禄在 3 岁的时候便失去了父亲并继承了三分之一的财产，但同样也是财产受益人的盖乌斯不仅拿走了一切，还将阿格里皮娜流放。尼禄因此就在他的姑母多密提娅·列比达的看护下，在一个比较贫穷的环境中成长了。她请了一名舞者和一名理发师做他的家庭教师。然而，当克劳迪亚成为罗马帝王的时候，尼禄又重新取得了自己的继承权，并获得了他妻子的叔叔帕斯恩乌斯·克里斯普斯的遗赠，这使他的日子变得非常富足。他的母亲从流放地被召回，这使他再一次享受到他母亲的巨大影响力给他带来的好处。后来当克劳迪亚的妻子美撒里娜意识到尼禄会变成自己的儿子布瑞坦尼卡斯的强敌的时候，她就派暗杀者趁他午休的时候去扼死他。据人们说，这些暗杀者们被突然从尼禄的枕头下弹出来的蛇吓退，而事实上这种说法只是人们在发现了尼禄枕头旁边有一个蜕掉的蛇皮之后而进行的一个推测。阿格里皮娜劝服他把这张蛇皮放置在一个金质的臂环当中。他很长时间之内一直将这只臂环戴在右臂上，后来他将它扔掉了，因为它总能勾起他对母亲的回忆，但是当他的处境变得岌岌可危的时候，他还找过它，

却徒劳无获。

7. 他还是个未成年的孩子时，就在竞技场上进行特洛伊战争游戏时表演得分外出色，赢得了热烈的掌声。在他十岁的时候，克劳迪亚收养了他，并指认当时已经是一位元老阿奈乌斯·塞内加做他的家庭教师。有一个故事说在第二天，塞内加就梦到自己的学生实际上是盖乌斯。事实上，尼禄很快就表现出他有一颗与生俱来的残酷的心，这正验证了塞内加的梦境。布瑞坦尼卡斯继续称呼尼禄为“阿西诺巴包斯”，甚至是在他过继之后还这样称呼他，这就使得尼禄怀恨在心，并试图让克劳迪亚相信布瑞坦尼卡斯是一个私生子；只是为了取悦于自己的母亲，他便公开地做出不利于他姑母多密提娅·列比达的证明，因为当时他的母亲正不择手段地希望证明他的姑母有罪。

尼禄为了庆祝自己在中心广场上的首次演讲的成功而给人们分发赠品，给军队发放奖金，并带领一队手中持盾的禁卫队伍进行游行庆祝。后来在元老院，他做了一个演讲以表示对克劳迪亚的感谢。克劳迪亚担任执政官之职时，听审了由尼禄辩护的两个案件：一个案件是用拉丁语为波诺尼亚人进行辩护，另外一个是用希腊语为罗德斯人和特洛伊人进行辩护。尼禄第一次主持法庭诉讼是在拉丁节日期间作为市政长官出庭的。即使是在克劳迪亚公开禁止的情况下，那些地位显赫的律师依旧给了尼禄许多重要的案件进行审理，而通常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只应分配给他一些乏味而不重要的小案子。之后，尼禄与屋大维娅结婚；他还在竞技场中组织了竞技会和野生动物狩猎，用以祈求克劳迪亚能健康长寿。

8. 尼禄 17 岁的时候，克劳迪亚驾崩了。因为那一天有很多糟糕的征兆，所以尼禄没能早些出现，而是在下午晚些时刻才出现在宫廷护卫身边。他在宫殿的台阶上被欢呼雀跃的人们拥为帝王，之后就乘坐一顶肩舆去了禁卫军营地，在那儿，他简短地发表了自己的演说；之后又被抬到元老院议事厅，在那儿一直停留

到黄昏，接受了无数的头衔，只拒绝了“祖国之父”这个称号，因为他太年轻了。

9. 尼禄进行了一次表示孝心的游行：给克劳迪亚举办了一次盛大的葬礼，并亲自为葬礼致词，最终将其奉为神；他还深化了人们对他的父亲多密提乌斯的记忆，并把所有的国家和私人事务都交由阿格里皮娜管理。在他继位的那一天，他给当班的军团长官的口令是“最好的母亲”，他还经常会与母亲一起坐在她的肩舆中，安然地在街道上穿行。尼禄在安提乌姆建立了由禁卫军老兵驻扎的殖民地，为了使其壮大，他强迫那些最富有的已经退役的百夫长也去那儿居住；他还耗费巨资为他们在哪儿修建了一个港口。

10. 为了进一步向世人展示他的善行，他承诺要按照奥古斯都所规定的原则来规范自己的统治，并且绝对不会错过任何表示自己慷慨、仁爱以及和蔼可亲的机会。如果一些重税不能够取消的话，他就将之减轻；对于那些揭发他人触犯博佩雅法律的检举人，他还减少了四分之三的赏金。还有，他送给每一位平民 40 枚金币；他为那些地位显赫但是赤贫的元老们划拨专款，有的时候会达到 5000 枚金币之多；他还每月向禁卫步兵队成员免费发放一次粮食。当他按惯例要为重罪犯人签署死刑状的时候，他会叹息道：“哦，真希望我从未学会写字！”他几乎很少忘记别人的模样，在向无论任何官衔的人问候的时候，他都几乎能不假思索地直呼其名。有一次，当元老院通过一项表决后向他致谢的时候，他答道：“等到我值得你们这样做的时候再做吧！”他甚至允许平民们看他在战神广场（马尔斯原野）进行锻炼的情景，并经常进行公众演讲。他也会背诵自己的诗歌，有时在家里，有时在剧院：这种表演让每个人都感到愉悦，以至于有一次大家投票表决，要为他举行一次感恩祈福，就好像是他获得了一次巨大的军事胜利一样，他还将所选用的段落分别用金字铸在牌匾上，供奉给卡比托奈山主神朱庇特。

11. 他组织了大量的各种各样的娱乐节目——成年礼晚会，竞技场中的战车比赛、舞台表演、角斗士表演等等，甚至还游说执政官阶层的老年男子还有老妇人去参加成人礼晚会。在竞技场和在剧院中，他都会为骑士预留下席位，就像在剧场中为他们预留座位一样，他还会亲自参加四骆驼战车比赛。在“伟大盛会”上的一系列表演当中，即被他称做奉献给永垂不朽的帝国的表演中，头等阶层中的男人和女人要扮演角色；有一个节目是一位非常著名的骑士要骑着大象在倾斜的钢丝上行走；在上演由阿佛拉尼乌斯编写的罗马剧目《失火》的时候，他允许演员可以保留那些从失火的房子中救出来的昂贵家具；在整个盛会阶段，各种各样的礼物被分发到人们手中——每天要分发 1000 只各种各样的鸟儿和大量的食物包，当然还有领取各种物品的凭证：可以领取粮食、衣物、黄金、白银、宝石、珍珠、画儿、奴隶、供运输的动物甚至还有驯服的野生动物等等，最后还有一些领取船只、城中的房屋和农场的凭证。

12. 尼禄会在舞台的上方观看表演。角斗士表演是在战神广场（马尔斯原野）附近的一个木制剧院中进行的，这个剧院建成还不到一年，但是在这里，他绝对不允许有人在角斗中被杀死，即使是罪犯也不可以。然而，他却让 400 个元老和 600 名骑士——其中不乏一些富有而令人尊敬的人——在竞技场中进行竞技；其中一些人不得不与野生动物去搏斗，并在表演场上干其他各种各样的杂事；一些海上的怪物被放入人工制造的盐水湖中，他在这个湖中安排了一次海上交战；出征舞的表演者是一些希腊的年轻人，在表演结束之后，他还给他们颁发了罗马公民的身份证书；在进行弥诺陶洛斯（半人半牛的怪物）的芭蕾舞表演时，一个扮成公牛的演员真的爬到了那个扮演帕西发娅的人身上，并骑在那个空心的木制小母牛的后腿部——或者至少观众的感觉是这样的；在《戴达勒斯与伊加勒斯》这一芭蕾舞中，扮演伊加勒斯的演员第一次尝试飞行时，掉在尼禄的长榻旁边，鲜血溅到

了尼禄身上。

尼禄很少会主持这类表演，但是会在封闭的皇家包厢中斜倚着，通过一个小小的窗户观看表演；但是后来他就打开了包厢。他还效仿希腊人，开辟了被叫做“尼禄尼亚”的节日，是集音乐、体操和马术竞赛于一体的一个节日，每5年举行一次；而与此同时，他会开放他的浴室及运动室，并且会为骑士和元老提供免费的擦身油。前执政官们会通过抽签被抽选出来，坐在大法官的席位上主持“尼禄尼亚”。之后尼禄就会走下来，到元老们落座的头等席上，目的是接受拉丁语演讲和诗歌朗诵的桂冠，这是所有出色的竞争者通过一致的选举，决定保留给他的。裁判官也因他的小竖琴独奏而奖励给他一顶花环，但是他却虔诚地向他们鞠躬，之后说道：“请把它放置在奥古斯都的雕像前吧！”有一次，在围场举行的体育竞技当中，尼禄以一种极度铺张的形式进祭了许多头公牛，那时他第一次刮掉胡须，并把它置于镶嵌了珍珠的金制盒子里，进献给卡比托奈山主神朱庇特。在此之前，他已经邀请了维斯太贞女前来观看这场体育竞技，解释说在奥林匹亚，克瑞斯谷神的女祭司也享有同样的特权。

13. 提里达提斯拜访罗马的时候受到了热烈的欢迎，这一场面也应该被算做是尼禄所创造的奇观之一。提里达提斯是亚美尼亚的国王，尼禄用美好的承诺将他引诱至罗马。尼禄发布公告，通知民众会在什么时间展示此人，但糟糕的天气使这件事情没能如期进行；但尼禄后来还是尽快地将他带了出来：禁卫军步兵队身穿盔甲，全副武装地排列在中心广场的神庙周围，而尼禄落座在船首讲坛上他的显贵专席中，穿着凯旋服装，周围环绕着军徽和军旗。提里达提斯不得不走上一个斜坡，一边祝福祈愿，一边跪倒在地。这时，尼禄伸出手，将他扶起来，亲吻了他，之后把他的头巾摘掉，换上一个王冠。提里达提斯的祈愿被翻译成拉丁文，并由大法官级官衔的口译者向公众公开朗诵，之后他被带到了剧院（他在那儿再一次进行了祈愿）并被赐座于尼禄的右方，

这时人们便潮水般地欢呼尼禄为“帝王”。尼禄在主神殿（朱庇特神殿）中进献了一顶月桂花冠之后，关上了雅奴士神庙的双重大门，这就意味着所有的战争都已经终结。

14. 尼禄总共担任过4届执政官，第一次持续了两个月，第三次是4个月，而第二次和最后一次都持续了6个月。在第一次与第二次任期之间，第三次与第四次任期之间，都间隔了一年；而第二次与第三次任期，中间没有间隔。

15. 他审理案件的时候，总会把判决延迟到第二天，在仔细地考虑并记录下来自己的判决之后，再以书面形式答复诉讼人；他还规定，不要把一个案件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审理，而是把案件中的每个相关控告分别呈上，然后由两方轮流提出控诉。在庭审结束后大家对某一法律问题进行研究的时候，他从来不会公开地向全体法庭顾问咨询意见，而是让他们中的每个人都写下自己的意见，之后他会搜集起这些意见，私下里仔细地研读，得出自己的结论，然后把它当做是多数人的意见，传达下去。

有很长一段时间，尼禄拒绝让获释奴的儿子进元老院；尽管这类人当中有一些已经得到他的先辈的允诺，得以进入其中，但是他却拒绝让他们担任任何职务。如果有很多候选人都参加竞争，他会让他们先去管理军团，以此补偿他们被推迟担任官职的损失。他总是会指定执政官任职6个月，而如果某个执政官恰巧在1月1日之前死亡，他就不会委派替补的执政官，以此来表明自己反对古代卡尼尼阿斯·若布罗斯只做一天的执政官的做法。他会把凯旋装饰奖励给财务官等级的人，甚至还奖励给一些骑士，尽管他们的职责与军事并没有什么关系。他时常直接越过财务官的权限，让执政官去做本来应该由财务官做的事情，比如，宣读他送往元老院的一些演讲稿。

16. 尼禄在罗马城中引进了自己的新的建筑风格：在公寓房间或者是私人住宅的前方建出长廊作为防火的平台——他本人极力提倡这种风格。他也在考虑把罗马的城墙拓展到奥斯提亚，并

挖掘一条运河，这样船只就能够直通罗马了。

他当政期间，由于大力加强了对公众的浪费现象的惩罚，这种现象受到了抑制，很多新颁布的法律包括了限制个人消费的节制性法律：由简单的发放谷物的形式来替代公众性的宴会；还有一个法令，规定在卖酒的店里面只能再卖些绿色蔬菜和已经晒干的豆子——而此前各种各样的小吃都被陈列在店里。基督教由于被认为是一支新生的有危害性的宗教信仰派系，其信徒遭到了惩罚。战车驭手很长时间以来一直都享有某种特权，经常会在大街上游走，欺诈或抢劫平民，久而久之他们便认为这是他们的一种权力，于是尼禄便结束了他们的这种特权。他还将所有的哑剧演员及其依附者驱逐出城。

17. 在尼禄统治期间，他发明了一种新的行之有效的检测伪造遗嘱的方式，即在每一张有签名的遗嘱上面都穿有小孔，然后用一根线在里面来回穿三回。同时法律还规定，提供给见证人签名的遗嘱的前两页必须只有立遗嘱人的名字，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为其他人起草遗嘱的人都无法私自为自己谋取遗产。他还规定，诉讼人应该支付给律师合理的固定费用，由国库免费提供的在法庭中的座位凳不应该向民众收取费用。另外，所有涉及到国库的案件将来都转交到中心广场上的仲裁委员会进行审理；如若不服陪审团的裁决，可以向元老院提起上诉。

18. 尼禄没有野心也没有寄希望于要扩大罗马帝国的疆域，他甚至还考虑过把不列颠的驻军撤回来，然而最终却按兵未动，因为这样一个决定有可能使他的养父克劳迪亚所取得的光辉荣耀受到质疑。他在位期间，行省的名单中只增加了两个，一个是波列蒙拱手送给他的本都王国；还有就是在科提乌斯死后，科蒂安阿尔卑斯又回归到了罗马的统治疆域范围内。

19. 尼禄只计划过两次外出旅程：一次是去亚历山大城，另一次则是去希腊。就在他的船要出发的那天，不祥的征兆使他取消了去亚历山大城的海上旅程：他在绕行神庙进行告别的时候，

曾经在维斯塔神殿中坐下，但是等他起身离开的时候，他的长袍的衣边却被挂住，之后有短暂的一刻，他失去了视力。他在希腊的时候，试图要挖掘一条穿越地峡的运河，并集合禁卫军，发表了演说，督促他们承担这项任务。他自己则拿了一个鹤嘴锄，当号角吹响之际，他就用这鹤嘴锄凿向地面，并背走了第一篮土。他还曾计划过要远征卡斯比亚关，为此他征集了意大利本土人的一个新兵兵团，所有人都有6罗尺高，被他称做是“亚历山大大帝方阵”。

我把尼禄的这些不那么残暴的行为从他的那些厚颜无耻的行为中分离了出来，人们不会批评他的这些行为，甚至有一些还值得夸奖，但是我现在必须开始列举他所做的荒诞之极的事情及罪行了。

20. 音乐是他童年生活的一部分，所以他很早就形成了一些对音乐的品位。他继位后不久，就召集了当时最伟大的竖琴弹奏者特皮纳斯，让其连续几个晚上在晚餐结束后为他弹唱，直到很晚。慢慢地，他开始自己学习训练，并尽心尽力地去做全面加强和美化嗓音的日常练习。平躺着的时候，他会在胸前放置一块铅；他用灌肠剂和催吐剂控制自己的体重，并拒绝吃苹果及其他任何被认为对嗓音不利的东西。最终，虽然他的嗓音仍微弱而沙哑，但是他非常高兴自己所取得的进步，甚至开始怀有进行登台表演的雄心。他向朋友们引用了一句希腊谚语——“听不到的旋律从不甜美。”他的第一次登台亮相是在那不勒斯，虽然那天剧院由于遭遇地震而微微震颤，但是他仍旧坚持把曲目唱完了。他经常在那那不勒斯进行歌唱表演，而且这种表演会接连进行好几日。即使是在他让自己的嗓子进行短暂休息的一段时日内，他也不会离开人们的视野范围，而是在洗浴之后到剧院的头等席去进餐，并用希腊语向大家承诺：他润润嗓子之后，会让他们的耳朵享受一下。一艘装满亚历山大人的舰队刚刚入港，他因为对那些人的有规律的掌声达到了痴迷的程度，就派人去亚历山大城召唤了更多

的人过来。他还选了很多年轻的骑士和 5000 多名强健的年轻人，将他们分成组，学习亚历山大人的鼓掌方式——这些组分别被称为“蜜蜂”“房瓦”及“砖”，他们会在尼禄歌唱的时候不遗余力地给予掌声；而通过他们浓密的头发、绚丽的服装以及左手上不戴戒指等特征可以非常容易地辨别出他们属于那些组；领队的骑士会在每次表演过后赢得 400 枚金币。

21. 在罗马的表现对于尼禄来说也是意义重大，所以虽然还不到规定的五年间隔时间，他就再一次举办了尼禄尼亚盛会。当观众们喧嚣着想要听他天籁般的嗓音时，他回答道，如果有人想听的话，他稍后会在皇宫的花园中进行表演；但是当值班的禁卫再一次带头鼓掌，欢迎他立即进行表演的时候，他便欣然地同意要当场施恩于他们了。他以最快的速度报名参加了竖琴弹奏的比赛，并把自己的名签同他人一样放入到了一个罐子中。轮到他进行演奏的时候，禁卫军长官们为他拿着竖琴，一组军团长官还有他的比较亲密的朋友陪伴着他。就位之后，并且在他进行了预备演说之后，他让前执政官克拉维斯·卢佛斯宣布了自己所表演曲目的名称。曲名《奈奥比》，他一直唱了两个小时，直到黄昏时刻才结束。之后，他把颁奖和这次比赛的其余部分都推迟到第二年，这样他就有更多机会唱歌了。但是一年的时间也太长了，他就继续频繁地在观众面前亮相。他还漫不经心地想过要在一个行政长官筹办的公共表演中与专业的演员演对手戏，因为有一个大法官曾经允诺说，如果他同意这么做，就会给他 10,000 枚金币。事实上，他确实在一些悲剧歌剧中担任过男主人公或神的角色，有的时候甚至扮演女主人公或者是女神，戴上按照他的脸制作的面具或者是按照他当时恰巧爱恋着的任一女人的脸制作的面具。他的表演包括《卡娜卡的生育》《弑母者奥瑞斯特》《俄狄浦斯的失明》以及《精神失常的海格立斯》。有这样一个故事广为流传：当尼禄扮演海格立斯这一角色时，一个当值的新兵认出了衣衫褴褛、戴着脚镣的他，便飞身上前，希望给予他帮助。

22. 自童年时代起，他的主要兴趣就在马身上。尽管遭遇多方面的反对，他对在竞技场举行的战车比赛却总是津津乐道，无法停止。有一次，尼禄的一个家庭教师批评了他，因为他给同学讲一个绿队的战车驭手被马拖着跑的故事，但尼禄却谎称他一直在谈论的是《伊利亚特》中赫克托耳的命运。在当政初期，他每天都在一块木板上玩象牙战车模型，并会从乡间别墅赶来参加所有的比赛，即使是一些小型的比赛他也不会放过。最初他还是偷偷地做这件事情，但是后来他就毫无顾及了。所以在有这种比赛的日子，他必然是在罗马。他坦然承认自己希望奖项增多，因为这样的话赛事就会增多，时间就会延长；如果比赛不能持续一整天的话，赛车领队就会觉得不值得把自己的队伍派出来比赛。

很快尼禄就决心自己来驾驭战车。他让一群奴仆与无所事事的人做自己的观众，先在宫殿花园中进行尝试，之后在一次竞技场中公开亮相；当时，他的一个获释奴代替行政长官负责扔下方巾，作为开始的信号。然而，他并不满足于只在罗马参与这些艺术活动，于是便向希腊进发，这一点我在上面曾经提过。其主要的原因在于，那些常常举行音乐赛事的城市已经采纳了一种做法——每次都会因为他的竖琴演奏而向他颁发各种奖项；他总是怀着巨大的喜悦接受这些奖项，而且在一天中接见的人中，他会首先接见那些颁奖代表，并邀请他们出席自己的家宴。其中一些人会恳请尼禄在就餐后唱歌，并会为他的表演很响亮地鼓掌，这使得他宣称“希腊人本身就值得我付出所有努力；他们确实是在聆听音乐。”他匆忙地乘船出发，刚一到达卡西俄佩之后，便立即在主神朱庇特·卡西乌斯的祭坛前面进行了第一次歌唱独唱会；在此之后他便开始跑遍各地，参加所有比赛。

23. 为了这一目的，他下令要求那些通常是要间隔一段时间才能进行的比赛要在他逗留的时间内进行，即便这意味着可能会重复这些赛事；除此之外他还在奥林匹亚打破了传统，在体育竞技中进行音乐竞赛。当他的获释奴赫里乌斯提醒他罗马正急迫地

需要他的时候，他并没有因此分心，而是回答道：“是的，你的意思已经非常明了了。我很明白你是想让我回罗马，但是如果你能够鼓励我留下来以证明尼禄非凡的价值，那会更好。”

在他进行独唱会期间，任何人无论具有多么急迫的事情都绝对不得离开剧院。我们听说过，有的女人在此期间完成了分娩，还有的男人觉得无尽无休地听歌和鼓掌太无聊，而所有的门又都被门闩插上了，就偷偷摸摸地顺着后面的墙爬下去，或者装死从而被运走进行火化。尼禄参加歌咏竞赛的时候，他对舞台的恐惧，他总体上的紧张，他对对手的嫉妒，他对裁判官的敬畏，所有这些都是让人难以置信的。他平等地对待那些与他同等竞争的对手。尽管他经常对对手表现得非常宽容与大度，他也会在背后诋毁他们，有时候甚至会当面对他们进行辱骂；如果有哪个歌手非常出色，他就会贿赂他们，让他们故意表现得不那么出色。每次进行表演之前，他都会以极度顺从的姿态向裁判官致词：他会说，他已经尽力做了他所能做的，现在事情的发展完全掌控在命运女神的手中，但是因为他们公正而有经验的人，他们会知道如何去去除偶然性的因素。当他们告诉他不要担心的时候，他会感到舒服一些，但是仍然会焦虑；并会把某些裁判员的沉默和尴尬错误地认为是疏远和厌恶。他也承认他会怀疑他们中的每个人。

24. 在比赛期间，他会严格地遵守比赛规则，从来不敢清嗓子，甚至不敢用他的手臂去擦抹他眉毛上的汗珠。有一次，他在一个悲剧中扮演一个角色的时候，不小心把节杖掉落在地上，就很快将它拾起来，但却非常害怕自己会因此失去演出的资格。尼禄的伴奏者——为表演者吹奏长笛进行伴奏的人，通常也会打一些必要的哑语为表演者提示台词——向他发誓，观众当时太专注地听他歌唱，谁都没有注意到这个小纰漏，他才再次振作起来。尼禄坚持由自己宣布自己的胜利，正因为如此，他也加入到了角逐“奖项公布人”的行列中。为了彻底消除其他任何曾经在这种赛事中赢得过胜利的人对人们造成的影响，他命人把他们的雕像及半身

像都拆掉，用钩子将它们托走，扔到公共厕所当中。有几次，他参加了战车竞赛。在奥林匹亚，他驾驭了一辆由 10 匹马拉的战车，而他恰恰曾经在自己的一首诗中针对这仪式对国王米特拉达梯进行过指责。尼禄从战车中掉了下来，因此必须寻求别人的帮助才能重新登上战车，然而尽管他并没有成功地完成整个赛事，中途便退将下来，裁判官仍然将桂冠给予了他。在他离开的前夜，他宣布全省人民都获得了自由；而且，除了给裁判官们大量的现金之外，他还授予了他们罗马公民的资格——正是在科林斯举行的伊斯米亚竞技会进行期间，他站在露天大型运动场中间，亲自宣布了要给人们这些赏赐。

25. 回到意大利后，尼禄在那不勒斯登陆，这是他作为一名歌手初次登台的地方。他下令要将一部分城墙夷为平地，因为根据希腊的传统，在任何一个神圣的竞技会中取得胜利的人回家的时候都要这样做。他在安提乌姆城、阿尔巴乌姆以及最后到了罗马时，都重复着这些程序。在他的仪仗队进入罗马时，他选用了旧时奥古斯都曾经在凯旋式当中用过的一辆战车，穿着希腊式的斗篷，上面镶嵌着金光闪闪的星星，里面穿着紫色的长袍。他的头上戴着奥林匹亚桂冠，右手握着皮提亚桂冠，人们还在他前面举着他赢得的其他一些桂冠，并在布告牌上写着他在何时何地赢了哪项荣誉，当时唱的是什么歌，还有在哪个剧目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尼禄的战车由一群欢呼雀跃的人陪伴着，他们就像是在护送一支凯旋队伍，并大声呼喊说着他们是“奥古斯都的随从”，在为他的凯旋而庆祝。游行的队伍穿过竞技场（他提前让人们把入口拱门拆掉以获得更多的空间），之后穿过维拉布鲁姆和中心广场，到达了派拉庭山与阿波罗太阳神庙。一路上人们都为他祭献牺牲，不断地向路上洒香水，还将鸟儿、丝带和甜食抛向他。他把桂冠悬挂于自己卧室的睡床上，并为自己建造了几个弹奏竖琴的雕像。他还发行了一种铸币，上面印有自己同样的形象。在此之后，他从来没有想过应该放弃歌唱，甚至都不能唱得少些。

但是当他想向军队下达命令，或者是演讲的时候，他都会用手写出来，之后由其他人代念，以保护自己的嗓子；他也不会在没有嗓音训练专家的陪同下去参加娱乐或者公事活动，嗓音训练专家会告诉他在什么时候要怎样去保护自己的声带，以及什么时候要用手帕去保护自己的嘴。他对别人的态度，是表现出友谊之情还是明了地表现出厌恶，经常取决于对方给予他多少掌声。

26. 如果说当初他还只是个无知的少年，那么我们还有可能原谅他早期的傲慢无礼、贪得无厌、奢华糜烂、贪婪无度、残酷无情（最初还比较隐秘，后来却慢慢地日益明显），然而同时我们也要清楚，这才是尼禄的本性，并不是因为他年龄小才这样。每当夜晚降临的时候，他就会抓起一顶帽子或者戴上假发，之后开始游逛酒馆或者在街上悄悄地来回闲逛，以寻求搞些恶作剧的机会——而且这些恶作剧并非是一些无伤大雅的小把戏，比如其中一个是在人们吃完晚饭后回家的路上，他们对他们进行攻击，如果他们反击的话，他就会用刀刺他们，然后将他们的尸体扔到下水道中。他还会闯入商店实施抢劫，后来他就在宫殿开了一个市场，销售他偷来的物品，他把它们按堆儿分好，并亲自拍卖这些物品，然后再对得来的收入进行挥霍。他在搞这些恶作剧时，经常要面临自己被杀死或者被戳瞎的危险。有一次，他因为骚扰一位元老的妻子而几乎被这位元老打死，从此之后他再也不在夜晚单独出行了，除非有军团长官的护卫队远远地秘密跟踪保护。他甚至会在白天秘密地乘坐肩舆去剧院，观察那些哑剧演员之间的争吵，在舞台的上方为他们喝彩；之后，当他们相互扭打在一起，用石子和长椅相互投掷的时候，他就加入其中，向人群的头上投掷东西。有一次，他还因为这样做而导致一位元老的头骨骨折。

27. 尼禄的恶习逐渐占了上风：他不再试图对他的所作所为一笑了之，或试图隐藏或坚决予以否认，而是公然地犯下一些严重的罪行。他的宴会从正午时刻一直持续到午夜时分，中间他还会不时地去泡一个热水澡，而如果是在夏季，他就会泡在凉沁心

脾的冷水中。有时候，他会把战神广场（马尔斯原野）中的人工湖，或是在竞技场中的另外一个湖的湖水抽干，之后在上面进行公众宴会；他宴请的宾客包括来自于本城各个角落的妓女及舞女。每当他顺着台伯河乘船漂流而下，到达奥斯提亚，或者乘船巡游，经过贝亚港湾的时候，他就会命人在沿岸建立一排临时的妓院，已婚妇女们坐守在那里，假装是这儿的主人，从四面八方前来请求他上岸。他还强迫他的朋友为他提供餐宴，其中有一个人为一次“头巾聚会”耗费了40,000枚金币，而另外一个人一次“玫瑰宴会”花费了更多的钱。

28. 他并不满足于只是引诱那些自由民的男孩子和已婚妇女，于是他便强奸了维斯太贞女如布里亚法。他甚至在筹划要劝服他的一些执政官阶层的朋友做虚假誓言，说释放女奴阿克提实际上出身于皇室家族，从而达到与其缔结婚姻的目的；他通过阉割，将一个叫斯波拉斯的小男孩变成女孩，之后与之举行了婚礼仪式，之前为之准备了嫁妆、新娘的面纱，还有其他所有必备的东西，将之接入皇宫并赏赐其大量的随从人员，后又像对待妻子一样对待这个小男孩。关于后面这件事，一个非常有趣的笑话流传于当时：如果当初尼禄的父亲像他一样娶了这样一位妻子，那么这个世界的人们就会快活得多了。他给斯波拉斯穿上通常由女王穿的华丽服装，并用自己的肩舆载着斯波拉斯不仅去了每个希腊的巡回裁判庭和市集，而且在穿越罗马西吉拉里亚大街的时候，他还会时不时柔情蜜意地亲吻一下斯波拉斯。

他对自己的母亲阿格里皮娜也有猥亵的性欲，但是阿格里皮娜的敌人却不能容许这件事情顺利地进行，因为他们害怕如果真的遂他所愿，阿格里皮娜就会变得比从前任何时候更加有权力而且会变得更加无情。因此他就找到了一个新的情妇，据说她与阿格里皮娜长得几乎一模一样；有些人说，事实上，他每次同自己的母亲阿格里皮娜一同搭乘同一顶肩舆的时候，都确实与她发生了血亲相奸的事实，这一点可以通过他出来时衣服上的污渍看出来。

29. 尼禄亲身实践了所有形式的淫秽行为，而当他已经把自己身体的各个部分都弄得污秽不堪时，他又发明了一种新的游戏：他穿着野兽的毛皮，从一个笼子中被放出来，然后攻击被绑在树桩上面的男人或者女人的私处，当他通过这种方式完全激动起来之后，就会被他的获释奴多律弗路斯征服（也许可以这样描述吧）。当时，多律弗路斯娶了他，就像他之前娶斯波拉斯一样。在新婚之夜，他模仿着小女孩被夺去贞洁时的样子，时而大叫不止，时而娇喘呻吟。为我提供信息的人说，尼禄认为，没有人会保持身体的哪怕是一点点的贞洁或纯洁，只是大多数人都隐藏了自身的不为人知的罪恶，因此如果有人坦然承认自己有过污秽的行为，尼禄就会宽恕这些人的所有其他罪过。

30. 他认为所有的财富都是用来浪费的，如果有人竟然能够解释清楚自己所花的每一分钱，那么这个人对于他来说无疑是一位小气的吝啬鬼。他说：“真正的绅士总是四处洒钱。”他表现出对舅父盖乌斯的羡慕与赞美，因为盖乌斯挥霍了所有提比略留给自己的巨额财产；他从来没有因为拱手送掉财富或者浪费金钱而仔细算计过。信不信由你，他在一天之内在提里达提斯王身上花掉了8000枚金币，而送给其的临别礼物更是远远超出了百万金币；他为竖琴弹奏者涅克莱特斯和角斗士思皮科勒斯赠送的房子和财产相当于一位凯旋的士兵所得的资产；他还对长了一张猴子脸的放高利贷者潘奈罗斯表现出了同样的慷慨，后来甚至用几乎是皇家御用的方式将其进行了安葬。尼禄从来没有重复穿过同一件衣服；在掷骰子时，一个点他就会押4000枚金币；捕鱼时，他会用一张由紫色与猩红色细线穿插编织的金丝网。据说他每次出行几乎都要带上不少于1000辆马车的车队，骡子的脚上都钉上银掌，赶骡人都穿着用来自于卡努西乌姆的羊毛制成的衣服，而他要用毛里塔尼亚的骑兵，骑马的侍从都戴着叮当作响的臂环和发环。

31. 他的挥霍无度最主要体现在他的建筑工程上。他建了一座宫殿，从派拉庭一直延伸到艾斯奎林，他把这座宫殿称做“过廊”。

不久这座宫殿被烧毁，他将其重建之后，又把它称做“金屋”。下面我要罗列的一些细节会让人们对这座宫殿的庞大与华丽有些概念：门廊足以容纳他高度为120罗尺的巨型雕像，由柱子构成的拱廊整整延续了一罗里；一个海洋般巨大的池塘，被周边林林总总的建筑物包围着，这些建筑物被建造得就像一座座城市；池塘周边还布满着各种风景园，其中包括耕田、葡萄园、牧场还有林地，在这些地方，各种各样自由自在的家禽或者野生动物都随处可见；宫殿中有些地方都由金子覆盖，还有的地方由宝石、珍珠和贝壳进行了装饰；餐厅的所有天花板都是由打磨好的象牙制作，上面的嵌板可以任意翻转，这样就可以让花瓣或者隐蔽的洒水器中的香水喷洒到客人的身上；餐厅的主厅是圆形的，房顶会日日夜夜地随着天空的变化而不停转动；海水或者硫磺水可以随时接入到浴室中。把整个宫殿用这种超豪华的方式进行了完全的装饰之后，尼禄便首次向公众将其进行了展示，并以居高临下的姿态评论道：“好，我现在终于可以真正地像个人一样开始生活了。”

他还让人们建造了由柱廊围绕的有屋顶的浴室，从米赛努姆一直延伸到阿维尔努斯湖；所有在贝亚的温泉都要被引过来为这个浴室供水。另外一个工程是把阿维尔努斯湖和奥斯提亚用一条160罗里长的航船运河连接起来，这条运河很宽，足可以让两个五层桨座战船并列前行。犯人从帝国的各个地方被运送到意大利，为这一项工程来工作，甚至是那些被判处死罪的犯人也只是受到这样的惩罚，而不用再受到更为严厉的处置。

尼禄的疯狂消费并不仅仅是因为他对帝国资源的丰富性深信不疑，事实上，他曾听说过有关罗马帝国藏匿着巨大财富的故事，这使他突然极度兴奋。一个罗马骑士向他担保，几个世纪以前，狄多女王从推罗逃离之时带到迦太基的宝藏，直到现在还仍旧在阿非利加某个巨大的山洞当中，未被触及，并且很容易就能找到。

32. 当他意识到这个希望并没有变成现实的时候，他才发现自己正处于财富极度匮乏的状态，事实上，他的经济状况已经极

度窘迫，他甚至无法筹集到士兵的兵饷和老兵的酬金。因此他就重操旧业，开始了抢劫和勒索。

首先，他出台法律，宣称获释奴如果是取了一个与皇家亲族的名字相关联的家族的名字，却又无法给出充足的理由来说明原因的话，那么这个获释奴在去世之后就要交纳其资产的六分之五——而不仅仅是一半——给他的私人金库。其次，他夺取了那些没有对帝王表现出足够感恩之情的人的财产，而且还对那些负责书写和录入这些遗嘱的律师进行了罚款。再者，任何一个人的行为或者语言如果有一点点把柄被告密者抓住，他都会以叛国罪对其进行罚款。当初，他为了答谢那些曾经在音乐或者体育比赛中授予他很多奖励的希腊市民而送给了他们很多礼物，现在他要求把这些礼物全部收回。在一个集会日，他派一名事务官去卖几盎司的紫色染料和提尔人的绛紫色染料，而这些物品是他曾经明令禁止销售的，之后他就下令关闭了那些买了这些东西的经销商的店铺。据说有一次，他在举办自己的独唱会时，发现一位老妇人正穿着这种他禁止出售的颜色的衣服，他就向自己的仆人示意。老妇人被强行拉走，不仅仅被剥去了长袍，一同被剥去的还有她的全部财产。他任命行政长官的时候，有一条一成不变的原则——他会说：“你们知道我的需要！让我们确保每个人都分文不剩！”最后，他将无数的神庙抢劫一空，把那里的金身雕像或银身雕像都熔化了，其中还包括罗马的家族神潘那特神。不过不久之后，盖尔巴便将这些神像重新塑造了起来。

33. 克劳迪亚是尼禄杀戮生涯中的第一位受害者：尽管尼禄并不对毒害其养父负有直接的责任，但是他却对全部的过程了如指掌，他后来鉴赏性地引用了一句希腊谚语，从而承认了这一事实——在这个谚语中，蘑菇（克劳迪亚正是因此而死）被称做是“神的食物”。他竭尽所能败坏克劳迪亚在人们心中的形象，指责其愚蠢和残酷。他最爱讲的一个笑话便是克劳迪亚不能够再“在世上逗留（干蠢事）”了，每当这时，他会故意拖长“morari”（意为“逗

留”)的第一个音节，这样，意思就变成“干蠢事”了。尼禄废止了许多克劳迪亚的政令与法令，理由是克劳迪亚是一个蹒跚虚弱的老白痴，他还只用了一个碎石筑就的矮墙来围住火化克劳迪亚的场所围起来。

他试图毒害布瑞坦尼卡斯，因为他不仅嫉妒这个嗓音远比自己更具有音乐美感的兄弟，也害怕人们不会那么关注他这个养子而更加关注那个克劳迪亚的亲生儿子。毒药来源于一个叫卢库斯塔的毒药专家，当这种毒药没有像他预期的那样很快发作的时候——药性是极度温和的——他就派人把卢库斯塔叫来，抱怨说她给他的是药物而不是毒药，还动手打她。卢库斯塔解释说自己把剂量减少是为了使罪行不那么明显。他却回答道：“你认为我害怕朱利安法律吗？”之后他让卢库斯塔进入到自己的卧室，监督着她调配她所知道的最快奏效的毒药。他把这种毒药在一只小山羊身上做试验，但是当他发现这只小山羊挣扎了5个小时之后才死亡的时候，就让她将毒药汁不断地熬浓。最后，他把毒药用在一头猪身上，发现猪当场死亡之后，他便在当晚吃晚饭的时候把剩下的毒药倒入布瑞坦尼卡斯的酒杯中。布瑞坦尼卡斯一沾毒液便立即倒地身亡，但是尼禄却安慰客人们说，这个可怜的孩子“长久以来总是遭受这种癫痫发作的折磨”。第二天，在一场暴雨中，布瑞坦尼卡斯被急匆匆地掩埋掉，没有任何仪式。卢库斯塔由于自己的服务而获得了赦免，还得到了广阔的乡间房产——事实上，尼禄还为她提供了学生。

34. 阿格里皮娜对尼禄的所有言行的过度看管、过度挑剔最终导致尼禄无法再忍受下去。他曾试图不断地威胁她说自己要在罗得斯岛退位休息，以让她觉得境况困窘。之后他剥夺了她所有的荣誉和权力，甚至剥夺了她的罗马和日耳曼护卫；接着，他又拒绝与她一同生活，将她驱逐出皇宫。在此之后，他竭尽全力用各种办法来骚扰她：她还在罗马的时候，他就派人去用官司纠缠她；她在自己河边的房子中避难的时候，他就会派人不断地从她

的窗口骑马或者乘船经过，用讥笑和不满的嘘声持续地干扰她。最终，她的威胁与暴力行为吓到了他，终于促使他决定将她置于死地：他曾经有三次试图用毒药将她毒死，但是她总是会提前服用解毒剂；因此他就在她卧室的天花板上安装了一台能够推下天花板嵌板的机器，试图在她入睡之后将嵌板推下砸到她身上，但是有一个参与这一阴谋的人走漏了风声；之后他又设计了一艘容易散架的船，这只船能够沉入海底或者翻转过来将人盖在船舱下面。他假意与她和好，派人送给她最善意的便条，邀请她与自己在贝亚共同庆祝密涅瓦节。当她奔赴宴会的时候，他特意安排自己的一名长官表演了一场虚假的与她所乘的狭长船相撞的事故。之后，他故意拖延他们的晚宴时间，最后当她说“我必须回伯利了”的时候，他便为她提供了他提前已经设计好的这艘船，取代那个被撞坏的狭长船。当尼禄带着自己的母亲走向码头的时候，他的心情好极了，在她上船前，他甚至还亲吻了她的胸膛。他彻夜未眠、如坐针毡，等待着这一计划的结果。在得知所有的事情都没有按照预料中的那样进行，而她已经游回岸边的时刻——尤其是当她的获释奴卢修斯·阿格尔姆斯欢快地跑进来，向他报告说阿格里皮娜现在安然无恙的时候，他极度绝望，便命人偷偷地在阿格尔姆斯旁边放上一把匕首，之后便立即以谋杀帝王的罪名将其逮捕。之后，他安排人直接将阿格里皮娜杀掉，给人造成一种假象：是她派阿格尔姆斯前去刺杀尼禄的，而当她听说自己的阴谋败露之后，她就自杀了。其他更加可怕的细节是由可靠的权威人士提供的：似乎尼禄在得知阿格里皮娜已经死掉之后，就飞速前去检测阿格里皮娜的尸体。他触摸着她的肢体，在饮酒解渴之际，还对她的身材品头论足。尽管来自于军队、元老院和人民的庆祝之声如潮水般涌来，尼禄也因此受到了鼓舞，但他自此之后却再也无法从这宗罪行当中完全自拔，而是时时受到良心的谴责。他经常承认自己被母亲的鬼魂所纠缠，复仇女神手持长鞭和燃烧的火把不断地追赶着他，因此他就让波斯的魔法师动用法力召唤阿格

里皮娜的鬼魂出来，以祈求她的宽恕。他在希腊期间曾经过雅典，恰巧此地正在举行艾琉西斯秘密仪式。但是在仪式正式开始之前，当他听到传令官命令所有在场的虔诚以及所有有罪在身的人都要退场的时候，他便不敢参加这个仪式了。

在摆脱了自己的母亲之后，尼禄开始进一步策划谋杀自己的姑母。当时，他发现她正遭受便秘的折磨而卧床不起，她慈爱地抚摸着她毛茸茸的胡须（因为他已经长大成人了），低声嘀咕道：“当你庆祝成年礼，把你这胡须拿给我的时候，我会含笑而死。”尼禄面带微笑，转向他的朝臣说道：“那样的话，我就会立即刮掉我的胡须。”之后，他命令医生给她服用大剂量的泻药。在她还没有完全闭上眼睛之际，他就攫取了她所有的财产，并撕毁了她的遗嘱，这样她所有的财产便都在他的掌控之中。

35. 除了屋大维亚之外，他还娶了两位妻子——先是一位财务官的女儿博佩雅·萨拜娜，当时她已经与一位骑士完婚；另外一位是陶鲁斯的玄孙女儿斯苔狄拉·美撒里娜——陶鲁斯曾经两度担任执政官之职，并赢得过一次凯旋式的荣誉。为了迎娶斯苔狄拉，尼禄被迫杀掉了她的身为执政官的丈夫阿提库斯·万斯提纳斯。与屋大维亚的生活很快便让他厌倦，而当他的朋友们指责他不应该如此对待她的时候，他却反唇相讥道：“帝王的妻子这一身份本身就应该足以让她快乐了。”他曾多次试图扼死她，但均以失败告终，最终他借口他的妻子不能生育，因此与她离婚了。这一行径让他臭名昭著，引起了人们的非议，这促使他将她流放，后来又以通奸的罪名将其处死。他对屋大维亚进行指控的手段无耻之极，让人们做对她不利的证明，但是即便是在严刑拷打之下，他们也坚持证明她的清白；尼禄只好贿赂自己昔日的教师阿尼凯斯图斯，让其作伪证说曾经引诱她失去了贞操。离婚 12 天之后，他便与博佩雅结了婚，尽管他对博佩雅宠爱有加，但当她怀孕并生病时，他却把她活活踢死了，原因是她抱怨他为了比赛而太晚回家。博佩雅曾为他生了一个女儿克劳迪娅·奥古斯塔，但是这

个孩子在婴儿时期就夭折了。

没有什么皇族分支没有遭到过尼禄的毒手。当克劳迪亚的女儿安东尼娅拒绝顶替博佩雅的位置的时候，他便以反叛罪将其处死，并以同种罪名毁掉了她家族的其他所有成员，包括通过联姻而缔结的亲戚关系。他不光彩地奸污了年轻的奥拉斯·普劳提乌斯，之后将其处死，说道：“妈妈现在可以来亲吻我的接班了！”他解释说，阿格里皮娜曾经与奥拉斯相恋，并引诱其篡夺王位。尼禄的继子如弗瑞斯·科瑞斯皮纳斯，是博佩雅与前夫所生的孩子，尼禄让这个孩子的仆人们在一次钓鱼远足途中将其溺死，理由仅仅是他听说这个孩子曾经将自己装扮成将军和帝王。他驱逐了当时正在埃及担任高级长官的他乳母的儿子，原因是其竟然敢用自己为了去拜访亚历山大城而准备好的浴池。当他的家庭教师塞内加不断地告假想要隐退，并主动提出把自己所有的资产贡献出来的时候，他以最庄重的方式向塞内加宣誓说其没有任何理由怀疑他，因为他宁愿死也不愿意去伤害他的老师；而即使是这样，他最后仍逼迫塞内加自杀了。他向禁卫军长官伯罗斯承诺要给其止咳剂，但结果却送去了毒药；他还向那些富有的获释奴中的老者们的食物与酒中下毒，而也正是这些人当初安排他成为了克劳迪亚的继承人，后来就顺理成章地做了他的顾问。

36. 尼禄对于陌生人的残忍程度绝对不亚于对自己家庭成员的残酷。众所周知，彗星预示着人世间非常重要的人会死去，而当时，有一颗彗星竟连续几晚都出现在夜空。他从占星师巴比琉斯那里听说，君王们通常会通过处死他们最出色的臣民把上天的愤怒转移，从而躲避这种灾难，因此尼禄就决定对罗马贵族进行一次集体屠戮。当时恰巧发生的一件事使他的这一决定看起来比较正当，并促使他更坚定地执行这一决定；他识破了两个试图夺取他性命的阴谋——较早的且是非常重大的一次是罗马的派索阴谋；另外一次是在贝尼温姆被发现的，一直以来都是由维尼西修斯策划的。这些谋反者被带入法庭进行审判的时候，身上都戴着三

套枷锁。一些人在承认自己确实有罪的同时，认为将一个像尼禄这样罪恶深重的人杀掉，实际上是为他效劳，而且是最好的方式，似乎阴谋杀掉他正是在帮他。所有被判了刑的人的子女都被驱逐出罗马，之后被饿死或者是毒死。

37. 在此之后，当尼禄想以任何托词杀死任何一个他想要杀掉的人时，他再也没有考虑过应该有选择性或者是要适可而止。下面只是其中为数不多的几个例子：萨尔维狄恩努斯·奥尔菲图斯被指控向外出租了三个店面，但这三个临近中心广场的店面实际上是他自己房子的一部分，他只是出租给某些联盟国家的代表作为处理公务的场所；盲人律师卡西乌斯·隆吉努斯被判有罪是因为他在自己的家族系谱图中保留了盖乌斯·卡西乌斯的一个石膏面像，而此人正是当年参与刺杀尤利乌斯·恺撒的凶手之一；而特拉塞亚·培图斯受到惩戒则是因为他的长相与一个乖戾的老教师有些神似。那些被尼禄下令要自杀的人从来都无法拖延超过一个小时的。为了确保自杀不会延迟，他会告知医生“关照”任何一个仍旧还活着的人——要知道，在尼禄的字典里，这种人会被割开静脉。据说他非常焦急地希望自己得到一种埃及食人怪，这种食人怪会吃生肉以及任何提供给其的东西。之后，他会看着食人怪把活人撕扯成碎片之后，再将他们吞食掉。这些尼禄口中所谓的“成功案例”已经深植于他的大脑，他自诩说在他之前，从未有任何一个帝王能够像他一样如此清醒地意识到权力到底能发挥到什么程度。他经常会清楚地提示人们说，他不伤害剩下的那些元老并不是他的意愿，总有一天，他会毁掉整个元老阶层，而让骑士们和获释奴来统领军队、管理各个行省。当他准备出发到其他地方或者是从其他地方回到罗马的时候，他当然不会给任何一位元老礼节性的亲吻，也从来不愿意去回应任何一位元老的问候。在他向广大民众宣布开建地峡运河工程的时候，他大声地说，这项工程有可能会有益于自己，也有可能有益于罗马人民，却根本没有提及元老院。

38. 尼禄对罗马的普通民众及罗马的城墙都并没有表现出更多一点的怜悯之情。有一次，在一次很平常的谈话当中，有人引用了一句诗句：

“当我死去，愿烈火在人间燃烧。”

而尼禄却说，前半部分应该改为“当我还活着的时候”，事实上很快他就把这一想象变为现实。他装作是厌倦了罗马单调的古老建筑物和狭窄崎岖的街道，便厚颜无耻地纵火烧城。尽管一些前执政官抓到了他的侍从，看到这些人正随身携带着焦油与熊熊燃烧着的火把在非法侵占自己的财产，但是却不敢进行干涉。几个在金屋附近的谷仓也没有逃出他欲望的野火。这些谷仓都是用石头结结实实地建造起来的，但外墙被他用攻城器械撞倒，之后他便进到里面去纵火。这漫天的大火一直持续了六天七夜之久，致使许多人都不得不去寻求历史遗迹与坟墓来做自己的避难之所。尼禄的手下不仅仅摧毁了不计其数的居民住宅，同时也摧毁了许多由知名的将军所拥有，用他们的凯旋所获得的战利品进行装饰的官邸，当然还包括一些由国王及其他人在迦太基战争和高卢战争中宣誓敬献出来的神庙。事实上，火海几乎吞噬了从古代保存下来的每一处历史遗址。尼禄在米西奈斯塔顶上观看着这熊熊燃烧的大火，把它称做是“火焰美女”，狂喜得不能自持，之后还穿上自己的戏服，开始从头到尾、一字不漏地高唱《特洛亚的陷落》。他主动提出免费搬运尸体和碎石瓦砾，但是却绝对不允许任何人到任何地方去搜索物品，包括其自己的官邸，因为他想自己去劫掠尽可能多的财物。之后他又设立了一个火灾救援基金会，坚持让众人贡献物资进行救济，这几乎榨干了各个行省的臣民并让所有市民几乎都沦为乞丐。

39. 命运让尼禄王朝增加了许多不可预期的灾难与丑闻。仅仅一个秋季，在利比提娜神庙登记的死于瘟疫的人就达到

30,000人；灾难也同样降临在不列颠，那就是两个要塞重镇被暴风雨袭击，大量的罗马人和同盟国成员都被残杀；在东方也发生了一次不光彩的失败：身在亚美尼亚的军团受到了轭下遣送之辱（塔西佗认为此传闻纯属捏造），同时叙利亚险些失守。

令人奇怪的是，尼禄似乎对这样的结果非常宽容，于是每个人都以玩笑或者讽刺的形式抨击他。下面是几个当时张贴在城墙上或者口头流传的讽刺他的例子，都是以希腊文的形式或者拉丁文的形式书写的：

“阿尔克卖翁、奥瑞斯特和尼禄当以兄弟相称。

为什么？因为他们都将自己的母亲谋杀了。”

“数一数尼禄名字中每个希腊字母所代表的数字值，

再数数‘杀掉自己的母亲’一句中希腊字母代表的数字值，

你会发现其总值是一样的。”

“特洛伊勇士埃涅阿斯

夺取了自己父亲的生命；

而他的远房后裔尼禄

夺取了自己母亲的生命，

可谓英雄匹配。”

“尼禄可以拨动竖琴的琴弦，

帕提亚国王可以拉动弓弦，

那个在冲天的火焰中拨动琴弦吟唱的人，

正是吟唱者阿波罗，

而他的敌人帕提亚国王则是远射者阿波罗。”

“宫殿正在蔓延，吞噬着罗马！

让我们都逃到维艾，在那儿安家吧。

然而可恨啊，宫殿扩张得太快，

维艾也终究会被吞噬。”

他从来没有试图追查这些讽刺诗的作者，当一个告密者把几个这样的人的名单送到元老院的时候，他指示说应该对这些人从轻发落。有一次，当他穿过街道的时候，犬儒学派的伊西多罗斯高声嘲弄道：“在你的有关诺普里乌斯的歌曲中，你充分地刻画了古代的灾难，但实际上，对于现实中本来美好的事物，你却处理得很糟糕。”还有一次，喜剧演员达特思在一个阿特拉闹剧中表演着一边喝酒一边游泳的动作，以此来表现歌曲的第一句歌词“再见，父亲，再见，母亲”——暗示克劳迪亚被毒死，阿格里皮娜几乎被淹死；而当他唱最后一句歌词“地狱指引着你的脚步……”时，他还有意向那些尼禄曾经试图屠杀的元老们挥着手。尼禄可能一直以来并不会为这种辱骂所影响，或者他可能只是假装不在意，因为他害怕如果他表现出在意，就会更加激励别人以同样机智的方式讽刺他；他只是把达特思和伊西多罗斯驱逐出境了而已。

40. 最后，在经过了尼禄 14 年的暴政之后，世界终于将其抛弃了。第一次起义是高卢人发动的，由一名行省总督尤利乌斯·文德克斯领导。

尼禄的占星师曾经告诉他，有一天他会被从王位上推下来，尼禄当时有一句非常著名的回答：

“一个小技艺就能维持生计。”

这无疑是指他的竖琴弹奏，尽管它对于一个国王来说可能只是一项消遣，但是如果有一天他无以为生，那么这项消遣就可以让他活命。一些占星家预言说如果他被迫离开罗马，他会在东方

再次称王，其中一两个人甚至还具体指出他再次称王的地方是耶路撒冷。其他人安慰他道，他所有的损失都会得到赔偿。他也对此寄予了厚望，他在几乎已经丢掉了不列颠和亚美尼亚两个行省，却又再度将他们收复之后，内心就开始认为占星家的这些预言即刻便会变成现实。之后，特尔斐的神谕警告他要特别提防第 73 年，他认为这个数字指的是他自己 73 岁，却没有意识到这实际上是指盖尔巴的岁数，所以他非常欢欣地认为可以享受自己的暮年，而到那之前他一直会有好运相伴。正是在这种想法的驱使之下，当他在一次船只失事中丢失了许多非常昂贵的物品时，他立即告诉他的朋友说鱼儿会将这些东西带回到他身边。

尼禄听说在他谋杀自己母亲的那一个日子，高卢发生了起义。当时正在那不勒斯的他对这条消息反应很迟钝，以至于人们猜测他对这件事情的发生持满意态度，因为根据战争的规则，他终于可以找到一个借口来掠夺这样富庶的行省了。他直接去了体育场，并很快将注意力投入到体育竞技当中。在晚餐时刻，一条更加糟糕的信息被送了过来，而他除了威胁说要惩罚叛逆者之外，似乎并没有太在意。事实上，在 8 天的时间里，他都没有下达任何命令，也没有发表任何宣言，很明显，他正试图对整个事件不加理睬。

41. 最后，由文德克斯签署的一系列辱骂性的战斗檄文一定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一封给元老院的信中，他督促元老们为了他本人和罗马而对文德克斯进行报复，但是他本人却以嗓子发炎为借口而恳请不出现在元老院议事厅。事实上，只有两封檄文传到了罗马，文中说他是一个糟糕的竖琴弹奏者，并辱骂性地指责他为“阿西诺巴包斯”而不是尼禄·恺撒。然而，他却告诉元老院他有意要放弃这个大家都在嘲讽的因被收养而得来的姓氏，而重新启用他本来的家族姓氏；至于他的竖琴弹奏，他回答道，在经历了长时间在艺术方面的艰苦修炼后，自己不可能是文德克斯所说的“糟糕的竖琴弹奏者”（这就证明了文德克斯的另外一项指责也是错误的），并反复问别人是否知道哪儿有比自己更好

的表演者。当更加紧急的一条信息被迅速地传到安提乌姆城的时候，他惊慌失措，匆忙赶回了罗马。然而他恰巧在路上注意到一组纪念性的雕塑，表现的正是一个被打败的高卢人由一位罗马人拽着头发前行，这样一个幸运的征兆使他狂喜不已，他举起双手来感谢上天。他到达罗马的时候，甚至不屑于向元老院与人民打一声招呼，就在自己的宫殿中集结了市民领袖。简短地对高卢的情况进行了探讨之后，在剩下的时间里，他把精力都放在了对一种完全崭新的水琴的展示上，还解释了几种不同模型的机械复杂性。他甚至还说“如果文德克斯没有什么异议的话”，他会把这些东西摆放在剧院中。

42. 但是，当有关盖尔巴在西班牙起义的消息传来的时候，他昏厥了过去，有好长一段时间都没有知觉，也无法说话。苏醒过来之后，他撕扯着衣服，拍打着前额，大声哭道“一切都完了”。他的老乳母劝慰他，说过去的许多君王都经历过这些磨难；但是尼禄坚持说，在活着的时候便失去了绝对的权力，这种事情在之前的任何一位帝王身上都从未发生过。然而，他从未做过任何努力，来改变自己懒惰而奢侈的生活。相反，每当从行省传来好消息的时候，他便以可以想象到的最奢华的晚宴进行庆祝，并编撰了关于起义将领的滑稽歌词，之后配上淫秽的曲调，并用相应的淫秽姿势进行演唱，从此之后，这些歌曲便广为流传。之后，他偷偷潜入到剧院中的观众席位，看到观众正在给一位演员热烈鼓掌，他便给这位演员递上口信指责其趁帝王忙于公务，不能在舞台上与其同台竞争的时候进行表演，以达到让自己出风头的目的。

43. 据说当尼禄第一次听说起义的消息时，他制定了几个独具特色的计划，这些计划同时也骇人听闻：他意欲免除所有军队司令官及行省总督的职务，并给他们所有人都套上谋反的罪名将他们处死；还要把流放者分散于各地，以免他们会加入到反叛的行列当中；同时还要将身在罗马的所有高卢人都放逐到各地，因为他们中每一个人都有可能也牵连到起义当中。他还进一步考虑

了要给军队自由掠夺高卢的权力；在某次宴会当中给全体元老投毒；再次在罗马纵火，但是首先要放出野兽，把它们放到街上，以免市民会进行自救。然而，他不得不放弃自己的这些计划，并不是因为他对是否要执行这些计划有所犹豫，而是因为他意识到对他的军事围攻迫在眉睫，他根本没有条件实现这些计划。因此在执政官任期还没有结束之前，他便将他们撤职，由自己来担任执政官的职位，并宣称说：“命中注定如此：只有一名执政官可以征服高卢。”但是有一天，在他已经取得执政官徽章之后，他搂着朋友们的肩膀离开了宴会，说他到达高卢之后，要立即走到整军备战的敌人面前，不断地哭诉，这会让他们的心软下来，他便赢回他们的赤诚之心；第二天，他会漫步在他欢呼雀跃的军队中间，高唱着凯旋的赞美之歌，并说自己现在就应该开始谱写这首胜利赞美歌。

44. 在进行军事准备的时候，尼禄最关心的就是要找到足够的货车搬运他的舞台设施，他还关心如何安排好他的情妇们陪伴他左右——他让她们把头发剪成男士发型，并发给她们亚马孙女战士的盾和斧头。当这一切都安排好了之后，尼禄就召集罗马的平民参军；但是，没有合格的新兵来应征，因此他就强制性地招募了很多奴隶——他从每一个家庭中选出最好的奴隶，即便是管家和文书，也都不能免除这一命运。他要求所有阶层的人都要贡献一部分自己的收入，而私人住宅或者公寓中的每个租房的房客也都被告知欠他个人的金库一年的租金。尼禄坚持要求他们只能交纳新铸造的钱币、纯银以及纯金，其他形式的他一概不收；许多人都不愿交给他任何东西，并提出来，如果他要求自己的告密者归还所得的奖金，或许会比从人民手中聚敛财富效果更好。

45. 他把粮食的价格定得非常高，以便从中牟取暴利，这引起了人们对他的普遍憎恨。在这样总体上缺乏粮食的时期，人们却得到消息，说来自亚历山大城的一艘船为帝国的摔跤手卸下了一船沙子。

尼禄现在令人厌恶至极，以至于人们都无法找到贴切的词语形容他。有人把一绺头发系在他雕像的头上，上面附有一个用希腊文写的铭文：“这是一次决一胜负的比赛，你必然会输掉。”一个麻袋被悬在他另外一个雕像的脖子上，上面有个很相似的铭文：“我已经做了我所能做的，但是你能得到这条麻袋（就是把犯了弑亲罪的人缝入其中，沉入海底或河中的那种麻袋）。”对他的辱骂还被潦草地写在柱子上，说他的啼叫声甚至惊扰了雄鸡——因为在高卢语中，“雄鸡”还指高卢人；好几个人都用同样的把戏来戏弄尼禄——他们在夜晚假装与自己的奴隶发生争执，然后便高声叫道：“报复者来了！”“报复者”正与文德克斯的名字相似。

46. 各种各样的征兆，无论是新的还是旧的，还有尼禄自己的梦境都开始让他惊恐不已。他在过去从来不知道什么是做梦，但是杀死自己的母亲之后，他梦到自己正驾驭着一条船，然后有人将舵从他手中扯掉；之后他的妻子屋大维亚把他拖入黑暗的深渊之中，成群的蚂蚁汹涌地爬过他的身体；再后来，供奉在庞培剧院的民族雕像将他团团围住，不让他逃跑；而此时，他最喜爱的那只阿斯图里亚斯马变成了一只猿，或者说是除了头部，其他部分都变成了猿，并发出了音乐般的嘶鸣声；最后，大陵墓之门自动打开，从里面传出一个声音：“进来，尼禄！”

在1月1日准备新年祭祀的时候，刚刚被装点过的家族之神摔倒在地上，而当尼禄占卜的时候，斯波拉斯送给了他一枚戒指，上面刻有普罗塞耳皮娜被强奸的图案。之后，大量的人群前来对他进行每年一度的宣誓许愿，但是主神殿（朱庇特神殿）的钥匙却被放错了位置找不到了。还有一次，当他攻击文德克斯的那篇演讲稿在诸位元老面前被高声朗诵的时候，有一个章节是这样写的：“犯罪者将会很快遭受惩罚，会死掉，而且他们罪有应得。”这时从四面八方传来呼声，人们大叫着：“奥古斯都，你会这样！”人们同时还注意到，他最近一次在公众场合露面是在《俄狄浦斯的流放》中扮演了俄狄浦斯这一角色，并以下面的台词收尾：

“妻子、母亲、父亲都迫我死去！”

47. 正当他在吃晚餐的时候，一则新消息传来，说其他的军队也开始起义。他把信件撕得粉碎，掀翻了桌子，并把他的两个所谓的“荷马”杯子（上面刻有荷马描绘的场景）摔得粉碎。他让卢库斯塔给他一些毒药，将毒药放到一只金盒子里之后，他走到了塞维利亚花园。在那儿，他试图劝服禁卫军官与他一同逃跑——他最心腹的获释奴已经提前赶往奥斯提亚去为他装备舰队了。这些禁卫军官有的支支吾吾着推诿，还有一些人干脆就直接拒绝了他的提议；有一个人甚至大声地引用了维吉尔的话：“死亡真的有那么恐怖吗？”

尼禄在心中反复琢磨了许多计划：比如他可以让自已任由帕提亚处置，或由盖尔巴来处置；又或者，他可以装出一副可怜兮兮的样子，出现在船首讲坛，穿着黑色衣服，祈求人们原谅他所犯下的罪行——他认为，如果他们在内心不能够完全原谅他，至少也会让他做个埃及的高级长官吧——他为此计划而写好的演讲稿后来在他桌子上的文件中被发现，人们普遍的看法是：他之所以并没有在公众面前宣读这一演讲稿，只是因为他害怕在还没有到达中心广场之前，自己就已经被撕成碎片。

尼禄把自己的这些深思熟虑的计划延缓到第二天，但是他在午夜醒来的时候，却发现他的护卫已经弃他而去。他从床上跳下来，要把朋友们都召集过来，然而却没有任何一个人出现。之后，他带着为数不多的几个随从前往他们的房间，但是所有的门都紧紧关闭着，没有任何回应。这样，他又不得不回到自己的房间，而到了此时，连门房们都已经带着床单与那一盒子毒药仓皇潜逃了。见此状，他立即大声呼唤角斗士思皮科勒斯或者任何一个经过训练的刽子手将自己就地杀死，但却没有一个人出现。“什么？我竟然既没有了朋友也没有了敌人？”他大叫道，之后便急速冲出宫外。很明显他是希望纵身跳入台伯河中。

48. 然而，他再一次改变了主意，他认为他现在所需要的只是某个与外界隔绝的藏身之所，这样也可以让自己平静下来。他身边的一个获释奴菲昂建议他去自己的郊区别墅中，这个别墅有4罗里远，在诺曼塔那大道和萨拉里亚大道之间。尼禄当时穿着自己的长袍，赤裸着双脚；但是他后来只是套上一件斗篷，戴上一顶帽子，便骑上马疾走，同时还用一条手帕遮住自己的脸，有4个仆人跟着他，其中包括菲昂。突然，他们感到地面一阵颤动，闪电划过他们的眼睛，这使尼禄惊惶不安。之后，从附近的营帐传出士兵的喊叫声，他们正在谈论着盖尔巴会让尼禄遭受重创。他经过这些人的时候，听到一个人在说：“那些人正在搜寻国王。”另外一个说：“他在城里有什么最新的消息？”恰逢此时，尼禄的马因闻到了路边死尸身上的气味而受到了惊吓，这样就导致他的脸暴露了出来。一个禁卫老兵马上辨认出是他，还向他敬了礼。他们后来到了通往菲昂的别墅的小路，就放弃了马匹，沿着一条小径前行，接着穿过了荆棘和石楠灌木丛，在走过一片芦苇地之后，他们到达了别墅的后墙。因为前面的路很难走，尼禄便让他们为他在地上铺上斗篷，以便让他在上面走。当菲昂恳求他躺在一个沙砾坑中暂避片刻的时候，他说：“不行，在我死之前，我是不会到地下的。”当仆人们正试图做一个隐蔽的进入房子的入口的时候，他用双手捧起临近的池塘中的水喝，说道：“这是尼禄的特殊酿制品。”之后，他从自己的已经被撕破的斗篷中拽掉所有的荆棘，从隧道中爬入别墅。他进入第一个房间之后，就落座于一个上面铺有破垫子的长榻上，上面还有一个破旧的斗篷；尽管很饿，他却拒绝了提供给他粗面包，仍旧说自己口渴，接着呷了一点稍稍温一点儿的水。

49. 最终，他的同伴都一致地坚持要他逃离这正在威胁他生命的、让他感到耻辱的命运。他立即命令他们按照他的身材为他挖一个墓穴，之后去搜集所有能找到的大理石碎片，与此同时还要准备一些树枝和水，用来掩埋他的尸体。当他们谦卑地为他忙

碌的时候，尼禄含泪喃喃自语：“死了！这么伟大的艺术家！”

他正在犹豫的时候，一名信使带来了一封菲昂捎来的信。尼禄从那人手中夺过信，见上面写着他已经被元老院宣称为国家公敌，而若将他逮捕，人们会以一种“古老的方式”惩罚他。他便问“古老的方式”是什么意思，后来得知，就是刽子手把受死的人衣服剥光，将其头插入到木制的夹子当中，之后用木棒将其殴打致死。他听后，在惊恐中抓起随身携带的两把匕首，试了试它们的利刃；却很快又放下，断言道他亡命的时刻还并没有到来。之后，他恳求斯波拉斯为他哭泣以追悼他，但同时还祈求另外3个人中的一个人先向他示范如何自杀。他不断地为自己的怯懦而呻吟不止，咕哝着说：“我的生活变得多么丑恶又粗俗啊！”之后，他用希腊语说道：“这当然不应该是尼禄所为，绝对不是！”“快点，振作起来吧！”而与此同时，骑兵队已经受命要活捉尼禄，而且已经逼近他的藏身之所。尼禄气喘吁吁地说：

“听，我听到了什么声音！那是奔驰的骏马的蹄声。”

之后，在他的文书埃帕弗洛迪斯图的帮助之下，他用匕首刺向自己的喉咙。当一个百夫长进来的时候，他已经奄奄一息。这名百夫长假装上前来挽救他，用自己的斗篷为其止血。尼禄低声咕哝：“太迟了！但是，唉，怎样的忠诚啊！”说完他就咽了气，眼球呆滞而肿胀，突出于眼眶之外，这一景象使每位在场的人都惊恐万状。他曾经让伴随在自己身边的人向他承诺，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不要让他身首异处，无论通过什么方式，都要让他能够以全尸埋葬。当初，盖尔巴的获释奴伊凯鲁斯因为首先带来有关起义的消息而被捕入狱，现在又重获自由，现在他答应了尼禄这一请求。

50. 人们把尼禄放到火葬柴堆上面，他当时身上还穿着在1月1日穿过的金丝刺绣的白色长袍。这次葬礼总共花费了2000

枚金币。埃格洛吉和艾利克斯安卓娅这两位一直伺候他的乳母帮助他的情妇阿克提一起把他的骨灰运到了园林山上——站在战神广场（马尔斯原野）上就能看到这座山。他的棺木是用白色斑岩制作而成的，伫立得多密提乌斯家族墓地中间，从萨索斯岛搬运过来的石头制作成栏杆将其墓穴围住，还有卢纳大理石祭坛在看护着它。

51. 尼禄的身体特征：

高度：适中。

身体特征：恶臭、有脓疱。

毛发：浅金黄色。

面目特征：清秀，而不能说是英俊。

眼睛：蓝色，视力有些微弱。

脖子：短而粗。

肚子：凸起。

腿：细长。

他的健康状况非常好。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尽管他过着极度奢靡淫乱的生活，却在14年中只生了3次病，而每一次生病都不足以让他停止饮酒或打破其他的日常习惯。在容貌和衣着方面他毫无顾忌，总是把自己的头发整理成一排排的卷儿，在希腊期间，他更是把自己的头发长长地铺在背部。他经常穿着一件没有腰带的丝绸长袍，趿着拖鞋，脖子上戴着一条围巾出来接受观众的拜见。

52. 尼禄在童年时期读了绝大多数种类的通常意义上讲的人文学科方面的书籍，但是有关哲学方面的书籍却没怎么接触，因为阿格里皮娜警告他说哲学对于一个日后的君王有害无益。他的家庭教师塞内加把一些早期的雄辩家的著作都藏了起来，其目的是尽可能让自己受到他长时间的钦佩。因此，尼禄就把自己的注意力转向了诗歌，他可以毫不费力就激情满怀地在短时间内完成一首诗。经常有人说他把其他人的作品当做自己的作品发表，但

是就我所搜集到的笔记本和纸张来看，上面的内容都是尼禄亲笔写的，是他最为人所知的诗歌——上面有明显的擦痕，还有划掉的痕迹，当然还有一些对原有词句的改动，这些都证明了他既不是在抄袭别人的著作，也不是在口述一首诗，而是说明了他是在自己写诗，就像任何其他人在思考和构思一样。尼禄对于绘画和雕塑的爱好也远远超过了一个业余爱好者的水平。

53. 他最突出的个性特征就是沽名钓誉，而且极度妒忌那些不管以任何方式能够吸引众人眼球的人。因为他已经赢得了众多的舞台上的胜利，大多数人都期望他能在下一次奥林匹亚竞技赛中参加体育竞技。他总是在训练摔跤，他在希腊的任何地方观看体育竞赛的时候，总是像是一个裁判，蹲坐在体育场的地上，而如果任何一对竞技选手离开了比赛的中心点，他就会亲自将他们推回到原位。由于在歌唱方面他被人比做是阿波罗，而在战车驾驭方面则同样被比做是太阳神，很明显他就开始计划让自己成为海格立斯——当时流传的一个故事说他非常仔细地驯养着一头狮子，而他甚至可以在整个圆形剧场中赤裸着全身面对它而安然无恙，准备之后在表演时用棍棒将其打死，或者将其扼死。

54. 就在尼禄的末日到来之前不久，他进行了一次公众的宣誓，说如果自己能够继续保持王位的话，他就会以一个音乐节来庆祝自己的胜利，连续地进行水琴、长笛和风笛的表演；在节日的最后一天，他会在维吉尔所作的叙事诗《埃涅伊德》中跳舞，扮演图尔乌斯这一角色。人们认为是尼禄杀掉了演员帕里斯，因为他认为帕里斯是他演艺生涯的劲敌。

55. 尼禄病态地不懈追求自己不朽的声名，导致他以自己的名义更改了大量的著名事物和地方的名字。比如说4月就变成了“尼禄月”，而罗马甚至曾面临被改成“尼禄波里斯”的危险。

56. 除了叙利亚的女神的祭祀礼仪，他藐视其他所有的宗教祭仪。然而有一天，他也表现出了对这位女神的厌倦，甚至在她的圣像上撒尿。但是他却慢慢地有了一种迷信——事实上，可以

说这是他唯一的信仰：一个小女孩的小雕像。这是一位匿名者送给他的防御阴谋的符咒，而他得到这个符咒不久后，一个阴谋便浮出水面，因此他就开始膜拜这个女孩，就好像她是一个神力无边的女神。他每天要向她供奉三次，希望人们相信她能使他通晓未来。在他临死之前的几个月，他也确实查看了一些牺牲的内脏，但是却并没有看出任何有利于他的征兆。

57. 尼禄卒于 31 岁，那一天正是屋大维亚的忌日。在全民狂喜的氛围当中，市民都戴着自由帽在街上奔走相告。但是，也有一些人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都会在他的墓地上放置春夏之季的鲜花，并为他在船首讲坛上塑立一些雕像，还让他的雕像穿着有流苏的托加古袍；他们甚至还会继续散布他的政令，就好像他仍旧活着，并很快会回来挫败自己的敌人。更有甚者，帕提亚的沃洛盖苏斯王派使团来到罗马寻求联盟的时候，还特意要求元老院要恭敬地缅怀尼禄。甚至在 20 年之后，我已经长大成人之时，还有一个神秘人前来宣称自己就是尼禄；在帕提亚人中，只要听到他的名字，他们就会感到有一种神秘的力量，以至于他们愿意付出自己最大的努力来支持这个伪尼禄，非常不情愿将他交出来。

第七章 盖尔巴

1. 随着尼禄的死，恺撒家族也绝迹了。关于这一事件有很多征兆，其中有两个最为突出。很多年前，利维娅与奥古斯都成婚后很快就准备返回维伊附近的家中。途中，她遇见一只鹰捕获了一只白色的小母鸡，这只鹰从她头顶飞过，将小母鸡扔在她腿上。利维娅注意到小鸡的嘴里衔有一枝月桂枝，就决定喂养这只小母鸡，并且栽种树枝。很快，小母鸡繁衍了一窝小鸡，这座庄园后来也就被称做“鸡场”。另外，小树枝也生了根，并茁壮长大；很多恺撒在他们的凯旋式上都用这棵树的枝叶做成桂冠，而且，砍下新的枝条种在这棵树旁边也成了皇室的传统。值得注意的是，每位皇帝去世前，他栽种的月桂树都会先兆性地枯萎。而在尼禄统治的最后一年里，每棵树都从根部干枯，而且家禽全部都死去了。似乎这些警告还不够，不久，恺撒们的神庙遭到了雷击，所有神像的头都掉了下来，奥古斯都的权杖也从他手中脱落。

2. 盖尔巴继尼禄后成为皇帝。他与尤利乌斯家族没有任何亲属关系，不过，他也出身于一脉古老而伟大的贵族家族。盖尔巴经常在他雕像的题词上夸口说昆塔斯·卡塔路斯·卡庇托林努斯是他的曾祖父；成为皇帝后，他甚至在宫殿前院树碑，把他的父系祖先追溯到主神朱庇特，把母亲的祖先追溯到米诺斯的妻子帕西发娅。

3. 要再现这一家族的辉煌需要很大的篇幅，这里我只是简要介绍一下盖尔巴最直系的家庭。关于为什么首先是苏尔皮奇乌斯采用了“盖尔巴”这个称谓，以及这个称谓发源于哪里，人们仍然存有争议。一种观点认为，苏尔皮奇乌斯在长时间毫无结果

地围困某个西班牙的城镇之后，就放火烧了它，他当时使用的是抹了树脂（白松香 galbanum）的火把。还有一种说法是，他在长期生病的时候，使用了一种药膏，名为 galbeum。另一些人说，他很胖，用高卢话说就是盖尔巴（galba）；或者恰好相反，他太瘦，就像一种生活在橡树上的生物盖尔巴（galba）一样。苏尔皮奇这个家族最早是因为塞尔维乌斯·盖尔巴担任了执政官而开始有名的，此人还被描述为最有口才的演说家，在掌管西班牙期间，他遵照一种传统，屠杀了 30,000 名路西塔尼亚人，因此挑起了与维里阿图斯之间的战争。塞尔维乌斯·盖尔巴的孙子曾在高卢担任尤利乌斯·恺撒的将军，但恺撒在任命执政官时故意遗漏了他，这让他非常愤怒，一气之下就加入了暗杀者布鲁图和卡西乌斯一伙，后来依照佩狄尤斯法被处死。盖尔巴的父亲和祖父都是这个人的后代。盖尔巴的祖父作为学者的声誉比作为政治家的声誉要高得多——他从来没有得到过大法官以上的官衔，但是却出版了一部不容忽视的、不朽的历史著作。盖尔巴的父亲曾经担任过执政官；他又矮又胖，甚至会人让以为他是驼背，而且不擅于辩论谈判，但却是一名孜孜不倦的辩护人。盖尔巴的父亲最初娶了穆米娅·阿卡伊卡，她是卡塔路斯的孙女，也是曾洗劫过科林斯的卢修斯·穆米乌斯的曾孙女。后来他又娶了一个美丽富有的女人，名叫利维娅·奥斯利纳，据说，她对盖尔巴父亲的热爱最早缘于他的官衔，但后来她更喜欢他的坦率了——为了回应她对他不断的追求，他私下里把衣服褪至腰间，露出背上隆起的肉给她看，以证明自己对她毫无隐瞒。阿卡伊卡给他生了两个儿子，分别是盖乌斯和塞尔维乌斯。哥哥盖乌斯由于经济困窘离开了罗马；而当他本应受任管理行省时，提比略把他的名字从总督的名单里划去了，他因此自杀了。

4. 公元前 3 年 12 月 24 日，未来的皇帝塞尔维乌斯·盖尔巴出生在塔拉奇那附近山坡上的一座宅子里，就在通往丰狄城的路旁，当时的执政官是马尔库斯·瓦列利乌斯·麦撒拉和格涅乌

斯·兰图鲁斯。盖尔巴被他的继母利维娅·奥斯利纳收养，为了取悦他的继母，盖尔巴接受了她的家族名，即位前一直使用李维斯这个名，称谓是奥斯拉，还把首名改为卢修斯。还是孩子的时候，他曾依照传统和其他孩子们一起去拜访奥古斯都，当时奥古斯都捏着他的脸颊，用希腊语说：“你也会感受到我的一些权力的，孩子。”而提比略听说盖尔巴到老年时会成为皇帝，就咕哝着说：“很好，让他活下去吧。这个消息和我一点儿关系也没有。”一天，盖尔巴的祖父正在召唤祭祀的闪电，一只鹰突然从他手中攫取了祭祀动物的肠子，并把它们放到了一颗结满了橡子的橡树上。旁观的人认为这预示着家族的巨大荣耀。“是的，可能如此，”老人笑着回答，“不过要等到驴子能生出小马驹的那天。”后来盖尔巴起义后，所受到的最大鼓舞就是他听说一头驴子真的产下了小马驹。尽管其他人都认为这是灾难的征兆，盖尔巴却记起了那次祭祀和他祖父的话，并从完全相反的角度做了理解。

盖尔巴在成年之际曾经梦到命运女神前来拜访他，还说她已经厌倦了在他门外等候，请他赶快让她进去，否则她就会被下一个过路人掠走。盖尔巴醒来后打开门，发现门旁立有一座大约两罗尺高的青铜女神雕像。他兴高采烈地把雕像运到他的避暑别墅，用一间屋子供奉祭祀这座雕像；从那时起，他每个月都要祭祀奉献它，而且每年守夜一次，以示敬神。

盖尔巴还年轻的时候就严格遵循他们家族里的一种古老习惯，尽管这种习惯已经被其他人所遗忘，他仍然将它保留了下来。按照这种习惯，他的奴隶每天早晚两次地都要一一前去向他请安问候。

5. 盖尔巴致力于文学的研究，尤其擅长法律。他对待婚姻非常严肃，失去他的妻子列比达和他们的两个儿子后，他一直保持独身。没人能引起他再婚的兴趣，包括小阿格里皮娜——她曾在丈夫多密提乌斯死后，无耻地向盖尔巴示爱，而那时盖尔巴还没有丧妻。为此，盖尔巴的岳母还对她进行了公开的谴责，甚至

当着—群妇人的面打了她。

盖尔巴对利维娅·奥古斯塔表现得非常殷勤有礼，她在世的时候也对他宠爱有加。后来她把遗产中最大的一部分，即 50 万枚金币留给了盖尔巴。但是因为这个数目是用数字表示而不是用文字记录的，提比略作为她的遗嘱执行者，把数额减少为 5000 枚金币；最终，盖尔巴连这些钱也没拿到。

6. 盖尔巴未成年前就得到了第一次公职。他在担任大法官期间，曾经负责主持弗洛拉节娱乐表演，还引入了新颖壮观的大象走绳索表演。后来他又管理阿奎塔尼亚将近一年时间，之后还担任了 6 个月的执政官。碰巧的是，他接替的是尼禄父亲格涅乌斯·多密提乌斯的职位，而之后，皇帝奥托的父亲萨尔维乌斯·奥托又接替了他——这预示着他会在这两名执政官儿子统治期中间称帝。依照盖乌斯的命令，盖尔巴接替盖图里库斯成为高地日耳曼的司令官。继任后的第二天，他贴出了告示，大意是“任何场合下都不得将双手露出袍子”，目的是禁止人们在宗教节日上鼓掌。很快，下面这首打油诗就传开了：

“士兵们，接受检阅的士兵们，
你们应该有士兵的样子，
盖尔巴现在统率我们，
是盖尔巴，不是盖图里库斯！”

盖尔巴也严格限制休假的请求。他通过艰苦的劳动来训练老兵和新兵吃苦耐劳的能力，还及时阻止了野蛮部落入侵高卢。总而言之，盖尔巴和他的军队给盖乌斯留下了极好的印象，并获得了比其他行省军队更多的奖励和奖金。盖尔巴还曾手握盾牌，随着皇帝的马车快速奔跑了 20 罗里，同时指挥调动军队，这可以说是他个人获得的一次成功。

7. 盖乌斯被谋杀以后，人们强烈要求盖尔巴即位，但他没

有照办，这样，他便得到了克劳迪亚衷心的感谢。事实上，克劳迪亚一直把盖尔巴看做亲密的朋友：一次，盖尔巴偶然身体微恙，克劳迪亚为了他甚至把远征不列颠的行动延后。后来盖尔巴在阿非利加担任了两年的地方总督，同时接受了一项特殊的任命，负责镇压国内敌对势力的骚乱和蛮族的叛乱。盖尔巴在行使职权时可以说是冷酷无情的，这不假，但是，即使对于一些微小的事情他也注意去公正对待。例如，在一次远袭中，他发现士兵配给不足，但一名士兵竟然在出售自己剩余的麦子，一配克麦子换一枚金币。于是盖尔巴下令，这名士兵的配给吃光后，任何人都不许给他；最后，这名士兵被饿死。还有一次，盖尔巴在法庭上负责查出一头骡子的主人，但双方提供的证据和申诉都不太充分，事实真相谁也说不准，于是他下令说：“蒙上它的眼睛，带它去常去的水槽边让它喝水。然后揭开蒙眼的东西，看它自愿往谁那边走，谁就是它的主人。”

8. 凭借在阿非利加的成就，以及之前在日耳曼的成功，盖尔巴获得了凯旋装饰和 3 个祭司的职务：他入选了十五人委员会，加入了提香祭司团，并且成为奥古斯都的祭司。但从那时起，直到尼禄统治中期，他几乎一直过着隐居的生活：如果没有一辆装有 10,000 枚金币的车陪同，他哪里也不去，甚至都不去郊外消遣。最后，当他留在丰狄城生活时，他被任命为塔拉珂西班牙的总督；盖尔巴到达那里以后便举行祭祀奉献，期间，一个手持香炉的侍祭的头发突然变白了，很多人认为，这预示了统治者的变更是由一位老者接替年轻的皇帝。此后不久，坎塔布连的一个湖被雷电击中，人们从湖里发现了 12 把斧子，这是无上权威的象征。

9. 统治塔拉珂西班牙的 8 年时间里，盖尔巴行事反复无常、前后矛盾。一开始他还充满了激情和活力，甚至在惩罚犯罪方面做得都有些过了火。例如，他曾经把一名不诚实的货币兑换商的双手砍掉，并钉到了柜台上；还有一次，一个人为了继承被监护人的财产就对其投毒，结果被盖尔巴处以绞刑。当这名犯人要求

法律的公道，并声明在自己是罗马公民的时候，盖尔巴已认可了他的地位，并讽刺性地安慰他说：“把这名罗马公民吊得比其他人再高些，把他的十字架刷成白色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盖尔巴变得怠惰和消极；不过他是有意这么做的，目的是不让尼禄有任何借口找他麻烦。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一个人如果什么都没做，是不会被强迫解释原因的。”

盖尔巴在新迦太基进行巡回审判时得到消息，说高卢各省发生了叛乱。阿奎塔尼亚的罗马总督向他发来了求助信，接着，盖乌斯·尤利乌斯·文德克斯发信问他是否愿意成为人类的解放者和领导者，盖尔巴在既充满希望又怀有恐惧的情况下，很快接受了这个建议，因为当时他也碰巧截获了尼禄暗杀他的密令（这封密令是送到他的事务官那里的）。此外，一些有利的征兆和预示，尤其是一名贵族女孩的预言，也让他增强了信心。这名贵族女孩的预言与两个世纪前一个受神启示的女孩所说的预言十分符合（据科鲁尼亚的主神朱庇特的祭司的说法）——这名祭司曾经按照他梦中得到的指示，在神庙的神龛内找到了一些关于这些预言的记载。这些预言大意是说，世界的统治者和主宰会出现在西班牙。

10. 于是，盖尔巴坐上了法官席，看起来好像是要解放一些奴隶，但是，摆放在他面前的却是那些受尼禄迫害的人的雕像和图画。一名被流放的年轻贵族也从附近的巴利阿里岛被专门召回，站在盖尔巴旁边——当时，盖尔巴发表了演说，并哀叹了悲惨的时局。随后，盖尔巴被欢呼为皇帝并接受了这一荣誉，他还宣布自己是罗马元老院和人民的代表。随后，他关闭了法庭，并开始从行省居民中招募军队和辅助军，以补充他统辖的一个军团、两个骑兵中队和三个步兵大队。随后，盖尔巴又选拔了他身边最有才智和最年长的贵族，组成了一个类似于元老院的部门，专门处理国家重要事务。他挑选了一些年轻的骑士而不是普通的士兵来负责守卫他的寝宫——尽管他们是志愿加入，却仍然保留着代表骑士身份的金指环。接着，盖尔巴又公开号召整个行省的人以个

人或集体的名义加入他的革命队伍，并尽可能发挥个人的力量去完成这一共同的事业。就在这时，人们在盖尔巴选为指挥部的防御工事里发现了一枚设计古老的指环，指环的宝石上描画了胜利女神竖立起一根胜利纪念柱的情形。此后不久，一艘装满了武器的亚历山大的船只漂流到了戴尔多萨，但是船上既没有舵手，也没有船员和乘客。毫无疑问，人们由此相信，他们将要进行的是一场受到众神支持的公正和正义的战争。

然而，盖尔巴的革命事业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突然濒临崩溃。首先，当他快要到达一处军事驻地的时候——那里驻扎着他的一个骑兵中队——士兵们对于背叛自己的誓言感到羞愧，并想反悔；盖尔巴费了很大的劲儿才让他们坚守岗位。然而很快，在去浴室的路上，他又差点被杀死：之前，尼禄的一名获释奴曾不怀好意地献给盖尔巴一群奴隶——但其实，他们是被安排来刺杀他的。盖尔巴前往浴室的时候会经过一道狭长的走廊，这群奴隶就侍立在两旁，企图在这里将他杀死。但是当他们互相怂恿“不要错过机会”时，一个奴隶竟然无知地问：“不要错过什么机会啊？”这暴露了他们。后来，在刑讯下，他们招供了一切。

11. 随后，盖尔巴的尴尬境地又因为文德克斯的死而变得更加不堪，这使他几乎陷入了绝望，甚至想要自杀。幸好，很快有信使从罗马带来了尼禄的死讯，而且罗马的公民也都宣誓了要听命于他；于是盖尔巴放弃了总督的头衔，接受了“恺撒”这个称号。他披上了皇帝的斗篷，脖子上挂了一把匕首并垂于胸前，但是一直没有穿上托加袍。直到他粉碎了禁卫军长官尼姆菲迪乌斯·萨宾纳斯、日耳曼的总督冯特乌斯·卡皮托和阿非利加的总督克洛科罗狄·马谢尔反对他的阴谋之后，他才重新穿上了托加袍。

12. 盖尔巴残忍和贪婪的名声早已为人们所知晓；据说他因为一些城镇拥戴他太迟而对其施加了重税，甚至拆除了那里的防御工事；他不但处死了那里的一些官员和皇室的事务官，甚至连他们的妻子和孩子都不放过。一次，塔拉珂的人们向他进献了一

顶来自主神朱庇特神庙的古老的金制王冠，说它重达 15 磅。盖尔巴竟命人把王冠熔化，并让塔拉珂人民补足不够分量的 3 盎司黄金。盖尔巴进入罗马城后，不但证实了之前对他性格的那些传闻，而且变本加厉。那些曾经被尼禄提升为水兵的人又重新被盖尔巴降为划船的水手；当他们坚持要求拥有帝国的鹰旗和军旗时，盖尔巴命令他的骑兵去攻击他们，下令“逢十必杀”。日耳曼护卫曾经效力于很多皇帝，并且在很多紧要时刻表现出了忠诚，但是盖尔巴没有发给他们任何津贴就把他们遣散了，理由是他们的军营离格涅乌斯·多拉贝拉的庄园过近，似乎表现出对其过度的忠心。诋毁败坏他名誉的故事有真有假，但都流传开来：据说有一次，当一桌奢华精美的晚餐被摆放到他面前时，他高声地叹气；还有一次，他的大管家呈献给他一份简要的开支账单，他用一碗豆子作为对其细致工作的奖励；另外有一次，他听了卡努斯的笛子演奏后非常高兴，便亲手从自己的钱包里拿出 5 个迪纳里厄斯，放到了音乐家手中。

13. 盖尔巴的到任也不是完全受到欢迎，这在他第一次出席剧院演出时就已经很明显了。当时演出的是一出阿特拉闹剧，剧中唱道：“奥奈西姆斯来了，从乡下来了。”全体观众于是一起合唱，并一次又一次地重复这句歌词。

14. 所以，盖尔巴成为皇帝，权力和威望比当初降低了很多；尽管有大量证据可以证明他有不凡的统治才能，人们对他的谴责还是多于称赞。有 3 名被称为他的“家庭教师”的官员和他一起住在皇宫里，形影不离。一个是贪婪的提图斯·维尼乌斯，他曾在西班牙担任盖尔巴的一名官员；一个是极度傲慢和愚蠢的科涅利乌斯·拉科，他曾经是法官助理，后来担任了禁卫军长官；还有一个是盖尔巴自己的获释奴伊凯鲁斯，他刚刚获得了“马尔齐安”这个称谓以及佩戴骑士金指环的权利，但他想要谋求他这个等级上最高的职务，即拉科当时所担任的职务。这 3 个人专于各种恶行，而盖尔巴对他们信任有加、言听计从。即便一名皇帝有

做事前后不一致的权利，但对于他这样一位由人民推举的皇帝，并且是已经到了他这个年龄的皇帝来说，他的行为也是前后过于不一致了：他有时过于吝啬，有时过于严酷，而有时又过于慷慨和宽容。

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盖尔巴会不经审理就判处一些元老和骑士死刑，他还很少赏赐罗马公民权。他不会授予有 3 个儿子的父亲法律规定的特权，只偶尔才破例一次，还会设定有效期限。当法官们建议设立第六个陪审部门时，盖尔巴不但拒绝了他们的请求，还剥夺了他们在冬季和新年可以免于开庭的特权。

15. 人们普遍认为，盖尔巴意图把骑士和元老的任职期限都设定为两年，并故意选择那些不愿担任这些官职或者有可能拒绝担任的人任职。盖尔巴废除了所有尼禄的赏赐，只让受益人保留十分之一，他还选出了 50 名骑士来确保他的命令得到贯彻实施；盖尔巴还规定，如果任何演员或表演者出售了尼禄的礼物，并把钱花掉，因而不能返还，那就应该由购买了礼物的人来偿还这部分钱。然而，没有什么权利是他的朋友和获释奴不能标价拍卖或者当做礼物赠送出去的——如免除赋税，在这儿判处无辜的人受罚，在那儿又赦免罪犯——而他对此却从不加以限制。更有甚者，当人们普遍要求惩罚尼禄最卑鄙的两名帮手哈洛图斯和提杰利努斯时，盖尔巴不但保护了他们，还任命哈洛图斯担任他的事务官这一要职；他甚至颁布法令，公开谴责人们对提杰利努斯怀有的敌意。

16. 因此，盖尔巴的所作所为几乎引起了罗马各阶层人们的不满，尤其是军队的士兵，他们对他十分憎恨：在盖尔巴到达罗马城之前，士兵们就宣誓效忠于他，而且获得他的许诺，说会得到更多的奖金；但之后，盖尔巴不但没有兑现诺言，反而宣称：“我的习惯是召集军队，而不是购买军队。”这一言论激怒了各地的士兵；同时盖尔巴也遭到了他的禁卫军的怀疑和憎恨，因为，盖尔巴怀疑一些禁卫军曾经接受尼姆菲迪乌斯的酬劳，就将他们免职。

对盖尔巴最为不满的呼声来自高地日耳曼的军队，他们在高卢和文德克斯的战斗中功绩卓然，但一直没有受到奖赏。于是他们成为了第一支敢于拒绝效忠的军队，并在1月1日那天拒绝起誓，除非是以元老院的名义；他们还派信使通知禁卫军，宣布他们与这个在西班牙被拥立的皇帝完全决裂，禁卫军最好推举一位全体士兵都拥戴的人选。

17. 盖尔巴得到了这方面的消息后，竟然认为他是因为没有儿女而受到指责，并不是由于自己年老，于是，在一次早间接见时，他把派索·弗鲁吉·李奇尼阿努斯从人群中挑了出来——这是一名漂亮而有教养的年轻男子，盖尔巴早已对他喜爱有加。随后盖尔巴指定派索·弗鲁吉·李奇尼阿努斯为他的永久继承人，称呼其为“我的儿子”，并带其进入禁卫军的军营，正式公开收养了他。但是，盖尔巴仍然只字未提奖励军队的事情，这也为奥托5天后发动武装政变提供了一个绝好的契机。

18. 从盖尔巴统治的最初，就一直不断有征兆出现，准确而详尽地预示了他的结局。盖尔巴向罗马城进发的途中，沿途城镇的人们在路旁屠宰动物献祭。一次，一头公牛不小心被斧头砍伤，它狂怒之中弄断了挽具，并冲向了盖尔巴的战车，上下暴跳，把他弄得全身是血。此后，当盖尔巴爬出来时，他的一名侍卫被人群推搡着，差点用矛伤到他。而且，盖尔巴在第一次进入罗马城和皇宫的时候都发生了地震，并伴有牛群怒吼的声音。随后，又出现了更明显的预兆。盖尔巴本来已经把他财宝中的一个珍珠项圈和一些珠宝留出来装饰图斯库鲁姆的命运女神的神龕，但是，出于一时冲动，他认为她不配得到这么好的珠宝，又决定把珠宝献给卡比托奈山的维纳斯。第二天晚上，命运女神在梦中抱怨说，一些本该献给她的礼物被人抢走了，并且威胁说要收回给予盖尔巴的一切。破晓时分，盖尔巴诚惶诚恐地匆匆前往图斯库鲁姆补偿他的过失，并派人提前准备祭祀牺牲的用品。但是他到达后，发现神龕上有温的灰烬，旁边还有一名身穿黑袍的老人，手里拿

着用来上香的玻璃碗和装有酒的陶杯。还应该注意的是，当盖尔巴在1月1日祭祀时，他的花冠掉落了，而且在他要去看占卜结果时，用做祭祀牺牲的小鸡竟然飞走了。而且，当盖尔巴向军队宣布他要收养儿子的时候，他的随从忘记了在法官席上设立专门的座位；在元老院中，他的专位也被发现摆错了方向。

19. 到了盖尔巴被杀的那天，在早晨举行祭祀的时候，祭祀品被宰杀献祭前，一名预言者就一再警告他要小心危险，因为刺杀者就在附近。此后，盖尔巴很快得到消息，说奥托已经控制了禁卫军营地。有人劝他立刻亲自前往，说他的官衔和出现或许能够扭转形势，但是他仍决定留在原地，只是一心召集分布于城中各处的军团前来。盖尔巴确实穿上了一件亚麻制的盔甲，但他自己也说，这并不能抵挡那么多的刀剑。与此同时，盖尔巴的一些支持者轻率地向他表示祝贺，说混乱已经结束，反叛者已经被镇压，而反叛者的军队也正赶来归降，打算献上他们的祝贺，随时听候他的发落。于是盖尔巴充满自信地前去会见他们。一名士兵骄傲地说是他杀死了奥托，盖尔巴喝斥他说：“是谁给你的权力？”随后他就匆匆赶到中心广场。广场上有一群骑兵，他们正沿着街道骑马前行，并驱散着人群，远远就看见了他——他们正是被派来刺杀他的人。他们勒住马停了一会儿，然后就向他冲来；盖尔巴的随从弃他而去，而他则被杀死。

20. 据说盖尔巴在临死前大喊道：“这是怎么了，伙伴们？我是属于你们的，你们也是属于我的啊！”他竟然许诺要给他们奖励金；但是更多的人认为，盖尔巴意识到了士兵们的意图，并露出脖子，怂恿他们行使职责，杀死他。最奇怪的是，在场的人没有一个想要救他，而所有被他召集起来的军队也都不理睬他。只有一队日耳曼护卫要去保护他，因为他们之前生病时，曾受到了盖尔巴的关怀。但是，因为不熟悉城市，他们拐错了弯，最终去迟了。

盖尔巴在库尔提乌斯池旁边被杀，就躺在他倒地而亡的地方。

一名放粮回来的普通士兵放下他扛的东西，把盖尔巴的头割了下来。因为盖尔巴没有头发让他可抓，这名士兵就把头颅揣在袍子里，后来又用手指勾住盖尔巴的嘴巴，后来头颅交给了奥托。奥托把这件战利品交给了一群仆人和营地里的男孩子，他们用矛穿过盖尔巴的头，举着它绕着营房戏弄取笑，不断唱着：

“盖尔巴，盖尔巴，朱庇特·盖尔巴，
去享受你的活力吧！”

他们这样说是因为他们对于之前盖尔巴曾经说过的一句话气愤不已：当时有人称赞盖尔巴精力充沛、神采奕奕，他就引用了荷马的诗句对那人说道：

“迄今为止我的活力还没有减少。”

帕特罗比乌斯·涅洛尼阿努斯的一名获释奴以 100 枚金币买下了盖尔巴的头颅，但只是为了把它挂在帕特罗比乌斯被盖尔巴下令杀死的地方。最后，盖尔巴的管家阿格维乌斯用箱子把盖尔巴的人头运到了奥利安大道旁边的盖尔巴私人花园墓地，进行了安放。

21. 以下是对塞尔维乌斯·苏尔皮奇乌斯·盖尔巴外貌的描述：

身高：中等。

头发：没有。

眼睛：蓝色。

鼻子：鹰钩鼻。

手和脚：因痛风而扭曲，这让他不能打开或者握住羊皮卷轴或穿上鞋子。

身体：右侧患有疝气，需要疝带辅助。

盖尔巴的饭量很大，冬天总是在天亮前就吃早饭；吃晚餐时，

他习惯把剩饭分给侍从。作为一名同性恋，他尤其喜爱成熟强健的男子。据说当他之前床上的男伴伊凯鲁斯告知他尼禄的死讯时，他公开热烈地亲吻其，并请求其立刻与他性交。

22. 盖尔巴死时 72 岁，统治罗马不到 7 个月。元老院得到允许后，决议在中心广场上他被杀的地方竖立装饰有船头的石柱，上面放上他的雕像。然而韦斯帕西恩随后取消了这一决议，因为他知道，盖尔巴曾经从西班牙召集事务官前往朱迪亚刺杀他。

第八章 奥托

1. 奥托拥有一个古老而尊贵的家族，可以追溯到伊特鲁里亚人的皇室，其发源地是在费伦提乌姆城。他的祖父马尔库斯·萨尔维乌斯·奥托的父亲是一位罗马骑士，母亲则地位卑微，甚至可能不是一位自由民。马尔库斯·萨尔维乌斯·奥托由于从小在利维娅家被带大，仅凭借她的影响力，便在元老院中获得了一席之地，后来他一直没有高过大法官的职位。奥托的父亲卢修斯·奥托的母亲属于显赫家族，拥有许多有势力的亲戚。但实际上，人们一般都认为卢修斯·奥托是提比略的私生子：提比略对他表现出罕见的亲切，而且两人的相貌有许多相似之处。卢修斯无论是在罗马担任行政长官，还是在阿非利加担任总督的时候，抑或是执行特殊的军事任务的时候，都以其异常严格地恪守纪律而闻名遐迩。一些士兵由自己的指挥官领导着加入了卡米路斯的叛乱，尽管这些士兵已经表示出悔意，并杀掉了那些领导他们的指挥官，卢修斯仍旧在伊利里库姆自己的指挥部前面将这些士兵处死——但事实上，他清楚地知道，克劳迪亚帝王已经因为这些人杀掉了那些指挥官而将他们的职位晋升，以示奖励。卢修斯·奥托的这一举措本来是有可能增加自己的声望的，但是却明显让他在宫廷中失宠，直到不久后在他的策划下，通过严刑逼供一组奴隶，而揭开了一次试图夺取帝王性命的阴谋，这种局面才改变。之后，元老院给了他一项特殊的荣誉：在宫中建起他的雕像。而据说克劳迪亚在提升他为贵族阶级的一员时，颂扬他说：“他的这种耿耿忠心，我几乎不敢奢望在我的子孙当中再现。”他的有贵族血统的妻子阿尔比娅·特兰

提娅为他生了两个儿子：长子叫卢修斯·提提阿努斯，次子的名字随其祖父，叫马尔库斯·奥托；另外他们还有一个女儿，在还没有到谈婚论嫁的年龄时就被许配给日耳曼尼库斯的儿子德鲁苏斯了。

2. 未来的帝王奥托，于公元 32 年 4 月 25 日出生，当时的执政官是阿伦提乌斯·卡米路斯和多密提乌斯·阿西诺巴布斯。他早年野性十足，招致其父亲多次痛打。据说他有一个习惯，就是在夜晚徘徊于城市街头，抓住那些在他面前路过的酒醉之人或那些伤残之人，将他们裹在一个毯子里抛掷。他的父亲死后，他假意对当时宫廷中的一个富有影响力的释放女奴表现出自己的激情，尽管她已经垂垂老矣，行将就木。在她的帮助之下，他慢慢地成了尼禄最重视的人——这一现象看起来是出于偶然，但实际上是出于必然，因为他与尼禄根本上就是一丘之貉，也有相当多的人认为，他们之间的关系必然是超乎寻常的。无论如何，奥托开始变得有势力：一个受他保护的前执政官被发现犯有敲诈勒索的罪行，他收取了其大量的贿赂，之后就毫不犹豫地将其重新领回到元老院中——他预料到众位元老必然会宽恕此人，便提前向他们表示谢意。

3. 作为尼禄的密友，他几乎染指了尼禄所有的计划与秘密，在尼禄选定了日子要谋杀自己母亲的那一天，是他通过邀请这母子二人共赴一次极度奢华的晚宴来转移别人的注意力的。尼禄把一个叫博佩雅·萨拜娜的女人从她丈夫身边夺来做自己的情人，但是却要求奥托做她的保护人，让奥托与她举行了婚礼仪式。然而，奥托对博佩雅的感情却绝对不仅仅限于欣赏，他还对她怀有热切的激情，以至于他甚至不能容忍尼禄做他的情敌；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这样一个故事：他拒绝让尼禄的信使前来带走博佩雅，后来甚至还冷落了尼禄本人，将其拒之门外，以至于尼禄不得不时而威胁他，时而又恳求他归还自己的美人，并要求收回他对博佩雅·萨拜娜的保护。惧怕流言飞语本身就让尼禄对奥托毫无办

法，最后尼禄只能解除了他们之间的婚姻并将奥托放逐到路西塔尼亚做总督。因此当时流行着一首讽刺诗：

“‘奥托被放逐？’

‘是，也可说不是。因为，我们并不这样表述它。’

‘我们能问一下是什么原因吗？’

‘因为他们指控他犯了通奸罪。’

‘但是他们能证明这件事吗？’

‘能，也不能。因为，他通奸的对象正是他的妻子。’”

奥托做了财务官后，节制而收敛，管理了路西塔尼亚有 10 年之久。

4. 然而，奥托抓住了最早的报复尼禄的机会：他一听到盖尔巴起义的消息，就立即加入其中；当时的政治局势非常不稳定，以至于他开始考虑自己是否有获得君权的机会。一位叫塞琉古斯的占星家鼓励了他，并且曾预言奥托会在尼禄死后继续活着，现在更是意想不到地接着断言说他很快也会成为一名帝王。在此之后，奥托就不再错过任何机会去讨好所有人或者是表现出对他们的好感。比如，有一次当他宴请盖尔巴时，他给当班的禁卫军步兵大队每人一枚金币，并尽其所能地去做任何事情，以各种方式让所有士兵得到他的恩惠。有一次，奥托的一个朋友与其邻居因为一块土地拥有权而发生争执，并让他做他们的仲裁人，他就把这片有争议的土地买下来送给了自己的朋友。自此之后，罗马的所有人都不再怀疑，认为他就是那个穿上皇家紫袍的最合适人选，而且人们公开表示，也只有他才配得上继承帝国王位。

5. 盖尔巴收派索为养子，这对奥托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因为当时他正日日夜夜地希望自己能够获得这一好运。怨恨及不断聚积的巨额债务促使他最终转向起义。奥托直言不讳地承认，他能够继续生存的机会就只在于当上帝王。他还说道：“与其在广

场上死在我的追债人手里，还不如在战场上死在我的敌人手里。”一位皇家奴隶为了做一名管家，给了他 10,000 枚金币，这便成了支撑他起义的第一笔资金。第一步，他向自己的 5 个卫兵透露了要起义的意图，之后，这 5 个人又各自联合了其他两个人；他支付给他们每人 100 枚金币，并承诺还会给每人 50 枚。这 15 个人招募了一些助手，但不是很多，因为奥托相信，他一举起反戈的旗帜，很快就会得到众人的支持。

6. 他的第一个计划就是在派索被收养之后，立即占领禁卫军营房，并趁盖尔巴在宫中吃饭之际将其抓获。但是他放弃了这个计划，因为当天值班的卫兵队伍恰巧是在盖乌斯被暗杀时当班的队伍，而尼禄将自己的生命交付给命运的那一天也正值他们当班；他不愿意让他们的忠诚之名誉受到进一步的打击。不祥的征兆和塞琉古斯的警告又使他们进一步拖延了计划，然而最终还是到了他们约定好的那一天。当他进入宫中去问候盖尔巴（盖尔巴还像以往一样拥抱了他）并参加其献祭仪式的时候，他把自己的谋反同盟者已经布置在了中心广场中靠近萨杜恩神庙附近的镀金里程碑那儿。在祭司讲完了牺牲所表现出来的征兆之后，一个获释奴前来报告说：“建筑师来了。”这是一个暗号，因此奥托就向皇帝告退，说他已经安排好了去看一个待卖的房子，之后就从宫殿的后门溜走，匆忙地赶往了集合点。另一个版本说当时他是以受了风寒为由抽身而走的，并让国王的随从人员替他说一声，以免任何人察觉到他的行踪。不管怎样，他急匆匆地踏上了一个通常来说适合女人用的封闭式肩舆当中，赶往营地，但是当轿夫的脚步开始缓慢下来的时候，他便跳出肩舆开始狂奔。当他停下来系鞋带的时候，他的同伴一拥而上，将他抬起来，放到肩膀上，高声欢呼他为帝王。街上的民众立即踊跃地加入到了他们这支队伍中，就像那些提前宣誓已经加入的同谋者一样。在人们的欢呼声中和剑光的映射下，奥托被簇拥着到达了指挥部。之后他派遣事务官去谋杀盖尔巴和派索，没有做任何承诺，只向军队宣告，

他会欢迎他们赋予他的任何权力，而不会要求其他的权力。

7. 傍晚时分，奥托对元老院发表了一个简短的演讲，宣称自己是在街上被拉过来的，并且是被迫接受皇权的，但是他承诺要尊重全民的意志。之后他向宫殿挺进，在那儿，他受到了在场的人过分热烈的祝贺和逢迎，甚至当人们称呼他为尼禄的时候，他也没有表示抗议。事实上，他允许人们把尼禄的被禁的半身像和雕像重新放回原位，并恢复了尼禄的行省财务长官和获释奴原有的职位，而这些人曾经被盖尔巴遣散；他在统治期间颁布的第一个法令就是为完成金屋的修建而拨款 50 万金币。

据说奥托当晚做了噩梦，在梦中，他被盖尔巴的鬼魂萦绕。当他尖叫着喊救命的时候，仆人们冲到房间中，发现他正躺在卧室的地板上。在此之后，他便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安抚盖尔巴的灵魂，但是第二天，当他在进行占卜的时候，飓风突然袭来，让他重重地摔了一跤，于是他不断地咕哝道：“吹奏长笛一直不是我所擅长的事情（指干力所不及之事）。”

8. 与此同时，日耳曼的军队向维特里乌斯宣誓效忠。奥托听说此事后，劝告元老院派遣一个代表团，前去督促他们保持安静和平，因为帝王已经被指定了。但是他也给维特里乌斯写了一封私人信件，希望维特里乌斯成为自己的岳父，并与自己分享帝国。然而维特里乌斯已经派出将军带领军队向罗马进发了，很明显，战争已经无可避免。之后有一天晚上，奥托得到了禁卫军对他的赤胆忠心的铁的证据，以至于几乎引发了一次对元老们的屠杀：一支水军特遣队收到命令，要从禁卫军营帐取回一些武器，把它们装入船舱。傍晚，当这些人执行命令的时候，禁卫军开始怀疑元老院内部有背叛的动向。在没有任何人指挥的情况下，他们直接冲入皇宫，要求处死每一个元老。他们赶走或刺杀了那些试图阻止他们的高级指挥官之后，闯到宴会厅，浑身沾满血，大叫着“国王在哪儿？”一看到奥托依然安然无恙，他们就立即平静了下来。

奥托以极大的热情投入战役——事实上非常匆忙，这让他对一些征兆没有给以充分的重视：当时圣盾（战神马尔斯的神盾）还没有归还回来，这从传统意义上来讲是一个糟糕的迹象；而也正是在这一天，赛比利女神（众神之母）的朝拜者开始了每年一度的哀号与悲悼祭礼。除此之外，其他大多数征兆也都是不利的：进献给迪斯父（冥王）的牺牲的肠子外表看起来都非常健康——在这种情况下最不应该是这个样子；奥托的出发时间由于台伯河泛滥而被推后；他还发现在第20个里程碑处，道路被坍塌的建筑物所阻挡。

9. 维特里乌斯的军队出发时供给严重不足，而且几乎没有足够的空间进行操练，因此没有人怀疑奥托当时应该采取的策略是延缓开战。然而，他匆忙之下把自己的赌注押在速战速决上，这有可能是因为他当时很紧张，并且希望能够在维特里乌斯本人到来之前结束战争，也或许是因为他不能够压制士兵们要立即投入战斗的情绪。但是到了战争真正开始的时候，他却躲在布里克塞路姆，不敢迎战。尽管他的军队也赢得了一些较小战役的胜利，比如说在阿尔卑斯、布雷森莎，还有在一个叫“卡斯特”的地方的战役，但是他们最终在贝特里亚库姆附近受到误导而遭遇了最后的致命一击：其实，一直以来，两军都在进行会谈，而奥托军队的出发点是达成和平协议，并已经对敌人表示出友善之情，但是这时他们发现，自己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陷入了战斗之中。

奥托立即决定自杀。与其说他认为自己的士兵士气受挫，无法获得胜利，不如说是他的良心阻止他继续去为了赢得统治权而拿其他人的生命与国家的财产去冒险。时刻准备着进行反击的备用新兵及后备部队已经从达尔马提亚、巴诺尼亚和美西亚出发；再者，他的那支受挫的军队绝对没有溃不成军，失去面对进一步的危险的能力，实际上，他们正焦急地希望挽回自己的名誉，甚至在那些新兵帮助的情况下，他们也跃跃欲试。

10. 我自己的父亲苏维托尼乌斯·莱杜斯是一位军团长官，

当时正在这个军队的第十三军团服役。后来父亲经常说，奥托在只是一位普通市民的时候就非常痛恨内战，以至于在宴会当中只要有人提到布鲁图和卡西乌斯的命运，他就会气得浑身发抖。如若不是因为他知道在兵不血刃的情况下不可能获得胜利，他是不会与盖尔巴刀兵相向的。父亲还说，当时一位士兵到布里克塞路姆向奥托报告说军队已经遭到挫败，这给奥托的印象非常深刻，以至于他当时已经不再在意自己个人会怎样了。当卫戍部队称这个前来报信的人是在说谎并且是一个临阵脱逃的胆小鬼的时候，这位士兵举刀自刎，倒在了奥托的脚下。我的父亲接着说道，奥托看到这幅景象之后号啕大哭，说自己再也不会让这些英勇的人拿生命去冒险了，因为他们本来应该有更好的结局。在拥抱了他的兄弟、侄子和朋友们之后，他将他们解散，并告诉他们要注意安全。之后他退回寝室，写了两封信，以示安慰：一封是给自己的姐姐的，一封是给尼禄的遗孀斯苔狄拉·美撒里娜的——事实上，他曾有意与她结婚——恳请她将他埋葬，并不要将他忘怀。之后，他焚烧了自己所有的私人信件，以免它们落入维特里乌斯的手中而给其他人带来麻烦；他还将自己手中的零用钱分发给了别人。

11. 在为自杀做好了最后的准备之后，奥托听到了外面的骚动声，这时有人前来告诉他，那些从营帐离去的人被当成背叛者逮捕并且关押了起来。他禁止自己的指挥官给任何人施加惩罚，说道：“让我们给生命再延长一个晚上吧！”之后就上床了，但是却让自己的门虚掩着，直到很晚，任何人想进来与他谈话都可以。他喝了一杯冷水之后，试了试两把匕首的锋利程度，把其中一把放到枕头下面，关上门，沉沉睡去。他在凌晨醒来，只一下就将匕首插入自己的左胸下部。他的随从听到呻吟声之后冲了进来。最初他不知道应该隐藏还是暴露自己的伤口，显然，这是一处致命的伤口，他最终气绝身亡了。按照他之前的要求，他们立即埋葬了他。他已经 37 岁了，掌权 95 天后离开人世。

12. 无论从外表上还是其行为表现上看，奥托都不像是一个

非常勇敢的人。他中等身材、罗圈腿、八字脚，但是却像女人一样对自己的容貌倍加讲究：他的整个身体都脱过毛，实际上他秃头，但头顶扣着的假发非常妥帖而合适，所以没有人会怀疑那是假发；他几乎每天都要刮胡须，从幼年时代起他就用一种胡须湿润膏来阻止其生长。他习惯于公开地参加伊希斯女神的仪式，穿着这种仪式礼节所认可的亚麻罩衣。

考虑到他的这些习惯，我更加倾向于认为，由奥托的死所引起的巨大骚动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他临死之前的所作所为，这与他平日的所作所为有强烈的反差。在场的士兵们都亲吻着他的双手和脚，痛哭不已，称赞他们是他们见过的最勇敢的人，也是他们可以想象出来的最好的帝王，后来他们甚至在他的火葬柴堆旁自杀。当时还广为流传的故事是：那些没有在场的人得到他已经自杀身亡的消息之后，为了发泄自己的悲愤之情，选择了互相将对方杀死的做法。那些平日里非常嫉恨奥托的人在得知他死了的消息之后也对他有了许多赞赏之词；人们甚至还普遍认为，他之所以要杀掉盖尔巴，与其说是自己想成为帝王，还不如说是想重新恢复共和国政体及赋予人民自由。

第九章 维特里乌斯

1. 维特里乌斯家族可能源于古老的贵族，也可能是新兴的贵族，有着平庸甚至是卑微的出身。这两种观点都存在，要不是关于这一问题多年前就存在激烈的争论，这两种说法就可能被认为分别出自维特里乌斯皇帝的逢迎者和攻击者之口，因而都不能让人们完全信服。

昆塔斯·埃劳吉乌斯写给奥古斯都的财务官之一昆塔斯·维特里乌斯的一本书中，是这样描述这个家族的：

“你们维特里乌斯家族是阿波里吉尼人的国王福纳斯和广受崇拜的女神维特里娅的后代。你们曾经统治着整个拉丁姆王国，后来，幸存下来的家族成员从萨宾地区搬到了罗马，并成为了贵族。从雅尼库鲁姆直通到海边的维特里娅大道以及一个同名的殖民地就是这一起源的证据——这一殖民地的人们曾经请求元老们批准他们派自己家族的军队抵御埃魁科里人。后来，在萨莫尼特战争期间，一支部队被派遣到阿普里亚，而维特里乌斯家族的一些人就在努凯里亚定居下来；但他们的后代最终回到了罗马，并重新获得了元老的特权。”

但还有一种普遍流传的说法，说维特里乌斯家族始于一个获释奴；卡西乌斯·塞维鲁斯和其他人还补充说，这个人开始是做鞋子的，而他的儿子则靠拍卖充公的财物和充当告密者发了财，后来，又娶了一个普通妓女并成为了一名罗马骑士的父亲，这个妓女的父亲是一个面包师，名叫安提珂斯。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

仍然没有结束。

2. 不管维特里乌斯是出身于古老的贵族还是有不名誉的父母和低贱的祖先，努凯里亚的巴布利阿斯·维特里乌斯无疑是一名骑士，而且是奥古斯都的管家。他把他的姓传给了4个儿子，他们都获得了声望并有不同的前名，分别是：奥拉斯、昆塔斯、巴布利阿斯和卢修斯。奥拉斯是一位美食家，因经常举行盛大的宴会而出名，他在与尼禄的父亲多密提乌斯共同担任执政官期间死去。二儿子昆塔斯在提比略发起的肃清不称职元老的活动丢掉了元老的头衔。三儿子巴布利阿斯是日耳曼尼库斯的侍从武官，正是他抓住了谋杀日耳曼尼库斯的格涅乌斯·派索，使之受到了法律的制裁。巴布利阿斯担任过大法官的职务，但因为参与塞扬努斯的阴谋而被捕。他被移交给自己的哥哥奥拉斯后，用小刀割破了手腕。但是后来他又允许别人为他包扎伤口，不是因为他怕死，而是因为他的朋友们恳求他不要离开。后来他生了病，最后死在了监狱里。最小的儿子卢修斯先是担任执政官，后来又成为叙利亚的总督。在那里，他通过出色的外交手段，邀请帕提亚的国王阿尔特巴努斯出席了一次会谈，甚至使其向军团的鹰旗致敬。后来，他又与皇帝克劳迪亚一起担任了两任执政官，统管监察处，并且在克劳迪亚远征不列颠时完全负责罗马的各项事务。卢修斯为人诚实正直，而且十分勤勉；他名声上唯一的污点是他曾经迷恋一名获释女奴。他甚至把她的唾液和蜂蜜混合到一起，不是偷偷摸摸地而是每天公开用它来润嗓子。作为一名手段高明的奉承者，卢修斯开创了把盖乌斯当做神来崇拜的做法；他从叙利亚回来参见盖乌斯时，如果不盖住头，垂下双眼，匍匐在地叩拜的话，是决不敢进入皇宫的。因为盖乌斯的继承者克劳迪亚主要受其妻子们和获释奴的控制，卢修斯又不放过任何晋升的机会，就恳求美撒里娜赐予他至高无上的特权——为她脱鞋；于是，他会把她右脚的鞋子放在托加袍和束身外衣中间小心保管，并不时拿出来亲吻。卢修斯还把克劳迪亚的文书那喀索斯和巴拉斯的金像放到

他家族的众神像之中；还有一个笑话也来源于他：为了恭贺克劳迪亚举办百年大祭竞技娱乐会，卢修斯说过这样的话——“愿您经常这样做！”

3. 卢修斯在被指控犯了最高叛国罪后的第二天死于麻痹症。他的妻子塞斯提里娅出身也很显赫；卢修斯在世的时候，他的两个儿子在同一年都被选为了执政官，因为在一年之内，弟弟就接替了哥哥的职务，完成了后6个月的执政官任期。卢修斯死后，元老院为他举行了国葬，而且在船首讲坛的雕像上写着“坚定地忠于皇帝”。

卢修斯的儿子奥拉斯·维特里乌斯，即未来的皇帝，出生于公元14年9月24日，或者是9月7日，当时的执政官是小德鲁苏斯和诺尔巴努斯·弗拉库斯。后来，占星家宣布了男孩的星相，结果令他的父母惊恐万分，因此，卢修斯总是竭尽全力阻挠他的儿子担任行省总督。后来当维特里乌斯被派往军团并最后被拥戴为王时，他的母亲认为他已经没有了生还的希望。维特里乌斯的童年和青春期都是与提比略的男妓们在卡普利埃度过的。在那里，他得到了一个绰号叫“宣淫者”，这个绰号伴随了他一生；据说，他父亲的第一次晋升就是由他献出贞操而获得的。

4. 维特里乌斯在未成年时就因为各种恶习而臭名远播，但他却成了宫中的常客。盖乌斯很欣赏他驾驭战车的技术；而克劳迪亚则佩服他玩骰子的技巧；尼禄不但欣赏他的这些技能，还尤其感激他做的一项特殊的服务。在为尼禄举行的庆祝节日上，尼禄总是渴望参加弹竖琴比赛，但是没有被邀请的话他又不敢参加；因此，尽管观众狂热地请求，他仍会离开剧院走掉，这时，作为庆祝活动主管人的维特里乌斯就会追出去，代表观众劝说他重新考虑参加比赛。因此尼禄便有了一个答应人们请求的机会，同时也能满足自己的愿望。

5. 维特里乌斯因为深受三个皇帝的喜爱而获得了国家官职和重要的祭司身份，后来又担任了阿非利加的总督和公共工程的

监管人。不过，维特里乌斯的名声和能力却因职务内容的不同而有所不同。他在阿非利加暂时代理其兄弟的职务（他兄弟后来又继任）的两年时间里，表现得异常正直和诚实。但是他在罗马任职时的行为却丝毫不值得称赞：他偷窃神庙里的祭祀品和装饰物，还用铜和锡器替换那些金银器。

6. 维特里乌斯娶了一名执政官的女儿培特洛尼亚为妻。她在遗嘱中立他们的独眼儿子培特洛尼阿努斯为她的继承人，但规定他要与维特里乌斯断绝父子关系。他同意了这一要求；但是后来，据说他表现出了弑父的倾向，最终被罪恶感困扰，而喝下了本来要给他父亲的毒药：但这种说法并不可信；大多数人认为，是维特里乌斯害死了这个孩子。后来，维特里乌斯又娶了伽列里娅·冯达娜，她的父亲是一名大法官；她为维特里乌斯生有一子一女，但男孩的口吃很严重，几乎挤不出一句完整的话。

7. 让人感到吃惊的是，盖尔巴竟然任命维特里乌斯担任低地日耳曼的总督；这是提图斯·维尼乌斯提出的建议，他是一位很有影响力的人，对维特里乌斯很有好感，因为在竞技场上，他们都是“蓝队”的支持者。不过，盖尔巴曾经公开宣称，他最不惧怕的对手就是暴食者，而且他希望行省的食物能填饱维特里乌斯的肚子——由此可以说明，维特里乌斯受到盖尔巴的任命并不是因为受到了青睐，而是受到了蔑视。众所周知，维特里乌斯临动身前手头很紧，旅行费不够，于是，他在罗马为他的妻子和孩子们租了一个阁楼，并把他自己的房子出租，用以负担这一年剩下日子的开销以及他旅行的花费；而且，为了凑够路上的盘缠，他还当掉了他母亲耳环上的一颗珍珠。大量的债主围住他，向他讨债，包括西努埃萨人和弗尔米埃人，因为他曾经挪用了他们的公共基金，而他只能用各种虚假的指控吓跑他们。一次，当一名获释奴不断向他逼债时，他竟然指控这个获释奴攻击他，对自己又踢又打，并强迫这名获释奴出 500 枚金币作为对他的补偿。

当维特里乌斯到达目的地的时候，军队对盖尔巴的憎恨已经

到达了顶点，马上就要酝酿起义了。他们热烈欢迎维特里乌斯，把他看成是众神送来的礼物。毕竟，这是那个担任过三任执政官的人的儿子，而且正值盛年，为人平易近人、慷慨大度。维特里乌斯在后来行军中的行为更增加了士兵们对他的好感：他甚至会拥抱私营士兵以示问候；在路旁客栈中对骡夫非常亲切，例如，在早晨碰到他们，他会询问他们是否吃过早饭，并且大声打着饱嗝，证明他已经吃过了。

8. 他刚一入主兵营，就开始应允士兵的所有请求，事实上，是他主动抹去了有不光彩行为的士兵的不良记录，让一些正消沉等待审判的士兵免于诉讼，还使一些已被定罪的士兵免受惩罚。因此，还没到一个月，一群士兵就突然涌进了他的卧室，把他拥立为皇帝，并欢呼致意。当时天色已经很晚，维特里乌斯甚至还没有时间穿好衣服就被士兵抬起来，到一些人口众多的村庄里游行。

在第一波热烈的祝贺中，有人呈给维特里乌斯一把拔出来的剑，这把剑来自战神马尔斯神庙，曾被尤利乌斯·恺撒使用过，于是维特里乌斯把剑拿在了手中。在他离开期间，指挥部里的一个炉子着了火，烧着了餐厅；这一明显的凶兆引起了人们广泛的忧虑和恐慌，但他却对军队说：“鼓起勇气，我的士兵们！这是光明在照耀我们啊。”那也是他对士兵们进行的唯一一次演讲。驻扎在高地日耳曼的军队早已经向元老院而不是盖尔巴宣誓效忠，现在他们也转而支持维特里乌斯。人们要求维特里乌斯采用“日耳曼尼库斯”这个称谓，他欣然接受，但是，关于是否接受“奥古斯都”这个头衔，他一直犹豫不决，并一再拒绝接受“恺撒”这个称谓。

9. 维特里乌斯在日耳曼接到盖尔巴被杀的消息后，就立刻着手安排一切事务。他把军队分为两部分，一部分由他亲自指挥；另一部分被派去与奥托交战，很快，幸运的征兆伴随着这支部队出现了：一只鹰从右边猛扑下来，在旗杆上盘旋，然后慢慢飞到了行进的队伍前面。然而，当维特里乌斯带着另一部分军队行军

时，很多他骑着马的雕像却因为马腿塑得不结实而坍塌了；还有，他庄重地绑在头上的桂冠也掉到了小溪中；几天后，当他在高卢的维恩纳主持法庭时，一只公鸡先是栖在他肩膀上，后来又站在他手上。这些征兆后来都被证实了：维特里乌斯虽然靠自己的将军们赢得了政权，却没有能力保住它。

10. 维特里乌斯离开高卢前就得到消息，说军队在贝特里亚库姆已经取得了胜利，奥托也自杀身亡了。他立刻颁布了详尽的法令，解散了罗马城中所有的禁卫军，指责他们纪律松散，并让他们将武器上交给指挥官。他还下令要追捕和惩罚 120 名禁卫军士兵，因为他们刺杀了盖尔巴，并从奥托那里要求赏金。维特里乌斯这些无懈可击的正确做法让人们对他充满希望，他们认为，他似乎能成为一名令人敬佩的皇帝。然而，他后来的行为与他过去表现出来的那种丑恶本性完全一致，证明他远远不能胜任皇帝一职。例如，出征开始后，他以凯旋式的仪式经过每个城市的主要道路；他还会头戴各种花环，乘坐装饰精美的游船在河上航行；他还总是要求人们供给他大量美食；他抛弃了约束家仆和士兵的纪律，对随从们的放纵和抢劫不闻不问；他的随从不仅不满足于用公款举行宴会，还随意释放奴隶以自乐，并且鞭打、伤害、甚至杀害那些忤逆他们的人。维特里乌斯到达刚结束战斗的战场时，很多没有掩埋的尸体发出了恶臭，让人感到毛骨悚然，但他竟然厚颜无耻地对他同伴开玩笑说：“敌人的尸体充满芳香，但我们公民尸体的气味更加好闻。”尽管如此，他还是大口喝下美酒以驱赶臭味，并慷慨地把酒壶传给别人。维特里乌斯见到奥托的墓碑后说的话同样傲慢无礼——“很好，他也就只配有这样的墓穴。”他把奥托自杀用的匕首送到了位于阿格里皮娜殖民地的战神马尔神庙中，然后，在亚平宁山上通宵狂欢以示庆祝。

11. 最后，维特里乌斯身穿将军的军服，伴随着嘹亮的号角声，在军旗和各种旗帜的簇拥下进入了罗马城。他的随从也都穿着战袍，士兵人人手握出鞘的利剑。此后，维特里乌斯越来越藐视一

切人类和神的法律：他选择在阿里亚战败日那天接受最高祭司的职务，同时，宣布自己的任期为10年；他还任命自己为终身执政官；人们都不知道他打算以哪位恺撒为榜样，他很快就解决了人们的疑惑，因为他选择向尼禄的灵魂献祭。在随后的宴会上，一名受欢迎的演奏者进行了弹唱表演，而维特里乌斯要求他又表演了一遍《君主著作》里的部分章节。当弹唱者唱起其中的一个章节时，维特里乌斯高兴地跳起来，带头鼓掌喝彩。

12. 这就是维特里乌斯统治的开始。后来，他主要依靠剧院或竞技场中最低级的演员来做一些重要的政治决定，尤其听从他的获释奴阿西阿提库斯的建议。阿西阿提库斯曾经是维特里乌斯的奴隶和性伴侣，但是他厌倦了这种身份，就跑掉了。过了一阵，他被发现在普特俄利卖廉价酒，被抓后，维特里乌斯下令将他释放，并再次让他成为自己最喜爱的人。然而，由于阿西阿提库斯傲慢无礼，而且有偷窃的习惯，维特里乌斯被惹怒，就把他卖给了一个巡回的角斗士训练者；但后来在阿西阿提库斯即将参加角斗比赛时，维特里乌斯又冲动地把他带了回来。在被派去统治低地日耳曼之前，维特里乌斯给了阿西阿提库斯自由，而在成为皇帝的当天，他就赠给了阿西阿提库斯象征骑士身份的金指环；尽管当天早上人们提出这种请求时他还予以拒绝，强调说给阿西阿提库斯这样的荣誉会玷污骑士阶层。

13. 维特里乌斯的恶行主要表现为挥霍无度和性情残暴。他一天要举行三到四次宴会，分别是在清晨、中午、下午和傍晚，他的最后一餐主要是大量饮酒，他还经常吃催吐剂以免受饱胀之苦。更糟的是，他经常同一天在很多不同的人家里进餐；这往往要花费主人不少于4,000枚金币的钱财。在这一系列宴会中，最臭名昭著的一次是他的兄弟为迎接他进入罗马城而举办的；据说当时用了2,000条鱼和7,000只野禽。但即使是这些，都无法与维特里乌斯奉献给密涅瓦女神的一个装满丰盛菜肴的大食盘相比，他把它称为“密涅瓦保护罗马的盾牌”——其中需要梭子鱼

的肝脏、野鸡脑、孔雀脑、火烈鸟的舌头和七鳃鳗的脾；他为此派出海军舰长和三层桨座战船，让人一路从帕提亚的边境到西班牙的海岸地区去搜集这些珍品。在满足自己非同寻常的胃口方面，维特里乌斯从来不在乎花费多少时间，也不在乎他的举动是否得当。在进行祭祀牺牲的过程中，他就只盼着献祭结束后抓下一块几乎刚离火的肉或者糕饼，就地把它们囫囵吞下；在旅途中，路边小餐馆里刚烤好的滚烫的肉块、甚至隔夜的残羹剩饭都会成为他的美食。

14. 维特里乌斯极端残暴，甚至拿微不足道的事作为借口滥杀无辜或者折磨别人——连那些曾经是他的同窗和朋友的贵族也不能幸免：他会花言巧语许诺要与他们共同执政，以诱骗他们来到宫中。一次，他们中的一个人发了高烧，维特里乌斯亲手端给其一碗凉水，但是在水中下了毒；任何放债人、收税人和商人如果曾经向他追讨他在罗马欠下的债务或由于出行而欠下的税款，他几乎从未对他们表现出哪怕一次的仁慈。一次，其中一人到皇宫向他请安，他下令立刻将其处死，但是随后又撤销了命令。他的朝臣都称赞他的仁慈，但是他解释说，他只是希望能亲眼看到这个人被杀。还有一次，一个人的两名儿子前来请求他饶恕他们父亲的性命；而维特里乌斯下令把他们父子三人一起杀掉。一名将要被处死的骑士大喊道：“你是我的继承人！”维特里乌斯就推迟了行刑，让其出示遗嘱，当他发现自己和这名骑士的一个获释奴是联合继承人时，他就下令把这名骑士和其获释奴一起杀死。维特里乌斯还处死了一些贬低“蓝队”的民众，因为他怀疑这些批评都是针对他的，意在发动革命。维特里乌斯尤其不喜欢讽刺作家和占星者，这类人一旦出现在他面前，都会被立刻杀死，连辩白的机会都没有。由于这种憎恨，他很早就颁布了法令，规定10月1日以后，禁止占星者留在意大利，但是这样的法令却遇到了针锋相对的“法令”：

“所有的占星家下令：
为了保佑我们的国家，
维特里乌斯将会从世界上消失，
在那个指定的日子里。”

据说，维特里乌斯相信一名卡狄女先知的神秘预知能力。她曾预言说，如果维特里乌斯比他母亲还要长寿，那么他的统治就会长久安定，于是，他在他母亲生病期间将其活活饿死了。还有一种说法是，维特里乌斯的母亲厌倦了世事，失去了对未来的希望，便恳求她的儿子给她毒药；维特里乌斯立刻满足了她的请求。

15. 维特里乌斯统治的第8个月里，美西亚人和巴诺尼亚人的军团宣布与他决裂，转而效忠于韦斯帕西恩，尽管他们没有当着后者的面宣誓；在叙利亚和朱迪亚的军团也如法炮制，只不过他们是当着韦斯帕西恩的面宣誓效忠的。为了得到其余军队的好感和忠心，维特里乌斯立刻采取了一系列的慷慨行为，由国家或者他个人出资。他在罗马城招募志愿者，并许诺胜利后立刻解散他们，还让他们享有正规军队的待遇和特权。当他的敌人从海陆两方面发起进攻时，他派了曾在贝特里亚库姆作战的部队由原来的长官带领着前去迎敌，同时，还任命他兄弟去指挥载有新兵和角斗士的舰队。但是，维特里乌斯仍然四处吃败仗，而且不断遭到背叛。最后，他不得不与韦斯帕西恩的兄弟弗拉维乌斯·萨宾纳斯进行谈判，只求保命以及保留100万枚金币。后来，维特里乌斯在皇宫的台阶上对召集起来的士兵们宣布了自己的决定，解释说他当初是违背自己的意愿，被迫接受皇权的。但是士兵们吵嚷着表示抗议，于是他推迟了这一决定；但是第二天，他身穿丧服，来到船首讲坛，痛哭流涕地照着卷轴朗读了他的演讲词。士兵和市民又一次大喊：“不要退缩！”并争先恐后地表示他们的忠心。维特里乌斯突然又恢复了信心，还把萨宾纳斯和其弗拉维家族的亲戚全都赶到主神殿，并放火烧了至高无上的主神朱庇特神

庙，杀死了这些人。维特里乌斯在曾经属于皇帝提比略的宫邸里举行宴会，同时观看着战斗和大火；但是过了不久，他就感到懊悔，还归咎于他人。接着，他召集公众集会，强迫在场的人做见证，说他唯一的目标是国家的和平安定。之后，他拔出匕首，试图把它交给执政官、大法官、财务官和其余的元老们，但是所有的人都拒绝接受，于是，他就打算去把匕首放到和谐女神神庙里。然后，他们大喊着叫他回来，“不行，你自己就是和谐之神！”于是他返回来，说：“很好，我会留着这把匕首，并采用‘和谐之神’这个称号。”

16. 维特里乌斯还说服元老院派遣特使，由维斯太贞女陪同着前去安排停战；或者，至少赢得筹划的时间。但是第二天，当他还在等候回复时，一名侦察兵带来消息，说敌人的特遣部队已经逼近。于是，他偷偷藏在轿子中，在面包师和厨师的陪同下，匆匆逃到了他父亲在阿芬丁的家中。他本来打算从那里逃到坎佩尼亚，但是隐隐约约有传言说战争已经结束，这又诱使他回到了皇宫，但他的随从早已散去，皇宫里空无一人。他把一条装满了金币的腰带捆在腰上，并藏到了看门人的住处，在门外拴上一条狗，并用床和垫子堵住了门。

17. 这时，军队的先头部队已经冲进了皇宫，如人们预料的一样，在没有遇到阻拦的情况下开始了洗劫。他们把维特里乌斯从他藏身的地方拖了出来，但是并没有认出他。他们问他是谁，是否知道皇帝在哪里。维特里乌斯编了一些假话，很快被识破并被认了出来；他恳求他们让他受到安全的监管，哪怕是在监狱里，因为他还有关于韦斯帕西恩安全的话要说。但是，士兵们把他双手捆在背后，脖子上也套上了绳索。衣衫褴褛、身体半裸的维特里乌斯在欢呼声和咒骂声中被士兵们沿着神圣之路一直拖到了中心广场上。士兵们扯住他的头发，拉起他的头，就像对待犯人那样，并把刀尖放在他喉咙上，从而逼迫他抬起头，露出脸。人们还向他泼粪便和污秽之物，咒骂他是“纵火者”和“暴食者”，并且

嘲笑他身体的缺陷。事实上，维特里乌斯异常高大，由于喝酒的缘故，面色通常是紫红的。他肚子很大，但是一条腿微跛，因为他曾经被皇帝盖乌斯乘坐的驷马战车辗过。士兵们一刀一刀地割他的身体，最后，在靠近立法路的地方杀死了他，然后用钩子拖着他的尸体扔到了台伯河里。

18. 维特里乌斯死时 56 岁；他的兄弟和儿子也都被杀。维恩纳那只公鸡的征兆（之前曾被提过）被解释为一名高卢人会杀死他，因为 gallus 既指“公鸡”也指“高卢人”。这是正确的：杀死他的将军是安东尼·普里姆斯，此人生于托洛萨，其小时候的绰号就是 Becco（“公鸡的喙”）。

第十章 韦斯帕西恩 (后来被奉为神)

1. 经过不断发生的篡权事件以及三位帝王的相继驾崩，弗拉维家族终于终结了帝国这种风雨飘摇的状态，最终建立了一个稳定的政权。一个公认的事实是弗拉维家族没有任何名望，也没有身居要职的家庭成员。然而他们对罗马的所作所为是无愧于罗马人民的，尽管大家普遍认为，后来图密善被暗杀是由他的残酷和贪婪所导致的。

提图斯·弗拉维乌斯·培托是列阿特城人，在内战期间曾经在庞培麾下服役，当时的职位是百夫长，不过也有可能是名自愿的预备役军人。他直接从法萨卢斯战场逃回到了列阿特城，后来他获得了完全自由并光荣退伍，从事税收工作。关于提图斯的儿子，大家说法不一，有人说他当过百夫长首领，也有人说他因为健康的原因辞去了步兵大队长的职务，但事实上，他从未有过在部队服役的经历，而是在亚细亚当了一名税收监督官。当地城市为了表达对他的敬意，给他塑了一座雕像，直到现在这座塑像还存在，上面写着“献给最诚实的收税者”。后来，他又在赫尔维提地区做银钱兑换商，并在那里终老一生，留下了妻子维斯帕萨·珀莱和两个儿子——萨宾纳斯和韦斯帕西恩。大儿子萨宾纳斯后来坐上了罗马市长官的职位，韦斯帕西恩则当上了皇帝。维斯帕萨·珀莱出生于努尔西亚的一个上等家庭，她的父亲维斯帕萨·波里奥三次成为军团长官，三次成为营地长官。她的兄弟则成为大法官而进到元老院。在距离斯波列提乌姆大约60里的路旁，坐落着维斯帕萨村庄，那里的很多坟墓成了这个家族的遗物，

也证明了这个家族在当地的威望。对于他们家族的起源的普遍说法是：皇帝韦斯帕西恩的曾祖父曾经是翁布里亚人雇佣劳动力的包工头——每年夏天，这些雇佣劳动力都会穿越波河，帮助萨宾族人收获庄稼——后来结了婚，定居在列阿特城。对此一点，我虽然也做过研究，但到目前为止尚未找到可以证实其的证据。

2. 公元9年11月17日，即奥古斯都去世的5年前，韦斯帕西恩出生于名叫法拉克里那的一个小村庄，它在列阿特城外围，当时正值昆塔斯·苏尔皮奇乌斯·卡莫尼乌斯与盖乌斯·波贝乌斯·萨宾纳斯在担任执政官。他的祖母特尔图拉在科萨的房屋中将他带大；在做了皇帝之后，他经常回来看望这个地方，总是将它保持原样，目的是完好地保存他童年的记忆。而在盛宴之日和宗教日，他总是要照例用曾经属于他祖母的那只银杯喝上一点酒——他总是保持着对他祖母的亲切的回忆。

虽然他的兄弟早已经获得了代表着元老阶层候选人的紫色宽带，但是几年来，他却总是推迟接受自己的这一资格。到最后，是他的母亲促使他最终完成了这件事，但她并没有通过哀求或者是拿出母亲的权威命令他，而是不断地在他面前用“你兄弟的马前卒”来刺激他。韦斯帕西恩在色雷斯担任军团长官，后来当通过抽签决定某位财务官应该在哪儿任职的时候，他抽到的地方是克里特·昔勒尼行省。他试图做一名营造官的尝试最终失败；第二次尝试中，他也只勉强勉强地以第六名当选；然而，他想尝试做一名大法官的时候，第一次竞选就获得了成功，并名列前茅。后来元老院与盖乌斯关系不睦，韦斯帕西恩为了不错过任何赢得盖乌斯好感的机会，提议说为了庆祝帝王在日耳曼的胜利，应该举行特殊的竞技会。他还提出，那些阴谋造反者的尸体应该不予埋葬，把这作为一项额外的惩罚；当着全体元老成员的面，他答谢了皇帝的慷慨，因为皇帝曾经邀请他去宫殿赴宴。

3. 与此同时，韦斯帕西恩已经与弗拉维·多弥蒂拉完了婚，她从前是一位来自于萨布拉塔的阿非利加骑士斯塔提里乌斯·喀

皮拉的情妇。她的父亲弗拉维乌斯·利波若艾利斯地位卑微，来自于费伦提乌姆城，是一个财务官手下的办事员。正是由于他在一个仲裁委员会面前进行的申辩，他的女儿获得了完全的罗马居民权，而从前她只有拉丁居民权。韦斯帕西恩与弗拉维生了三个孩子，即提图斯、图密善和多弥蒂拉；但是多弥蒂拉在他担当行政长官之前就死掉了，弗拉维本人也在他当行政长官前就命丧黄泉了。之后，他再一次与他从前的情人凯妮斯同居了。凯妮斯是安东尼娅的一个释放女奴和文书，她除了没有得到妻子的名分之外，在各个方面都实际上充当了韦斯帕西恩的妻子的角色，即使在他当上了皇帝之后，这一角色都没有再发生过变化。

4. 在克劳迪亚就职之际，韦斯帕西恩受了那喀索斯的恩惠，去了日耳曼统领一个军团；之后，他挺进不列颠，在那儿进行了30次战役，征服了两个好战的部落，除了维克提斯岛之外，还占领了20多个城镇。在这些战役当中，他有时候是在一个执政官阶层的指挥官奥拉斯·普劳提乌斯手下服役，有时候则直接接受克劳迪亚的指挥，期间赢得了几次凯旋装饰；在此之后他，很快就获得了两个祭司职位，在这一年的最后两个月还当上了执政官。然而，后来在等待着被任命做地方总督之职的时候，他过上了——一种隐居的生活——他惧怕小阿格里皮娜，因为她当时对尼禄仍旧具有强大的影响力，而且她一直对那喀索斯的朋友怀有一种厌恶之感，这种厌恶感即使在那喀索斯死后都没有在她心中消除。

在被分派往各个行省的时候，韦斯帕西恩抽到了阿非利加，他在那儿管理的原则就是绝对的公正和威严——只有一次例外，那就是当哈德鲁米图姆人发生暴乱并向他身上不断地投掷芜菁的时候。据说，后来他回到罗马的时候，还和他出发的时候一样贫穷。因为没有人相信他有钱，他在债主中的信誉几乎丧失殆尽，所以为了保持他的地位，他不得不把不动产抵押给他的哥哥，并步入了贩卖骡子的生意当中，他因此得到了一个绰号，叫“赶骡人”。据说韦斯帕西恩曾违背他父亲的意愿，把一个年轻男子提升到了

元老阶层，目的是能够得到 2000 枚金币，他为此受到了严厉的谴责。

作为尼禄随从中的一员，他去了希腊，但是在此过程中却深深地得罪了尼禄。因为在尼禄进行独唱会的时候，他有时候会离开房间；有的时候虽然留在房间，但却沉沉睡去。结果是他不仅失去了帝王的恩宠，而且还被赶出了宫廷。他逃到了一个偏僻的小城镇中，在那儿战战兢兢地过着躲避的生活，直到有一天，有人提出让他到一个行省去统领军队。

当时在东方有一个古老的迷信说法正四处传播，那就是这个世界的统治者必然会出现在朱迪亚。正如后来事实证明的那样，这个预言中所提及的世界的统治者指的实际上是罗马的帝王；但是当时的犹太人却把这一预言解读为是指他们犹太人中间会有人统领整个世界，因此他们起兵反叛，杀掉了当时的总督，并击溃了叙利亚总督。正是在这个时候，韦斯帕西恩来到此地，恢复了秩序，并夺取了一面罗马鹰旗。事实上，为了平息这次暴乱，罗马人需要由一位精力充沛的指挥官来领导一支强有力的队伍；而这位指挥官又要值得信任，不会滥用自己手中握有的大权，这样，这一重任就落到了韦斯帕西恩头上：他过去的表现表明他是一位精力充沛的人，而他此刻面临的这种糟糕境遇也似乎让罗马统治者不必担心他会滥用职权。在这种情况下，两支军团、8 支骑兵中队和 10 支辅助步兵大队的人被派往朱迪亚，加入到原有的军事力量当中；韦斯帕西恩也带着自己的大儿子提图斯前往那里。他们一到朱迪亚，就立即以其铁的纪律、以及在接二连三的战役中表现出来的骁勇而给其临近的行省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一次攻克敌人堡垒的战斗中，他的膝盖由于遭到石头的袭击而受伤，有好几支箭甚至穿透了他的盾牌。

5. 当尼禄和盖尔巴都相继死去，而维特里乌斯正与奥托争夺象征王权的紫袍时，韦斯帕西恩想起了自己曾经想做帝王的野心，而他之所以有这种野心正是受到了之前一些征兆的鼓舞，例

如，在罗马附近的弗拉维家族庄园中，有一棵献祭给战神马尔斯的古老橡树，在维斯帕希恩的母亲三次临产之际，这棵树就分别长出三枝嫩枝，每枝都清晰地展示了每个孩子的命运：第一枝很柔弱，很快便枯萎了，而事实上第一个孩子是个女孩，她在出生后不到一年就死掉了；第二枝长得又长又健壮，这预示着好运；但是第三枝，与其说它是一根树枝，倒不如说它是一棵树。据说他的父亲萨宾纳斯在检查完牺牲的内脏之后，非常兴奋，之后向自己的母亲表示祝贺，说她的孙子将来会成为帝王，她大笑道：“没想到你竟然比你的老母提前变糊涂了！”

后来，在韦斯帕西恩担任营造官期间，帝王盖乌斯认为他并没有很好地完成自己的职责，没能让街道整洁干净，因而大发雷霆，并下令让一些士兵给他的衣服中装满泥土；这些士兵依命而行，尽他们最大的努力将他的元老袍的折层中都装满了泥土。而事实上，这可以解释为是一种征兆，意味着某一天在内战的洗礼之后，意大利的土地将会被蹂躏和践踏，而韦斯帕西恩将会保护这片土地——可以说，他会把这片土地拥入自己的怀抱。

另外一个征兆是由一只迷途的狗呈现出来的；它叼着一只人手站在十字路口，之后径直走到了韦斯帕西恩正在吃早饭的房间，把这只手放到了桌子下面——要知道，手正是权力的象征。还有一次，一只耕牛挣脱自己的轭，闯入到韦斯帕西恩的餐厅，把仆人都驱散，之后倒在他的脚下，低下了头，好像突然筋疲力竭了一样；一棵生长在他祖父的农场中的柏树被连根拔起，猛掷在地下，而事实上，当时并没有那么大的风足以拔起一棵树。第二天，它就又生了根，甚至比从前还更加繁茂茁壮。

在希腊，韦斯帕西恩梦到他和家人会在尼禄失去一颗牙齿之后得以繁荣昌盛；到了第二天，当他还在帝王的庭院中的时候，一位牙医走过来，向他展示了刚刚从尼禄嘴中拔出的一颗牙齿。

在朱迪亚，韦斯帕西恩向卡尔梅尔神请求神谕，得到的承诺是：只要他计划或者想要得到什么，不管野心有多么大，他都必

然不会失望而归。而且，韦斯帕西恩的一位名字叫约瑟夫的出身显赫的犹太俘虏坚持称，那个给他戴上枷锁的人会很快将他释放，而那个释放他的人会成为帝王。关于进一步的征兆的说法来自于罗马：似乎是死前不久，尼禄在梦中受到劝告，要他把至圣至大的主神朱庇特的圣车从自己的神庙中拿走，送到竞技场上，中途要顺便去韦斯帕西恩的住所一下；在此之后不久，当盖尔巴走在去竞选的路上时，尤利乌斯·恺撒的一个雕像自动地转向东方，而正是在这次竞选中，盖尔巴获得了第二次任执政官的机会；在贝特里亚库姆，当战争就要开始的时候，两只苍鹰突然出现，在全军官兵的眼前进行大战，这个时候，第三只鹰从太阳升起的方向飞过来，将前面那只得胜的鹰赶走了。

6. 虽然韦斯帕西恩的追随者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事实上，他们都等不及要宣布他对这个帝国的拥有权了，但是他自己却仍旧没有采取行动。直到有一天，他偶然得到一支他之前一无所知的遥远的队伍的支持，他才突然发起行动——实际上这 2000 名官兵隶属于驻扎在美西亚的三支军团，他们是被派来支援奥托的。他们在路上得知了奥托的失败和自杀的消息，却仍旧进发到了阿奎里亚；在那儿，他们利用可以不用遵守军纪的机会，大肆进行掠夺。之后，由于担心如果返回原地，他们必将要接受处罚，他们就突然想到要选择并拥立自己的一个君王。在西班牙的军队已经拥立盖尔巴为自己的帝王，禁卫军则拥护奥托为王，而在日耳曼的军队则认为维特里乌斯应该称帝；既然自己所在的军队也并不比别的队伍差，那么他们当然也可以拥立自己的帝王。因此，他们仔细查看了一遍当时所有的执政官级别的行省总督的名单，然后出于这样或者那样的原因一次一次地排除掉一些人，直到最后全体一致地选择了韦斯帕西恩——他们的这一决定是建立在第三军团很多士兵的强烈建议的基础之上的，因为这些士兵恰恰就是在尼禄死前不久才从叙利亚被派到美西亚的。他们做了这一决定之后，就把他们所有的旗帜都标上了韦斯帕西恩的名字。尽管

当时他们又暂时性地归顺了他们所属的军队，因而使行动计划受到了阻滞，但是他们所做的这个决定却被泄露了出去。不过，在埃及的高级长官提比略·亚历山大却因此成了第一个带领自己的军团向韦斯帕西恩宣誓效忠的人，具体时间是7月1日，后来这一天就被当做登基日来庆祝。接着，在7月11日，朱迪亚的军队也向韦斯帕西恩本人表示效忠。

有三个因素推动了事情的发展：第一个是一封信的副本（有可能是伪造的），信中，奥托以其最诚挚的态度恳求韦斯帕希恩要拯救帝国，为自己的死复仇；第二个因素是当时广为流传的传言，说维特里乌斯在胜利之后会更换军团驻地，把那些驻扎在日耳曼的军团调到比较平静的东方；最后一个因素是来自于一位行省总督李锡尼乌斯·穆森纳斯的支持，此人长期以来从来没有试图去掩藏自己由于嫉妒而对韦斯帕西恩产生的敌意，但此刻他却收起自己的敌意，转而对韦斯帕西恩承诺会给其在叙利亚的所有兵力的支持。另外，韦斯帕西恩得到了帕提亚人国王沃洛盖苏斯的支持，得到了其4000名弓箭手的兵力援助。

7. 因此，韦斯帕西恩开始了一场新的内战：他让将领和士兵作为先头部队，开往意大利，与此同时，他横渡大海到达亚历山大城，目的是掌控住通往埃及的要路。他在那儿打发掉所有的随从人员，只身一人进入到塞拉皮斯神庙去占卜，想知道自己能够统治罗马多么长的时间。在进行了长时间的祈祷之后，他转身欲走，这时候，他的眼前却出现了他的获释奴巴西里德斯的幻影，其手中还拿着传统的圣橄榄枝、花冠和糕点——实际上他清楚地知道，即使这个人想进来，也不可能被允许进来，而且这个被释放的奴隶由于很长时间以来患有风湿病而导致跛腿，现在正居于一个很远的地方。几乎是与此同时，来自于意大利的急件带来消息，说维特里乌斯在克列蒙那溃败，并在罗马被暗杀。

韦斯帕西恩还是对自己的帝王身份有些迷惑，感到缺乏某种权威感和受人尊敬的理由，然而很快他就得到了这些他认为自己

缺乏的东西：当他坐在法官席的时候，两位做苦力的人——一位盲人和一位跛足之人，一起走了进来，祈求韦斯帕西恩为他们进行治疗；显然，塞拉皮斯神曾经在梦中向他们承诺，如果韦斯帕西恩同意向盲人的眼睛中吐一口唾液，用脚后跟轻触一下跛足之人的腿，他们就会得以治愈。韦斯帕西恩几乎不能相信自己有这种治病的能力，所以他表现出极大的不情愿，但是他的朋友劝他试一试，而且是在很多民众面前——事实证明，魔力奏效了。与此同时，一些占卜者受到启示，在阿尔卡底亚的特盖亚开启了一块圣地，发掘了大量远古时期的花瓶，所有这些花瓶上面的画像都与韦斯帕西恩的相貌惊人地相似。

8. 带着如此强大的名声（由于对犹太人的胜利，他已经获允得到一次凯旋式的荣誉），韦斯帕西恩回到罗马，之后他在原有的一届担任执政官经历的基础上又加上了8届执政官任期。他还担任了监察官之职。在整个在位期间，他的一个主要职责就是支撑起整个国家，因为当时整个帝国已经处于风雨飘摇的状态，其次就是力图美化这座城市。军队中有人由于获胜而沾沾自喜，有人则由于遭受挫败与羞辱而郁郁寡欢，其结果就是他们都沉湎于各种各样的纵欲当中；而在各个行省、自治市以及诸多附庸国之间的内部分歧愈演愈烈。因此韦斯帕西恩就遣散或者惩罚了大量维特里乌斯的士兵，非但没有向他们表现出特殊的恩惠，而且即便是他们应该得的奖励，他也会延期向他们发放。他不放过任何机会来加强纪律：一个年轻人由于获得了韦斯帕西恩的准许而接受了一项任命，当他浑身散发香味地前来感谢的时候，韦斯帕西恩厌恶地把自己的头转到了一边，并取消了已经下达的委任令，决断地说道：“即使闻到的是大蒜的味道，我也不会这么介意。”海军救火队要在奥斯提亚或普特俄利与罗马之间来回行走，当他们要求给自己补贴特殊的鞋子津贴的时候，韦斯帕西恩不仅拒绝了他们的请求，而且还指示他们日后要赤足行军，之后他们就真的这样实施了。

他减少了自由地区的数量，包括亚该亚、利西亚、罗得斯岛、拜占庭和萨摩斯岛，同时也将色雷斯的西里西亚和科马根等王国降格到行省的地位。他在卡帕多西亚驻军，以防范蛮族人频繁的袭击，而且他还任命了执政官阶层的人来担任总督职位，而不是仅派遣一位骑士。

当时，由于火灾而导致的残垣断瓦已经让罗马变得满目疮痍，韦斯帕西恩授权给每一个愿意接管某一片空地的人，说只要原来的主人没有主动来认领，他们就可以在上面建造建筑物。他亲自动手在主神殿（朱庇特神殿）那儿装上了第一篮碎石，之后自己用肩膀将其运走，通过这种方式，他拉开了重建被烧毁的主神殿（朱庇特神殿）的序幕；他还开始着手更换在火灾中丢失的 3000 块青铜匾额，四处寻觅刻在上面的题字的副本：这些远古的元老院政令及公众集会条例，具有极其优美的措辞，涉极到了比如说联盟、条约、赋予个人的特权等等事务，最远的甚至可以追溯到古罗马建立的时期。

9. 他也开始着手建造一些新的建筑物：比如说在中心广场附近的和平神庙，在凯里蓬山上的克劳迪亚神庙——事实上这座神庙是由阿格里皮娜开始修建的，但是被尼禄几乎完全摧毁了；还有当他发现位于市中心的圆形大剧场或者叫弗拉维人圆形剧场曾经是奥古斯都最心仪的一项工程之后，他便开始着手修建它。

他对元老院阶层和骑士阶层进行了改革，因为这两个阶层中频繁的谋杀事件及长期以来遭到忽视而导致了其力量大大削弱；他去除了那些不称职的成员，而起用了那些从意大利和各个行省中选出来的最有资格的候选人。为了清楚地说明这两个阶层之所以不同在于它们所代表的尊严不同，而不是他们所拥有的特权不同，他在一次解决一名元老与一位骑士之间的纷争之时，做了如下宣言：“绝对不可以辱骂元老，但是如果你遭到了他的辱骂，再以辱骂回敬他则完全可以谅解。”

10. 韦斯帕西恩发现了大量的法律诉讼案件在等候处理，旧

时的案件之所以没有处理是因为正常的法律程序被打乱，而新的案件没有得到处理则是因为国家处于紧急状态。因此他通过抽签，组建了一个委员会专门处理有关战争赔偿的案件，并会在百人法庭上做一些应急判决，通过这种方式，等待处理的法律案件大大减少了。否则的话，也许大多数诉讼当事人等不到被召集出庭，就已经早早死掉了。

11. 当时，堕落糜烂而不计后果的生活方式堪称是一种时尚，也并没有什么措施被采纳来控制这种生活方式，韦斯帕西恩就引导元老院颁布法令称，任何女人，如若把别人的奴隶当做自己的情人，那么她就会失去自由；任何一个借钱给未成年人的人都没有权利收回自己的借款，即使是后者的父亲已经死了，也不得逼债。

12. 在其他事情上，韦斯帕西恩从始至终都保持着谦逊而仁厚的风格，与其说他是试图掩盖他谦卑的出身，不如说他是宣扬这一点。事实上，当一些人试图将他的祖辈与列阿特城的建造者以及与海格力斯的一个伴侣（这个人的坟墓在萨拉里亚大道路边，现在还仍旧可见）联系起来的时候，他放声大笑。他愿意做任何事情，但除了渴求露脸出风头；在他进行凯旋式的那一天，那令人头痛的游行队伍像一条长龙蜿蜒蠕动，这让他精疲力竭，因此他直言不讳地说：“我是一个傻瓜，竟然要求举行什么凯旋式，就好像我欠我的祖辈这种荣耀，好像这是我唯一的心愿似的。我活该受这个罪！”再者，他没有要求获得平民护民官的权力，而且直到晚年，他才采用了“祖国之父”这个头衔；即使是在内战结束之前，他就已经下令，不再例行对每个参加早间拜访的人都要搜身以免其中有人藏匿武器的做法了。

13. 当他的朋友在谈话中对他言语放肆，当律师在谈话中含沙射影地指责他时，或者当哲学家不礼貌地对待他的时候，他都表现出了巨大的耐心；在对待李锡尼乌斯·穆森纳斯时，他也表现出了巨大的自制力：李锡尼乌斯·穆森纳斯是一个臭名昭著的不道德的家伙，他仰仗自己过去的功劳对韦斯帕西恩非常之不敬。

对于穆森纳斯，韦斯帕西恩只抱怨过一次，而仅有的这一次抱怨也是他在私下里当着双方共同的朋友面儿说的，最后还总结道：“但是就个人而言，我很满意自己比较有男子气概。”萨尔维乌斯·利波若艾利斯在为一个富有的委托人辩护时，得到了韦斯帕西恩的嘉奖，因为他敢于问：“帝王是否真的介意喜帕恰斯是不是有100万枚金币？”犬儒学派的达美崔斯被放逐后，又恰巧遇到韦斯帕西恩的出行队伍，他没有起身或者向韦斯帕西恩致敬，而是大声用粗鲁的语言辱骂韦斯帕西恩，韦斯帕西恩只是说了一句：“好一条狗！”

14. 他不是那种心怀愤恨，因为过去有仇而伺机报复的人，因此他为自己的宿敌的女儿寻觅了非常出色的夫婿，甚至还为她提供嫁衣和嫁妆。当初韦斯帕西恩被尼禄赶出宫廷的时候，他惊恐地呼喊：“我应该怎么做？我到底应该去哪儿？”其中一个看门人说：“哦，到地狱之魔那儿吧！”之后就把他推出了宫门之外；现在这个人回来祈求他的原谅，他只是指着门，以同样简短而几乎是一字不差地重复了这句话，与之告别。

他从来不会为猜疑或者恐慌所驱逐而置人于死地，尽管他的朋友们警告他要防备麦提乌斯·庞普西阿努斯，因为他们相信麦提乌斯拥有帝王的星相，但是他却安排麦提乌斯担任了执政官，以此让之心存感激。

15. 根据我的考查，在韦斯帕西恩执政期间，没有任何清白的人被惩罚，除非是背着 he 或者当他不在罗马时，或者有人错误地向他通报了事实的真相的情况下，会有例外。从叙利亚回来之后，赫尔维狄乌斯·普里斯库斯是唯一一个以“韦斯帕西恩”这样的私人称呼向他打招呼的人，也正是此人，在其担任大法官期间，每次在官方的信函中甚至连以最谦卑的形式提及帝王都给省掉了。韦斯帕西恩对此没有表现出气愤，直到他感到由于普里斯库斯这无法让人容忍的粗鲁在事实上已经降低了他的身份，他才动怒了。因此韦斯帕西恩便将其放逐，并下达指令，立即将其处死。

然而，他仍旧通过各种可能的方式试图挽救普里斯库斯，并派遣送信者阻止行刑；若不是因为当时有人错误地报告说普里斯库斯已经被执行了死刑的话，他就能够将其挽救了。韦斯帕西恩从来不会因为任何人的死亡而感到高兴；当那些已经被判有罪的人最终被执行极刑之后，他总是会为他们哭泣。

16. 韦斯帕西恩的一个严重的弱点是贪婪。他并不满足于只是恢复那些曾经由盖尔巴免除的税收，还增收了新的和更繁重的赋税，从各个行省中收取来的供品也增加了，有的时候他甚至要征收双倍份额的供品；他还公开地投身于那些即使是普通的市民都耻于去做的商业行当——比如说，垄断某种商品的所有存货，之后以高昂的价格再放回市场。他认为从一些国家职位的候选人身上抽取一定的费用，或者让无论是清白之人还是犯有罪过的人花钱以免受惩罚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据说他还故意地提拔了他的最贪婪的行省财务长官到那些能够让他们的钱包满满鼓起来的职位上，之后又向他们敲诈勒索钱财。无论如何，人们送给他们一个叫做“韦斯帕西恩的海绵”的绰号——他将这些人放入水中浸泡，之后又将他们挤干。

有些人宣称，贪婪已经深深地植入到韦斯帕西恩的骨髓里，事实上这是一个老奴隶——一个放牧奴对他的控诉。韦斯帕西恩成为帝王之后，这个奴隶祈求他将自己解放，但是却发现自己必须付钱才能达成愿望，于是就抱怨道：“狐狸虽然改变了他的皮毛，却没有改变本性！”一个更加可信的说法是国库与私人金库的亏空状况迫使韦斯帕西恩通过掠夺和抢劫来敛财；他本人也曾经对此予以肯定，宣称在自己登基之时，需要有4亿枚金币才能让这个国家重新站立起来。不管资金的来源多么可疑，他总是最好地将其利用。

17. 韦斯帕西恩对于各个阶层的人都表现得非常慷慨大方：对于那些所拥有的资金不能与自己所处的阶层相称的元老，他会给予补助金；他给那些处于穷困状态的前执政官们每年5000枚金

币的补助金；他还空前规模地开始在全国各个城市修复那些由火灾或者地震毁坏的城市；而且他还证明了自己是一位虔诚的资助艺术和科学的人。

18. 他是第一个每年为拉丁文和希腊文修辞学老师定期发放1000枚金币的人，金币由他的私人金库支付；他还奖给那些最好的诗人最好的和最奢侈的奖金或奖品，当然，这种奖励他也同样会给艺术家，尤其是那些科斯的维纳斯像和巨型雕塑的艺术品修复者。一位工程师主动提出要用自己发明出来的简单器械把巨大廊柱运送到主神殿（朱庇特神殿），不过要收取一定的费用，但是韦斯帕西恩回绝了他，说道：“我必须随时保证工人阶层能够挣到足够的钱，去买足够的食物。”即使是这样，他仍旧给了这个工程师相当客观的费用以示对其发明的嘉奖。

19. 韦斯帕西恩为马塞卢斯剧院修建了一个新的舞台，之后当它再次开业的时候，他恢复了那些从前的音乐表演，并送给了悲剧演员亚比利4000枚金币；给竖琴弹奏者特皮纳斯和迪奥多若各自2000枚金币；此外，他还给了其他人各自1000枚金币。他最低的现金奖励是400枚金币；但是他也分发了几个金制的皇冠。再者，他下令举办了一些豪华的正式宴会，以鼓励那些食品供应商的生意。在12月23日庆祝农神节的时候，他送给去赴宴的男宾客每人一个特殊的礼物；而在3月1日那一天，则送给了女宾客每人一个特殊礼物。但是即使是如此慷慨的行为，也并没有让他甩掉小气的名声。因此亚历山大城的人们继续称他为“鱼贩子”（“贩卖小鱼块儿的人”），这一名字来源于他们的最吝啬的一个国王：在这个国王的葬礼中，著名演员法沃尔在游行队伍中戴着葬礼面具，按照旧例模仿着国王的姿势和话语，对那些随从大声喊道：“葬礼会花费多少钱？”他们回答道：“十万！”之后法沃尔接着说：“那么给我一千，你们完全可以不用举行这个葬礼，把我扔到台伯河里就可以了。”

20. 韦斯帕西恩身体扁平，有着强而有力又匀称和谐的四肢，

但是脸上却总挂着一副紧绷着的表情，因此有一次，当他问一个著名的智者“为什么你不开有关我的玩笑”时，他得到的答案是：“我会的，在你自己放松了之后。”他身体健康状况堪称完美，而且也不用采取特殊的保养措施来保持，只是会有规律地在浴场中对喉咙和身体进行按摩，而且每个月进行一次一整天的斋戒。

21. 下面是对他的习惯的总体描述：成为帝王之后，他习惯于很早起床，甚至是在露出晨曦之前就起来处理私人信件和官方报告。之后，在他穿衣服和鞋子的时候，他会允许朋友们进入，以接受他们的问候。在完成了所有需要处理的政务之后，他会首先驾车去溜达一圈，之后回来做短暂的休息——通常会与在凯妮斯死后与他结交的情人中的一个一同休息。最后，他洗一下澡，之后去就餐——在就餐时，通常情况下，他的兴致都比较高昂，所以家人都会选择这一时刻向他提出要求。

22. 事实上，不仅仅是在就餐时间，在其他时刻，韦斯帕西恩也总是保持着好脾气，不断地讲着笑话；尽管他的笑话都低级而粗俗，并且他经常用一些淫秽的表达方式，但是其中一些闪着智慧之光的话语让人记忆犹新。前执政官梅思绰乌斯·弗洛鲁斯让他注意规范自己的语言，别把“马车（*plaustra*）”粗俗地称做是“马屁车（*plostra*）”，第二天，他见到这位前执政官的时候，便称其为“弗洛‘没屁’鲁斯（*Flaurus*）”。有一次，一个女人宣称自己疯狂地爱上了他，他便与她上了床。后来当记账总管得知那个女人从他那儿得了4000枚金币之后，就问他：“这一项支出应该算做哪一类啊？”他回答道：“就写成‘对韦斯帕西恩的激情’一项的开支吧。”

23. 他擅长引用希腊古典著作中的一些话，有一次，他这样描述一位很高的男人——此人的生殖器长得硕大无比：

“挥舞着一支长矛大步行走，那长矛映出了怪异的影子。”

有一个非常富有的获释奴叫凯里鲁斯，他为了避免死后将自己的钱交入皇帝的私人金库，就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拉凯斯，并且宣称自己生来就是自由的。韦斯帕西恩对此做了如下引言：

“哦，拉凯斯，当你的生命已经完结，
你便重生为凯里鲁斯。”

然而，他大多数幽默的材料还是他不名誉的敛财方式；他总是试图以笑话的方式讲给别人听，让这件事听起来不是很令人厌恶。他最喜爱的一个奴隶希望为自己的兄弟讨一个管家的职位。“等一下。”韦斯帕西恩跟这个奴隶说，之后，他要求与那位候选人进行单独的会面，“如果你真的当了管家，你会给我的奴隶多少佣金啊？”那个人就说了一个数目，他听后接着说：“你可以直接把这些钱给我。”之后，便立即给了那人这个职位。当那个奴隶再次提起这件事情的时候，韦斯帕西恩建议他道：“去寻找另外一个兄弟吧。你错当成是你兄弟的人最终证明是我的兄弟！”

有一次在路上，赶骡人突然下马，开始给骡子钉脚掌，韦斯帕西恩怀疑其是在利用给骡子钉脚掌的机会让他不能再接着向前走，以便给一个卷入到一场官司中的人一个接近他的机会。他就让这个赶骡人告诉他为骡子钉掌会得到多少酬金，并坚持要得到其中的一半。提图斯对韦斯帕西恩针对城市的小便池中的东西征收税款大加抱怨，韦斯帕西恩就从第一天收取的税款当中拿出一枚铸币问提图斯：“这枚铸币很难闻吗？”当提图斯答“不难闻”的时候，他说：“但是它却得自便池。”当一个来自元老院的代表团报告说他们已经投票决定为他建立一个巨大而昂贵的雕像时，韦斯帕西恩张开自己的一只手掌，说道：“雕像基座正等着呢。”

没有什么事情可以阻止他这种诙谐的流露，即使是面对死亡的恐惧也不例外。在诸多预示着他生命要完结的征兆之中，有一个是奥古斯都的陵墓上裂了一个很大的缝。“那是为犹尼亚·卡

尔维尼亚开启的，”他说，“她是奥古斯都的后代之一。”而在看到了预示着死亡的彗星的时候，他大叫道：“看看那长发！帕提亚国王必定要死了。”他临终的笑话是，“天啊！我必然是正在变成一个神。”

24. 在担任第九届执政官的时候，韦斯帕西恩访问了坎佩尼亚，期间得了轻微的热病。他很快回到罗马，之后又接着去了库提莱和他在列阿特城附近的避暑圣地，在那儿，他由于去洗冷水澡得了胃寒而使病情加剧了。然而他还像以往一样继续执行自己作为帝王的职责，甚至还在他的病床旁接待了代表团；直到有一次，在突如其来的严重腹泻之后，他几乎晕厥过去，但他挣扎着起来，咕哝道：“帝王应该站立着死去。”之后就在前来救治他的随从人员的臂膀上倒下去。这是公元79年的6月23日，他已经活了69年7个月零7天。

25. 所有的记录都表明，韦斯帕西恩对于自己和家族的星象命运充满了绝对的自信。尽管不断地有谋杀他的阴谋，但是他仍然敢对元老院的人说，他的儿孙们会继承他的王位，否则就没有什么人会继任了。据说，他梦到过一架天平悬挂在宫殿的门廊中：克劳迪亚和其收养的儿子尼禄在其中的一个称盘中，而另一个称盘中是他、提图斯和图密善，这两个称盘刚好完全平衡。这证明了一个精确的预言：命中注定这两个家族会统治这个国家相同的年数。

第十一章 提图斯

（后来被奉为神）

1. 提图斯继承了父亲的名字，他赢得了人们的好感，并因而成为一个受到广泛喜爱和崇拜的人物——可能是因为他天性如此，也可能是他后天养成的教养，也可能是他特别受到幸运之神的眷顾——这对一个刚刚即位的皇帝来说并不容易，因为之前，当他还是一名普通公民以及在他父亲统治的时候，他都曾经受到过批评，甚至是憎恨。提图斯生于公元41年12月30日，值得注意的是，盖乌斯就是在那一年被刺杀的。提图斯出生在靠近七节楼的一间狭小、阴暗、肮脏的房间中，这座房子现在还在，并对公众开放。

2. 提图斯和布瑞坦尼卡斯一起在皇宫中长大，由老师教授同样的课程。据说，一天，克劳迪亚的获释奴那喀索斯叫来一名相士，让其分析布瑞坦尼卡斯的容貌并预测他的未来。相士肯定地告诉克劳迪亚说布瑞坦尼卡斯永远不可能接替他的父亲，但是提图斯（恰巧也在场）会继承王位。这两个孩子是非常亲密的朋友，因此据说当布瑞坦尼卡斯喝下致命的毒药时，斜倚在桌旁的提图斯也似乎尝到了一些毒药，并因此在很长一段时期内病得很严重。提图斯后来并没有忘记发生的一切，并为布瑞坦尼卡斯竖立了两座雕像：一座金像被竖立在宫殿里；另一座是象牙的骑马雕像，在为这座雕像举行的奉献仪式上，竞技场的游行队伍抬着这座雕像，而提图斯则跟在雕像后面。

3. 提图斯成年后，他孩童时代非凡的美貌和才能就变得更加突出。他个子不是很高，但是优雅高贵；他相貌非凡，身体强健，只是肚子有点大。他记忆超群，而且从小能文能武，天生资质非凡；

他善使武器，马术精湛；他还能同样轻松地运用希腊语或拉丁语写出演说词或诗句，有时还即兴创作。从某种程度上说，提图斯还是一名音乐家：他的歌声动听悦耳，他还善于演奏竖琴。提图斯把与他的文书们比赛速记当做一种消遣，或者至少我是这么听说的；他还宣称能模仿任何人的笔迹，说自己可能会是最著名的伪造者。

4. 提图斯曾经作为一名精力充沛而能干的军团长官在日耳曼和不列颠任职，关于他的声望，从这两个行省里很多他的雕像和半身像题词那里可以找到证明。服完军役后，提图斯成为律师，经常在罗马中心广场上为人辩护，但他目的在于赢得声誉，而不是以此作为职业。提图斯第一任妻子的父亲阿列奇纳·特尔图拉只是一名罗马骑士，但他统管禁卫军。后来，第一任妻子死后，提图斯又娶了名门出身的马尔奇娅·弗尔尼拉。马尔奇娅·弗尔尼拉给他生下一个女儿后，他们便离婚了。在罗马担任财务官期满后，提图斯负责指挥他父亲在朱迪亚的一个军团，并率领军队夺取了两座防守坚固的城镇，即塔里卡埃和加马拉。在战斗过程中，提图斯的战马被杀了，但是他立刻又骑上了旁边一名跌落的战友的战马，继续去战斗了。

5. 很快，盖尔巴即位，提图斯被传唤前去祝贺。所到之处，他吸引所有人的注意，因为人们都认为他被召来是因为皇帝要收养他。但是，当看到罗马又一次处于混乱状态后，提图斯就回去请示帕福斯的维纳斯关于他远行的神谕，在那里，他再次听到了自己会身穿紫袍的预言。很快，他距离自己的希望又更近了一步——他被父亲留下来完成征服朱迪亚的使命。在对耶路撒冷的总攻中，提图斯连续用弓箭射死了 12 名守军；在他女儿生日那天，这座城市被攻占了。提图斯的英勇表现赢得了士兵们的尊敬和爱戴，因此他们欢呼他为皇帝。有很多次，当他打算放弃指挥权的时候，士兵们就祈求甚至威胁他留下来，否则他们就和他一起离去。士兵们如此热烈的忠心也使得他被怀疑打算背叛自己的父亲，

在东方称帝。尤其是在去亚历山大城的途中，他曾经参加了孟菲斯神牛的奉献仪式，并头戴王冠，这与古老的礼节相符，但是引起了很多不利于他的说法。因此，提图斯在利吉姆和普特俄利做了短暂停留后就立刻乘船前往罗马。匆匆赶到罗马后，提图斯前去问候韦斯帕西恩，而后者并没料想他会来。他只说了简单的一句话：“父亲，我回来了！”这也使所有关于他的谣言不攻自破。

6. 于是，提图斯成为了他父亲的同僚，甚至是保护者；他们一起参加朱迪亚凯旋式，一起行使监察官和平民护民官的权力，并且一起担任了7届执政官。提图斯以他父亲的名义处理着大部分政事，他负责处理公函、起草法令，还代替财务官在元老院宣读父亲的演说词。提图斯还统领禁卫军，这一职务之前都由一名骑士担任。提图斯任职期间有点专横霸道：如果他怀疑哪个人，他就会派禁卫军支队进入剧院或兵营惩罚此人，似乎这是经过在场所有人批准的，而且这个人会被立刻处死。提图斯邀请前执政官奥拉斯·凯奇那前去赴宴，并在其离开餐厅前派人将其刺死；但他这么做其实是迫于紧急的形势，因为他得到了凯奇那准备对军队发表的一份演说手稿。他其他类似的行为尽管也都是为了防患于未然，但是当时却引起了人们对他极度的憎恨与声讨，其程度超越了对之前任何一任皇帝。

7. 人们认为提图斯放荡而残忍，因为他经常和一些讲究奢华的朋友举办狂欢晚会，直到深夜；而且，他还淫乱，他拥有一群同性恋男伴和宦官，并臭名昭著地对贝勒妮斯女王怀有激情——按照他的说法，他已经许诺要娶她。提图斯还有着贪婪的恶名，众所周知，他在插手他父亲审理的各种讼案时并不反对运用影响力，而且会偏袒出价最高的人。人们甚至公开猜测和预言，说他可能会成为第二个尼禄。不过，对提图斯的这种悲观看法反而是有好处的：很快，人们发现提图斯并非什么邪恶的怪物，而是一个具有无比高尚品质的人。此后，就再也没有人挑剔他了。

提图斯举行的宴会一点儿也不奢华，却有着愉快的氛围，而

且，他挑选的朋友们也被他的后继者重用，得以继续留任，以处理国家事务和为帝王们服务。提图斯最终让贝勒妮斯女王离开了罗马，尽管这对他们两人来说都是件痛苦的事情；他还断绝了与一些他喜爱的男孩之间的关系——他们尽管在舞台上舞姿优美并因此闻名，他再也没有去看过他们的公众演出。

提图斯从来不掠夺公民的财物，相反，他对个人财产表示出了极大的尊重；他不接受任何礼物，即使那是被允许或者是依照惯例而为的。提图斯之前的任何一位皇帝都没有他慷慨。为了向圆形剧场和在旁边匆忙建成的公共浴室举行奉献仪式，提图斯举行了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角斗表演；他还在旧有的人造湖中举行了海战，后来，把水排干后，他又在里面举行了另一些角斗表演和狩猎野兽的活动，一天之内杀死的各种野兽就达 5,000 头。

8. 提图斯天生善良。在提比略之后，没有哪个皇帝会批准他的前任皇帝曾授予的个人特权，除非他愿意授予同样的特权；但是提图斯却主动签署了一项法令，批准之前所有的此类授权。提图斯还有一项原则，那就是让人们相信，对于任何请求，他都会予以慎重考虑，尽量满足。尽管他的同僚提醒他，做出这么多的承诺不太可行，他仍然坚持认为，人们不应在见到皇帝后还失望离去。一天傍晚，提图斯正在用晚饭，突然想起这一天他没有帮助任何人，就说了这句让人难忘的话：“我的朋友们，我浪费了这一天。”

提图斯想方设法迎合他的臣民。一次，在角斗表演之前，他向观众许诺自己不作选择，而是让观众选择他们最喜欢的节目；而且他也信守了诺言，一一满足了人们的要求，并鼓励每个人都说出他们想要什么。不过，他曾经公开承认自己对于色雷斯角斗士的偏爱，还打着手势与人们大声地争吵，但是这样做并没有让他失去尊严或者公正性。为了不错过任何亲近民众的机会，他有时会去新建成的公共浴室，和普通人在一起。

提图斯统治时期曾出现过一系列恐怖的大灾难：位于坎佩尼

亚的维苏威火山爆发，罗马城中的一场大火烧了三天三夜，还有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一次瘟疫也爆发了。面对各种灾难，提图斯表现出的关心已经超越了皇帝应该做的范畴——甚至可以说，那是一种父亲对孩子般深切的爱：他不但颁布了一系列的安民法令，还尽自己的最大努力，出钱去帮助灾民。他设立了由前执政官组成的委员会，成员经抽签选出，派他们前往坎佩尼亚赈灾；他还把在火山爆发中丧生而又没有子嗣的人的财产归入重建城市的基金中。他对罗马大火的唯一评论就是：“这场大火已经毁了我！”他拆掉了自己乡村别墅的装饰品，用到公共建筑和神庙上，还任命一群骑士去确保他的命令得到快速有效的执行。他还用尽各种方法试图治愈瘟疫和减少它的毁坏性——他求助于各种祭祀奉献仪式和药物，不管是属于人类的还是神灵的方法，他都要试试。

当时罗马生活中的一个弊端就是告密者和他们的组织者长久以来都获得了特许。提图斯让这些人受鞭打和棍棒的惩罚，然后命人把他们带去圆形剧场，并在舞台上示众；另一些人被当做奴隶拍卖；其余的人则被放逐到最荒凉的岛上。为了进一步杜绝将来有人会重蹈覆辙，提图斯还规定，不能援引不同的法律来判定受告密者检举的人的同一罪行；他还限定了调查死者身份的年限。

9. 提图斯在继任前就许诺接受最高祭司一职，为的是保证自己不会犯罪，他也兑现了这一承诺。从那以后，提图斯从没直接或间接杀过人；有时即使他采取报复行为也是合情合理的，但是他总是发誓说他宁死也不愿杀人。一次，两名贵族因图谋夺取王位被定罪。提图斯释放了他们，但是予以警告；他告诉他们说，皇位是命运决定的，他们最好放弃这种念头。提图斯还许诺给他们任何他们想要的东西，同时派信使赶往其中一人远处的家中，告知其母亲说她的儿子很安全。之后，他还邀请这两个人和他的其他朋友们一起用餐；第二天，他安排他们坐在他身旁观看角斗表演，期间还让他们查看竞技者呈上来的武器。据说，提图斯还占卜了两人的星相并警告他们未来可能面临的危险，而且这个危

险来自另一个人，后来事情真的那样发生了。

提图斯的弟弟图密善多次阴谋设计他，几乎公开在军队中挑起不满情绪，还有过要逃到军中去的想法。但是提图斯从没想过要处死图密善，或者将其赶出皇宫，又或者从此怠慢他。相反，他不断重复即位那天说过的话：“记住，你是我的伙伴和被选定的继承者”；他经常把图密善叫到一旁，含泪请求其回应自己的爱。

10. 然而，死亡突然降临到提图斯身上，他的死对整个世界造成的损失比对他自己的更严重。娱乐演出活动结束后，他当众流了泪，随后心情抑郁地前往萨宾地区，因为他要献祭的动物因受到晴空霹雳的惊吓逃跑了。提图斯在第一个驻扎地就发烧病倒了，后来他乘肩舆前行；据说他拉起帘子，抬头呆望着天空，并哀叹说他的生命不应在这个时候被夺走，因为有一桩小罪行还在使他的良心受到谴责。但他并没有说明那是什么罪行，人们也很难猜测他的意思，而他那时也没有给出提示。有人认为，这番神秘的话可能是指他与图密善的妻子多密提娅之间的不伦之恋；但是她断然否认了这种猜测——如果真有这样的事情，多密提娅肯定会大加吹嘘和夸耀而不是极力否认，因为那是她对自己所犯其他罪行所持的一贯态度。

11. 提图斯享年 41 岁，他死在了当年韦斯帕西恩去世的那间乡村住宅里，时间是公元 81 年 9 月 1 日，到那时为止，他已经统治罗马两年两个月零 20 天了。消息传开后，全国人民陷入了深深的悲痛之中，仿佛失去了自己的亲人。元老们还没有接到正式传召，就在元老院开院前匆匆赶到了那里。后来，元老院开院后，他们立刻开始对他进行颂扬，并给出了比他在世时更多的赞美和感激之词。

第十二章 图密善

1. 在图密善的父亲作为执政官即将上任的一个月前，即公元51年10月24日，图密善出生在石榴大道上，这条大道位于罗马的第六街区。后来，图密善把他出生时的住宅改建成了弗拉维人的神庙。据说，图密善青年时代饱受贫困之苦，而且地位低下，他们家餐桌上甚至没有什么银制器皿。无论如何，有一件事是真实的：前大法官科罗狄·波里奥，即尼禄的讽刺诗《独眼龙》中所攻击的那个人，曾经向他的客人们展示了自己保留的一封信，图密善的亲笔信，图密善在信中答应和他发生关系。而且有人坚持宣称，图密善还曾经遭受过他的继任者，即皇帝涅尔瓦的性虐待。

在同维特里乌斯的战争中，图密善和他的叔叔萨宾纳斯以及一部分军队逃到了主神殿；后来，敌人冲进神庙并放火焚烧。图密善整晚都藏在门房里，破晓时分，他装扮成伊希斯的信徒，藏身在一群身份不明的祭司中间逃走。图密善很快穿越了台伯河，只有一名伙伴相随，随后他们来到他的一个同学家中，这名同学的母亲机智地把他藏了起来，甚至连追踪他的事务官们都没有发现。当他们这一方在战争中胜利以后，图密善又重新出现，被人们欢呼为“恺撒”，并被任命为享有执政官权力的大法官，但这只是名义上的，因为他把一切司法判决权都留给了他的下一个同僚。然而，他无视法律，任意独裁专制，由此我们就能清楚地预料到他后来会做些什么。这方面我不会花费过多笔墨，以下几点足以说明一切：他与很多已婚妇女有过风流韵事；他曾经强娶了埃里乌斯·拉米亚的妻子多密提娅·龙吉娜；而且还有一次，他仅在一天的时间之中就在罗马和外地任命了20多个官员，韦斯帕西恩嘟囔着说：

“我怀疑他在干这些事儿的时候怎么没替我任命继承人！”

2. 为了获得与哥哥提图斯同样高的官衔和权力，图密善不顾他父亲的朋友们的劝说，对高卢和日耳曼发动了一场完全没有必要的远征。他为此受到了谴责，同时被迫与他父亲生活在一起——这总是让他感到自己太年轻而地位太不重要。不管什么时候，韦斯帕西恩和提图斯坐在他们的官位上出现在公共场所时，他都只能坐在他们后面的肩舆里；而去参加他们的朱迪亚凯旋式的时候，他也只能骑一匹白马。图密善成为皇帝前，曾经6次担任执政官一职，但只有一任是正式的，而且那还是提图斯照顾他而让出来的。

图密善假装非常谦恭，对诗歌表现出了异常的热爱，并经常公开大声朗读；但他后来对诗歌的忽视甚至蔑视的程度也与当初的激情不相上下。一次，帕提亚人的国王沃洛盖苏斯请求韦斯帕西恩的一个儿子统领辅助军队帮助抗击阿兰人，图密善想尽方法要得到这次机会。随后，他又贿赂其他东方的国王，哄骗他们也提出同样的要求。

韦斯帕西恩死后，图密善曾经想过要比提图斯多发一倍的赏金给军队；他还不客气地宣称，他父亲的遗嘱肯定是被修改过的，因为最初的遗嘱规定，整个帝国有他的一半。而且，他也从没停止过对他哥哥提图斯施行各种陷害，既有公开的也有秘密的。提图斯突然病倒而且病情十分危急，但在他还没有真正断气时，图密善就告诉侍从们，不用管他了；后来，图密善除了同意提图斯被奉为神外，没有给他任何别的赞誉了。事实上，图密善经常在演说和法令中使用含糊的词语，从而使人们对提图斯形成不好的印象。

3. 在统治初期，图密善经常花几个小时独自一人捉苍蝇，然后用锋利的笔尖刺穿它们。一次，维比乌斯·克里斯普斯被问到谁与皇帝在一间屋里，他机智地回答说：“没有人，连一只苍蝇也没有。”图密善授予了他妻子多密提娅“奥古斯塔”的头衔。在他第二次担任执政官时，她为他生了一个女儿，第二年又生了

一个儿子；但是，多密提娅后来爱上了一个叫帕里斯的演员，图密善因此休了她。然而，图密善似乎无法忍受与妻子离异的痛苦，很快又让她回到了自己身边，并声称这是人民的愿望。曾经有一阵子，图密善的统治方式前后不一：最开始，他的恶行还能为他的美德所平衡；后来，他将自己的美德也转化成了恶行——因为我倾向于认为这与他的本性是相违背的；实际上，是贫穷把他变得贪婪，而恐惧则使他变得残酷。

4. 图密善在圆形大剧场和圆形竞技场举行了很多奢华的娱乐表演。除了传统的双马战车竞赛外，他还举行了两类模拟战斗，一类是步兵战斗，一类是骑兵战斗；他还在圆形剧场举行了海战、狩猎比赛，以及男人和女人同样都能参加的火把角斗比赛。图密善也永远不会忘记由财务官举办的竞技会，这种竞技会是由他复兴的；他还应允人们的请求，从他自己的队伍中选出两对角斗士，并让他们穿上华丽的宫廷服饰，最后由他带上场。每一场角斗表演的过程中，图密善都会和同一个小男孩聊天，有时语调严肃——这个小男孩的头异常小，并且总是身穿红色衣服站在他旁边。一次，有人听到他问这个孩子说：“你能猜出来，在任命官员的最后一天，我为什么选了麦提乌斯·卢佛斯担任埃及的军团长官吗？”他还下令在台伯河旁边挖出了一个湖，周围砌满座位，在里面举行了几乎是与真实海战一样的模拟海战——他甚至冒着大雨观看这些海战（而大雨却容易造成海战参加者的死亡与观众的感冒和病死）。

图密善还举行了百年大祭竞技娱乐会，依照奥古斯都确定的日期来推算日子，而不采用克劳迪亚后来的庆祝日期；竞技场内的赛跑是庆典节目的一部分，图密善把跑的圈数从7圈减少到5圈，这样一天之内就能完成100多种竞赛。为了纪念卡比托奈山的主神朱庇特，图密善开创了由音乐演奏、骑术和体操表演三项内容构成的一种节日，每5年一次，而且奖品比现在任何惯例节日的都要多。节日期间会有公开的拉丁语和希腊语演讲比赛，除

了通常的竖琴伴奏独唱比赛，还有竖琴伴奏合唱比赛和竖琴独奏比赛；他还在露天大型运动场中设立了女孩子参加的赛跑项目。主持这类节日庆典时，图密善会足蹬凉鞋，身穿希腊样式的紫袍，头戴刻有朱庇特、朱诺和密涅瓦肖像的金冠；坐在他身旁的是主神朱庇特的祭司和神圣的弗拉维神庙的祭司，他们也穿着同样的服饰，只是他们的王冠上的装饰是图密善的肖像。图密善为了纪念密涅瓦，专门在阿尔巴的别墅中举办每年一次的密涅瓦五日节；还为她设立了祭司团，经抽签选出的祭司负责筹备大规模的狩猎活动，组织舞台表演，以及主办辩论和诗歌比赛。

图密善曾经三次给平民每人发放 3 枚金币；还有一次，他为了庆祝七山节而举行了盛大的宴会，用大篮装食物分给元老和骑士们，用小篮装食物分给平民，他自己带头先吃，以示庆祝开始。第二天，他又散发了各种礼物让人们争抢；但是因为大部分礼物落到了平民中间，他又下令分别向元老和骑士专席扔出 500 张礼品兑换凭证。

5. 图密善修复了很多已经变为废墟的重要建筑，包括不久前再次被烧毁的主神殿；但是除了他自己的名字，他不允许再刻上别人的名字，即使是最初的建造者也不行。他还在卡比托奈山上为保护神朱庇特建造了一座神庙。此外，他还修建了涅尔瓦广场（现在的叫法）、弗拉维神庙、一座露天大型运动场、一座音乐厅和一个用于海战的人工湖——这个湖里的石头后来被用于重建在大火中被毁掉的大竞技场。

6. 图密善发动战争有时是毫无缘由的，但有时又十分必要。比如，对卡狄人的战争是没有必要的；而对萨尔马提亚人的战争则是必要的，因为他们屠杀了图密善的一个军团并且杀死了司令官。大夏人先打败了图密善的前执政官欧比乌斯·萨宾纳斯，然后又击败了他的禁卫军长官科涅利乌斯·富斯库斯，于是，图密善两次亲自率军远征，为他们报仇。取得了几场战役的胜利之后——尽管还没有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图密善就举行了对卡

狄人和大夏人的一次合并凯旋式；不过他并没有坚持要得到人们对萨尔马提亚人战争的认可，只是把一顶桂冠奉献给了卡比托奈山的朱庇特神庙。

尽管图密善没有出面，但仅仅由于一点神秘的运气，高地日耳曼的司令官卢修斯·安东尼乌斯的叛变就被制止了；因为就在交战时刻，莱茵河解冻了，阻止了安东尼乌斯的蛮族盟军穿越冰面与其会合，由此，仍然忠于皇帝的那部分军队得以成功解除叛军的武装。甚至在这次胜利的消息到达前，图密善就从一些预兆中察觉到了结果：在开战的那天，一只巨大的苍鹰用翅膀裹住了罗马城里图密善的雕像，发出胜利般的鸣叫；不久，关于安东尼乌斯已死的传言迅速而广泛地传播开来，一些人甚至还声称看见安东尼乌斯的人头被带入了罗马城。

7. 图密善也进行了一些社会改革：他取消了对公粮的征收，还恢复了传统的正式晚宴；他还在现有的四队战车驭手中补充了两队，分别属于金队和紫队；他还禁止演员在公众舞台演出，但仍然允许他们私下表演；他严格禁止阉割，并规定贩卖奴隶者手中阉人的价格由政府控制。有一年，粮食普遍歉收，葡萄却获得了大丰收，图密善总结说这是因为人们为了种葡萄而忽略了种植粮食。因此，他颁布了法令，禁止在意大利扩大葡萄的种植面积，还下令如果各行省葡萄的种植不能完全杜绝，至少要将种植面积减少一半；但最终他没能有效贯彻这一法令。他把一些比较重要的宫廷职务任命给了获释奴和骑士。他还颁布法令，禁止两个军团共用一个军营，也不许士兵在指挥部的积蓄超过 10 枚金币；因为之前，在莱茵河畔的两个军团的士兵们在他们冬季联合指挥部里积蓄了大量金钱，这为卢修斯·安东尼乌斯提供了发动叛变所必需的资金。图密善还把士兵的薪饷提高了四分之一，每年从 9 枚金币增加为 12 枚。

8. 图密善在司法管理方面尽职尽责，并在中心广场的法官席上多次召开特别法庭来审理案件；在他看来，百人法庭有时会

徇情妄断，他便撤销了在百人法庭上做出的那些决定；他还不断警告仲裁委员会，要求他们不要受虚假借口的蒙蔽而随意授予奴隶自由。他规定，如果一名陪审员被证明接受了贿赂，那么其他审判成员也要一同受罚。他曾亲自敦促平民护民官们指控一名腐败的营造官犯敲诈勒索罪，并请求元老院为此组成特别陪审团进行审理。他还严格监督行政长官和行省总督，致使他们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廉洁公正——你只需要看看自图密善上台后，有多少此类长官因腐败而被起诉就足够了。

图密善发起了提高公众道德水平的运动，其中的一部分内容就是针对平民在剧院中侵占骑士阶层的席位这一行为的，他对此绝不赦免；他还严厉地惩处了那些用讽刺文章嘲讽显要的男人或者女人的作者；一名前财务官因为过于热衷舞蹈和表演而被他驱逐出了元老院；他还剥夺了行为放荡、品德败坏的女人乘肩舆、继承遗产和接收遗赠的权利；一名骑士控告妻子犯了通奸罪而与她离婚，但后来又与她和好，因此被他从陪审团的名单中除去；他还依照斯坎提亚尼法处罚了很多元老等级和骑士等级的人；他比他父亲和哥哥更重视维斯太贞女的贞洁，对于违反者，他最初的处罚方式是判处死刑，后来又采取了传统的惩罚形式；因此，尽管允许奥库拉塔姐妹和瓦洛尼拉可以选择如何死去，而她们的情夫也遭到了流放，但是后来维斯太贞女大祭司科涅利亚——她在一审中被判无罪释放，很久之后又再次被抓，并判处有罪——得到的惩罚却是被活埋，而她的情人也在民众会场被棒打致死。其中唯一例外的是一名前大法官，因为受刑被审的证人没能提供其犯罪的事实证据，而该法官又承认了罪行，于是最后获准被放逐。为了警示人们众神的圣洁不容轻易亵渎，图密善命令士兵把他的一个获释奴的儿子的坟墓拆除，因为盖坟墓的石头本来是要用于修建卡比托奈山的主神朱庇特的神庙的；然后，他命令士兵把坟墓中的骨头和灰烬扔进了大海里。

9. 图密善很年轻的时候就非常讨厌屠杀。一次父亲不在时，

他想起来维吉尔的一句诗：

“曾经有过一个不敬神的民族喜欢吃被屠宰的小牛……”

于是他起草了法令，禁止用公牛祭祀。在图密善即位之前和刚即位的那几年里，人们认为他一点也不贪婪和吝啬。事实上，很明显，他表现得很自律甚至是慷慨，他对朋友很体贴，并劝告他们不要干卑鄙的勾当。他拒绝接受那些已婚并有孩子的人的遗赠，并废除了卢斯提乌斯·卡皮欧遗嘱中的一项条款——这项条款要求自己的继承人每年要给新任元老们一笔钱款。

此外，对国库债务人的起诉如果超过5年都没有结果，图密善会取消这次起诉并允许进行新一轮的起诉，期限为12个月；他规定，如果检举人再次败诉，就要遭到流放。尽管克洛狄亚法限制财务官的书吏进行私人商业活动，图密善还是宽恕了那些曾经违反该法律的人。在给老兵分配完土地后，对于那些零星分布的无主的小片土地，他允许其原来的主人重新获得那些土地，就像他们有对那片土地的所有权一样。图密善还制止并严厉惩处了那些为了从皇帝金库中获利而做虚假指控的告密者。他说的一句话流传开来：“不惩罚告密者的皇帝就是纵容他们。”

10. 但是图密善的宽大仁慈和自我约束并没有持续很长时间，相反，他的残暴倾向却变得更加明显，这比他贪婪的个性更早暴露了出来。图密善曾经处死了一个重病的未成年孩子，仅仅因为他是演员帕里斯的学生，而且在表演和外形上与他的老师非常相像。然后，塔尔苏斯的赫尔莫根尼斯也被杀死了，因为他在一部历史著作中含沙射影，那些帮他抄书的奴隶也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一次，一名市民无意中说到，色雷斯角斗士可能“与高卢的对手旗鼓相当，但是却比不上竞技比赛的主办人”——这句话就足以让他从座位上被拖走，扔到竞技场上被狗撕成碎片，而且，脖子上还系着一块小牌子，上面写着“色雷斯角斗士的支持者，言语不敬”。

图密善处死了很多元老，包括一些前执政官。他指控前执政官奇维卡·凯列阿里斯、阿齐利乌斯·格拉布里奥和萨尔维狄恩努斯·奥尔菲图斯阴谋造反。凯列阿里斯在统治亚细亚期间被处死，而格拉布里奥是在流放中被处死。其他一些元老也都因为一些微不足道的指控而被处死。埃里乌斯·拉米亚因为以前说了些关于图密善的无伤大雅的俏皮话而丢了性命；他的妻子曾被图密善夺去，而后来当有人称赞他的嗓音时，他冷漠地答道：“我已经禁欲，专门训练！”后来，提图斯鼓励他再婚，他问道：“什么！你不是又要找个老婆吧？”萨尔维乌斯·科切亚努斯因为一直庆祝奥托皇帝的生辰纪念日而被杀。而据说麦提乌斯·庞普西阿努斯被处死的原因是，征兆显示他会当皇帝，而且他总是携带着一张羊皮卷世界地图与一本从利维的著作中摘录的皇帝和将军们的演说词，还有就是，他把两名奴隶分别命名为“玛哥”和“汉尼拔”！不列颠的总督撒路斯提乌斯·鲁库路斯因为允许把一种新的长枪用自己的名字命名——称为“鲁库路斯”长枪，这也同样冒犯了图密善，因此被杀死。朱尼厄斯·卢斯提库斯因为对特拉塞亚·培图斯和赫尔维狄乌斯·普里斯库斯进行了歌颂而被处死，因为他在文中把他们描述为圣人——这一事件还导致图密善驱逐了所有在意大利的哲学家。小赫尔维狄乌斯的关于帕里斯和欧娜尼的喜剧被怀疑影射了图密善的离婚，他因此被杀。在选举日，传令官误把图密善的亲堂兄弟弗拉维乌斯·萨宾纳斯说成了当选为皇帝，而不是当选为执政官，弗拉维乌斯就因此被杀。

内战胜利后，图密善变得更加残暴。他发明了一种新的刑讯手段，那就是烧烙犯人的生殖器从而逼迫他们交代其他叛军的下落。他还砍掉了很多人的双手。事实上，只有两名参加了叛变的首领得到了他的宽恕，一个是与元老平级的军团长官，一个是百夫长。他们保命的权宜之计就是证明自己一直以来道德都非常败坏，所以对他们的司令官及士兵没有一点儿影响力。

11. 图密善不但残暴，而且狡诈多变。他曾经传诏一名宫廷

管家去他的卧室，邀请其和他一起躺在长榻上，让其感到绝对安全和十分愉快，并屈尊与其一同进餐，但是第二天就下令将其钉死在十字架上！就在处死他的朋友兼事务官——前执政官阿列奇努斯·克勒蒙斯之前，他对其表现得很亲切，或者说比平日还要亲切很多，还邀请其驾车游玩。当他们恰巧遇见告发阿列奇努斯的那个人时，他还问阿列奇努斯：“我们明天该不该听听这个卑鄙的奴隶说些什么呢？”同时，图密善对臣民耐性的折磨让人们更加厌恶他，因为他每次做出残忍的判决前总是要先讲一番同样的话，以表示自己的仁慈——事实上，他这种表现仁慈的开场白很快成了一种明显的预兆，预示着有恐怖的事情要发生了。图密善把一群被指控犯有叛国罪的人带到元老面前，并宣布这能考察出元老们对他的忠诚，自然，他很容易就让这些人获得了“古老的处决方式”（关于尼禄的一章里已有提及）。但是，他好像惊恐于这种酷刑的残忍性，因为他又否决了判决，目的是让自己不那么被敌视。他的原话很有意思，他说：“元老们，我知道你们可能不会立刻应允我提出的请求，但是基于你们对我的爱，请让我得到你们的怜悯吧，就让这些人自己选择死去的方式吧！这样，你们的眼睛也不会那么受罪，而所有的人也都会明白我也参加了元老会议。”

12. 随着个人消遣娱乐、军费开支的增加，再加之新的建筑工程，图密善的财政渐渐紧缺，于是他决定通过裁减军队来减少开支。但是，他又意识到这样做很容易让自己的土地受到蛮族的人侵，而且还不能明显地缓解他的财政问题，于是，他又毫不迟疑地开始进行各种形式的敲诈勒索了。无论控告方是谁，也不管是什么指控——有损皇帝的安宁的话语或行为就足够了——都有可能遭到财产被充公的惩罚，即使被告发的人已经死去。只要有人宣称听说了另外一个人（即使这个人与其一点关系都没有）在死前曾经说过要让图密善当继承人，图密善就有充足的借口去接管死者的所有财产。图密善的事务官向犹太人（应该是基督徒，

罗马人常把他们与犹太人混为一谈）征税时最缺乏怜悯之心，不但对那些隐瞒自己犹太出身以逃避赋税的人征收税款，而且还向那些像犹太人一样生活，却没有皈依犹太教的人征税。我记得小时候曾经参加过一次人数众多的法庭审判会，当时皇室的事务官竟然会检查一名 90 岁的老者是否行过割礼。

图密善从年轻时起就非常不容易亲近——事实上，他无论在言语上还是在行为上都一贯无礼而专横。他父亲的情妇凯妮斯从伊斯的利亚回来后，像往常一样伸出脸颊让他亲吻时，他却伸出了自己的手。图密善哥哥的女婿让自己的仆人身穿白色衣服——图密善的仆人就穿着白色制服——遭到了图密善的反对，他还引用了荷马的诗句：

“太多的统治者是一件危险的事情。”

13. 图密善即位后，肆无忌惮地向元老们吹嘘说是他把皇帝的权力授予韦斯帕西恩和提图斯的，而他们现在只是把这个权力归还给他！他还谈及与妻子离婚后又将其带回这一行为，称之为“召回到我的圣床”。在他举行公众宴会的时候，圆形剧场内的人们高喊“我们的皇帝皇后万岁！”这让他十分高兴。在卡比托奈的朱庇特竞技会上，观众一致恳求他宽恕帕尔弗里乌斯·苏腊——此人已经被赶出了元老院，但是却在公众演讲中获奖——但是他不愿回应，而是派出了一名传令官去压制住观众的呼声。他派发的公文中都会傲慢地使用“我们的皇帝和神命令你们做这个！”“皇帝和神”成了他谈话和文章中最常用到的。在主神殿中，进献给图密善的雕像要非金即银，而且要达到一定的重量。他还在罗马各地区修建了很多装饰有战车和凯旋徽章的拱廊和拱门，数量非常巨大，有人在其中一个上面潦草地写着“arci”，拉丁语是“拱门”的意思，但是这个人用的是希腊字母，所以拼出来就是希腊语的意思就是“够了”。图密善担任了十七任执政官，这

是前所未有的。其中只有中间的七任是连续的，但都是有名无实，而且多数都是他上任几天后就放弃了的，而且每次放弃都是在5月1日前。他在两次战争胜利后，采用了“日耳曼尼库斯”这个称谓，之后把他即位和出生的两个月，即9月和10月分别改名为“日耳曼尼库斯月”和“图密善月”。

14. 图密善的所作所为让人们对他又怕又恨。终于，图密善的朋友和一些受宠的获释奴决定阴谋刺杀他，他的妻子也是同谋。很早以前，图密善做的占卜预测就提醒了他哪年哪天他会死，并且具体指出了什么时辰和死去的方式。一次晚餐时，韦斯帕西恩因为图密善拒绝吃一盘蘑菇而公开揶揄他，说：“按照你的运数，你更应该害怕刀剑。”他经常提心吊胆、惶恐不安，即使是微小的危险信号都会让他惊慌失措。图密善曾下令将葡萄藤连根拔起，但是后来又暂缓执行，据说真正的原因是下面这节诗的出现：

“羊儿，你可以拔起我的根。

但那有什么用处呢？

我还有一些剩下的酒，

用来祭祀你。”

虽然图密善喜欢得到各种荣誉，但是由于上述的恐惧，他拒绝了元老院颁布的一项法令——其中规定，每次他担任执政官时，就要安排一队由抽签选出的骑士，身穿镶着紫边的长袍，手持长矛，同其他的扈从一起走在他前面，为他开路。

随着大限的日子越来越近，图密善也变得越来越紧张。他每日例行锻炼的走廊现在布满了非常光亮的月长石板，它们能映射出他身后的一切事物。犯人们没有什么机会能够见到他，除非他同他们单独在一起，而且他还会用双手紧紧抓住他们的镣铐。他提醒他所有的侍从，即使是最良好动机的驱使之下，一个获释奴参与弑主也是不正当的。为此，他处死了自己的文书埃帕弗洛迪

图斯，据说此人曾经在尼禄众叛亲离之后，帮助其自杀。

15. 最后，他突然以一点微不足道的事为借口，在自己的堂兄弗拉维乌斯·克勒蒙斯执政官任期将满之际将其处死——虽然弗拉维乌斯只是一个让人瞧不起的无所事事的家伙，并且图密善之前已经把弗拉维乌斯的两个小儿子指定为继承人，并把他们的名字改为韦斯帕西恩和图密善了。

连续 8 个月里出现了无数次雷电，图密善因此大喊：“那就让它击中它想要摧毁的任何人吧！”卡比托奈的朱庇特神庙、弗拉维家族神庙、皇宫甚至图密善的卧室都曾经被雷电击中。一场飓风还掀起了图密善凯旋雕像底座的题词板，并把它刮到了附近的坟墓里。在韦斯帕西恩还是一名普通公民时，有一棵树曾被刮倒，但后来又生根发芽，现在它又再次被刮倒。图密善统治期间，每到新年时，都要对普赖尼斯特的命运女神的恩惠进行感谢，而她也会赐给他同样的吉祥预兆。但是这一年他得到的却是凶兆，预示着会有血光之灾。图密善还梦到他崇拜到迷信程度的密涅瓦从神龛中走出来，告诉他，朱庇特已经解除了她的武器，她再也不能保护他了。但是最让图密善沮丧的是占星家阿斯克列塔里奥的预言以及随后发生的事情：阿斯克列塔里奥受到指控的时候，毫不隐瞒地说自己通过神奇的力量，已经预知了未来。图密善立即问他是否能预测他自己的死亡方式，他回答说，自己很快会被一群狗撕成碎片。因此图密善当场下令将他处死，并命令慎重举行他的葬礼仪式，以此证明他的占星术不准。但是在葬礼进行过程中，一阵大风突然吹散了火葬柴堆，而一群狗把烧了一半的尸体撕碎了。喜剧演员拉提努斯碰巧看到了这一切，并在晚餐闲谈时提到了这件事。

16. 就在图密善被暗杀的前一天，有人送给他一些苹果作为礼物。他告诉仆人：“把它们留到明天吧，”并补充说，“但愿我还能活到明天吃到它们。”然后他又转身对随从说，“当月亮进入宝瓶宫时，就会有血光之灾，而且会发生一件举国震动的东西。”

随着午夜的来临，图密善变得更加惊恐，甚至从床上跳了起来。在拂晓时分，他下令处死了一名来自日耳曼的预言家，因为其曾说过雷电预示着政权的更迭。然后，他抓破了头上的一个脓疮，让它流血，并咕哝道：“但愿这就是所有需要的血。”不一会儿，他又询问时间，按照事先的安排，他的获释奴们骗他说：“到第六个时辰了。”因为他们知道他最怕第五个时辰的到来。图密善确信危险已经过去，于是很快离去，高兴地去洗澡。接着，他的贴身男仆长巴尔特尼乌斯告诉他有人有要事求见，不容拖延，于是他打消了去洗澡的主意。他遣退了仆从，匆匆赶回卧室，在那里，他被杀死。

17. 实际上，暗杀阴谋的内情是这样的：阴谋者就什么时间和以什么方式杀死图密善争论不休，无法决定是在他洗澡时还是用餐时动手。而他侄女多弥蒂拉的管家斯特潘努斯当时正好被指控挪用公款，斯特潘努斯就给他们出了主意并表明自己愿意去刺杀皇帝。为了避免受到怀疑，斯特潘努斯假装手臂受伤，接连很多天都用羊毛绷带缠着胳膊到处走动，并在绷带里藏了一把匕首。最后，他声称发现了一个阴谋，并因此得到皇帝的召见。随后，当图密善吃惊地仔细阅读斯特潘努斯递给他的一份文件时，斯特潘努斯用匕首刺中了他的腹股沟。受伤的图密善曾试图反抗，但是又被刺中了七刀，攻击他的还有百夫长助手克洛狄阿努斯、巴尔特尼乌斯的获释奴马克西穆斯、内务总管萨图尔以及一名皇室角斗士。一个像往常一样去皇帝卧室里侍奉家族神像的男孩看到了图密善被刺杀的全过程，后来提供了下列细节：图密善被刺第一刀后，让这个孩子递给他藏在枕头下的匕首，然后去喊仆从，但是匕首却没有了刀片，而所有的门也都被上了锁。与此同时，图密善与斯特潘努斯搏斗在一起并将其压倒在地上，两人在地上厮打了很久，期间，图密善还试图抢过匕首并用受伤的手指抓对方的眼睛。

图密善于公元96年9月18日被杀，在位15年，享年44岁。

他的尸体被收尸人用一个普通的肩舆运走，就像对待一名乞丐一样，他的老乳母在罗马城外拉丁大道自己的花园中将他火化。她偷偷把他的骨灰带去了神圣的弗拉维神庙，和他侄女朱莉娅的骨灰混合到一起——朱莉娅也曾由这名乳母照看过。

18. 图密善肤色红润，但是眼睛大而无神，表情谦恭。他身材高大而匀称，但是脚趾为锤头状。后来，他头发掉光了，肚子也凸起。此外因为拖延医治疾病，他的双腿变得十分瘦弱。图密善对自己的秃头极为敏感，因此他把提到秃头或者拿秃头的人开玩笑等都看成是对他的侮辱；不过，他出版了一本《护理头发》手册，以献给他的一個朋友，在书中，他写下了安慰朋友的话，也是聊以自慰：

“难道你没看到，我也是个高大英俊的人吗？”

除了引用这一荷马诗句外，他还接着用散文形式评论道：

“但是我的头发也同样掉光了，而且要顺从天意：虽然人还年轻，但拥有一个老人的头顶。拥有英俊的相貌是件多么令人愉悦的事情啊，但是，美貌是多么容易逝去啊！”

19. 图密善不喜欢花费力气。在罗马城的时候，他很少散步，在战争和旅行中也很少骑马，总是乘肩舆。尽管图密善是一名神射手，他对兵器却不太感兴趣。很多人都看过他在自己的艾尔伯尼山庄射死了数百种不同种类的野兽，有时，他故意连射两箭，巧妙地射到猎物头部，使这两支箭看起来好像两只角；有时他也会让一名奴隶站在远处，并让其伸出右手，手指分开，他射过去的箭会准确地穿过手指之间而不伤人。

20. 图密善在统治初期曾经花大力气和大笔资金充实被烧的图书馆，四处寻找遗失的卷册，还派书吏前往亚历山大城转录和

修订这些卷册，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本人是一个好学者。后来，他不再费心学习历史或诗歌，也不花力气去学习哪怕是文体的入门知识，什么也不读，只看提比略的笔记和公事记录，而他自己的信件、演讲和法令都是由他的文书们修饰润色。不过，图密善说话时还是妙语连珠的，他的一些话语很值得记录下来。一次他说：“啊！要是我能像麦其乌斯自我感觉的那么漂亮就好了！”还有一次，他朋友的红头发开始变白，他把这比喻成“洒在雪上的蜂蜜酒”。

21. 图密善曾经说过，所有皇帝的命运都是可悲的，因为只有在他们被刺杀之后，人们才能相信针对他们的阴谋确实存在。在很多时刻，图密善最主要的放松活动就是掷骰子，甚至是在工作日和清晨。他常常在中午之前沐浴，然后大量进食，所以在晚餐时只吃一个马提亚苹果，喝一点酒就可以了。图密善举办的盛大宴会都会在日落前结束，而且他也不允许人们狂欢豪饮。宴会结束之后、就寝之前的那段时间，他会一个人去僻静处漫步。

22. 图密善极其好色，并把他频繁的性生活称为“床上摔跤”，似乎那是一场运动。有人说他喜欢亲自为他的情妇们除毛，并会和最普通的妓女一起去游泳。他哥哥的女儿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就曾被许配给他，但是他坚决予以拒绝，因为他迷恋多密提娅；但后来，当她嫁给别人后，他又试图去引诱她，尽管当时提图斯还在世。她的父亲提图斯和她的丈夫死后，图密善公开表明了对她的热爱，并使她怀孕；后来又强迫她堕胎，致使她死去。

23. 尽管人民对图密善的死漠不关心，但士兵们却十分悲痛，并立刻称他为神，并宣称，如果有人带领，他们一定为他复仇，后来他们确实做到了：在他们的坚持下，刺杀图密善的人都被绳之以法。而另一方面，元老们听了他的死讯后都非常满意，他们在元老院聚集起来，用恶毒和侮辱的话语公开高声斥责死去的图密善。然后，他们让人拿来梯子，把他的雕像当众推倒，把他供奉的盾牌猛掷到地上。最后他们又颁布法令，规定去掉所有提及

图密善的题词，并删除他统治时期的全部记录。

在图密善被杀前几个月，一只乌鸦停到了主神殿上，并呱呱叫道：“一切都会好的！”一些爱凑趣的人把这一预言用以下的诗句做了解释：

“有一只乌鸦，说也奇怪，
它停在朱庇特神庙山墙上，在那儿
它想要告诉我们‘一切都很好’——
但是它应该用将来时。”

据说图密善曾经梦到背上鼓起了一个金色肉瘤，并把这理解成一个确切的征兆：他死后，罗马帝国会变得更富有而祥和。果然，此后的皇帝们充满了智慧，廉洁律己，印证了他的预言。